

武俠世界
第36年
38
$18.00

編者話

今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警世傳奇巨型小說「心劍」。不第秀才古劍生雖仕途失意，但胸中頗有丘壑，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江湖人勝全，從此之後不斷有江湖人圍繞在他身邊，也因此他才知道了自己的眞正身份，並積極追查殺父仇人……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尋仇故事有別於一般傳統武俠範疇，並非快意恩仇而報殺父之仇，主人翁思想境界更高，胸懷更豁達，閱讀了它，既能使君得到難得的人生經驗，更能因此借鑑，獲得終身幸福與快樂。如此佳作，切莫錯過。

*　　　*　　　*

本期新刊辛棄疾先生撰著的長篇故事「奪魂血咒」。辛棄疾先生的作品向以輕快、詼諧，內容豐富稱著，多年來一直受到廣大讀友的稱讚與擁戴，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敬請欣賞。

金戈先生撰著的「天目風雲」下闕刊於今期，請欣賞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辛士先生撰著的巨型科幻故事「三角洲的幽靈」，請拭目以待。

83.1.6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8期
（總號184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俠情警世傳奇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心劍

夕陽還掛在天邊，輕風送着江上的歸帆，漁歌掀起了一片歡欣。

忽然，天空一角，出現了一片烏雲，迅疾的逐走了夕陽，吞噬了餘暉。霎時，天色一暗，陰風怒號，濁浪排空，閃電挾着奔雷，豪雨連着巨浪……

頓時把一座人間天堂，化成了九幽地獄。

古劍生這時原本站江邊一座小山頭上，正沉醉在天然美景的懷抱裏，一時走避不及，只好躲在一塊岩石下暫避風雨。

突地一道閃電掠空而下，瞥眼間，只見小山腳下有一艘帆船撞在山石上，而船上人影幢幢，似乎有人還在打鬥斷殺。

眞是，在這時候，還不知同舟共濟。

古劍生嘆了一口氣，又搖了一

夜遇奇人 慨贈秘笈

搖頭，心上添了一抹悲傷，一抹莫名的悲傷。

風緊雨急，雷聲隆隆，一次又一次的電光閃掠，船上的情景，看得更是眞切了。

七個人圍着一個漢子打得難解難分，而那個被圍攻的漢子，還護着一個十歲左右小孩子，他因爲要護人，又要抗敵，縛手縛腳，打得非常吃力。

古劍生看得怒惱不已，可惜，他手無縛鷄之力，別說幫不上忙，就是要他跳上小山頭的能力也沒有，因爲前面無路，是一道絕壁。

狂風暴雨，來得快，去得也快，很快沒有了狂風暴雨，也沒有了雷鳴閃電。

山腳下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到了。

那個被圍攻的人，生死又如何？古劍生心中一片愁愴。

回到家中，古劍生想着那幕愛莫能助的景象，輾轉反側，那能入睡……

忽然，他似乎聽到了一陣輕微喘息聲。

他一挺腰坐了起來，仔細聽去，卻又甚麼聲音都沒有了。

躺下去不到片刻時光，那喘息之聲不但又起來了，而且更加重濁了。

錯不了，一定是有甚麼人來了。

古劍生跳下床來，走到外面，可不是，外面正有一個人依靠在門前樹身上。

而且，那人還是他一直放不下心的那被圍攻的漢子。

近乎歡呼的音調，古劍生三步併作兩步，跑向前道：「你果然沒有死！」

這是甚麼話，叫誰聽了都不免大吃一驚。

那漢子咧着嘴冷笑道：「叫你失望了。」

古劍生上前的身子猛然一住，皺着眉頭道：「你誤會了。」

那漢子冷哼了一聲，沒有答話。

古劍生解釋地道：「雷雨中，小生看見你們那場惡鬥，心中一直替你擔心！」

「多謝你的好心！」

古劍生道：「小生能幫你甚麼忙？」

那漢子說道：「在下想向你討一樣東西。」

古劍生道：「說出來吧！小生就是手頭沒有，我也會替你去另外想辦法！」

那漢子現出兩道疑訝的目光，道：「你不怕我？」

古劍生道：「我爲甚麼要怕你？」

那漢子道：「你可知道，那七個人都已被我殺死了。」

古劍生道：「這才是上天有眼。」

那漢子道：「你認識他們？」

古劍生搖頭道：「不認識，小生只是直覺的認爲他們不好。」

頓了一頓又笑道：「請先到屋裏去吧！我來扶你。」

那漢子一挺腰，道：「我自己能走。」

古劍生的屋子不大，三房一廳，外加豬圈柴房而已。

那漢子打量了全屋一眼，道：「這屋裏就只你一人？」

古劍生道：「現在是。」當然，過去不是，將來也可能不是。

那漢子抿了一抿嘴道：「你這裏有陳年老醋沒有？請給我一碗。」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每家必須之物，古劍生苦笑道：「小生不愛吃醋，小生替你向別家要去。」

別看他手無縛鷄之力，倒是一個性格爽朗的人，說做就做，帶了裝醋的東西，轉身就走了出去。

走得一點也不勉強，那漢子望着古劍生的背影出了一陣神。

古劍生沒有讓那漢子久等，就把醋要回來了，那漢子一口氣喝乾了所有的醋，閉起雙目道：「我要靜坐，你請去睡吧，有話我們明天再說吧，如何？」

古劍生了結一件心事，倒頭一覺睡到天光，第二天醒來，已是滿眼陽光，一片光明了。

廳中已失去那漢子，走得沒有留下半個「謝」字。

古劍生倒不在乎謝與不謝的問題，只是一片好奇的心未能獲得絲毫滿足，心中不無悵然之感。

忽然身後發出那漢子的笑聲，

道：「人無信不立，在下不會不告而別。」

那漢子不但沒有走，而且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帶了一壺酒，一大包滷菜。

古劍生也能喝二杯，三杯下肚，古劍生知道那漢子叫勝全。

勝全也知道他叫古劍生，勝全知道他叫古劍生之後，忍不住笑道：「兄弟，恕我叫你一聲兄弟，我看你文不文，武不武，又不像莊稼漢，住在這地方，實在叫人看不出你的身份。」

古劍生嘆息一聲，道：「小生原本是個讀書人，讀了十幾年書，連個秀才都攷不到手，後來父母雙亡，做了幾天小生意，把本錢又蝕光了，現在打算投筆從戎，沙場殺敵去……」

勝全含笑截口道：「你會舞刀弄槍嗎？」

古劍生道：「不，沒有學過。」

勝全道：「從軍報國，那倒是一條正路。」

古劍生道：「可是，我一時還沒有打定主意。」

勝全道：「有甚麼顧慮？」

古劍生道：「要從軍，就要做一個執干戈的武士，如果，不能成爲一個執干戈的武士，做一個軍中文員，那就不是本領了，所以，一時難以決定。」

勝全道：「你不會武功，要成爲武士的希望只怕不大，而你讀了十幾年書，倒是非常適合軍中文員條件，也可以說，你投軍的結果，必爲軍中文員。」

古劍生嘆了一口氣，一副無奈的神情。

勝全喝了杯酒，正色道：「兄弟，你信不信得過我？能不能叫我一聲大哥？」

古劍生不加思索的道：「大哥，我信得過你！」

勝全道：「你憑甚麼信得過我？」

古劍生道：「你衞護一個孩子的仁心。」

勝全哈哈一笑，「你可知大哥是江湖上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古劍生凝目一笑道：「不受歡迎，並不表示就不是好人。」

勝全朗聲道：「也許你要倒大霉的。」

古劍生道：「小弟不在乎短時間的得失，爭的是千秋萬世。」

勝全道：「好一個千秋萬世，好，我們交定了，你把這丸子吞下去。」

一翻掌，手掌心多了一顆粉紅色的小丸子，他是甚麼時候取出來的，古劍生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古劍生毫不猶豫的吞了下去。

勝全又伸手懷中取出一本小本子交給古劍生道：「大哥還有事，現在不能帶你走，你先把這小本子讀熟，三個月後的今天，如果大哥能趕來，你到廬山匡王谷來找我。」

勝全說完了話，就走了。

古劍生却迫不及待的向那小本子望過去。

首頁寫着：「非非集」三字，三字之下，寫着一行小字「勝全輯錄」。

接着看下去，是些練功的口訣，每頁一句口訣，四個字，但註釋的文字，却密密痲痲的佔滿全頁，全部口訣是九句，計三十六個字，此外另有三頁，是幾種手法，有圖有文，非常清楚。

* * *

古劍生也有二十歲了，雖然沒有考上秀才，那只能說他運氣不好，其實，他倒頗有幾分才氣，不完全是個讀死書的人。

非非集口訣言簡意淺，勝全加註的都清楚明白，詳盡非常，一看就懂，一明白就不忍釋手了。

正當古劍生看得出神的時候，一聲乾咳，乾咳之後，接着來人大笑道：「古兄，獨樂不如衆樂，小弟來陪你喝二杯，咦！你一個人爲甚麼用了二副杯筷，可是未卜先知，知道小弟這不速之客要來？」

聞聲知人，張介然是一位性情不大相投的朋友，他却像蒼蠅一樣，老愛繞在他四週。

古劍生也懶得答理他，只顧自己看自己的書，只輕「嗯」了一聲，表示冷淡的心情。

張介然一點也不客氣，自斟自飲，更不把古劍生那種愛理不理的冷漠態度放在心上。

他就是這個樣子，所謂見怪不怪也。

張介然拉開架式，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先喝了一個痛快，這才注意到古劍生在看一本本子，看得出了神。

「你在看甚麼奇文異寶，如此專心？」免不了心中也好奇，伸手把「非非集」奪到手中。

「非非集」三個字，對張介然可沒有絲毫吸引力，但古劍生那股一驚而跳了起來的神情，却很使張介然對「非非集」大感興趣。

張介然帶笑地道：「只要不是禁書，你用不着緊張，即使是禁書，你也不用緊張，別忘了，我們可是好朋友！」

古劍生只是第一次看到武功的秘學本子，這個本子雖然使他大感興趣，但他畢竟還不是武林人物，不知這個本子的重要性，當然，也樂得大方，笑了一笑，道：「要是禁書就好了。」

張介然看了幾行字，大失所望，與趣索然的把「非非集」擲還給古劍生，嗤笑一聲道：「看來古兄眞要棄文習武了。」

古劍生見了他那不屑一顧的神情，不免冷笑一聲，道：「棄文習武，有什麼不好？」

張介然陪着笑臉道：「好，好，好，至少老朋友都要怕你三分。」

古劍生收好了「非非集」，冷笑一聲，道：「狗眼看人低。」

張介然哈哈笑道：「狗眼也好，豬眼也好，咱們不說這個，小弟現在是向你討一個回信兒的。」

古劍生雙眉一皺，明知故問地道：「什麼回信兒？」

張介然道：「古兄，你可眞是貴人多事忘，齊大戶那西席之事，你到底就也不就？」

古劍生道：「小弟不是已經回絕了麼？」

張介然道：「小弟還給你保留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嘿！你爲什麼不再考慮一下？」

古劍生道：「小弟自忖難爲人師，不必考慮了。」

張介然一笑道：「古兄，齊大戶眞要找教書的人，也不一定非請你不可。」

古劍生道：「所以，這就是小弟不去的原因了。」

張介然道：「你眞無情。」

古劍生道：「感情不是買賣，買賣的感情，怎算是感情？是什麼感情？」

張介然道：「你就這樣不喜歡他們二小姐麼？」

古劍生苦笑了一聲，道：「她不是小弟所要的夢中情人。」

「她不美？」

「美。」

「她性情不好？」

「好。」

張介然道：「那你要求什麼？」

古劍生道：「緣，我們沒有緣。」

張介然搖頭大嘆道：「古兄，小弟可要說你幾句，你若爲人隨和一點，早就飛黃騰達了。」

古劍生漫吟了一聲，道：「各有前因莫羨人。」

張介然道：「你這種腦筋，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和你做朋友的人。」

古劍生一怔道：「小弟還害了誰？」

張介然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小弟我，你將會把小弟我的飯碗也打破了。」

古劍生訕訕的笑道：「得罪，得罪！」

張介然嘆了一口氣，道：「古兄，你這樣不識時務，只怕你以後很難混了。」

古劍生道：「那也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古劍生就是一塊頑石，任你怎麼說，就是聽不進話去。張介然這人誠然有點討厭，可是，他却沒有一點脾氣，笑了一笑，站起身來道：「你一時想不開，小弟下次再和你談吧！」

他不打算把話說到盡頭，總有一個轉機吧，站起身來向外面走去。

古劍生叫了一聲，道：「張兄，你不用白費心機了……」張介然充耳不聞，頭也不回的走了。

「好討厭！」一個陌生人的聲音，突然自他身邊响起來。

古劍生扭頭望去，不知什麼時候屋簷下面多了一個小花子。

古劍生皺了一皺眉頭，回身到放米的地方，取了一碗來，向那小花子道：「小意思，米缸裡就只剩下了這一碗米。」

小花子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是來要飯的。」

古劍生一怔道：「你……」

小花子道：「小花子是替一位大爺送信的。」說話之間，他已走進了屋內，眼睛望着桌上的剩菜殘酒，一連吞了幾口口水。

看他那副饞樣，小花子準是一個小酒鬼。

古劍生暗笑一聲，說道：「這剩菜殘酒……」

小叫化接口道：「小花子不在乎這些。」

古劍生覺得這小花子非常有意思，一笑道：「請！」

小花子拿起酒壺對口灌了一陣，才撫着肚子笑道：「好酒！好酒！」

古劍生試着道：「有什麼信要給我的？」

小花子道：「口信，有個大爺，剛才忘了吩咐公子一句話，特叫小花子來告訴你公子一聲。」

不用問，那位大爺就是勝大哥了。

古劍生道：「什麼話？」

小花子道：「那位大爺剛才交給了公子一件東西吧？」

古劍生點了一點頭。

小花子道：「那位大爺要你記熟之後，把它燒了。」

古劍生點點頭道：「好，我知道了。」

小花子道：「那位大爺要公子馬上就記，當着小花子面前燒掉。」

古劍生皺眉頭，有點不高興了，暗暗地忖道：「勝大哥，你就這樣的不相信我？」

小花子好像看穿了他的心事，接着又道：「那位大爺又說，他並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因爲公子還不

知道江湖上的厲害，同時又故人情重，捨不得燒掉他的手筆，所以，他要小花子看着公子你燒。」

可不正說到了古劍生的心眼裡去了，他是讀書人，愛書本是天性，他眞捨不得把它燒掉哩。

古劍生道：「我還沒有背熟呢。」

小花子道：「公子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背熟？」

古劍生道：「還要個把時辰吧。」

小花子道：「小花子能等，公子請就看吧。」

古劍生的記憶力甚强，不到一個時辰，就把全書背熟了。

小花子要過「非非集」，燃起書頁，擧在手中讓他燒着。

火光照在古劍生和小花子臉上，看全書已經燒去了不少，忽然，一道勁風刮來，小花子好高的警覺性，拿書的手一縮……

可惜他的警覺性雖高，但還是慢了半步，手中一輕，那本小册子，已被來人搶去了。

來人好快的身手，一來一往，只見一道飛舞衣影，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小花子都沒有看清楚，更不要說是古劍生了。

小花子大叫一聲，身子像箭一樣的射了出去。

古劍生看小花子的身手，這才知道這小花子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看了小花子這身身手，古劍生對於學武信念更是堅定，生怕把剛才記熟的「非非集」忘掉，忙又聚精會神的默誦起來。

忽然，古劍生神色緊張的變了顏色，額頭上的汗如黃豆般一樣，一顆一顆冒了出來。

「你怎麼了呢？公子。」小花子回來了，也是一臉懊喪之色，可是當他看到古劍生這副神態時又爲古劍生擔心起來了。

古劍生顯然沒有聽到小花子的聲音，緊張的身心依然如故。

小花子搖着古劍生的肩頭，大聲喝道：「公子，你怎樣啦？」

古劍生被叫得一震，回過神來了，見了小花子，嘆惜一聲，恨恨的跺脚道：「完了，完了，我眞糟糕透了。」

小花子偏着頭道：「什麼事這樣嚴重？」

古劍生道：「我把剛才記熟了的文字忘了一大半。」

小花子一震道：「怎麼忘記了呢？」

古劍生道：「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不起來了。」

小花子也不禁爲之一嘆，道：「唉，完了，你是怎麼一回事？」

古劍生道：「我往常可不是這樣的，這種情形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小花子道：「這就怪了，難道你這樣的沒有福份……不，不，我想你是一時忘記了，也許慢慢會想起來。」

古劍生好不難過，訕訕的說：「但願能慢慢的想起來。」

小花子道：「能記多少，就開始練多少，循序漸進，水到自然渠成。」小小年紀說出來的話，一副老氣橫秋，態度却又裝作不起來，顯得更是滑稽可笑。

古劍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小花子也是一笑，道：「好，有這一笑了，就消痰化氣了，小花子也可以放心走了。」說着，扭頭就跑了。

敢情小花子裝模作樣，原來是逗他消痰化氣的，這小花子眞不簡單。

古劍生自認爲是一個很豁達的人，現在和小花子比起來，却又差得很多了，暗自笑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從今以後，我眞不可以小看九流中的人了。」

他自言自語的聲音小得只有自己可以聽見，其實不然，另外還有別人也聽到了，而且還接了道：「這樣說來，小老兒也可以叨擾公子一杯了。」

一個小老頭子，就站在他門口。

看他樣子，又小又黑，如果不是嘴上長着一嘴尖針似的白花鬍子，誰能不說他是一個小孩子。

古劍生眨動了一下眼睛，笑道：「殘餚剩酒，只怕於禮不恭。」

那小老頭走到桌邊坐下道：「你如果覺得不夠恭敬，那就再去加些酒菜來。」

古劍生臉色一紅，訕訕的道：「心有餘而力不足，阮囊羞澀，甚爲慚愧！」

小老頭子哈哈大笑道：「你這窮書生也坦白得可愛，好，老夫請客。」

「客」字一出，掏出一錠銀子，「啪」的一聲，放在桌上。

古劍生只笑了一笑，沒有任何表示。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出銀子，你跑腿，咱們好好的喝一杯。」

古劍生欠身道：「你出銀子，小生跑腿，這算是誰請客？」

小老頭子道：「老夫出銀子，當然是老夫請客。」

古劍生道：「如此說來，小生是客人了，小生既是客人，豈有去跑腿買酒菜之理，老丈以爲如何？」

小老頭子一怔道：「你難道要

老夫自己跑腿去買酒菜？」

古劍生道：「小生吃酒菜已飽，老丈不請也罷了！」

一頓，又道「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古劍生表現了他的個性。

小老頭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碰上這種怪人，自己出銀子他却不願當跑腿。

皺了一陣眉頭，那小老兒哈哈的大笑道：「好，我老頭子請客，就請到底，我自己去買酒菜。」

話聲未了，屋中已不見了他的人影。

他究竟是怎麼樣走的，古劍生却是一點也沒有看出來，那小老頭就好像是鬼魂一樣，一眨眼就消失了。

正是他發楞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發話，道：「這小老頭兒叫陰魂不散孟白，最是招惹不得，你最好和他少接近。」有聲無人，說話的人並沒有現身。

古劍生爲人甚是方正，聞聲不見人，心中微微一忖，道：「是那位說話，請現身一見。」

那人仍在暗中道：「目前我們尚非見面時，你小心孟白是也。」

古劍生笑了一笑道：「多承關注。」顯然他已不太高興了。

那人再沒有說甚麼，四週靜靜的，好像沒有人來過似的。

那小老頭來去奇快，不多久時光，提了一大食盒酒菜回來。

他可買的不是甚麼鹵菜之類的現成貨，而是在望江樓叫了大碗大碗的名貴時菜，眞是請客的樣子，當然也眞花了他不少銀子。

古劍生心中甚不好意思，可是回心一想，又不免奇怪起來，彼此非親非故，甚至過去連面都沒有見過，他憑甚麼花這樣多的銀子？

找理由，實在說不通。

酒菜擺好了，古劍生心中不好意思又加上了一份不安的心情了！

望着滿桌的酒菜，古劍生是一點食慾都提不起來。

小老頭兒的雙眉一皺，道：「公子，你可是看不起我老頭子？」

古劍生一時說不出話來：「不，不，不……」

那小老頭子冷笑一聲，道：「不是看不起我老頭子就好！請！」

親自給古劍生倒了一杯酒。

古劍生心中計較着，壯着膽子道：「老丈，小生可否請教你幾句話。」

小老頭子道：「有話痛痛快快的說，不要吞吞吐吐。」

古劍生道：「老丈，你……花了不少銀子吧？」

小老頭搖搖頭道：「不多，五兩不到。」

古劍生伸了一伸舌頭，道：「五兩銀子，小生可以生活半年了。」

小老頭子道：「銀子固然重要，朋友更重要，老夫不心痛，你心痛甚麼？喝酒吧！」

古劍生忽然一搖頭，道：「不！小生請老丈說明，你爲甚麼要在小生身上花這麼多銀子？」

小老頭子怔了一怔，道：「咱們不是交朋友嗎？」

古劍生道：「老丈爲甚麼要交小生這個朋友呢？」

小老頭子道：「因爲老夫看你順眼，所以才想和你交個朋友，何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花幾兩銀子也值得計較麼？」

古劍生固執地道：「小生要知道老丈的眞正來意。」

小老頭子一瞪雙目道：「你這小子眞土。」

古劍生道：「常言有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小生家徒四壁，兩袖清風，老丈如不吐露眞情，小生只有心領盛情了。」

別看他文質彬彬的樣子，固執起來，眞有一股子凜然的氣概，令人對他不得不從新估計。

小老頭子的雙眉早已雙挑而起，面對着古劍生的那股氣概，只有暗嘆了一口氣，道：「你這人，就這樣不通人情？」

古劍生道：「小生更求心安理得。」

小老頭子道：「眞是書呆子，那麼老夫就眞的說了吧。」

古劍生道：「實話實說，這是交友之道。」

小老頭子道：「因爲你有一個好朋友，所以，老夫才想交你這個朋友。」

古劍生道：「你指的是……」

小老頭子道：「勝全。」

古劍生道：「老丈可是姓孟？」

小老頭子震道：「你怎麼知道的？」

古劍生道：「小生還知道老丈又叫陰魂不散。」

小老頭子冷笑一聲道：「勝全告訴你嗎？」

古劍生道：「不是他，老丈既然稱陰魂不散，想必是不達目標，不罷手的人物了。」

陰魂不散孟白：「你知道就好了！」

古劍生道：「看來你這朋友，是非交不可了。」

陰魂不散孟白道：「除非你不怕日後的麻煩。」

古劍生道：「好，小生交你這個朋友，不過小生也有幾句說在前面，希望老丈能首肯，否則，小生寧可與老丈週旋到底。」

陰魂不散孟白道：「有條件你就好說吧！」

古劍生道：「這不是條件，是

小生爲人處世之道。」

陰魂不散孟白道：「管你是什麼，說罷！」

古劍生道：「我們自己交自己的，不管其他人，也不管其他的事情，你同不同意？」

陰魂不散孟白笑道：「你怕老夫找勝全的麻煩？」

古劍生道：「小生不做任何解釋。」

陰魂不散孟白笑了一笑道：「小兄弟，咱們喝一杯。」

古劍生不再推托，乾了杯中之酒，道：「老丈，多謝了！」

陰魂不散孟白正色道：「小老弟，你還這樣稱老丈老丈，就不應該了。」

古劍生道：「小生……」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叫我老孟就行了。」

古劍生搖頭道：「老丈年長，無此稱呼之理，小生稱你孟老如何？」

陰魂不散孟白笑着道：「孟老似乎比老丈又進了不少，現在老夫只能到此爲止了。」

「陰魂不散」這個綽號實在令人心生戒心，古劍生雖然是個讀書人，但也曾做過了幾天小生意，知道人與人之間非常不好安排，所以只好這樣和陰魂不散孟白打交道。

微微一笑，陰魂不散孟白接着道：「如果說老夫要替你跑跑腿，你該不會拒絶罷。」

古劍生搖了一搖頭道：「小生沒有什麼事敢勞動大駕。」

陰魂不散孟白道：「譬如說，老夫自願替你去追尋剛才被搶去的失物呢？」

古劍生苦笑一聲道：「這……」

陰魂不散道：「不用支吾其詞了，老夫都看到了，而且也知道那下手的人。」

古劍生輕嘆了一聲，道：「其實那東西已經不關重要了，你該看到，那已經燒去了大半了。」

陰魂不散孟白道：「錯了，你們讀書人有聞一知十之說，現在還剩下一半，只要花點時間和頭腦，另外燒去的那一半，未嘗不能不揣索出來。」

想想這話實在有點理由，可是古劍生又擔心陰魂不散孟白別有用心，正自難作決定之際，陰魂不散孟白身形一晃，道：「事不宜遲，老夫替你追去了。」

古劍生想叫住他，那能叫得住他，因爲他話還沒有出口，陰魂不散孟白早已去得不見影子了。

古劍生看着滿桌上的酒菜，由於心中的煩惱，什麼食慾也引不起來，正打算整理一下的時候，門外又有人來了。

古劍生雙眉一皺，回頭望去，只見小花子去而復返，皺起的眉頭一舒，道：「是你，怎麼又回來了？」語氣有點驚奇，但却充滿了輕快。

小花子顯得無精打采的道：「我還要喝兩杯。」

喝酒自然不是回來的理由，看他的那樣子，準是受了什麼氣或碰了什麼釘子。

小花子一口氣喝了三大杯，放下酒杯，輕輕的罵了一聲：「他娘的……」

古劍生對小花子很是投緣，有心給他慰藉，打趣地笑道：「別罵人，我可沒有得罪你！」

小花子似乎不是個完全沒教養的野孩子，居然臉紅了起來，訕訕的道：「公子，小花子不是罵你。」

古劍生道：「這裡只有我在這裡，你不罵我是罵誰？」

小花子輕嘆了一聲，道：「我小花子丟了人，罵自己。」

古劍生一笑，道：「罵自己，這倒新鮮得很。」

小花子道：「我恨自己太笨了，否則，那小子怎能跑得了。」

古劍生道：「你追什麼人去了？」

小花子道：「還不是搶你的書那小子。」

古劍生道：「那小子？」

小花子道：「一個年紀和你差不多的小子。」

古劍生一笑道：「那他是年紀比你大了，他是小子，你豈不是小小子了。」

小花子哈哈一笑道：「你們讀書人就是會咬文嚼字，鷄蛋裡挑骨頭。」小花子這一笑，什麼不愉快的事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古劍生見小花子高興了，更笑嘻嘻的道：「小兄弟，那小子以後的日子，可有得受了。」

小花子一怔，望着古劍生幾眼，道：「此話怎講？」

古劍生道：「你知不知道『陰魂不散』其人？」

小花子伸一下舌頭道：「討厭鬼。」

古劍生道：「他也找那小子去了。」

小花子疑訝地問道：「你怎麼知道？」

古劍生道：「他親口對我說了。」

小花子道：「你們是朋友？」

古劍生道：「他買了這些酒菜，再和我做朋友，同時去追尋那小子，我能拒絶麼？」

小花子說道：「說得也是，這種人一個應付不好，以後的日子可就不得安寧了。」

「喂！你怎知道他是一個叫人頭痛的人物？」

古劍生道：「我當然不會知道，是暗中有人提起他的綽號，人以名傳，從他的綽號上看，我就心中有數了。」

小花子皺了皺眉頭，道：「那人是什麼人呢？」

古劍生道：「不知道，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小花子道：「古大哥，對不起，小花子稱呼錯了。」

古劍生笑道：「你這稱呼古大哥叫得好，以後就這樣稱呼吧！」

小花子喜上眉梢道：「這可是你要我這樣叫的啊！」

明明是他自己先叫出口的，現在又推到古劍生的身上，顯然是個十足十的小調皮。

古劍生一笑道：「當然是我說的，那麼我該叫你什麼呢？」

小花子笑了一笑道：「你就叫我小花子吧！」

「喂！」小花子的心眼兒可多了，接着又道：「古大哥，有一件事，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

古劍生直嚇了一跳，問道：「是什麼事？」

小花子道：「好像有很多人都想和你交朋友。」

古劍生楞了一下，道：「啊！」

小花子道：「我也就是其中之一。」說得又坦白又眞誠。

古劍生苦笑了一下道：「眞奇怪。」

小花子笑了一笑道：「這種情形，也許將來還會更多。」

古劍生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朋友多原是一件好事，可是沒有選擇的交朋友，我受不了。」

小花子道：「我也是這樣的替你想，你可以不受別人的情，你可無法阻止別人向你套交情，整天這樣紛來擾去，把人煩都要煩死了。」

古劍生搖了一搖頭，又嘆了一口氣，道：「大家爲什麼一下子就這樣的看得起我呢？」

小花子道：「這還要問，還不是因爲你有了一個人人仰慕的朋友。」

古劍生道：「你是說勝大哥？」

小花子道：「勝大爺是江湖中的見首不見尾，第一條神龍，也是一個有求必應的血性漢子，所以人人都想和他接近，都想和他做朋友，可是很不容易找到了他，所以，就把目標放在你的身上了。」

古劍生道：「這樣說勝大哥是很得人緣的大好人了？」

小花子道：「他正是這樣的人。」

古劍生皺了一皺眉頭，道：「奇怪，一個這樣的好人，爲什麼還有人容不得他呢？」

小花子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任何一件事情，總有正反兩面的，就拿天氣來說吧，東家要太陽，西家要雨哩，你說他能夠又出太陽又下雨嗎？」

古劍生眞沒想到這年紀不大的小花子，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目中奇光連閃，改容相向道：「小花子，你眞了不起！」

小花子一楞，道：「我那裡了不起？」

古劍生道：「你這番看法了不起，連我一時都沒有想出來。」

小花子笑道：「古大哥，你太看得起我了，我還不是聽我……他們大人說的……」

這句話有點語病，小花子機靈，改口得快，古劍生當時一點也沒有聽出來。

古劍生輕嘆了一聲，道：「做人難。」

小花子有小花子的想法，道：「古大哥，我替你想了一個避麻煩的方法。」

古劍生望着小花子，鼓勵他說下去。

小花子笑了一笑道：「咱們到外面去玩一趟，不就避開了一切的麻煩了。」

古劍生道：「不能去哩，勝大哥三個月後要再來看我。」

小花子道：「我們可以在期前趕回來呀！」

小花子話是一點不錯，可是出門要銀子呀！古劍生現在缺的就是銀子，可是他却說不出口，皺了一皺眉頭沒有作聲。

小花子眞是鬼靈精，拍一拍自己的口袋，說道：「要吃要喝，由我小花子請客。」

古劍生已看得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子，但也不相信一個小花子能供得起他的吃喝，笑了一笑道：「你可要我學你，向人伸手？」

小花子道：「我也從來沒有向人伸手過，怎麼會要你向別人伸手？」說着，從袋中取出一大把銀子，晃了一晃，又道：「有的是銀子。」

古劍生臉色微微一變，道：「你那來這麼多銀子？」語氣沒有說笑的成份。

小花子道：「我自己的。」

古劍生道：「你自己那來的？」

小花子脫口道：「我家裡帶來的。」

古劍生一怔道：「你有家？」

小花子道：「誰說我沒有家。」

古劍生道：「那你也不是眞的叫化子了？」

小花子道：「當然不是眞的。」

古劍生道：「那你爲什要扮成小花子呢？」

小花子道：「扮叫化子好處可

多哩，譬如……」

古劍生一搖頭道：「我不要扮花子。」不扮花子，那是說同意與小花子出去避避痲煩。

小花子笑道：「你不扮花子，我小花子可以變書僮，你當相公，我當書僮，倒是最恰當不過了。」

古劍生道：「我們到那裡去呢？」

小花子道：「你有想去的地方嗎？」

古劍生忽然道：「且慢！」

小花子道：「你想變卦？」

古劍生道：「你要是小書僮，我總不能叫你小花子吧？」

小花子一笑道：「說得也是，你叫我劍虹……還是簡單一點，叫小虹好了。」

古劍生點了一點頭道：「小虹，咱們去遊南嶽衡山。」

小花子附和道：「好，南嶽我最熟，你算是選對了地方了。」

* * *

小花子卸了花子裝，洗去臉上的油汚，白白的臉龐，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精明透頂的孩子。

古劍生還是老打扮，不過換了一套顏色不同的衣服，由灰色變成了藍色。

他們的目的是在逃避痲煩，乘着天色將明未明之際，走上前往南嶽衡山的大路。

古劍生住的地方叫易家灣，離南嶽衡山並不太遠，沒有出過遠門，選了一處最近的地方，這是人之常情。

離開家門，古劍生說不出心中感受，不知是高興還是什麼，心中總是怪怪的，說不出是什麼味兒。

一路上很少說話，走了一程，已是用早飯的時候，前面路旁已有不少家飯鋪。

小虹選了一家路人少的飯鋪走了進去，他剛走進去，古劍生目光所及，急速的一低頭，叫住小虹：「小虹，我們到別家去。」

小虹可是個鬼靈精，心中一動，就知道古劍生有了什麼新發現，一轉身，就退到了路上。

當然，古劍生的動作絕沒有小虹快，當小虹回頭去望時，只見古劍生已被一位身穿水綠衣裳的大姑娘阻止去路。

他們兩個人面對着面，都漲紅了臉，都低着頭，同時誰也沒有說什麼話。

小虹什麼都懂一點，就只有這方面不大懂，回過身來拖着古劍生道：「公子，快走，不走就不得了。」拖着古劍生就跑。

他拉跑了古劍生，心中還在暗暗的得意，只以爲幫了古劍生渡過了一次難關。

其實他沒有想到，他在無意之間傷透了一個少女的心。

古劍生回頭向那少女望去，那少女已扭頭不再理睬他了。

小虹拉着古劍生轉到另一間飯鋪，坐下後問道：「那是什麼人？你爲什麼這樣怕她？」

古劍生嘆了一口氣道：「她叫齊月英……」只說了一個名字，別的話只用一聲的苦笑代替了。

一路上不知怎樣走到了衡山，總之古劍生的心情一直沒有愉快起來。

這幾天碰巧正是南嶽的進香期，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古劍生一路上的確是沉默寡言，使小虹也變得無精打采起來，兩人混雜在人羣之中，跟着大家到了南嶽廟。

南嶽廟規模可大極了，大殿重簷多達七層，廟中人頭鑽動，香烟繚繞，不知不覺間耳邊聽不見小虹的喋喋不休了。

猛然一震，回頭望去，果然不見了小虹。

古劍生暗暗着急，到處找了一遍，找不到小虹的影子，想了一想，便在廟門口徘徊的等待小虹。

小虹眞可惡，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的影子，眼看太陽已經偏西了，香客也漸漸少了。

古劍生懊惱之下，少不得也四處找尋了一遍，結果，依然不見了小虹的影子。

古劍生可有點着急起來了。

突然，一聲「阿彌陀佛」起自古劍生身後，古劍生嚇了一跳，轉身望去，原來是一個遊方和尚，向他問道：「施主可是姓古？」

古劍生點點頭道：「小生正是姓古，師父有何見教？」

那和尚微微笑道：「施主請隨貧僧來。」轉過身形，向着廟外一條小徑走去。

這個和尚來得古怪，行逕更是不合理，古劍生猶豫了一下，未及立時跟去，那和尚的身形已沒入樹林之內了。

古劍生大叫一聲：「師父，請等一等！」急忙的趕了上去。

當他進入那片樹林時，已經不見了那和尚的影子，眼前祇有一條小徑，深入林中而去。

無論誰在這情形之下，自然是隨着小徑一直走了下去。古劍生當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順着小徑一路走了下去。

樹林不大，不久就穿過了小徑斜入一道山谷。

頭上的斜陽，已完全隱入山後，天上飄盪着一片片飛霞。

古劍生這時心無二念，只想追到那和尚，弄個明白。

走了一程，小徑一分爲二，古劍生似乎毫未思想，只順着原來的方向走去。

又走了一程，小徑已沒入一片荒草之中，古劍生這才感覺到事情不大對勁，再一抬頭觀望天色，天上彩霞早已不見，代之而起的是一輪冰輪，清光如水，徐風拂面，古劍生神智一朗，暗忖道：「糟糕，我迷路了。」

這種念頭一起，古劍生心境爲之一慌，轉身循路而回。

來時倒不覺得，走回頭路時，却忽然發覺這小徑不是單純的一條，而且左右分岔，左一條右一條，就像蛛蜘網一樣，多得不得了。

古劍生眞的迷失了方向。

山風漸漸有了涼意，古劍生不但未覺衣物單薄，反而出了一身冷汗。

不知走了多少路，經過了多少地方，忽然飄來一陣隱含吟哦之聲的山風，吹進古劍生的耳中。

古劍生心中一喜，順着隱隱可聞的讀書聲尋去……

走了一程，眼前出現了一點隱隱約約的燈光，古劍生的緊張情緒鬆弛了下來，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向着燈光走去。

讀書聲出自一棟茅屋之內，茅屋不大，但茅屋前面種植了不少花卉，一眼是一片出塵的清新。

古劍生接近茅屋時，屋內讀書之聲戛然而止。

隨着讀書聲的停止，古劍生只覺得眼前一花，身前多了一位身穿白色儒衫的書生，兩道眼神冷劍似的望在古劍生臉上。

古劍生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戰，舌頭僵硬得直說不出話來了。

那書生望了古劍生一眼，凌厲的目光忽然變得柔和了起來，笑了一笑，道：「尊駕可是迷路之人？」

古劍生雙手抱一抱拳，道：「在下古劍生，見笑兄台了。」

那書生肅容道：「古兄請！」

茅屋小巧精雅，入目祇有一房一廳。書房也就是臥房，古劍生被請進了書房。

古劍生欠一欠身，笑問道：「在下還沒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那書生微現猶豫之色，最後才道：「唐展雲？」

古劍生雙手一拱道：「唐先生。」

唐展雲微微一笑，道：「莫客氣。」

目光又向古劍生身上停留片刻，又微微一笑道：「古兄可是由南嶽廟而來？」

古劍生點頭道：「正是。」

唐展雲又道：「小弟此地地勢偏僻，沿途甚少幽奇佳景，古兄迷途而來，必有非常原因，不知古兄可願告知？」

唐展雲觀察入微，古劍生更不是說謊的人，搖一搖頭，輕輕一嘆，道：「唐兄明察秋毫，在下是被人戲弄而來。」

唐展雲神色微微一動，「啊！」了一聲。

古劍生接着又道：「在下携書僮一人，初遊南嶽，不意在南嶽失散分手，正當在下找尋書僮之際，忽有一中年僧人現身，自稱可領在下見書僮，在下因之隨後跟來，途中那僧人一轉身便不見了，在下終於迷途了。」

唐展雲目中閃過一道冷芒，輕笑一聲，道：「可惡，古兄請稍坐，在下有事失陪片刻。」

古劍生欠身道：「唐兄有事，請便。」

唐展雲出去之後，古劍生枯坐無聊，目光便向唐展雲書架上搜去。

忽然，他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現出了一片驚訝之色，原來，他發現非常眼熟的本子。

他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動，更顧不得該不該的問題，離座走到書架前伸手取出那本子一看。

可不是，那正是燒去了一半的「非非集」。

更奇怪的是那非非集下面，還有一本，上面寫着「非非集」三字。

古劍生忍不住一探究竟，誰知一看之下，竟是完完整整的「非非集」全文，而且，是一字不漏，一字不錯。

「非非集」全文之後，加了唐展雲修補五個字。

顯見這是唐展雲看了殘本之後，添補而成的。

由此可見這位唐展雲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奇人了。

古劍生驚愕中坐回了椅子上，再也不敢妄動任何東西了。

還好，這時候已拾回了「非非集」全文的記憶，記記「非非集」，不再感到無聊了。

不久唐展雲回來了，不但他自己回來了，而且，小虹也跟着他一道回來。

小虹是個調皮搗蛋的小鬼，跟在唐展雲之身後，却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老實得連眼睛都不敢抬，向古劍生行了一禮，就退到外面去了。

古劍生一肚子悶氣，却又不知從何問起。

唐展雲的目光落在書架上，古劍生隨着唐展雲的目光，也落在書架上了。

「糟了，我怎麼沒有把『非非集』放回原處？」古劍生臉紅耳熱，暗自惱恨不已。

唐展雲回頭一笑，道：「古兄，你原來認識勝全，倒叫在下失敬了。」

古劍生訕訕的道：「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的。」

唐展雲道：「於是他送了你這本非非集，難得難得！」

唐展雲顯然有過人的才智，說出來的事實，就像親眼見到一樣。

古劍生訕訕地道：「他……要在下稱他大哥。」心慌意亂之下，說出來的話——就沒經過大腦了。

唐展雲道：「你要將『非非集』燒燬，想必已經記熟了全文，在下獻醜補殘，不知錯誤有多少，尚請古兄指正一二。」

起身去取「非非集」，古劍生漲紅着臉道：「在下已經解釋過了，唐兄高明之至，眞是一字不漏一字不錯！」

唐展雲還是將「非非集」取到手中，連同他的補殘一併交給古劍生道：「有幸相遇，便是有緣，請收下留作紀念吧。」

古劍生不得不收，收下了「非非集」殘本與唐展雲的補殘，却更不好意思追問「非非集」殘本到他手中的情形了。

留墨揭秘　身世堪憐

唐展雲話題一轉，和古劍生談起詩來。

古劍生雖然是一個不第秀才，仕途失意，但胸中頗有丘壑，應對之間尚不致現眼。

只是唐展雲立論之高，知識領域之廣之闊，却叫古劍生頗生自愧之感。

兩人談得快慰平生，不知不覺已經渡過了長夜，而現出了黎明的曙光。

唐展雲推坐而起，道：「夜盡天明，古兄可以回去了。」

古劍生告辭走到門外，唐展雲忽然送給他一把小金劍，道：「古兄有心棄文習武，將來同爲武林中人，這把小金劍贈與古兄留念。」

古劍生與唐展雲一席夜談，彼此觀感俱佳，友情的種子，已經種了下來了。

古劍生收了小金劍，別了唐展雲，由小虹領路，不久回到了南嶽廟。

一夜未睡，古劍生已經疲憊不堪了，向南嶽廟祝要了一間客房，倒頭便睡。

一覺醒來，已是中正時份，吃過中飯，小虹忽然說道：「古大哥，我們下山去吧！」

古劍生一怔道：「下山去？我們才開始呢！」

小虹道：「我不想玩了，我不知來過多少次了。」這當然不是理由。

古劍生一笑道：「這次吃了大虧，心裡害怕了，是不是？」

小虹一揚頭道：「誰怕麼？」

古劍生道：「你要是不怕，爲甚麼急着要走？」

小虹大叫一聲，道：「好，不走就不走，少爺就鬥鬥他們。」

小虹夠精靈，只是年紀太小，受不得激，一激甚麼都不顧了。

古劍生笑了一笑道：「小虹，現在我已經睡夠了，你把昨夜發生的事情說出來聽聽。」

小虹一皺雙眉，道：「沒有甚麼可說的，我被他們用藥迷倒了，甚麼都不知道，醒來就被唐先生帶了出來。」

古劍生道：「就這麼簡單？」

小虹道：「眞的，就是這樣的簡單。」

古劍生道：「你剛才說，要鬥鬥他們，那個『他們』又是誰？」

小虹愕了一下，道：「我不知道，我一定會把他們找出來的。」

古劍生思索着道：「唐兄一定知道他們。」

小虹點頭道：「是，他一定知道。」

古劍生道：「走，我們去問問他去。」

小虹搖搖頭道：「不用去問他，他是不會告訴你的。」

古劍生道：「你怎知道他不會說的？」

小虹道：「他要會說，不用你問，早就告訴你了。」

古劍生笑道：「你又聰明起來了。」

小虹怔了一怔笑道：「古大哥，你這人也不盡可靠了。」

古劍生笑道：「你可靠麼？我看你就有些話沒有向我說。」

小虹低着頭不開腔了。很顯然，他確實有些話沒有告訴古劍生。

小虹雖然年紀小了一些，還不是商量正經大事的對象，但純以江湖上的事情來說，小虹所知道的，顯然又比古劍生多了。

古劍生有些事放在心裡，實在想不通，同時，也實在忍不住，只有向小虹身上一吐爲快。

古劍生忽然從懷中取出「非非集」殘本，放在小虹面前，道：「你看，這是甚麼？」

小虹張大眼睛驚叫了一聲，道：「非非集，陰魂不散眞有兩下子！」

古劍生笑道：「不是他。」

小虹更是疑訝道：「那會是誰？」

古劍生道：「你想想，會是誰？」

小虹皺了眉頭，想了半天道：「我一直沒有離開你，你也沒有和別人接觸過，除非是那位唐先生……」

古劍生道：「就是那位唐先生。」

小虹道：「怎會到他手中呢？」

古劍生道：「我不好意思問，可是還有你更想不到的事，你看這又是什麼？」

乾脆把唐展雲的「補殘」也放在小虹的面前了。

小虹年紀雖小，可也知道這一件事很不尋常，當時，睜大着一對眼睛，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古劍生輕輕一嘆道：「唉！我要是多知道一點江湖上的情形就好了。」

江湖上的事情，形形色色，有時候簡直不可理喻，古劍生已開始有這種觀感了。

小虹摸着自己的頭，轉了二下道：「我……我……我們還是離開衡山，到別的地方去玩吧！」

古劍生道：「你爲什麼老是說要離開衡山呢？你一定有很多事情沒有說出來，你不把我當作朋友看待了。」

小虹急急道：「不，你當然還是我的好大哥，可是，可是……」

古劍生說道：「我可是有什麼話都對你說，全都告訴你了。」

小虹道：「可是我說了你也不懂。」

古劍生一笑道：「你眞把我古大哥看成書呆子了？」

小虹道：「可是，我……我……將來怎樣向勝爺交代呢……唉！我要早知道，就不帶你到衡山來了。」

古劍生道：「你知道什麼？請你說出來。」

小虹道：「我若早知道唐先生在衡山，我們就不該到衡山來了。」

古劍生道：「唐先生怎麼樣？他不是好人麼？」

小虹道：「我說不上來，人家都說他是個怪人，最是招惹不得。」

古劍生道：「我看唐先生淸高脫俗，天縱奇才，絕不是怪人。」

小虹道：「勝爺也說，不能招惹他，尤其是我們。」

古劍生道：「我們又怎樣？」

小虹道：「因爲我們和勝爺有關係呀！」

古劍生皺了一皺眉峯，他懂小虹的意思，那是說勝爺與唐展雲之間有着某些芥蒂存在着。

但是，事情好像又不盡然，唐展雲對自己，不是好得很麼？

古劍生笑了一笑道：「你昨天可是落在一批惡人手中？」

小虹點一點頭。

古劍生道：「是不是唐先生把你救了出來？」

小虹又點一點頭。

古劍生又問道：「那他爲什麼要救你呢？」

小虹道：「因爲他當時還不知道我和勝爺有關係。」

古劍生道：「可是後來知道我們與勝大哥的關係之後，不但沒有留難我們，而且把『非非集』和他費盡心機的添補完整的『非非集』也給了我，那又怎麼說？」

小虹面對事實，原該無話可說，可是他不加思索便道：「你不是江湖人物，你不懂得，這叫賣弄才學，故示大方，這種事情，江湖上多得很，最後却叫你哭笑不得。」

古劍生眞的不大瞭解江湖中事和江湖中人，他不便再說什麼了，甚至，唐展雲送他小金劍之事，也懶得說了。

不過，他總認爲唐展雲不是一個不可以接近的人。

話到盡頭，沉默了片刻。

小虹又道：「古大哥，我們還是下山去吧。」

小鬼頭本是天不怕，地不怕，唯恐天下不亂的人，這時一反常態，變得膽小如鼠，一個勁的只想離開這裡。

古劍生微微一笑道：「你已經說過三次，要離開這裡了。」

小虹道：「我還要說第四次，第五次。」

古劍生道：「我現在才知道，你的膽子連我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都不如。」

小虹一翻眼睛道：「誰說我的膽子連你都不如。」

古劍生有意氣氣他道：「不必要人說，有事實來證明還不夠嗎？」

小虹道：「你不懂！」

古劍生道：「我雖然不懂，但我瞭解一件事實……」故意只說一半，讓小虹追問。

小虹果然追問道：「什麼事實？」

古劍生道：「如果有人要找我們的麻煩，我們就算是離開了衡山，他們一樣會尾隨不捨，跑到那裡都跑不掉了，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跑呢？」

小虹道：「話是說得不錯，可是，我……我……在這裡人單勢孤，沒能力保護你呀？」

古劍生冷笑一聲，道：「我從前要誰保護過。」

小虹道：「現在與從前不同呀，因爲你現在是勝爺的朋友呀！」

古劍生道：「做了勝大哥的朋友，倒成了廢物了。」

小虹跺脚道：「古大哥，你叫我將來怎麼向勝爺交代呢？」

古劍生道：「你一個小孩子……」

小虹當即截口道：「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今年已有十五歲了。」

古劍生一笑道：「勝大哥可是要限制我的行動麼？」

小虹道：「這倒沒有。」

古劍生道：「我自己行動，自己作主，何用你向勝大哥交代？」

小虹道：「萬一你出了甚麼差錯，我有保護不週之責。」

古劍生笑道：「你有多大一點，我要你保護，已夠丟人了，小虹，你省省心吧！」

小虹倒眞有武林人物千金一諾的固執，冷肅的一搖頭道：「不行，不管你怎樣說，我都要保護你！」

古劍生苦笑一聲道：「你這好意，我却消受不了呀！」

小虹臉色一紅，悶了半天，忽然道：「這樣好不好，你今天不出門，明天都聽你的。」

古劍生一怔道：「這是甚麼意思？」

小虹沒有解釋，身子一晃，人已跑得不見影子了。

古劍生不是一個一意孤行的人，他雖然不明白小虹的意見，也沒有答應小虹甚麼，可是，他還是足不出戶的在房中守了一天，沒有到外面去看熱鬧。

過了一晚，又等了半天，仍不見小虹回來，古劍生輕步出了房門向廟前走去。

廟內的熱鬧，沒有留住古劍生的人，古劍生一念好奇，很想再去找唐展雲談談，看看這個人家眼中的怪人，是否眞的怪人。

青山翠谷，陽光遍地，順着山徑緩步慢行，古劍生身心舒暢無比。

幾經轉折，唐展雲的小築茅屋已遙遙在望，古劍生急行幾步，眼前一花，但見茅屋所在位置，突然變成了一叢花樹，朝着花樹走了一程，又見到茅屋的屋角，又走了一程，茅屋忽然又不見了。

走走行行，古劍生已開始發覺有些地方不對了，茅屋花樹時隱時現，可是，老是隔着那麼的遠近，好像永遠走不近似的。

難道眞是白日見鬼麼？

古劍生心中一動，暗忖道：「唐先生莫非佈了甚麼奇門陣法？」

「昨晚爲甚麼通行無阻？難道這是他方才佈下的？那是爲甚麼？是防我呢？還是防別人呢？」

問題一個接一個，等於當頭潑了古劍生一頭冷水，他想拜訪唐展雲的一股熱情，頓時冷了下來。

古劍生暗暗嘆息一聲，轉身回頭之際，忽然耳際傳來了一聲輕喝道：「有人來了，快躲起來。」

古劍生方待看清情勢時，只覺一股大力，拖着自己的身子向一塊人立石頭後面奔去。

當他奔到石頭後面，方看清楚拖他的人是和小虹差不多大的孩子，而且，向他笑了一笑，並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式。

其實，古劍生他想說話也不敢了。這時來路上已經出現了三條人影。

二個三十左右的壯年人，一個三十四五歲的女子，二位男士一人背上背着一把吳公枴，那位女子背後插着一把黃繐飄飄的寶劍。

他們三個人個個精神抖擻，氣宇軒昂。連古劍生也看得出來，他們都有了不起的武功。

他們三個人走到前面不遠之處，忽然停住了身形，打量起來。

不久，便聽那女子叫道：「大哥，你看前面樹影後面，是不是有一座茅屋。」

其中一個漢子接口道：「對，就是那座茅屋了……」話聲未了，身形一起，已當先射了出去。

接着另一個漢子和那女子也疾追而去。

古劍生回頭望了一望那大孩子，那孩子不待古劍生發話，便自己先說道：「我叫輝兒，公子就叫我輝兒好了，剛才那三人，在江湖上可是了不起的人物，親兄妹三人，老大陳昌，老二陳吉，老三陳玉，並稱藍田三星。」

古劍生道：「他們奔向茅屋，準是找唐先生。」

唐展雲比他年紀大，一身才藝超凡絕世，古劍生打心底佩服他，唐先生之稱，是自然流露。

小輝望着古劍生微微一笑道：「他們那能見得到唐先生。」

不久，只見陳氏兄妹果然飛掠而回，但他們沒有停身，却朝另一個方向奔了出去。

小輝嗤笑一聲，道：「藍田三星，這一次可要成了藍田三貓了！」

話聲未了，只見陳氏三兄妹又氣喘喘的跑了回來。

忽然，陳玉尖聲叫了起來，道：「怎麼？我們又回到了原處？」

陳昌道：「眞是邪門！」

陳吉冷笑道：「有甚麼了不起，這樣捉弄人，準不得好死……」

小輝聽得雙眉一揚，輕喝了一聲：「該打！」

那邊只聽得陳吉：「哎唷！」一聲，捂着嘴巴跳了起來。

古劍生雖然沒有看見小輝出手，可知道定是他使了壞。

小輝那聲「該打」，可沒有逃過陳氏兄妹的耳目，陳玉的動作更是快疾非常。人影一閃，已奔到了古劍生他們的面前。

陳玉只氣得柳眉倒豎，嬌叱一聲，指着古劍生喝道：「你給姑娘滾出來！」

禍是小輝惹的，陳玉却找上了古劍生，當然，誰也會找古劍生，絕不會找小輝，誰能想到是小輝出手的。

小輝這時却沉聲不響，把身子一縮，躲到古劍生的身後去了。

古劍生整理一下衣襟，向前走了二步，長揖道：「姑娘，請暫息雷霆之怒，且聽在下一言。」

「小子可惡！」老二陳吉挨了打，氣可大了，人便撲了過來。

只是，他又猛又急的身子撲到古劍生身前時，忽然又發出一聲大叫，身子倒飛了出去。

這顯然又是小輝的出手。

陳昌與陳玉都認爲這是古劍生下的毒手，可是，他們都沒有看出古劍生是怎樣出手。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古劍生的身手太高，高明到連陳昌與陳玉根本看不出來。

陳昌與陳玉都大吃一驚，同時也更惱怒了，只見陳昌打了一個「哈哈」道：「高明，高明，愚兄妹少不得要班門弄斧，獻醜了。」

口中說着，二人目光一望，心意相通，「鏘」的一聲，都將兵刃取到手中。

他們兩人兵刃到手，神態一肅，雙目之中，殺氣騰騰，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古劍生逼近。

古劍生方待發話之際，小輝扯了他一下衣衫，言語如絲的道：「公子，別作聲，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你身上，小輝就有機可乘，把他們打跑了。」

古劍生見他們二人殺氣騰騰、怒目滿佈血絲，顯然，已到不可理喻的境地。

刀劍無眼，非傷即死，古劍生可不敢再和他們講理了，只有照着小輝的話去故作聲勢，望着他們兄妹微微作笑。

過份的冷靜，給人的錯覺是淩厲的殺手。

陳昌和陳玉心神都不由一震，暗暗打了一個冷戰，兩人的目光把古劍生看得更是絲毫不漏。

這時，古劍生身後的小輝，忽然發出一聲尖叫，接着把古劍生向旁帶了出去。

這是非常的變化，陳氏兄妹倒也非常老練，並未因此而分散心神，減少對古劍生的注意力。

可是，他們的鎮定，結果反而上了當，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兩人但覺手執兵刃的虎口發出一陣劇痛，痛得他們立時握不住兵刃，將兵刃掉在地上。

兵刃落地，這是非常危險的處境，陳氏兄妹當機立斷，身形急速的退了一丈，這才向自己虎口受傷處看去。

但見虎口之表皮並未破裂，只不過釘着一顆黃豆大小的三角鐵片。

鐵片帶着鮮紅的顏色。

鐵片不大，入肉不深，却令人痛徹心脾，痛得叫人實在忍受不住而叫了起來。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情形，普通毒藥暗器，只是發麻發痹，這是什麼暗器，却有着使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力量。

非常的東西，定有非常的後果，這是每一位江湖人物公認的原則。

陳氏兄妹更痛得額頭上汗珠比黃豆般還大，却不敢輕易取去手上那塊小三角鐵片。

這時，小輝却笑嘻嘻的跑到了他們面前，仰着臉道：「兩位還兇不兇？」

這是什麼話，叫別人怎能回答，陳氏兄妹氣得眞是要吐出血來，却發不得狠。

小輝忽然身形一現，出手如電把他們虎口上的小三角鐵片取了回去，然後，臉色一正道：「你們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大的道行，居然在這裡口出狂言，如今略施薄懲，你們滾吧！」

一副老氣橫秋的口胳，也不知自己有多大的氣勢，多大的道行。

藍田三星原不是省油的燈，可是剛才吃的苦頭，是鐵一般的事實，再則，在這裡奔跑了半天，明明看見那茅屋就在眼前，却又無法接近半步，這一切，都叫他們心理存着一份警戒之心。

小輝只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但他旁邊還有一位年輕書生，一個小孩子給他們吃了這麼大的苦頭，那個年輕的書生，又會有什麼手段呢？

老大陳昌輕嘆了一聲，揮手道：「退！」領着一弟一妹疾馳而去。

小輝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嗤笑一聲：「他們三個小子眞不經一嚇，一唬，就唬跑了。」

笑了一笑，又轉向古劍生道：「公子，走吧！」

古劍生一怔道：「去那裡？」

小輝道：「你不是想見唐先生嗎？」

古劍生道：「你也認識唐先生？」

小輝道：「我要不認識唐先生，敢在這裡擋住藍田三星嗎？」

古劍生道：「唐先生肯見我嗎？」

小輝道：「廢話，走吧！」

小輝走在前頭，路上甚麼阻礙都沒有，很快就走到了茅屋前面。

小輝做了一個鬼臉道：「你自個兒進去吧！」轉身便待跑開了。

尾內傳出唐展雲的呼聲，道：「小輝，你也進來。」

小輝皺了一皺眉頭，走在古劍生的身後。

唐展雲這時還在作畫，畫面是一隻雄鷄，站在一塊屹立的岩石上，面對朝陽振翅而啼。

唐展雲擲筆微笑道：「歡迎，歡迎！小輝，去準備些酒菜來招待古兄。」

小輝一笑，跳躍着跑去了。

古劍生道：「唐先生……」

唐展雲搖手道：「古兄爲何忽然客氣起來，還是除去先生兩字的好。」

古劍生道：「昨晚不知唐兄……」

唐展雲哈哈大笑道：「虛名誤人，古兄，不要把那些放在心上吧！否則，就不好交談了。」

古劍生微微一笑，道：「唐兄，小弟恭敬不如從命。」

唐展雲說道：「古兄，我們可說是一見如故，有話但請直說，古兄，不知古兄有何見教？」

古劍生原本是有很多話想說，那知被唐展雲開門見山的一問，想好的話，忽然說不出口，吶吶地說道：「在下……在下……」

唐展雲含笑道：「古兄不說，在下說兩句話可好？」

古劍生唯唯地道：「請！請！」

唐展雲道：「在下與古兄交朋友，及古兄與勝兄交朋友，這是各交各的朋友，兩不相關之事，古兄自可不必從中作難，古兄以爲然否？」

唐展雲與勝全之間，到底有些甚麼恩怨與過節，古劍生一無所知，只不過從小虹口中知道那麼一點點而已，實在也說不上甚麼。

古劍生笑了一笑道：「在下只想說一句話。」

唐展雲道：「在下洗耳恭聽。」

古劍生道：「毋忘蒼生。」

唐展雲道：「承教。」

接着，唐展雲望着古劍生微微一笑道：「古兄在衡山還有多少時日逗留？」

古劍生道：「今日見過唐兄之後，在下明日就下山了。」

唐展雲道：「在下有一事麻煩古兄，尚請答允。」

古劍生頭道：「但憑吩咐。」

唐展雲道：「在下所托之事，可能給古兄帶來不少麻煩，古兄不要答應得太快。」

古劍生一笑道：「唐兄想必已經考慮過，在下最適當的了。」

唐展雲道：「古兄不怕麻煩？」

古劍生道：「唐兄爲朋友怕過麻煩嗎？」

唐展雲哈哈一笑道：「我就拜托古兄了。」一面取出一封寫好的信，交給古劍生。

信封上沒有姓名，也沒有地點，古劍生不由一陣納悶，正要問個明白時，唐展雲已道：「古兄回家之後，自有人將地址送上，古兄無須掛懷。」

古劍生告辭唐展雲，回到南嶽廟，只見小虹在廟前急得轉來轉去，像隻沒頭蒼蠅。

古劍生叫了他一聲，他欣喜若狂，大叫一聲，道：「古大哥，你要是再不回來，可要把我急死了。」

古劍生道：「我到唐先生那去裡了。」

小虹道：「我也是這樣的想……」

古劍生道：「我們明天下山回家。」

小虹舒了一口氣，道：「好極了。」

第二天一早，古劍生和小虹剛走下衡山，已見路旁立着三人，不由皺起了眉頭。

原來這三人正是藍田三星陳氏兄妹。

不是冤家不聚頭，眞有這樣巧的事情，昨天剛結了怨，今天就碰頭了。

古劍生一低頭，希望他們沒有注意到他。

事實上他們怎麼會沒注意古劍生，他們早就看見了古劍生了。

陳吉冷笑一聲，橫在路邊中央，道：「公子還認得我們三兄妹麼？眞是山不轉路轉，想不到這麼快就見面了。」

古劍生漲紅一張臉，笑道：「三位……三位……」

小虹的眼睛可雪亮，晃身搶到了古劍生身前，冷笑一聲，道：「三位讓路！」

小虹除了怕唐展雲，別的江湖人物，他倒可想惹一惹。

小虹不是小輝，陳吉可沒把他放在眼中，大喝一聲道：「小孩子，這裡沒有你的事！」右手一揮，就要把小虹推開。

小虹冷笑一聲，道：「你也想在我面前動爪子，哼！」右手一翻而出，便扣住了陳吉揮來的右腕脈。

陳吉沒想到小虹一出手，就如此精奇莫測，大意之下居然陰溝裡翻船，被小虹一招扣住了腕脈。

當然，陳吉絕不是這樣不中用的人物，可是倒霉的人，就是碰到倒霉的事，這時，他却沒有辦法了。

「嘻！嘻！嘻嘻，你太大意了。」點到即止，小虹居然沒有再給陳吉難看，輕輕的放了手！

陳吉臊得滿面通紅，却是氣也不是，哭也不是，人家只是一個小孩子哩！

總算他還是一條漢子，楞了一陣，忽然一聲長哼！身形急射而起，連哥哥妹妹都不打招呼，便落荒飛奔而去。

而陳昌瞪了小虹一眼，抱了一抱掌，道：「後會有期。」帶着陳玉，急急的追去。

小虹點頭一笑道：「藍田三星倒算是個人物，他若眞是不顧面子出手，我們可就慘了。」

古劍生問道：「他們三個都很厲害嗎？」

小虹答道：「當然不會比我差到那裡去的。」

古劍生道：「但你却勝了他。」

小虹道：「這叫取巧，不算眞功夫。」

古劍生道：「他們三個眞倒霉，昨天被小輝打得哇哇叫，今天又遇上了你……」

小虹截口問道：「小輝，誰是小輝？」

古劍生道：「唐先生跟前的人，年紀和你差不多。昨天我們與藍田三星起了衝突，剛才，他們來找我，就是爲了昨天的事。」

小虹並沒有注意古劍生後半段的話，「啊」一聲道：「我知道了，我和他還沒有了結呢！」

古劍生一笑道：「算了吧，非非集不是又回來了嗎？」

一路上再沒發生別的事故，來回十幾天，古劍生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家還是好好的，但當他們走近家門時，却覺得有一股極濃厚的酒香從屋內發散出來。

小虹秀眉一挑，冷笑了一聲，身子一晃，便向屋內衝去。

古劍生全家只得他一個人，他自己不在家，那來的酒香，當然是有人鵲巢鳩佔了。

古劍生心中也是不自在，急步向屋內趕去。

門關而未閂，一推即開。

推開了門，赫然是陰魂不散孟白，還在據桌大喝大吃。

陰魂不散孟白舉起酒杯，嘻嘻哈哈的笑道：「兩位才回來呀，老夫已等候多時了。」

小虹瞪眼一道：「陰魂不散，你這次可栽了觔斗吧！」

陰魂不散孟白偏着頭笑道：「咱們賭些什麼？」

小虹道：「五十斤大麯賭你砸了招牌。」

陰魂不散孟白却從懷中取出個小包，向桌上一拍道：「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小虹說：「這是什麼東西？」

陰魂不散孟白道：「非非集，你自己打開看吧。」

小虹笑嘻嘻的將那布包打開，裡面確然是一本燒殘了的非非集。

小虹臉色一變，轉眼向古劍生望去。

古劍生當然看得出來，那「非非集」三字，不是勝全的筆跡。微微一笑道：「你打開裡面看看。」

打開裡面，只是一些白紙，半個字也沒有，顯然不是原來的非非集。

小虹這一下可精神了，哈哈笑道：「這種非非集要多少本我都可以做出來。」

陰魂不散孟白張目結舌，愕然地道：「不對，我到手的一本，裡面是有字的，不是這一本的。」

說着氣得將那一本非非集向地上一擲。

一隻小封套，忽然從夾層頁中飄了出來，上面寫有：「劍生兄」三個字。

小虹拾起那小封套笑道：「沒有話說，這五十斤大麯你是輸定了。」

信封封了口，古劍生認得那筆跡，正是唐展雲的手筆。

信封底只寫了「朱衣巷，七十六號。」七個字。

古劍生心中一動，點頭微微一笑，笑容方綻之際，他忽然又輕「啊」了一聲，笑容便僵化了。

原來，朱衣巷七十六號，不正是齊大戶的府第。

說起齊大戶，古劍生心裡就有點不自然。不是說齊大戶對他不起，而是太對得起他了！

尤其是齊二小姐，有着他承受不了太過多的恩情。

小虹看着古劍生臉上神色變化不定，好奇的問道：「古大哥，有什麼不對？」

古劍生道：「你看。」把信封放在桌上。

小虹看了等於沒有看，苦笑着搖頭道：「這是什麼意思？」

古劍生苦笑了一聲，沒有再作解釋。

陰魂不散孟白大叫一聲道：「吃飽了，喝足了再說吧。」

古劍生心中耿耿不安，那能吃得下，揮一揮手道：「兩位請先用，在下出去片刻就回來。」

古劍生硬着頭皮到了齊大戶府第門前，却是提不起勇氣跨進大門，只在門前徘徊不已。

當然，齊大戶不會沒有人看見他，當先跑出來迎接他的只是他的討厭朋友張介然。

張介然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來，還看着他哈哈大笑道：「古兄，你

這幾天到那裡去了，可眞難爲你居然想通了。」

古劍生冷冷的說道：「小弟要找齊大戶。」

張介然連連道：「請！請！」

齊大戶的家古劍生原是常來的，只因提起二小姐的婚事後，古劍生不大來齊家了。

客廳就座，齊大戶不待相請已自迎了出來。

古劍生取出唐展雲托他轉交的信遞給了齊大戶道：「老先生，晚輩受人之托，有書信一封留呈老先生，請老先生收啟。」

齊大戶楞了一楞，望了那封信半天，這才點頭道：「是，是。」將信封接了過去。

接着透露着一種奇怪的表情，又道：「劍生老弟，請你隨老夫來一趟。」

古劍生想婉拒，但齊大戶已轉身走出客廳，古劍生只好隨在他身後跟去。

先進入齊大戶的書房，然後齊大戶啟開了一道秘門，請古劍生進入一間秘室。

這間秘室古劍生不但沒有來過，而且從未聽說過，心中未免又多了一份疑惑之感。

齊大戶請古劍生落座後，又將那信封交給古劍生道：「請老弟讀給老夫聽聽。」

有錢人的臭架子，最是叫人難以忍受的，但古劍生的好奇之心，戰勝了他的惱怒，雖不心願，也不拒絕的打開信封，取出信箋看去。

劍生兄……

這封信竟然是寫給他的，古劍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看不下去了。

齊大戶的聲音，道：「唸下去。」

「劍生兄，你本非姓古，亦非易家灣人氏，欲明身世，可請教齊齊山。」

古劍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有問題，現在見了白紙上的黑字，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世有問題。

古劍生不但不相信，而且還產生了一些反感，語氣生硬地道：「前輩就是齊齊山？」

齊大戶點了點頭道：「齊齊山是老夫過去的名字。」

古劍生道：「前輩認識唐展雲？」

齊大聲道：「我們關係很深。」

古劍生道：「前輩莫非也是武林人物？」

齊大戶道：「未來易家灣之前，老夫一直在武林中打滾，來到了易家灣之後，老夫算是洗手江湖了，也很少人知道老夫的過往。」

古劍生道：「前輩甚麼時候到易家灣的？」

齊大戶道：「老弟是甚麼時候來的？老夫就是甚麼時候來的。」

古劍生搖了一搖頭，道：「我還是不信我不姓古。」

齊大戶道：「我想你也不會相信，不過事實上你確不姓古。」

古劍生苦笑道：「你怎麼知道我不姓古的呢？」

齊大戶沒有直接回答古劍生的話，但却說出了叫古劍生更驚奇的話：「不但不姓古，連你死去的義父也不姓古！」

古劍生修眉一皺，說道：「甚麼，義父……」

齊大戶道：「是的，他只是你義父，並不是你親生之父。」

古劍生目中射出一道不禮貌的眼光，望着齊大戶，齊大戶正目相對，並無絲毫愧怍畏忌之色，顯得他有恃無恐。

古劍生原想說幾句不客氣的話，當和齊大戶目光一接觸之後，心中那不服不信的氣又自壓抑下去，冷笑一聲道：「當眞？」

齊大戶含着微笑道：「當然當眞。你可知道老夫與你義父從小就是好友，我們雖然一文一武，但從小就推心置腹。」

古劍生思想往事，覺得他父親與齊齊山很少來往，如說他們從小就是好朋友，那就叫人費解了。

齊大戶的每一句話，都叫人生一次氣，但過多的驚人之語，反而使古劍生不再激動了。

古劍生笑了一笑道：「這倒出人意料之外了。」

齊大戶說道：「還有更出人意外的事哩……」

古劍生懶得再接腔，齊大戶只有自己接下去道：「老夫手中的財產，也有一半是你義父的。」

古劍生已忍不住，打了個哈哈，大笑道：「前輩，你到底安的是甚麼心，請直說吧！」

齊大戶一點不以爲忤的道：「老弟，別忘了，是你來找我老夫的，如果沒有唐展雲的信，你就是叫老夫說，也別想聽到老夫半句話。」

不差，這原是自己引起齊大戶的話題，如說有甚麼問題，那該是唐展雲。

古劍生啞然答不上話來……

齊大戶走動了身子，從一處隱蔽的地下洞穴中取出一隻小鐵箱，放在桌上，道：「空口說白話，誰也不會相信，但這一箱子都是證據，老夫爲了等你今天，已經等了十幾年了。」

古劍生看了那箱子，就是不相信，也不由得激動了起來，便伸手去開那箱子。

齊大戶出手阻止他道：「還是

老夫一件一件的給你看吧！」

打開箱子，首先取出一張褪色的紙片遞給古劍生。

紙片上的筆跡，古劍生入眼便認得，那是他父親的遺墨。

紙片上的話不多，但字字如針，看得古劍生心痛如絞。

「劍兒，你確實不姓古，我也不姓古，事實如何，紙短言長，書不盡意，你聽齊伯伯的話就對，他的話句句可信，句句可靠。父字。」

古劍生什麼都可以懷疑，但父親的親筆字他無法置疑，因爲若有人造僞，也瞞不過他的眼睛。

古劍生堅强的陣營，被這張小小的紙片整個擊潰了，他泣不成聲的向齊大戶拜了下去：「齊伯伯！」

齊大戶扶起古劍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今天總算等到了。」

古劍生抑住悲懷，輕輕的嘆了一聲：「齊伯伯……」

齊大戶長嘆了一聲，搖了搖頭，道：「不堪回首話當年。」

＊　＊　＊

原來古劍生的本姓是姓王，父親王鎭南，手中一柄劍，在江湖上被譽爲「劍魄」，與齊齊山和古劍生義父都是至交好友。

有一天，王鎭南忽然將出生不到一週的古劍生付托給古劍生的義父馬善義，並請齊齊山一同在易家灣隱居下來。

當時齊齊山與馬善義，也不知道事情眞相，但由於一個「義」字，都義無反顧的答應下來。

直到若干年後，王鎭南全家被人殺得無一倖免，他們二人才知道王鎭南的一片苦心。

不久之後，齊齊山收到那隻箱子，才知道了王鎭南被殺的眞相。

爲了怕仇家發現古劍生會被斬草除根，所以，從小就沒叫古劍生去練武，這才使古劍生的身世始終未被仇家發現。

古劍生畢竟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了解自己身世之後，心中雖然傷心難過到了極點，却沒有喪失理智。

飲泣了一陣，古劍生悲嘆了一聲，道：「齊伯伯，你今天把小侄的身世揭開來，可是小侄該有什麼作爲的呢？」

齊齊山點點頭道：「你有機會了。」

古劍生惑然道：「我有了機會，我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普通人會有機會？你們爲什麼不叫我學武功呢？」

齊齊山道：「你的機會來了，勝全替你把機會帶來了。」

古劍生一怔道：「勝全，勝全可是小侄的仇人？」

齊齊山道：「勝全並不是你的仇人，但你可從他身上找到你的仇人。」

古劍生慘然而笑，道：「我手無縛鷄之力。」

齊齊山道：「武功不一定可以憑藉，令尊的武功，雖不能說放眼天下無敵手，但也是武林中少見的身手，他還是保不住自己的性命。」

古劍生點了一點頭道：「伯伯說的也是，聽說勝全在江湖上的聲譽不壞，他怎會是小侄的仇人？」

齊齊山說道：「你的仇人的聲譽也不壞。」

古劍生道：「他到底是什麼人呢？」

齊齊山把箱子內的東西，全取了出來，放在桌子上。

計有：人頭指環一枚。

葛布衣袖半隻。

鼻煙壺一隻。共計三樣東西。

齊齊山分別說明了那三樣東西：「人頭指環是令尊留給你的一件信物。因爲古劍生自你離家之後，你母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每人留了一枚人頭指環，給你們三兄弟做信物，以便日後相認。

「葛布衣袖是你殺父仇人所留下的，尤其是鼻煙壺裡的鼻煙，是一種特製品，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件證物。」

齊齊山一口氣說了半天，把三件東西的作用都說得明明白白了，可是，古劍生總覺得齊齊山雖然說得清楚明白，却還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古劍生皺了一皺眉頭道：「小侄的兩位兄弟名字叫什麼？可有他們的消息？」

齊齊山道：「不知道。」

古劍生又問道：「齊伯伯，剛才聽你口氣，小侄的殺父仇人，你好像已經知道了。」

齊齊山道：「是的。」

古劍生道：「他是什麼人？」

齊齊山道：「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什麼時候告訴我？」

「等你自己找出他之後。」

似乎有意爲難他，古劍生苦笑道：「爲什麼？」

齊齊山道：「我沒有證據，也許說錯了人，你先知道了不但沒有好處，也許造成更多的紛擾。」

古劍生輕嘆一聲，點頭道：「伯伯說得對，小侄告辭了。」

古劍生從密室出來，身上多了三件關係重大的證物，同時，也增加了滿心的悲忿與辛酸。

將離開齊府之際，在門首遇見了齊二小姐齊月英。

古劍生明白了自己與齊家關係之後，對齊家的觀感已經完全改變

過來，因此，對二小姐更有着一份歉疚和不安感。

面對着齊二小姐，古劍生先自堆上一臉笑容，迎了上去喚了一聲：「二小姐。」

「哼！」二小姐一扭頭，理也不理的轉身就走了。

古劍生好沒趣的楞了半天，便低頭走了。

齊二小姐生過氣之後，心中又甚是過意不去，站在門後，看到古劍生一副落寞的身影，忍不住一串珠淚流滿了雙腮。

忽然，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上，回頭望去，是她父親。

齊齊山笑了一笑，道：「不要再生他的氣了，來，爲父有話與妳說。」

齊二小姐隨着父親進去了，古劍生也回到家中，這時陰魂不散與小虹早已酒醉飯飽，泡了茶在高談闊論。

古劍生出去了一趟，却是甚麼東西都沒有吃，肚中原有些餓，却又不便出口。只有向他們二人笑了一笑道：「我不能奉陪二位，還有些事情要整理一下。」接着走進了書房，並且關上了房門。

陰魂不散孟白輕輕的道：「小虹，你看古劍生有甚麼地方不對？」

小虹道：「是有點不對。」

陰魂不散孟白道：「我們偷偷的看看他。」

小虹搖手止住陰魂不散孟白站起來的身形，道：「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不應該探聽人家的隱私。」

陰魂不散孟白道：「是朋友，就該關心人家，咱們不去看看，從何關心起？」

小虹道：「你的方法不對。」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就從來不偷看人家的隱私？」

小虹正色道：「從不。」

陰魂不散孟白聳肩道：「我到外面去看看。」

陰魂不散孟白離去之後，小虹却去敲起古劍生的房門，道：「古大哥……古大哥……」

古劍生像從夢中驚醒的問道：「是誰？」

「小虹。」

古劍生開了房門，小虹望着古劍生的眼睛，驚訝的叫着道：「你哭過了，爲甚麼？」

古劍生這才想起掩飾，手袖擦去留在臉上的淚痕，訕訕的道：「不是，剛才眼裡飛進了一些灰塵。」

小鬼頭小虹雖然不贊成暗中偷看別人的隱私，但當着面却是無孔不入，頭一低，從古劍生脅下鑽進房內，眼光一掃，就看到了桌上放了三樣東西。

古劍生帶來的指環、斷袖和那鼻烟壺。

小虹伸手拾起那指環，看了一下。

古劍生心中一動，暗忖道：「他的名不是叫劍虹麼？莫非……」

一念未了，小虹已放下了指環，古劍生微感失望的暗嘆了一口氣。

小虹把三樣東西都看了一遍，道：「古大哥，你這些東西是那裡來的？」

古劍生不善說謊，又不想把眞情告訴小虹，只好作正面的回答，以進爲退，道：「你見過這些東西？」

小虹道：「沒有。」

古劍生頓了一下，下面的話，也不知如何說了。

小虹也沒有追問下去，只皺了一下眉頭，道：「指環、鼻烟壺在你這裡，都不足爲奇，可是這斷袖，而且上面還有褪色的血跡，這……確有點叫人想不通了。」問詢的目光望得古劍生把頭低了下去。

小虹又道：「古大哥，你別看我年紀小，江湖上的事，可比你知道得多啦，你一定有甚麼心事，可瞞不過我的眼睛，古大哥……」

古劍生情急智生，被迫得想出一番說詞，道：「這是剛才路上一個人送來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說來半眞半假，倒也像一回事似的。

小虹翻着眼睛一笑，道：「古大哥，你是自己去問呢？還是要我去查，我現在就到朱衣巷七十六號去問一問……」說着，轉身就走似的。

這一招，眞叫古劍生難以招架，只好叫住小虹道：「小虹，不要胡鬧，爲甚麼無端端去找齊家的痲煩。」

小虹一笑，道：「你知道朱衣巷七十六號……」

古劍生這次倒是理直氣壯的道：「我是這裡人，怎會不知道。」

小虹笑着坐回椅子上，道：「古大哥，朱衣巷七十六號封套怎會在陰魂不散帶回來的那本假『非非集』中，其中一定大有道理，你說是不是？」

小鬼頭眞厲害，古劍生簡直不是對手，支吾了半天，苦着臉：「我不能告訴你。」

小虹道：「你不說，我……」

古劍生忽然搖頭道：「我好像聽人說過，江湖人物最是尊重別人的隱私。」

這是江湖道理，小虹聽得一怔，道：「你……」

古劍生道：「你知不知道，是

紅妹忽然道：「公子，奴家很害怕，說完倒向……」

朋友就不該强人所難？而且，也不要在人前提起此事。」

小虹嘆了口氣道：「古大哥，我是想幫你的忙。」

古劍生道：「有這句話就好了，以後，請你幫忙時，你可不要推託。」

小虹伸手道：「好，我們擊掌爲信，將來你定要告訴我，我也一定幫你忙。」

小虹到底還是一個孩子，話一說開，他就把事情抛過一邊去了。

時間過得眞快，一眨眼就到了勝全該來的日期了，古劍生心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緊張情緒，覺得坐立不安，無一是處。

日子到了，勝全沒有來，又等了五天，勝全還是沒有來，第六天，古劍生按照原來的約定，自己起程到廬山匡王谷去找勝全。

約定中沒有小虹。但小虹堅持要陪同古劍生到廬山，這是小虹的心意，古劍生只有接受他的好意。

還是老辦法，古劍生是遊學的公子，小虹是隨身書僮。

正好，這三個月來，他們兩人相處在一起，古劍生開始學着練習武功，小虹也隨古劍生學些詩文，因此古劍生不再是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了，那小虹也有了做一個眞正書僮的氣息了。

古劍生遊了上一趟衡山，這次出門已老練了許多。

他們兩人不生事，也不大當眼，所以路上也沒有甚麼事故發生。

這天，他們到了張公渡，離廬山不過兩天左右的路程了。

只是這天正好河漲大水，渡船過不了河，他們就只有困在客棧裏了。

古劍生本來是靜極思動的讀書人，他能夠悶在客棧裏，可是小虹却不能像古劍生一樣悶在客棧裏，一眨眼，小虹走得沒了影子。

一路上平安無事，古劍生的戒心也放鬆了，加以他近幾個月，對非非集與練功的心法有了進一步的心得，而進於入迷程度，一有空就練非非集，也無心去管理小虹的行動。

可是，今天的情況有點不對，時近黃昏，小虹還沒有回來。

如果沒有人告訴他，他也許還不會擔心。

但，事實是有人來告訴他，小虹有了痲煩。

不過，事情有點古怪，來告訴他小虹有痲煩的人，是一個女人，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也是一個非常大方的女人。

他們二人相對之下，首先臉紅的是古劍生，古劍生比那美麗的女人害羞得多。

那女人自稱紅妹，她看見五個彪形大漢挾着一個半大孩子到一座磨坊裏去了，那孩子很像是與他同來的那孩子，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伴。

話說得很不錯，事實是鐵一般的肯定，因爲小虹不見了，那孩子當然是小虹無疑。

那女子說完話，嫣然一笑，回身走了出去。

古劍生急急叫住那女子道：「姑娘，請妳留步！」

那女人在他話聲未落之前，就轉回身來，親切的含笑道：「公子，有何吩咐？」

古劍生道：「請問姑娘，那磨坊在甚麼地方呢？」

那女人道：「烏鴉坡，你知不知道烏鴉坡在那裏？」

古劍生苦笑道：「不知道。」

那女子道：「所以，你該請我帶你去才是。」

古劍生道：「那麼，就有勞姑娘了！」

那女子道：「其實，也不是大不了的事，那孩子只是打翻了他們一擔油，帶些銀子去，就甚麼事都解決了。」

那女子這樣一說，古劍生又放了不少心，便隨着那女子出了客棧。

那女子領着古劍生出了張公渡，到了郊外。

這時，天色已然完全暗了下來，眼前看不見四五丈遠了。

那女子忽然伸過手來，搭在古劍生的肩頭上，嬌聲嬌氣道：「公子，天好黑呀，奴家好害怕！」身子軟綿綿的向古劍生身上靠來。

在這種天氣之下，別說是一個女人，就是古劍生自己也走一步心跳一下，所以，他雖然想推開那女人，卻又狠不下心來。但是不推開她嗎，更是不行。

結果，他只有自己向後退，可是那女人的身子軟得像條泥鰍，貼在他身上就擺脫不開。

而且，她還嚇得尖聲叫了起來：「公子，奴家好害怕呀！」

同時，雙手一圈，把古劍生抱到自己懷裏去了。

古劍生自恃練了幾天功夫，暗暗掙了一掙，卻是掙脫不開那女子的雙臂。

那女子忽然低下頭來，親了古劍生一下，兩臂一張，把古劍生摟得更緊了。

古劍生又氣又怒，急得連聲叫道：「姑娘……妳……」

那女子輕聲軟語道：「奴家叫紅妹，你就叫我紅妹！」

古劍生不加思索的叫了聲：「紅妹……」

「呸，好不要臉的狗男女！」一聲清叱，驚得紅妹雙手一鬆，古劍生一低頭跑離了紅妹。

紅妹的火氣很大，雙手一叉腰，杏目圓睜的嬌叱道：「臭丫頭，妳也來管這種事，羞也不羞？」

古劍生只見紅妹對着一條人影，經她這麼一叫，再凝神看清，才看出來人原來也是一個女人，只是看不清她的面貌。

那女人顯然被罵得自覺羞愧，竟然退了一步，半天說不出話來。

紅妹可得理不饒人，格格一笑，道：「小妹子，妳可是想見者有份，也分一杯羹，哈哈哈，沒關係，大姐姐最是看得開，算妳一份就是。」

那女子終於忍無可忍，嬌叱一聲喝道：「哼，賤貨，妳把本姑娘看成了甚麼人？」

紅妹笑盈盈的截口道：「甚麼人？還不是同樣的女人。」

那女子被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只見抬手發出一道劍光，直向紅妹當胸射去。

紅妹嬌聲的叫道：「小妹子，妳這就不對了，人是大姐帶來的人，大姐姐分妳一杯羹，已是仁至義盡，妳還想獨食，未免太狠心了一些吧！」

口中說得尖酸無比，佔盡了一個「理」字，手裏更是毒辣無比，出招變式，處處取人要害。

那女子一道劍光雖然又快又疾，居然奈何不了空手相對的紅妹。

古劍生看得眼花撩亂，既不知怎樣想，也不知怎樣做。

她們兩人疾如厲風暴雨的打了一陣，彼此動作又漸漸的慢了下來，而古劍生也看出來人是誰了。

原來，他就是藍田三星中的小么妹陳玉。

古劍生心頭一亂，更是六神無主了。

紅妹與陳玉相鬥的招式越來越慢，忽然，紅妹抽身跳出一丈開外，格格地笑道：「爲了這樣一個中看不中吃的臭男人和妳拚死拚活，太沒意思了。大姊姊讓給妳了，後會有期。」

她沒有落敗，甚至還稍稍佔了上風，居然擺擺手走了，這倒大出陳玉意料之外。

當她看清楚古劍生之後，更是驚訝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哼！」一副輕蔑的態度叫古劍生見了，更是說不出的難受。

但，同時也激起了古劍生一股維護自尊的昂揚之氣，臉色一正道：「姑娘，請不要妄下斷語。」

陳玉說道：「本姑娘眼睛看到的是甚麼？」

看到的是甚麼？古劍生回想當時情形，自己還叫了那淫娃一聲「紅妹」，正在這時候，陳玉出現了，還聽到了他口中「紅妹」的呼叫聲。

「紅妹」原是那淫娃的名字，他於驚慌之間本能地叫出，但這卻還很不容易解釋，古劍生不由得漲紅了臉，嘆息一聲，道：「姑娘如果有着先入之見，那就甚麼都不用說，多謝援手，後會有期。」轉身覓路而行。

古劍生雖然開始練了幾個月「非非集」，也許在某些方面，對他的體質有所增强，但不會馬上使他身手變得伶俐，因此，他現在的行動，完全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的笨拙行動。

人是走出去了，但一腳高一腳低，一步輕一步重。

陳玉望着古劍生的背影，心中一片迷惑。

忽然，古劍生一腳走失，身子一斜，掉到路旁一條臭水溝裏去。

古劍生用盡力氣爬了上來，一抬頭，陳玉正站在他眼前。

古劍生當然感到非常之難爲情，但更爲自己的丟人而惱火，不由沒好氣的冷笑了一聲。

陳玉沒有理會古劍生的冷笑，反而問道：「你不會武功？」

古劍生生硬的道：「會武功有甚麼了不起？」

陳玉一笑道：「我果然是錯怪你了。」伸手拉了他一把，把古劍生提回路上。

古劍生原是一肚子氣，這時卻發作不出來，但也無話可說，成了掩口葫蘆。

陳玉微微一笑道：「我送你回去吧！」

古劍生搖搖頭道：「不敢有勞！」

陳玉又說：「萬一她在路上等着你哩？」

古劍生道：「我還要找她呢！」

陳玉怔了一怔：「你還要找她？」

古劍生道：「她把我一位小兄弟擄走了。」

陳玉道：「你那小兄弟，可是……」

古劍生點點頭道：「正是你們在山腳下遇見的那一位，他叫小虹，被他們設計擒去了。」

陳玉眨一眨長長的睫毛，道：「他是很精明能幹的人，怎會被他們弄去？」

古劍生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剛才那『紅妹』便是帶我去找小虹的……」說起剛才，古劍生的臉又漲紅了。

陳玉「啊」了一聲，恍然而悟的道：「你準是上了那紅妹的當了。」

古劍生凝思了片刻道：「小虹被他們擄去之事，應該不假，她帶我去找小虹，也許是眞的，只是他們有什麼企圖，殊爲難測了。」

陳玉說：「她準備帶你到什麼地方？」

古劍生道：「烏鴉坡……」

陳玉道：「這裡就是烏鴉坡。」

古劍生道：「她說在一座磨坊裡。」

陳玉接口道：「不錯，這附近是有一座磨坊的。」

古劍生道：「請姑娘指示一下方位，我要去看一看。」

陳玉猶豫了一下，道：「我陪你一道去看看吧。」

古劍生站着不動，叫了一聲，道：「姑娘……」

陳玉原本跨步走了出去，回頭道：「什麼事？」

古劍生只覺口舌如結，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陳玉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笑了一笑，道：「過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了。我們快走吧。」

父摯之交　另眼相看

古劍生隨在陳玉身後，一面走，一面暗自思忖：「這位陳玉姑娘，倒是一位很明事理的人，不執着莫名其妙的恩恩怨怨，倒是非常難得……」

陳玉前面走得不快，但很快就看到了燈光，聽到了磨坊裡工作的聲音。

接近磨坊的時候，陳玉要他留在原地不動，她自己身子一矮，輕步掩了過去。

古劍生不是不自量力的人，耐心的在當地等了片刻，人影一閃，陳玉回來了，點點頭道：「不錯，小虹正在磨坊裡。」

古劍生道：「他們有幾個人？」

陳玉道：「四個，你那紅妹也和他們在一起。」

「你那紅妹」四字，說得好俏皮，古劍生無法表示什麼，顧左右而言他道：「我去看看。」當先走了出去。

走出丈遠之後，古劍生以爲陳玉會跟來，回頭一望，却不見了陳玉的影子。

古劍生有點失望，但也只有硬着頭皮直向磨坊走去，他剛剛走到磨坊附近，已經驚動內裡的人。

首先出來的，又是那紅妹，她笑得好高興，「哎喲」一聲，便拉住了古劍生，道：「我的好兄弟呀，你眞了不起，居然找來了，那小丫頭呢？」她雖高興，可是一點不粗心大意，機巧地問了。

古劍生道：「她走了。」

紅妹道：「走了，爲什麼？」

古劍生心中一動，道：「我們過去有過過節，她認出我之後就走了。」

他不會說謊，事到如今，半眞半假的說了出來，自己還勉强可以出口，但紅妹聽起來，却非常之合情合理。

紅妹一笑道：「好好好，別提那丫頭了，我們到裡面去！」

這是一座水力磨坊，有一個老頭子在管理。磨坊一角有張桌子，桌上有酒有菜，三個漢子各據一方。

小虹斜靠在一袋米糧上，手足未縛，顯然是被制住了穴道。小虹看見了古劍生，臉上沒有一點愁苦的樣子，還做了一下鬼臉，吐了吐舌頭，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古劍生着急的心情，也爲之一舒。

紅妹把古劍生按在一張櫈上，笑哈哈的道：「小兄弟，你放心，什麼事都沒有，大姊姊先敬你三杯，以表示歉意。」

這種酒如何能喝得下，任誰也不能，古劍生也不能，搖着頭道：「我不會喝酒，各位有話直說吧。」

紅妹那裡肯依古劍生，拉着古劍生，非要他先喝一杯酒不可……

這時，座上一個漢子揚起頭來，喝道：「紅妹，可以談正事了。」

紅妹依然保持笑哈哈的態度，道：「兄弟，大姊姊可是奉命行事，如果有什麼不禮貌的舉動，你可要原諒大姊姊。」

說完親暱的在古劍生臉上輕輕的撫摸了一下，然後，笑容一斂，臉色一寒，道：「古公子，咱們與你無怨無仇，因此，也絕不會故意和你過不去，這一點，請你首先明白了解。」

小虹「嗤！」笑了一聲，道：「說變臉，就變臉，妳也不怕古公子傷心。」

紅妹道：「沒關係，我們現在是扮龍像龍，扮虎像虎，只是代表我們龍頭老大說話，古公子是明白人，不會見怪的，好兄弟，你說是麼？」

古劍生冷冷的道：「你們到底有何目的，直接了當的說了出來吧。」

小虹接口道：「我知道。」

紅妹笑了一笑道：「你知道？」

小虹道：「我當然知道，不過，你們找錯了人。」

紅妹笑道：「憑你這句話，我知你在胡說瞎猜了。」

小虹笑笑地道：「那你們要的不是『非非集』了？」

紅妹一怔道：「你眞知道，我們想看看古公子的『非非集』！」

小虹見古劍生不開口，料知古劍生根本無法應付，於是索性作主道：「你們上了什麼人的挑撥離間的當了。」

紅妹一挑煞眉道：「難道他沒有『非非集』？」

小虹道：「有，其中有些事情，只怕你們還不知道。」

紅妹「哦」了一聲道：「你說下去。」

小虹道：「不用說了，古大哥，把那破書給他們吧！」

此地無銀三百兩，小虹等於告訴大家，東西已在古劍生身上，古劍生想不拿出來，也不行了。

古劍生橫了小虹一眼，他只好由懷中取出那本燒壞了的「非非集」，一聲不響的放在桌子上。

紅妹翻了一下破本子，遞給了那發號施令的漢子，那漢子皺着眉頭，把那本子翻來又翻去……

小虹冷言冷語的道：「包你眞材實料，如假包換。」

紅妹指着古劍生笑罵道：「兄弟，你不是神經病吧，爲什麼把它燒掉了。」

小虹答道：「也是因爲有人打它主意，所以古大哥一氣之下把它燒毀了。」

紅妹搖頭道：「我不相信。」

小虹道：「信不信由妳，反正現在就是這破本子，你要就拿去，不要就算數了。」

那爲首的漢子，揮了揮手道：「放他們去吧！」

另一位漢子道：「老二，你有什麼看法？」

老二道：「他是讀書人，可能早把這本子念熟了。」

那爲首漢子點點頭道：「有此可能……」

老二道：「要他寫下來。」

那爲首漢子道：「要是他沒有記熟呢？」

老二道：「這裡不是還有燒壞了的破本子麼，要他看着對正，一定可以想出來的。」

那爲首漢子一笑道：「老二，還是你想得週全。」

老二衝口道：「老大，你看我的就是。」

老二轉向古劍生道：「公子，咱們兄弟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古劍生道：「嗯，聽到了。」

老二道：「我聽說眞正有品格的讀書人，是絕對不說謊的，你說，這本書的內容，你都記熟了？」

古劍生眞想說沒有記熟，可是這種話他實在說不出口，最後，他還是冷冷的道：「記熟了又怎麼樣！」

老二望了老大一眼，笑着道

：「公子眞是老實人，一定願意幫我們的忙，把它寫了出來。」

古劍生出人意外的搖搖頭道：「不！」

老二聽得一怔，道：「你敢不寫出來嗎？」

古劍生道：「說不寫就不寫。」

老二吼叫道：「你不寫就宰了你！」

古劍生道：「你要宰人就請吧！」

老二楞了一下，陰森森的一笑道：「這樣宰了你，未免太便宜了你，我錢老二要不能叫你把每一個字吐了出來，就不叫追魂鑽子。」

一甩手，「啪」的一聲，桌上多了三根黑色的鋼針，鋼針插在桌上，不住顫動不已。

錢老二道：「你看見這三根鋼針沒有，這就是我錢老二的追魂鑽子，一旦放在你身上時，那滋味就不好受了，你還是做識時務者的點點頭吧。」

古劍生心裡怕得發毛，可是怕歸怕，但心中那股讀書人的傲氣，却支持着他，搖一搖頭道：「不說。」

錢老二一拍桌子，跳了起來，吼道：「不知死活的東西，老子就叫你試一試我追魂鑽子的厲害！」

屈指一彈，彈得桌上一支鋼針，直向古劍生身上飛去……

紅妹一見臉色大變，大叫一聲道：「老二……」其實她叫也沒用，追魂鑽子已經射到了古劍生肩井穴附近。

奇事突然發生了，即將射進古劍生肩井穴的追魂鑽子忽然勢窮力竭，連古劍生的衣服都沒有穿破，就向地上掉了下去。

行家眼裡不揉沙子，這當然不是有鬼，而是有人暗中出手了。

他們四個人，單憑紅妹剛才和陳玉之戰，就已看出不是普通等閑之輩，只見他們四人相視一點頭，四人身形立動，分四個方向射了出去。

他們身形方失，小虹忽然一跳而起，拉着古劍生便要向外面逃去……

「兩位最好不要妄動，你們也別小看了他們陰山四賊。」但聞其聲，却不見其人。

管磨坊的老頭子默默地在工作，望也沒望他們一眼，他定然是個聾子，當然也不會是他暗中相助。

別看小虹天不怕地不怕，是個專門惹事生非的人，但有的時候，他却又非常的冷靜知機。

聞聲之下，小虹突然刹住了身子，四週打量了一眼，立即將古劍生推回椅子上，接着，自己也倒回原來的地方。

這不過是眨眼間事，他們方恢復原來姿態，人影一閃，紅妹第一個回來。

接着，老大、老二、老三也都先後回到了磨坊。

他們都沒有發現任何外人行跡，因此，大家的眉頭都打了一個結。

憑他們四個人的身手，居然連人家的影子都看不清，那個暗中人的身手，可想而知了。

陰山四賊不是小賊，見過大風，也遇過大浪，栽過大觔斗，也栽過小觔斗，根據過去的經驗，他們的心裡都暗暗升起了一道陰影。

忽然老大目光一直，大驚失色地喝道：「走……」

老二冷笑一聲，道：「老大，你……」

老大的身形早已不知去向。

老二的話聲未了，臉色也是一變，急急的射了出磨坊，老三、老四一聲不響的也跟着逃走了。

這個人準是神經病，要不，爲什麼虎頭蛇尾而去呢？

小虹一挺腰站了起來……

門外忽然傳進一聲喝道：「陰山四位朋友，請出來答話。」

當然不會有人答話。

「彭！」的一聲，衝進了三個人。

原來來的是藍田三星，陳昌、陳吉、陳玉。

敢情，陳玉剛才不是偷偷的逃跑了，而是回去找幫手。

這份見義勇爲的行爲，實是不可多見，因爲，他們之間還有過非常不愉快的芥蒂。

古劍生感激之心油然而生，站起來，迎向前抱拳一禮道：「各位請了。」

陳吉回了一禮，冷冷的道：「他們人呢？」

古劍生道：「走了。」

陳吉回顧陳昌道：「大哥，沒有我們的事了，走吧。」

他吃虧最多，受的氣最大，心中不無梗蒂，這也是人之常情。

陳玉道：「我們做事不能虎頭蛇尾。」說着走到小虹身前。

小虹被制穴道原已自己解開了，但他却使刁，裝作動彈不得。

陳玉道：「小兄弟，你怎樣了？」

小虹繃着臉孔道：「什麼，妳想乘人之危！」他並不知道陳玉與古劍生剛才交往的過程，心中自存一份戒心。

陳玉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不要多心，你的穴道是不是被制了，被制什麼穴道，說明一下，我好替你解穴。」

小虹張大眼睛，道：「妳不記前嫌了？」

陳玉笑了一笑，道：「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也許那只是誤會。」

小虹嘻嘻一笑道：「這樣說來，我們今天是打不成了。」說着，一挺腰站了起來。

陳玉本能反應的退了一步，然後失聲笑道：「小兄弟，眞服了你了。」

小虹揚了揚眉毛道：「陳姑娘，你們怎麼會來得這樣的巧？」

陳玉向古劍生一笑道：「公子不會以爲小妹是開溜了吧？」

小虹哈哈笑道：「你們原來是一路來的，古大哥，你也眞會捉弄人，敢情身後自有奧援。」

接着側了一側頭，又問道：「你們又是怎麼樣化敵爲友？」

陳玉望着古劍生發出了一陣神秘的微笑。

古劍生却羞得一張臉變成豬肝色，惱怒的輕聲道：「小虹，你怎麼變成了老太婆的樣子，嚕嗦完了沒有？」

小虹哈哈一笑，轉向陳昌、陳吉走去。

陳昌、陳吉都吃過小虹的虧，暗中無不心生戒心，提勁運功，預作準備。

詎料小虹却是一抱拳，道：「前番相遇，是小弟出手暗算不對，請二位大哥笑一笑，原諒小弟吧。」

陳昌、陳吉對着小虹這張笑臉，想生氣也生不出來了，只好齊聲一笑，齊聲道：「那裡，那裡，過去的事，咱們誰也不要再提了。」

「大哥，你們看！」陳玉發現了桌上那本殘破的本子，驚叫了起來。

古劍生接口道：「那是小弟的。」

陳玉把「非非集」取在手中，道：「你那裡來的？」

古劍生道：「勝大哥送給我的。」

陳玉道：「你認識勝大哥？」

小虹笑口接道：「陳姑娘，你是不是也認識勝爺？」

陳玉點了一點頭道：「我們認識很久了。」

小虹忙說道：「這樣說來，更不是外人了，來來來，這裡有現成的酒菜……」

他邊說邊向桌上走去，可是話未說完，他又楞住了。

這是不尋常的表情，大家一望也是一怔……

小虹聲音不自然的道：「大家看，桌上好像有字。」

不是好像有字，而是實實在在有字。

小虹絕不會看不清楚。

「酒菜有毒，吃大糞可解。」字下面還劃着一條彎彎曲曲的綫。

那是用指力寫上去的。

那條彎彎曲曲的綫，看似平凡，其實大不平凡，小虹和陳氏兄妹，都明白它的意思，那是表示一個人的身份，一個叫人談起來就叫人冒冷汗的人——赤練子。

同時，小虹也明白了一件事實，剛才陰山四賊，爲什麼嚇得屎滾尿流的原因了。

大家氣悶了一陣，小虹乾笑了一聲，道：「我這個現成的主人做不成了，只有請各位回旅館吃了。」

「不吃白不吃，各位的膽子未免太小了。」說話的人，居然是那個管理磨坊的老人，誰也沒有把他放在眼中的老人，正朝着他們走來了。

赤練子——他就是赤練子。

大家的臉色都變了，顯得不安之至。

唯一例外的是古劍生，因爲古劍生根本就不知道那條彎彎曲曲的綫條的意義，自然也就無所懼。

古劍生道：「老丈有興趣，晚輩奉陪，請！」

小虹叫了一聲：「大哥，你……」

那老頭子已走向上位，先自坐了下去，笑道：「小虹，表面上看你天不怕地不怕，其實你是膽子最小的人。」

小虹被激得一抬頭道：「誰說我膽小，哼！」用力坐了下來。

陳氏兄妹三人也不聲不響的坐了下來。

大家喝了三杯悶酒，小虹膽子一壯，停杯道：「老前輩，您就是『赤練子』老前輩麼？」

那老人搖搖頭道：「老夫叫『無依子』，什麼『赤練子』『白練子』，我不知道。」

小虹指着桌上的字跡，道：「這不是你老寫的字麼？」

無依子道：「是呀！」

小虹道：「這不是赤練子的招牌？」

無依子哈哈笑道：「老夫祇是隨便畫畫，想不到居然還有名堂。」

小虹道：「赤練子的表記是不能隨便假冒的，要是被他知道，可不得了。」

無依子伸手一抹，把桌上的字跡都抹去了，笑嘻嘻的道：「這樣就不會被他知道了。」

小虹道：「那也不見得。」

無依子道：「你是說……」

小虹道：「也許有人會告訴他。」

無依子望了大家一眼道：「你們不說，誰會說？」

小虹道：「我可沒有答應你不說。」

無依子道：「你這小子想恩將仇報。」

小虹道：「什麼恩將仇報，是你强出頭，壞了我的大計。」

無依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居然想訛起老夫我『赤練子』來。」——赤練子是無依子的外號。

小虹也笑起來道：「不敢，不敢，知道老前輩就是『赤練子』就夠了。」

無依子冷然笑道：「你知道了老夫是『赤練子』，又怎麼樣？」

小虹道：「不怎樣，現在可以放心了，大膽的享受這頓美食了，你總不會誑小輩吧。」

「赤練子」在武林中是一個怪人，不但最精於用毒，而且一身眞功夫更是出類拔萃，所以，誰都怕了他三分，視爲敬而遠之的人物。

小虹童言無忌，引得無依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這還不是當着老夫的面罵老夫麼？」當然，他沒半點怪責小虹的意味。

小虹笑道：「不敢，不敢，只是人名樹影，誰敢不心有顧忌。」

簡直是越說越那個了。

古劍生輕喝一聲道：「小虹，你怎可……」

小虹接口道：「不說了，不說了，大家請啊！」先喝酒，後吃菜，大喝大吃了起來。

無依子樂極了，哈哈大笑道：「你小子有種，你是唯一明知老夫是誰，而敢當面笑駡老夫的人，眞是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可喜，可喜。」

眞沒想到，一個傳言中魔鬼似的人物，竟是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大家戒心一去，於是開懷暢飲了起來。

忽然，無依子望着古劍生，道：「你姓古？」

古劍生道：「是，晚輩姓古，草字劍生。」

無依子道：「可知道老夫對姓古的人，有一個特別的規矩？」

他這一問，頓時把大家的心弦也拉緊了。

小虹的眼睛睜得比誰都大，伸手袋中，扣了一把暗器。

古劍生可不像他們一樣，知道無依子的爲人，仍然一點也不緊張，含笑道：「請教！」

無依子道：「凡是姓古的年輕人，必要接受老夫一件禮物。」

「吁！」大家暗中鬆了一口氣。

古劍生道：「那是說非接受不可？」

無依子道：「當着老夫的面，你非接受不可……」說話之間，他已往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來，遞向古劍生。

看紙包的樣子，應該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古劍生不便拒絕，雙手接過，欠身一禮道：「多謝厚賜。」隨手收入懷中。

飽吃一頓之後，回到客棧，小虹急着想看無依子的小紙包，人一進房，便問道：「古大哥，那老兒怪得很，先看看他送的是什麼東西，別被他戲弄了。」

古劍生正要取出小紙包檢視時，外面忽然響起了叩門之聲，小虹打開門，門外來的竟是陳玉。

小虹嘻嘻的笑道：「陳姑娘，要不要我到外面乘乘涼。」

陳玉羞得秀臉一紅，往懷中取出那本殘破的「非非集」，向小虹手中一塞，道：「剛才忘了還給你們。」說完轉身急步走了，小虹也楞住了。

古劍生問道：「什麼事？」

小虹把「非非集」還給古劍生道：「她是來還這本破本子。」

古劍生笑道：「眞是一個好心的姑娘。」

這一打擾，小虹忘了要看古劍生的小紙包了。

一夜無話，第二天河水退了，渡船可以過河了，古劍生與小虹在渡船上又遇見了藍田三星，相談之下，才知道他們要去向一位江湖前輩祝壽。

陳玉聽說他們要去廬山找勝全，便道：「勝大俠這幾天一定不會在廬山，只怕去了也見不到他。」

古劍生好奇的問道：「姑娘如何知道？」

陳玉道：「馬老爺子的壽誕，勝大俠是必到的貴客，你們到廬山去找勝大俠，何不一同到馬府去見勝大俠呢？」

小虹因爲昨晚的玩笑，開得至爲歉疚，爲表示補償，笑口接道：「馬老爺子是當今江湖上一位長者，武功道德，是爲當世典範，値得我們也去向他祝壽。」

古劍生道：「在下與馬老爺子素未謀面，方便去麼？」

小虹又搶着道：「不認識有什麼關係，江湖講究的是意氣相投，心神相交，識與不識，都是一樣朋友，何況，你還是勝爺的朋友，不但能去，而且更應該去才對。」

古劍生道：「如此說來，在下敬附驥尾。」

小虹暗暗向陳玉做了一個鬼臉，陳玉的秀臉不由的又是一紅。

一路上，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不但完全忘記了過去的不愉快，而且，還建立了一份眞正的友情。

馬老爺子馬松齡號稱「無敵金

刀」，功夫好，人更好，排難解紛，任勞任怨，獲得武林人物一致推崇。

今年是他的六十大壽，因此，不僅是馬府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南七省武林中的一件大事。

馬府的熱鬧，自不用提了。

進入馬府之後，他們就和藍田三星被招待住在一起。

藍田三星算不上頂尖人物，進不了深宅大院住進貴賓宅，但也相當有頭有臉，住進外面最好的賓館。

藍田三星晉見馬老爺子，馬老爺子也親自接見了。

古劍生是禿子跟着月亮走，也見到了馬老爺子。

引見寒暄一番，馬老爺子居然特別注意古劍生，和他談了不少話，而且，談得非常投緣。

這是藍田三星的光采，回到賓館之後，大家都稱道不已。

晚飯不久，大家正閒談間，古劍生的雙目忽然一亮，他這斯文的人，也忍不住跳了起來，歡聲呼叫道：「勝大哥！」

勝全向大家含笑打了招呼，然後，握住古劍生的手道：「兄弟，能夠在這裡見到你，眞是好極了。」

古劍生與勝全相識的時間並不太久，相見之下，古劍生但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情誼，又叫了一聲：「勝大哥……」兩眼不知不覺的紅了。

小虹身子一矮，插在他們中間，道：「勝爺，幸不辱命，給點什麼獎賞？」

小虹的舉動雖然有點冒失，却衝散了古劍生的傷感。

勝全哈哈一笑，道：「該獎，該獎，要什麼，你自己說吧。」

小虹嘻嘻一笑道：「暫時不說，記帳好了。」一笑之下，各自就座。

勝全忽然向藍田三星露出了歉意的微笑道：「兄弟有一事，有請三位見諒。」

陳昌抱拳道：「勝大俠，有何吩咐，愚兄弟無不遵命。」

勝全道：「兄弟剛才見過馬老爺子，蒙馬老爺子抬愛，指命兄弟負責全盤提調，有請三位相助一臂之力，不知三位可願意賜助？」

陳昌欣然道：「勝大俠如此雅愛，正是愚兄弟的光榮，遵命，遵命。」

勝全謝謝陳氏兄妹三人，接着又向古劍生道：「兄弟，馬老爺子很是看重你，也要你多和他談一談，特別替你另外安排一處住所，你就隨愚兄去吧。」

小虹悄問了一句道：「還有我呢？」這些日子來，他與古劍生已經相處得非常之融洽，一聽古劍生要搬走，便急着問出這句話來。

勝全含笑道：「你也要幫我的忙，不能住到那不方便的地方去。」

小虹道：「我可以常常去看古大哥麼？」

勝全笑道：「當然可以。」

小虹點點頭道：「這就好了，古大哥，別忘了我們啊！」

古劍生隨着勝全別了大家，住進了後花園一座精舍中，有個侍童奉命侍候他。

後花園內這種精舍有七八座，裡面都住了人，住在裡面的人，都是江湖大人物，古劍生是唯一的例外。

晚上勝全獨自一人來看古劍生了，古劍生在興奮中一口氣說完了他近日來的遭遇，只沒有提到自己父仇的事，因爲他認爲這是自己的私事，在武功未練成之前，說了出來，徒然增加好友的負擔與關顧。

當勝全聽到了唐展雲能夠僅憑半本殘破的本子而把「非非集」補全的話，不由失神了半天，大爲震驚不已。

古劍生見了勝全這種神態，不由得吐出一句藏在心中已久的話，道：「勝大哥，小弟有一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勝全微微一怔，道：「請說。」

古劍生道：「就小弟感覺所及，大哥你與唐先生之間好像不大協調。」

勝全點點頭，道：「我們對人對事的看法不大相同，所以格格不相入，其實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芥蒂，更沒有任何恩怨。」

古劍生道：「小弟看大哥與唐先生乃是武林中一時瑜亮，如果大哥與唐先生能携手合作，和衷共濟，一定可以締造一篇武林光榮史。」

勝全一笑未示可否，話鋒一轉道：「兄弟，你對『非非集』開始練了沒有？」

古劍生兩眼充滿信心地道：「大哥可要考驗一下小弟？」

勝全道：「正是。」

考驗的結果很滿意，古劍生興冲冲的道：「大哥，你看小弟將來能不能略有成就，我現開始習武，是不是遲了一點？」

勝全道：「就愚兄的看法，一個人在武功的成就，有三大要素：一，天賦資質；二，勤奮努力；三，明師益友。但年齡的因素，並不十分重要。兄弟，你別以爲你年紀大了，但在你天賦資質上說，你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材，只要你能努力，再加上高明的指教，你將來的成就，一定遠在愚兄之上。」

古劍生暗暗吁了一口氣，道

：「小弟一定努力上進，不負大哥所期望。」

勝全笑了一笑道：「只是單憑愚兄的『非非集』，充其量不過練成愚兄這等身手而已，那是糟蹋了你的天才，所以，你必須追求更高深的武學，才不負上天所賦予的奇佳資質。」

古劍生難以相信的道：「小弟眞有這樣好的資質麼？」

勝全道：「小兄乃是實事求是的人，雖說你對小兄有救命之恩，如你本身沒有練武的天賦，小兄也絕不會把『非非集』送你。」

古劍生道：「你也許會看走了眼。」

勝全道：「小兄自信還有這份眼力，就算小兄看走了眼，馬老爺子和許多江湖奇人當不致大家都看走了眼。」

古劍生「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多人注意我？」

勝全道：「尤其是馬老爺子，特別欣賞你。」

古劍生道：「所以小弟大受優待。」

勝全臉色一正道：「兄弟，小兄有一件事，請你考慮一下。」

古劍生道：「這件事很重要？」

勝全道：「馬老爺子想收一個關門的衣缽傳人，小兄有意推薦兄弟你，不知兄弟你有何主意？」

古劍生道：「小弟所知有限，大哥作主就是。」

勝全道：「兄弟知書明理，應該自己考慮才是。」

古劍生沉思片刻，道：「大哥，小弟可否請教一二問題。」

勝全道：「理當如此。」

古劍生道：「馬老爺子的爲人，小弟已聽說過他是一個德業並進的長者，但還請大哥告訴小弟一些。」

勝全點頭笑道：「小兄很欣慰兄弟如此信任愚兄，不錯，馬老爺子實在是一位武林君子。」

古劍生又問道：「大哥與馬老爺子的關係如何？」

勝全道：「道義相助，忘年之交。」

古劍生道：「馬老爺子的武功與大哥相較如何？」

勝全認眞的想了半天，道：「小兄年富力壯，可能比馬老爺子稍强半籌。」

古劍生微微皺眉道：「大哥……」

勝全截口道：「兄弟，其中別有原因，表面上馬老爺子的武功修爲是稍遜小兄，但他的武學上的學問，却包羅萬有，遠非小兄所能及其萬一，就這一點，他已是一位世間少有的明師了。」

古劍生道：「他是一位理論家。」

勝全道：「他因爲受了資質的限制，所以有心無力，自己難望大成，也因此看上了兄弟你，希望在兄弟身上達到他自己達不到的願望。」

古劍生道：「以大哥之見呢？」

勝全道：「希望你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古劍生點頭道：「好，小弟拜他老人家爲師。」

勝全大喜道：「祝你前程遠大。」

古劍生欠身道：「小弟如來日有寸進，都是拜大哥提携之德。」

勝全笑了笑道：「五日之後，是馬老爺子正壽之日，馬老爺子將在壽宴席上，正式收你爲徒，這幾天，馬老爺子和小兄都非常之忙碌，不能和你在一起，這幾天你就自己找消遣吧。」

勝全高高興興的走了，古劍生自然也是思潮起伏，興奮與喜悅交織出一幅美好的遠景。

第二天，早點過後不久，隨侍古劍生的小童萬兒領了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人進來，向古劍生介紹道：「古公子，這位是宋二爺……」

宋二爺抱拳道：「小弟宋傳信，馬老爺子門下名列第二，奉了老爺子之命，特來邀請公子去參觀老爺子的南書房，以消公子寂寥。」宋傳信是馬老爺子的第二弟子，說來該是古劍生的二師兄了，不過看宋傳信的神態，似乎不知內情。

古劍生更不能過早表示，只有按照一般禮貌和宋傳信客氣了幾句話，便隨着宋傳信到了馬老爺子南書房。

宋傳信雖然是一位武林健者，倒也讀過不少書，出口斯文，和古劍生很是談得來。

南書房一式三間，中間一間，明几淨椅，筆硯俱全，是間讀書理想的房間，右邊一間是有關經史子集，文人墨卷之類的書庫，左邊一間，是有關强身練兵與武學之類的書庫。

宋傳信略加說明之後，便微微一笑，退了下去。

古劍生這時一心一意想練武功，所以想看的書自然是有關武學之類的書籍，他走進左間書庫，只見書架上擺滿了琳瑯滿目的各種圖書，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取閱。

原來書架上的書籍雖多，但放置的位置，並沒有一定的次序，是以顯得甚是雜亂，使初入寶山的人，不知從何下手。

好不容易，古劍生找到了一本「武源」，這是一本武學入門之書，給了古劍生一個明確而清晰的概念，也引起了古劍生對武學書籍

的興趣。

一個上午，古劍生不知不覺之間，他已看了四五本書，午飯時間到了，他也懶得出去，命人把飯菜送到書房裡草草吃過之後，又繼續閱讀。

不知不覺，天色已然漸漸暗了下來，古劍生似乎沒有發現天色已晚，還以爲自己眼睛看累了，不住的揉揉擦擦……

「古公子，天色已經很晚了，該休息了，明天再來吧。」宋傳信笑着走了進來。

古劍生看看手中的書，笑了笑道：「這本書小弟可以帶回去看嗎？」

宋傳信點點頭道：「可以，可以，古公子就多帶幾本也沒關係，只是，本書房一到天色落黑，例必關閉落鎖，所以，這裡也沒有燈光設備，尚望古公子見諒。」

古劍生帶了那本未看完的書本，回到自己住的精舍，繼續的看了下去。

當他看完大半本時，看到書頁之中有一個小小的印章，印着「鎮南」二字。

「鎮南」不是他父親的名字麼？怎麼會在這本書出現呢？古劍生掩上冊頁，心中思潮起伏，再也看不下去了。

想來想去，覺得這本書就是他父親的，因爲馬老爺子借來沒有歸還，於是就再也沒法子歸還了。

因此，馬老爺子和他父親縱使不是知交，也一定走得很近，換一句話說，馬老爺子也就是他的父執輩了，想到高興之處，古劍生再無不安之感了。

第二天再到南書房去看書，發現有更多的藏書裡面蓋有「鎮南」二字的印章，足見馬老爺子與他父親的關係確實不凡。

有了世誼關係，古劍生更是什麼顧慮也都沒有了，安心等着拜師學藝，將來好爲父報仇。

正當他心安理得，了無雜念，靜心看書的時候，忽然有人輕叫了一聲：「古大哥。」

抬眼望去，只見小虹伸着頭，露着臉，想進來又不敢進來的樣子。

古劍生笑道：「要進來就進來呀！」

小虹道：「我可以進來麼？」

古劍生輕喝道：「廢話。」

小虹跳入房來，望了四週一眼，輕聲道：「就你一個人在這裡，悶不悶？」

古劍生道：「有書爲伴，何悶之有。」

小虹皺了一皺眉頭，搖頭道：「我可受不了……」轉了半天，接着冒出一句話，道：「陰魂不散來了。」

古劍生笑了一笑，沒有答話。

小虹又道：「他想見你。」

古劍生道：「有什麼事？」

小虹道：「他沒有說……我想，不會有事吧。」

古劍生「嗯」了一聲，沒有表示可否，又埋首看他的書了。

小虹不耐煩的東看看西摸摸，忽然伸手拉開一隻抽屜，而且，取出一隻鼻烟壺，在鼻端聞了起來……

古劍生並非一意專心看書，只是打不定主意，是不是馬上去看陰魂不散，其實，小虹的一舉一動，都被古劍生看得清清楚楚。

古劍生看得眉頭一皺，道：「小虹，怎可以隨便翻人家的東西。」

小虹可從來沒聞過鼻烟壺，一聞之下，不但未能領略其中妙趣，反而受不住它的刺激，而盡力壓制其反應時，忽被古劍生這麼一說，心中大不是味，他這種心情上的變化，影響到控制力，一個大噴嚏，打得他手中的鼻烟壺掉落在桌上。

幸好沒有打破，只倒出了少許鼻烟。

鼻烟在空氣中，微微的散發一種香味。

古劍生輕輕的吸了一口氣，忽然，從桌上拾起那鼻烟壺，倒了些烟末在紙上，包好收在懷中，道：「好，我們去看看陰魂不散去吧。」

古劍生的舉動有點古怪，小虹領着古劍生出了馬府，進了一家酒家，陰魂不散孟白正在一口一口的喝着酒。

古劍生道：「孟老，你爲什麼不到馬府去呢？」

陰魂不散孟白輕笑了一下，道：「人貴自知，老夫高攀不上。」

小虹接口道：「他吃過馬家的苦頭，不好意思去。」

陰魂不散孟白瞪了小虹一眼，想罵而沒有罵出口來，却忽然問道：「聽說你要投入馬老爺子門下了？」

古劍生一怔道：「你也知道了？」

小虹道：「大家都知道了。」

陰魂不散孟白道：「我想規勸你一句話，千萬不要列身馬家門下。」

古劍生還沒有生氣，小虹却氣得叫了起來，道：「你瘋了麼？」

陰魂不散孟白冷冷的道：「老夫沒有瘋，小鬼，你別嚷嚷，老夫說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小虹還是嚷嚷地道：「什麼道理？你說！」

陰魂不散孟白道：「老夫不會說，你們不會自己去想麼？」

乾笑了一聲，接着又道：「老夫爲什麼叫陰魂不散？這個名字，可也不是被人白叫的，言盡於此，老夫走了。」

說走就走，連酒錢都沒有付就走了。

小虹付錢的時候，又罵了半天。

這時，古劍生出奇的沉默，什麼話都沒有說。

小虹不覺擔心起來，陪着笑問道：「古大哥，你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吧？」

古劍生道：「我要想一想。」

古劍生的神情落寞，小虹只有識趣的走了。

古劍生回到屋內，發現了一件事實，那就是他帶回來的鼻烟和從齊大戶那裡得來的鼻烟品質、香味完全相同。

任何一件事情，朝好的方面着想，無不是美好的遠景，如果朝壞的方面去看時，又無不盡是險惡荊棘。

古劍生苦惱地陷入於徬徨的困境裡了。

猛搖頭，他身前出現了勝全。

古劍生皺着眉頭，叫了一聲：「勝大哥。」

勝全淡淡的道：「陰魂不散要你不要拜馬老爺子爲師？」

這是事實，古劍生點點頭，他也沒有問勝全怎麼會知道，因爲他知道定然是小虹告訴他的，而小虹的本意，也定然是好意。

勝全伸手拉過椅子，坐在他對面道：「陰魂不散的存心何在，不得而知，你是讀書明理的人，居然因此而苦惱不堪，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兄弟，小兄沒有猜錯了吧？」

古劍生點了一點頭，他不是自欺欺人的人。

勝全吁了一口氣，道：「好，兄弟，你有什麼爲難之處，盡情一吐吧，我想馬老爺子也不是强人所難的人。」

古劍生長嘆了一聲，道：「很難說。」

勝全道：「要難說的話，你在小兄面前，也可以盡情一吐，除非……」

古劍生苦笑了一下，取出一隻鼻烟壺，和小紙包鼻烟放在勝全面前，道：「你看這兩種鼻烟是否相同？」

這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事，勝全臉上現出訝容，也隨手拿起聞了一聞，便道：「這是馬老爺子的鼻烟。」

古劍生道：「他一向都是用這鼻烟？」

勝全道：「這是一種特製品，並不名貴，馬老爺子卻是偏愛。」

他始終沒有問古劍生爲什麼會扯到鼻烟身上來。

古劍生自己解釋道：「這鼻烟是小弟帶來的，這小紙包是南書房取來的。」

勝全江湖經驗豐富，已經意味到事情不簡單了，怔了一怔，道：「兄弟，唉，兄弟，小兄怎樣問你呢？」

古劍生笑了一聲，道：「這幾個月以來，小弟接近過不少武林朋友，我發現武林朋友，最豪爽重義，但都最不坦白，有着逢人只說三分話的大毛病，因此，許多恩怨誤會，由此而出，大哥，小弟還沒有養成這些習慣，你問什麼話，小弟都會坦誠告訴你，至於，後果如何，那就看大哥你的了。」

勝全點頭道：「謝謝你對大哥的信任，現在請你告訴我，你突然改變主意，不願再拜馬老爺子爲師的原因。」

古劍生道：「我怕他是我的殺父仇人，所以小弟不能走錯一步。」

勝全愕然道：「令尊是……」

古劍生歉然截口道：「小弟從前所言一切，只是一種錯誤，而不是虛假，因爲，那時小弟還不明白自己的身世。」

勝全「哦」了一聲，道：「你是最近才知道的？」

「是的，最近才知道，小弟另有生身父母。」

勝全道：「兄弟能否……」

古劍生截口道：「小弟當然要告訴大哥了。」

勝全道：「那令尊是……」

古劍生道：「大哥知道劍魄王鎮南家遭不幸之事？」

勝全道：「哦，王大俠原來就是令尊……」

古劍生點頭道：「不錯，他老人家正是先父。」

勝全搖了搖頭，道：「那怎可能呢？」

古劍生道：「其中內情複雜，小弟一時也說不清楚，總之，先父事前早作了安排，小弟才得以置身事外，苟活至今。」

勝全說道：「你是認爲馬老爺子有問題了麼？」

古劍生道：「小弟手中這隻鼻烟壺是先父遇難後現場發現的證物之一，當然，我們不能就此認定這鼻烟壺主人就是眞正兇手，但對他的存疑，應該是持平而論。」

勝全道：「兄弟說得是，小兄同意你的做法，只是……只是……如何向馬老爺子說明呢？」

古劍生說道：「小弟想過，有二種方法應付：一，裝病；二，抽身遠去。」

勝全沉思了片刻，道：「如果馬老爺確有猜疑，那你就更不要走

了。」

古劍生道：「小弟也是這樣想。」

勝全點頭道：「好，你就裝病吧，小兄幫你想辦法。」

古劍生道：「不敢有勞大哥，小弟自有辦法。」

勝全道：「行家眼裡不揉砂子，你裝病可要裝得像啊，千萬不要弄巧反拙。」

古劍生笑了一笑道：「小弟知道……大哥……」

勝全截口道：「小兄知道你的意思，目前，小兄不是完全偏向你，也不會存心維護馬老爺子，最後，小兄絕不違背良心正義……」

一語未了，外面侍童忽然揚聲叫道：「勝爺，老爺子有請！」

古劍生把話向勝全說明之後，不管結果如何，心裡忽然覺得舒坦了許多，正待再到南書房去，看看有無加强自己探究馬老爺子的事物時，小虹却又冒了出來。

小虹鬼鬼祟祟的道：「勝爺來過了嗎？」

古劍生冷冷的道：「來過，是你請他來的嗎？是不是？」

小虹以爲他在生他的氣，急得臉紅耳赤的叫了一聲，道：「古大哥，我是爲你好，請你不要生小虹的氣。」

古劍生見小虹那着急的樣子，不由輕嘆了一聲，放鬆了緊繃着的臉上的肌肉，道：「小虹，我知道你是爲我好，可是……」

小虹生怕古劍生再說他的不是，忙又截口道：「古大哥，小虹來告訴你一件事，陰魂不散被馬老爺子的人弄了去。」

古劍生一震道：「爲了什麼？」

小虹道：「其中內情如何不大清楚，小弟不敢亂說，小弟只是來告訴大哥一聲，大哥先好有個準備。」

古劍生暗自思量了一下，忖道：「事情發生得眞巧，我得馬上裝病了。」

古劍生打定了主意，可不敢再告訴小虹，當下眉頭一皺，叫了一聲，「哎喲」彎着腰，捧着肚子叫了起來。

小虹人雖精明無比，做夢也想不到，古劍生會玩花樣，當時慌了手脚，不知所措的道：「古大哥，你怎麼了？」

古劍生打着顫聲道：「我……我……肚子痛，痛得不得了……」

小虹吁了一口氣，道：「肚子痛，定是剛才吃了壞的東西，不要緊……」

古劍生嘶叫道：「不行呀……我受不了啦。」

小虹又緊張了起來，道：「怎樣辦呢？」

「快去請勝大哥呀！」

小虹急急的去請勝全了，古劍生早打好了主意，取出無依子送給他的「閻王令」抹了些許在嘴唇上。

古劍生仗着身上還有解毒丹，料想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爲求逼眞，於是用上了「閻王令」。

他那裡知道「閻王令」的厲害，雖然用得不多，不久之後，可就知覺全無了。

這一來，他雖然身上有解毒丹，却等於沒有一樣，有誰知道他身有解毒丹，可以自救呢？

勝全趕來時，只見古劍生一張臉已變成了黑色，分明是中了劇毒的現象。

勝全因爲與古劍生有了默契，來時心中原來非常鎭定，這時見了古劍生的情形，不由他也大爲緊張起來，連忙把貴賓之一的回春聖手許一仙請來診治。

回春聖手許一仙檢查過後，先給古劍生服了二粒他特製的保命金丹，臉色緊張得只搖頭。

勝全急急的問道：「許兄，他到底中的什麼毒？」

回春聖手許一仙嘆息了一聲道：「閻王令。」

勝全震驚得跳了起來，叫道：「閻王令！這却如何是好。」他久走江湖，深知「閻王令」的厲害，這可是一種奇絕天下，非常難以治療的劇毒，就他經驗裡，好像從未聽說過中了「閻王令」的毒有不死的人。

回春聖手許一仙冷笑一聲道：「這分明是有人看老夫的笑話，勝老弟，你放心，有老夫在，古公子絕對死不了，剛才老夫已經給他服了老夫特製的保命金丹，三五天之內，諒還不會喪命，老夫這就去找幾味藥物去，你們好好的看護他，千萬保護他不能再中暗算。如果再有變化，老夫也就無能爲力了。」

回春聖手許一仙急急而去，勝全就大爲緊張，也認爲古劍生是中了別人暗算，而不是自己製造的事故了。

胸襟廣闊　放棄尋仇

馬老爺子爲了再防範古劍生再中別人的暗算，於是把古劍生安置在一間防護非常嚴秘的秘室中，等閒之人，莫想再接近古劍生一步。

馬老爺子的壽誕在熱鬧而沉重的氣氛中過去了，賀客紛紛離開之後，馬府只剩下有幾位知道內情的知交好友，等待回春聖手許一仙回來拯救古劍生的生命。

馬府沒有地牢，却臨時把陰魂不散孟白關在一間存放廢物的房子裡。

這裡雖不是堅固的牢房，陰魂不散却無逃脫的機會，他的穴道不但受了制，而且身上還被下了一根金針，除非有人來救他，否則，他自己是半點辦法都沒有。

初來的一天，勝全和他談過一次話，此後，便被冷落在一邊，再沒有誰來問他半句話了。

有吃沒有喝，日子難挨極了。

這天，天黑之後，進來一人，在桌上加了一盞油燈，接着，馬老爺子帶着勝全走了進來。

他們原本素識，誰都認識誰，所以陰魂不散孟白見了他們，先自發出了一聲冷笑。

勝全上前一步，拍開了陰魂不散孟白身上的穴道，然後又去掉了刺穴金針，抱了抱拳道：「孟兄，過去也許有點小小的誤會，請孟兄不要放在心上。」

陰魂不散孟白哈哈大笑道：「馬兄，老夫雖然和你們脾胃不對，却也知道你們還不是一點不講道義的笑裡藏刀的小人，目前的行徑，却教老夫莫名其妙了。」

馬老爺子馬松齡正着臉色道：「老孟，你破壞老夫與古劍生的感情事暫且不提，老夫只問你，你爲什麼還暗中計算古劍生……」

一語未了，陰魂不散孟白已是一怔，叫道：「胡說，誰計算古劍生了？」

勝全道：「古劍生中了『閻王令』之毒，目前命在旦夕，你自己想想，能有機會獲得『閻王令』之人，當今之世，能有幾人，你算不算是其中之一。」

這是有根據的分析，使他無法否認。因爲，他和無依子確實有這份交情。

陰魂不散孟白嘆了一口氣，道：「老弟，你的確推想不錯，但，老夫絕沒有在古公子身上下毒，而且，也絕不會在他身上下毒。」

勝全道：「這個在下相信孟兄，咱們只是就事論事，孟老你既然是獲得『閻王令』的有數人物之一，當然也能夠獲得解藥的有數人物之一。」

陰魂不散孟白心中一動，道：「你們要老夫去找解藥？」

馬老爺子雙手抱拳道：「有勞之處，老夫感同身受。」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們能夠相信老夫？」

勝全道：「陰魂不散是對頭的寃魂，但也是朋友的護星，你與古兄弟不也是朋友麼？」

陰魂不散孟白哈哈大笑道：「老夫就是這樣，可以走了？」

馬老爺子拱手道：「事不宜遲，請！」

陰魂不散孟白道：「老夫且先看看古劍生。」

勝全轉眼向馬松齡望去，馬松齡點點頭，勝全說道：「請！在下爲孟老引路。」

馬老爺子沒有一同去，陰魂不散孟白在秘室見到了古劍生，不錯，他是中了「閻王令」之毒。

勝全忽然問道：「孟老，你爲什麼不贊成古兄弟投入馬老爺子門下？」

陰魂不散孟白抬目望着勝全，道：「你知道他多少？」

勝全笑了一笑道：「在下知道不多，但却知道一點古兄弟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實。」

陰魂不散孟白瞪着眼睛，現出一副不相信的神色，只笑不說話。

勝全自言自語地道：「早年王大俠王鎭南在世之時，待人交友，別具慧眼，更不忌人言，他有幾個特殊的朋友……」

陰魂不散臉色大變，截口道：「你們都知道了？」

勝全笑了笑道：「目前，只有在下一個人知道。」

陰魂不散望着勝全半天，臉色陰晴不定，不知打着什麼主意。

勝全接着又道：「古兄弟與在下商量，原打算自己裝病，拖延拜師日期，却想不到你們先向他下了手，請把解藥交出來吧。」

房中除了病中的古劍生外，就只有勝全和陰魂不散二人，勝全沒有當着馬老爺子的面前說出這種話，這時說了出來，顯然是別有用心。

陰魂不散孟白搖頭道：「你的確想得合情合理，但却不是事實，老夫絕沒有向他身上下毒。」

陰魂不散絕對不會加害古劍生，由此可知，他用不着說假話。

勝全皺了一皺眉頭說：「這就怪了。」

陰魂不散孟白一頓脚道：「老夫現在就去找解藥去。」

陰魂不散孟白走了，勝全心中有着解不開的結，此時此地，又不便離開馬府去想辦法，只有悶在房裡猛灌老酒……

「嘻嘻，嘻嘻，勝爺，你一個人在喝酒。」小虹望着桌上的酒菜，直流口水。

「小酒鬼，自己倒吧。」

小酒鬼喝得多了，話也多了，有一句沒一句的問話：「勝爺，你們把陰魂不散放走了麼？」

勝全漫不經心的道：「他是去替古兄弟找解藥去。」

小虹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我也有人可找。」放下酒杯，向外面就跑。

勝全一把拉着了小虹說道：「你去找誰呀？」

小虹道：「我認識赤練子，他是用毒大行家，一定有解藥。」

要知道古劍生身中「閻王令」劇毒之事，因事關重大，採取封鎖消息的手段，小虹和古劍生走得近，大家都怕他年紀小亂說話，所以，對他更是多加防範，因此，他一直就不瞭解實情。

勝全一怔道：「你認識赤練子？」

小虹道：「不但我認識，古大哥、陳家兄妹也認識，他還送了古大哥一個小紙包呢。」

勝全道：「一個小紙包，裡面是什麼東西？」

小虹道：「我忘了問他。」

勝全心中一動，道：「去，我們現在就去看你古大哥吧。」

古劍生自移進秘室之後，小虹根本就進不去，聞言之下，大喜道：「好極了。」

見了古劍生，勝全親自動手，果然從古劍生懷中找出一小紙包，打開紙包，見到了「閻王令」，勝全的臉上可就怪到了極點，想笑笑不出來，甚至連話都說不出來。

小虹還莫名其妙的只問道：「勝爺，這解毒丹可以用嗎？」

勝全大叫一聲：「你古大哥是個大混蛋……」

小虹愕然道：「爲什麼？」

勝全道：「他自己毒了自己！」

對症下藥，自然藥到病除，好在古劍生用量不多，否則，他早就沒命了。

醫好了古劍生的病，少不得還得編了一套說詞，否則，更啟人疑惑。

小虹這一來可神氣了，揚着頭理直氣壯的道：「勝爺，你們就是看不起我，你們要早讓我知道，古大哥不就早好了，你們也不用瞎擔心。」

勝全揮手道：「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我有話和你古大哥要說。」

小虹垂頭喪氣的道：「你們就是這樣的，老把我當作小孩子。」他口裡發着牢騷，人還是走了出去。

小虹的背影瘦瘦削削的，顯得有點落寞。

古劍生輕嘆了一聲，道：「勝大哥，小虹，他到底是誰家的孩子？」

「你沒問？」

「他不說。」

勝全道：「他是風凌大俠季如春的養子。」

古劍生道：「他是養子？」

勝全道：「就因爲他只是養子，季大俠夫婦待之更勝己出，他却怪怪的，不願待在家裡，寧願在外流浪撒野。」

古劍生同情的一嘆道：「季大俠應該暫時瞞着他才是。」

勝全道：「季大俠何嘗不想暫時瞞着他，只是小虹他人小鬼大，發現了眞情，想瞞他也瞞不住了。」

古劍生問道：「那他本姓什麼？」

勝全道：「季大俠沒說，小兄自是不便多問了。」

勝全又道：「你打聽他的身世做什麼，你要知道這種行爲在武林之中是不大受歡迎的。」

古劍生道：「小弟與他相見，乃有一種特殊的氣息相通，我懷疑他可能是我兄弟之一。」

勝全疑訝地道：「有此可能嗎？」

古劍生道：「他全名劍虹……」

勝全道：「這不足爲憑。」

古劍生道：「在小弟未明自己身份之前，根本就沒有產生過這種念頭，現在大哥又說他是孤兒，那就大有可能了，只不知他本姓是否姓王？」

勝全道：「過幾天小兄去找一次季大俠就可以解開你胸中之謎了。」

古劍生又取出了人頭指環道：「小弟還有一件信物，我們兄弟三人各有一枚。」

勝全道：「你們有三兄弟？」

古劍生道：「是的，他們是雙胞胎，是小弟出走之後出生的，現在聯想起來，小弟懷疑唐展雲大俠的侍童輝兒也是我的兄弟。」

勝全道：「難怪唐大俠與我格格不入。」一頓，勝全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笑道：「你還有什麼出奇的事情。」

古劍生也是一笑道：「有，那是求證殺人兇手的另一件證物。」

勝全「哦」了一聲，說道：「什麼證物？」

古劍生道：「一隻斷袖。」他把那隻斷袖藏在貼身內衣之內，難怪別人一點看不出來。

勝全見到那隻斷袖之後，臉色忽然的一變，顯得十分之不安。

古劍生不待勝全開口，單刀直入地道：「大哥，你知道這隻斷袖的主人！」

勝全點了一點頭。

古劍生又道：「他就是馬松齡？」

勝全又是點了一點頭。

古劍生冷笑了一聲，道：「勝大哥，知人口面不知心，他行仁佈義，骨子裡却是一個無耻小人。」

勝全劍眉跳動，道：「兄弟，你信不信得過大哥，你如信得過大哥，我要帶走你這隻斷袖了。」

古劍生將斷袖送到勝全手中，道：「大哥有用，你帶去就是。」

勝全拍着古劍生的肩頭，道：「多謝你的信任。」轉身走出房外去。

古劍生看他走出去的時候，步履虛浮，顯得心情無比的沉重。

勝全眞是一個血性的漢子，這時，他心痛如裂，像是萬箭穿心般的難過，眞想不到，平日最敬仰的馬老爺子，原來也是這樣的卑劣無恥小人。

他一股不可抑止的怒氣，不告而入的推開了馬老爺子馬松齡的房門。

馬老爺子馬松齡一震道：「勝老弟，你怎麼了？」

勝全見到馬老爺子之後，心智一朗，立時把心中那股怒火壓了下去，道：「沒有什麼！」

他雖然把心中怒火壓了下去，但顯示在外面的那種不憤的神色，却無法完全收斂起來。

馬老爺子馬松齡微微一笑道：「勝老弟，你今天神情有點不對。」

勝全道：「有一件好消息告訴老哥哥，古劍生的毒已經解除了。」

馬老爺子大喜道：「太好了，是誰替他解除的？」

勝全道：「小虹在外面遇上了一個老農夫，老農夫送了他一瓶解毒藥，另外還送了他一件東西……」什麼東西沒有說了下去。

馬老爺子皺了一皺長眉，道：「那件東西，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了。」

勝全冷笑一聲道：「老哥哥眞有先見之明，請看，就是這隻斷袖。」

「啪」的一聲，斷袖落在馬老爺子脚下之前。

「老哥哥，你不會否認它不是你的東西吧？」

直性子人，無論如何努力，還是掩飾不住他奔放的本性。

馬老爺子猛然一震，神色也是一變，道：「他說了些什麼？」不是否認，而是緊張。

勝全道：「他要老哥哥還他一個公道，三天之內候覆。」

馬老爺子一陣激動過後，不久便控制住自己，喃喃地道：「天理昭彰，要來的終於來了。」

唏噓之間，猛然雙目一張，盯着勝全，道：「勝老弟，你給我馬上找那人，我要見見他。」

勝全道：「想殺他滅口？」

馬老爺子一怔道：「勝老弟，你把老夫看成什麼人。」

勝全道：「在下從今以後，不敢再論天下英雄了。」多麼沉痛而傷心。

馬老爺子苦笑了一聲，說道：「你聽了一些什麼閑言閑語，對老夫如此失望呢？」

勝全不屑的道：「你應該比在下知道得更清楚。」語氣是越來越失去尊敬了。

馬老爺子長嘆了一聲，道：「老弟，請你相信老夫，老夫絕不是殺害王大俠的眞正兇手啊！」

勝全曾經在馬松齡秘室之內見到了一件斷袖衣服，其殺人行兇之事，可說是鐵案如山，如今他居然睜着眼睛說瞎話，更引起勝全的反感及輕視，「嗤」笑了一聲，說道：「你原來又是一個代人受過的老好人，哼！在下有眼無珠……從此劃地絕交……」

馬老爺子大喝一聲，道：「勝老弟，就算老夫是一個萬惡匹夫，以你爲人準則，難道就不給老夫一個機會麼？」

勝全被他大喝一聲，心神一震之下，也覺得自己操之過急，太過份了一點，原本抬起的步子收了回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吸着嘴不說話了。

馬老爺子沉痛的道：「勝老弟，老夫盼望這一天，已經不知多少年月了，如果永遠等不到這一天，那是天道寧論，事無公道了。」

勝全不敢相信地道：「你等這一天？」

馬老爺子道：「是的，我是誠心誠意的等這一天，你不知道，其實這隻衣袖是老夫有意留在現場的，同時，老夫還留下一隻鼻烟壺，希望有人能循此找到老夫，誰知多年來，竟是音訊渺茫，好不叫老夫失望。」

勝全點點頭道：「小弟也見到那鼻烟壺了。」

馬老爺子道：「又是那老農夫？」

「不，在另一個人身上。」

「誰？」

勝全沉默了一下道：「你先說說誰才是眞正的兇手！」

馬老爺子道：「我現在不能說。」

勝全道：「什麼時候能說？」

馬老爺子道：「老夫只能告訴王大俠的骨肉後人。」

勝全哈哈一笑道：「這倒是一個『引君入甕』的好法子，老哥哥，你也太目中無人了，小弟告退了……」話聲未了，人已奪門而去，根本不讓馬老爺子再有挽留的機會。

勝全離開了馬老爺子之後，立刻把古劍生帶離了馬府，他是下定了決心，要站在古劍生這一邊了。

事出倉促，勝全只有先在郊外找了一處冷廟落脚。

住的地方雖然只是一座冷廟，但他們並不寂寞，因爲小虹跟來了，接着藍田三星也跟來了。

小虹與藍田三星雖然是跟來了，却完全是感情關係，並不眞正瞭解內情。

武林人物就是這樣，有時候並不顧慮太多，就直覺的結合在一起了。

離開馬府的主要原因，是怕馬老爺子查出古劍生的身份，而予以加害。

離開了馬府，諒馬老爺子爲了自己的身份，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有所行動。

當然，這只是第一步，勝全絕對不放過馬老爺子。

由於小虹與藍田三星仗義跟來，勝全自不能讓他們蒙在鼓裡，少不得將內情略加說明，他們聽了之後，莫不氣憤塡膺，誓爲古劍生拚命。

他們把話說清楚之後，剛把住的地方做了一些準備，小虹匆匆跑回來道：「馬老爺子來了。」

勝全頓時眉峯一挑，道：「好一個老匹……」

馬老爺子來得眞快，笑呵呵的接口道：「勝老弟，老哥哥可是隻身獨人而來，你不要罵得太早。」

勝全不是背後駡人的人，這時不免自覺羞愧，無由的紅了一紅臉，滿腔無名之火也因之而發作不出來，但他却身子一動，移形換位，擋在馬老爺子前面。

馬老爺子輕嘆了一聲，道：「勝老弟，我們好好地談一談如何？」

勝全冷冷的道：「請坐！」接着向小虹與藍田三星使了一個眼色，他們四人心神領會，退出了房外，守護四週。

馬老爺子望着古劍生，笑了一笑，道：「劍生，你的身體完全康復了吧？」

古劍生壓住心中火氣，保持着適度的風度，欠了一欠身道：「多謝老前輩關懷，已經完全好了。」

馬老爺子點了點頭道：「好，好，現在老夫有一件事，想告訴你，不知你願不願知道。」

勝全接口道：「老哥哥，劍生年紀輕輕，又沒江湖經驗，你有話就請直說，不要在他身上動什麼心眼了。」

馬老爺子笑了一笑道：「勝老弟，你誤會老哥哥我了，老哥哥只是想告訴你，王大俠當日遇難的實情而已。」

勝全一震道：「告訴他？」

馬老爺子正色道：「正是他，王大俠的後人，王劍生。」

勝全霍地站起來，道：「你……你……」

馬老爺子搖手止住勝全道：「你不要緊張，老哥哥本來就不是兇手，自不會把這黑鍋背到底。」

勝全道：「你怎知道他的身世？」

馬老爺子一笑道：「還不是你老弟告訴老夫的。」

勝全一愕道：「我……」

馬老爺子含笑道：「此地無銀三百兩，你仔細的想一想，你的種種措施，不等於給了老夫最好的提示麼？尤其是你現在的表現，更加强了老夫的信心。」

勝全可也不是普通人物，只是當局者迷，犯下了錯誤而已，一經點醒，自是恍然大悟，不由得訕訕的苦笑了一下。

馬老爺子見勝全雖然鬆弛了不少，但戒備之心，却絲毫未減，暗暗一點頭，道：「劍生，只要你一點頭，承認老夫沒有猜錯，老夫就可以盡吐所知了。」

古劍生再也忍耐不住，向前一步，一揖到地，道：「老前輩神目如電，晚輩就是王劍生，有請老前輩指教。」

馬老爺子長長吁了一口氣，用力地揮了一揮手，不勝感慨的，道：「好，好，好，老夫也可以無愧於心了。」

馬老爺子的表現，使勝全的心情大爲放心，愧疚的叫了一聲：「老哥哥，小弟……」

馬老爺子搖手道：「老弟，你是對的，別的話我不必多說了。」

勝全瀟灑一笑，不再多說。

輕嘆了一聲，馬老爺子道：「老夫還是畫龍點睛，長話短說，說起劍生的殺父仇人，他就是風凌大俠季如春。」

勝全一皺眉頭，愕然道：「怎會是他，眞叫人難以相信？」

馬老爺子深沉的一嘆道：「老夫與如春情同手足，如非親目所見，老夫也不會相信是他，同時，老夫也不會任人暗中猜忌隱忍了這多年了。」

勝全慨嘆了一聲道：「唉，老哥哥，小弟空與老哥哥相交有年，而對老哥哥却是……」

馬老爺子又是一擺手，截口道：「老夫說過，你沒錯，不要再提了。」

勝全深覺對馬老爺子信心不堅，大爲自責，只能發出一陣尷尬的苦笑。

古劍生在馬老爺子面前承認了自己的身世，他當然姓王，而稱王劍生了。

王劍生一口氣問道：「季如春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與家父有什麼仇恨？爲什麼要殺害晚輩全家呢？」

馬老爺子嘆惜了一聲，道：「勝老弟，你也認識季如春，依你的看法，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勝全沉思了半天，搖搖頭道

：「這樣一來，倒很難說了。」

馬老爺子忙道：「以你過去的觀感說吧。」

勝全出言謹愼地道：「從外表上去，他在武林之中仍不失爲一位熱血漢子，有很好的聲譽，對人也極有分寸。」

馬老爺子點一點頭道：「其實他本來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這句話不但王劍生聽了不相信，勝全也甚是不以爲然，反問道：「他要眞是這樣的一個人，爲何會殺害王大俠全家呢？」

馬老爺子搖頭苦笑道：「這個問題，老夫也不太淸楚了，大約只有季如春自己才能說明。」

王劍生道：「老前輩，晚輩有一句不大禮貌的話，不知該不該問？」

馬老爺子一笑道：「劍生，你眞是一個好孩子，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如此的守禮，悲中不失分寸，可喜，可喜。」

話峯一轉，回到正題，接着道：「不要考慮禮貌問題，你有什麼話都可以問，也都該問。」

王劍生欠身一禮道：「多謝老前輩海涵，請問老前輩，爲什麼要留下供人追查的線索？」

馬老爺子道：「老夫於情不能出賣季如春，於禮不能自昧良心，所以只有留下供人追查的線索，如果有人循線索尋到老夫，那是季如春命該遭報，老夫也不能維護他了，如果無人找來，那是王大俠命該遭劫，此是老夫用意。」

王劍生雙眉一挑，正色道：「老前輩，這種想法都有點勉强，照老前輩的爲人，應該挺身而出才對。」

馬老爺子嘆了一口氣，道：「可是老夫不能，因爲季如春乃是老夫先師唯一的親生骨肉，同時，老夫也實在分不出他們誰是誰非，所以只有出此下策了。」

季如春是馬老爺子的師弟，這是事先想不到的事，王劍生未入江湖不說，連勝全都不知道他們有這樣的關係。

勝全驚訝之色溢於言表，道：「江湖上很少人知道吧？」

馬老爺子喟然長嘆了一聲，道：「這都是老夫之過，兩位可知道，老夫在十七歲之前，極是荒唐頑劣，不求上進，被先師逐出師門，日後迷途知返，歷盡艱辛，才得稍有寸進，其中獲先師暗助之力至大，但先師迄未允許老夫重返師門，是以世人多不知道老夫與季如春的關係。」

王劍生迷惑的道：「令師爲什麼不准老前輩返回師門呢？」

勝全道：「因爲馬老爺子後來另有明師，所以季老前輩，謙不接納老哥哥了。」

王劍生長嘆了一聲，道：「這就難怪老前輩左右爲難了。」

勝全起身道：「走，王老弟，我們去找季如春吧！」

勝全回頭一望馬老爺子道：「老哥哥方便麼？」

馬老爺子道：「沒有什麼不方便。」

王劍生還想勸阻馬老爺子，却被勝全用眼色止住了。

於是，他們七人輕裝急行，直奔季如春所住的楓林山莊。

楓林山莊是小虹的家，小虹却不知道內情，心中好不着急，但又問不出半點口風，不過他爲人甚是聰明，又會胡思亂想，想到不對之後，不由得大驚失色，大叫一聲，獨自一人先跑回家去。

* * *

季如春的楓林山莊，名氣不小，眞正的莊却並不大，全莊大小三幾十個人而已。

小虹氣急敗壞的趕回楓林山莊家中。莊主夫婦大喜過望，見到小虹高興得不得了。

小虹在家裡和外面一樣，想說就說，想做就做，一把拉着季如春，拖到書房裡問道：「爹，孩兒有一件事要問您。」

季如春笑道：「有什麼事，這樣神經兮兮的。」

小虹道：「爹可認識一位王鎭南大俠？」

季如春臉色一僵，愕然道：「你爲什麼忽然提起王大俠？」

小虹出語更驚人地道：「王大俠可是爹你殺的？」

季如春臉色大變，道：「誰說的？」

小虹道：「馬老爺子帶了王大俠的後人王大哥，就要到了，你老人家快作打算吧。」

季如春在驚雷震撼之下的心神反而冷靜了下來，長嘆一聲道：「要來的總會來的，現在總算來了。」

小虹聽得莫名其妙，心亂如麻的叫道：「爹，你說什麼呀！馬老爺子最不是東西，我們想法子對付呀！」

季如春在層層濃霧中擠出了一抹苦笑道：「不要擔心，爲父早有準備了。」

小虹一怔道：「你老人家知道他們要來？」

季如春顧左右而言他，道：「小虹，你回來得正好，爲父正有話要告訴你。」說完話之後，不待小虹答話，他已打開秘室之門，向裡面走去。

小虹祇有隨後跟了進去，季如春要他在對面坐下，道：「小虹，你一直都想知道你的親生父母是誰

嗎？」

小虹搖搖頭道：「不，不，我不要談這個了……」

季如春淒然笑道：「你現在不談，如果爲父一旦不幸，你以後又向誰問去？」

小虹楞了一下，道：「娘可以告訴我的。」

季如春道：「你娘什麼都不知道。」

小虹使着性子道：「這有什麼了不起，不知道就算了，孩兒已經想通了，孩兒只認你們兩位老人家爲父母。」當然，這是孩子話，但却充滿了至情至性的感情。

季如春聽得心如刀割，熱淚盈眶，點頭道：「孩子，有你這番心意，爲父就心意滿足了……」

話聲微微一頓，望着小虹有點發呆的神態，輕嘆了一聲，又道：「孩子，你聽着，爲父這裡有一件信物，憑這件信物，你就可以找到你大哥，找到你大哥之後，你就知道你的生身父母了。」伸手遞過來一隻人頭指環。

季如春說了一些什麼，他根本沒有聽進耳朵，直到季如春把人頭指環送到他眼前，小虹才似雷擊般猛然一震，跳了起來，道：「我知道，古大哥也有一枚這樣的指環……啊……爹！你是說孩兒也姓王……」

季如春點了一點頭。

小虹大叫一聲，道：「爹，你是說孩兒就是王大俠的兒子？」

季如春又點了點頭。

小虹「啊」了一聲，搥着自己的頭，徬徨無主的在房中打着轉，道：「你……你……你……」

季如春出手點了小虹的穴道，先讓他冷靜了下來，然後又拍開了他的穴道，叫醒了小虹道：「孩子，孩子，你聽爲父說……」

小虹睜開雙目，望了季如春一眼，雙手抱着季如春，大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王大俠一定不是你殺的。」

他到底還是一個未成熟的小孩子，他不希望看到的結果，便使性子不要聽。

季如春熱淚雙流的道：「孩子，是的，王大俠不是爲父殺的。」

小虹猛然跳了起來道：「眞不是你殺的？」

季如春點着頭，說道：「眞的不是爲父殺的。」

小虹高興的跳了起來，雀躍着道：「那太好了。」

季如春臉上却沒有半點高興的神色，只是搖頭嘆息不已。

小虹在高興的念頭上，那裡注意這些小事，接着說了一聲：「我去告訴他們去……」話聲未了，他已飛也似射了出去了。

小虹對季如春的信心，使季如春大感安慰，淒苦的臉容中，綻開了一絲微笑。

小虹衝出了楓林山莊不久，就遇到了王劍生等一行人，一路來時，他倒先計較了一番，當他遇見王劍生他們時，先取出剛得到的指環，遞給王劍生道：「大哥，你看我也有一枚這樣的指環！」

王劍生看見了小虹手中的指環，大喜道：「果然是你，你果然也有一隻指環，那你是我的弟弟了，你爲什麼不早說？」

小虹不帶絲毫緊張的神色，笑道：「從前我也不知道我也有這種指環，我還是剛才知道不久的。」

勝全聽得雙眉一皺，道：「你回家去說了些什麼？」

小虹聽說季如春不是殺人兇手，心裡鐵定，却就不大老實了，笑着道：「沒有什麼，有什麼可說的，準備迎接大家呀！」

勝全明知小虹言不由衷，却又無法說他不是，只有哈哈一笑道：「好，好，好，這次可要大大的叨擾了貴莊一頓了。」

小虹陪笑着沒有再答話。

季如春笑臉盈盈的接待大家，勝全替王劍生與藍田三星引見季如春之後，季如春單請馬老爺子、勝全和王劍生進入他的書房秘室。

表面上大家客客氣氣，骨子裡都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只有小虹，信心十足，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王劍生初入武林，根本不知尋仇的凶險場面，倒也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只有勝全心中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不知季如春用心何在。

大家在秘室之內分別坐定之後，馬老爺子首先發話，叫了一聲，道：「如春，事情如今找到門上來了，希望你不要墮了先師家風。」

馬老爺子雖然未能重返師門，但情誼如一，所以說出來的話，重如山岳，由此，亦可看出馬老爺子的守正不阿。

季如春垂首道：「是，小弟知道。」

馬老爺子肅然道：「那你自行了斷了吧！王公子已循小兄要求，罪在一人，不辱先師門楣，你死之後，你自己的聲譽，也不會有所損辱。」

季如春又應了一聲：「是……」應聲之後，他却沒有進一步的表示。

馬老爺子雙眉一揚，冷「哼」了一聲，道：「如春，你……」

季如春忽然一昂頭，道：「馬大哥，小弟並不是殺害王大俠的兇手……」

馬老爺子一楞道：「你不是兇

手，爲什麼不早說？」

季如春頹然道：「罪証如山，小弟有口難辯呀！」

馬老爺子道：「至少，你也該向小兄說個明白吧。」

季如春道：「以馬大哥的爲人，會相信小弟的話麼？小弟隱忍不發，只是想找出眞正的兇手來……」

馬老爺子道：「這多年來，你一定已經找到眞正的兇手了？」

季如春搖搖頭道：「沒有，小弟找不出眞正的兇手。」

馬老爺子道：「那你如何証明王大俠不是你殺的？」

季如春悲呼一聲道：「小弟要能証明就好了。」

馬老爺子嘆了一口氣，道：「回想當時情景，老夫……老夫，又能說什麼呢？」

王劍生一面仔細聽他們談話，一面觀察季如春的神情變化，他發覺季如春自始至終都顯得非常之徬徨與悲憤，而說出來的話，却又沒有絲毫技巧，顯見他確有難言之隱，有難以叫人相信之苦衷。

季如春沒有巧言詭辯，却又堅不承認，其中莫非眞有什麼不尋常之處？

王劍生暗自思量了一陣，問道：「季大俠，請你將當時經過情形重述一次，好不好？」

季如春點一點頭道：「在下與令尊素稱不睦，在令尊兇案發生之前，令尊做了一件使在下大爲惱怒之事，在下一時氣憤，往找令尊理論，當在下在令尊書房找到令尊之時，令尊已被人刺了一劍，奄奄一息，命在旦夕，在下一時不忍，全力施救，令尊終於傷勢過重，一命不起，但令尊在臨終時以令弟小虹相托，因此，在下對令尊頓生知遇之感，後來才找到令弟，而收養了他。」

馬老爺子插口問道：「當小兄趕到王大俠府第時，你滿手血腥，手執短劍，那又當如何解釋？」

季如春道：「說來事情也巧，那短劍正是刺殺王大俠的兇器，小弟將之從王大俠身上拔了出來，大哥你就來了。」

馬老爺子道：「那你當時爲什麼不說明？」

季如春道：「馬大哥會相信小弟的話麼？同時，小弟身受王大俠重托，有件事急於辦理，延遲不得，因此，也沒有時間和大哥分辯，所以，只有匆匆的走了。」

馬老爺子重重的嘆了一聲，道：「這都是小兄不問明白之過。」

王劍生問道：「你當時趕去做什麼事呢？」

季如春道：「在下趕到十里外的三王廟，把廟前一株銀杏的枝椏斬下一支，插在銀杏樹旁而已。」

王劍生訝道：「就這樣，沒有別的事？」

季如春道：「這就是王大俠要在下做的。」

王劍生皺着眉頭道：「這是爲了什麼？」

勝全道：「令尊在生之時，交遊甚廣，這可能是相約好了的一種訊號。」

季如春道：「在下也是這樣的想。」

王劍生道：「如果這是一種訊號，想必定有收訊之人了。」

勝全道：「一定有。」

王劍生道：「要找到那收訊之人，應該不是困難事。」

勝全道：「應該說一點也不困難。」

王劍生低頭沉思了片刻，向季如春道：「季大俠，晚輩相信你的話，更相信你絕對不是殺死先父的人。」

季如春簡直不敢相信的張大着嘴巴，半天說不出話來，久久之後，才說出一個「你……」字。

王劍生道：「撇下大俠與先父的恩怨不談，先父遭難之後，大俠一諾千金，不計前嫌，收養了舍弟，又豈是普通人所能做到，因此，晚輩相信大俠乃性情中人，絕非謀害先父之人。」

季如春感極而泣道：「王公子，你能如此明察秋毫，老夫如獲重生，老夫……老夫……」

王劍生一笑截口道：「老伯，收養舍弟之恩，晚輩還沒有致謝哩。何況，整個事情說來，老伯對先父有恩無怨，老伯又何必耿耿於懷！。」

馬老爺子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劍生，老夫眞沒有看錯你。」

王劍生謙虛的道：「老前輩過獎，晚輩只是就事論事而已。」

馬老爺子一皺雙眉，道：「眞正兇手又會是什麼人呢？」

王劍生道：「晚輩遲早會把他找出來的！」

這時，最高興的就是小虹，先抱着季如春叫了一陣，笑哈哈的道：「爹，你看，好人就是好人，您是好人，我大哥也是好人，我好高興呀！」

勝全笑道：「以後，你更要做個好人才是。」

小虹肯定的一點頭，道：「那還用說，我將來一定是好人。」

「哈，哈，哈哈哈……」小虹的自信，引得大家笑了起來。

「鈴……鈴……」秘室一角，傳出了一陣鈴聲。

外面顯然有了什麼事情。

小虹打開秘室，當先跑了出

去。

大家走出秘室，小虹已回到了書房，向王劍生道：「大哥，來了三個人，都是找你的。」

勝全道：「是些什麼人？」

小虹道：「我只認識一個，陰魂不散，其他二人從未見過。」

大家匆匆走到外廳，王劍生看見齊大戶也親自來了，另外一人，經過介紹後，才知道他姓孔名一明。

孔一明其貌不揚，不像是個大有來頭的人，馬老爺子與勝全對他的姓名似乎也很陌生。

倒是季如春見到了孔一明時，不能自已的發出了一陣「啊啊啊」的好幾聲。

齊齊山劈頭便問王劍生：「劍生，你沒把季大俠當作你殺父仇人吧？」

王劍生微微一笑，道：「小姪也不至如此的不明事理。」

齊齊山吁了一口氣，道：「你沒有叫老夫失望。」

王劍生道：「小姪覺得其中別有陰謀，季大俠不過是被安排作代罪羔羊而已。」

陰魂不散孟白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未入江湖，就已如此了解江湖事，可喜可賀！」

王劍生被說得不好意思起來，訕訕的道：「晚輩祇是胡亂猜想而已。」

陰魂不散孟白笑道：「胡猜也罷，亂想也罷，你能導致這般猜想，就已很了不起了，你再想想，其中有什麼線索，值得去追查？」

王劍生沉思了一陣道：「我覺得那把兇器——短劍，很值得注意……」

忽然一轉頭，向季如春道：「季前輩，那把短劍還在不在？」

季如春楞了一下道：「我……我當時急急離去，忘了那短劍之事。」

馬老爺子接口道：「老夫帶走了那把短劍，至今還在老夫保管之中。」

齊齊山道：「我們這就去看看那把短劍如何？」

馬老爺子道：「有何不可。」

季如春道：「小小一把短劍，派人去取就是了，何必大家來往奔波，各位就在舍下等，讓在下稍盡地主之誼……」

王劍生含笑道：「謝謝，我們還是回到馬府去的好，我們來日方長，將來叨擾的日子長哩。」

邊說邊站了起來，表現了堅決的辭意。

季如春不便强留，點頭道：「那麼在下也隨同各位去馬大哥府上一行。」

大家一同到了馬府，馬老爺子親自把短劍取了出來，請大家研究。

來客中，孔一明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馬老爺子把短劍取出來時，第一個把短劍接過去的人，居然是孔一明，孔一明接過短劍之後，變戲法似的在短劍上塗上一些藥水，藥水塗在劍上，短劍現出了一層淡淡暗影。

孔一明在短劍暗影上塗上一些別的藥水，那淡淡的暗影，又變了另一種顏色。

孔一明這時突然開了口，第一句話道：「本人暫時保留說明結果。」

馬老爺子長眉微微一揚，望了孔一明一眼，道：「孔老，有何顧忌？」

孔一明微微一笑，未再開口說話。

齊齊山忽然轉過話題道：「劍生，老夫要向你說一句抱歉的話。」

王劍生一怔道：「齊伯伯……，這時是什麼時候，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

齊齊山道：「老夫一直瞞了你一件事，那就是你繼母並沒有死，一直也好好的活在人間。」

王劍生迷惑的道：「我繼母？」

齊齊山說道：「其實你離家之日，也就是你親生母去世之日，後來，令尊就娶了你繼母，你繼母就是你的兄弟劍虹、劍輝的生身母親。」

這時在座之人，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反應，其中最强烈的就是小虹，只見他跳了起來，大叫道：「你說是小虹的親生娘，沒有被害？」

齊齊山笑着道：「她要是被害了，那還能在世上麼？」

馬老爺子皺一皺眉頭，道：「老夫當年一時疏忽，未及檢查王大俠全屋，事後但聞王大俠全家遭難，如此說來，倒是傳言不實了。」

齊齊山道：「傳言沒錯，錯的是死錯了人，王夫人本人沒有死，死的是一個替身。」

馬老爺子「啊」了一聲，道：「當今世風不古，竟然還有以身代死的人，老夫實在萬萬想不到。」

齊齊山道：「說來也是天意了，因爲王夫人的不死，給無頭慘禍帶來了一綫曙光。」

勝全笑向王劍生道：「老弟，恭喜，恭喜！」

王劍生道：「齊伯伯，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去看望她老人家？」

齊齊山道：「當然可以，她還有很多令尊的秘密要親自告訴你哩。」

小虹樂得大笑道：「好呀，我

們現在就去看看她老人家吧。」

齊齊山道：「把那把短劍也帶去。」

小虹道：「我負責。」一手把短劍取到了手中。

這時，馬老爺子忽然歉意的抱着拳道：「對不起，請恕老夫不能奉陪了。」

王劍生道：「不敢有勞馬老爺子。」

勝全當然不會不去，大家離開了馬府，齊齊山領着大家却走上了回家的路線。

王劍生心中一動，道：「她老人家是不是也住在易家灣？」

齊齊山點點頭道：「你猜對了，實在說來，她就住在老夫家中。」

這時，一向不說話的孔一明忽然也開口說話了，他道：「老夫要辦的事，都已辦好了，結果就寫在這紙片之中，公子一看就明白了，老夫不去易家灣了。」轉身離開了大家。

王劍生本想留住了孔一明，却被齊齊山止住道：「此人脾性古怪，讓他走吧。」

王劍生打開孔一明留下紙片，只見上面寫着：「此短劍非殺死令尊之兇器。」

大家都看到了這句話，勝全一皺眉頭，道：「奇怪，馬老哥爲什麼用這把短劍來搪塞呢？」

齊齊山冷笑了一聲，道：「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他不敢把那把短劍交出來。」

勝全一震道：「難道那把短劍是他自己的！」他的腦筋一點也不慢。

齊齊山道：「不是他自己的。」

勝全一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在隱瞞什麼？」

齊齊山道：「這個老夫就說不上了，當見到王夫人之後，大家就會知道了。」

王劍生忽然嘆惜一聲道：「勝大哥，小弟想請教你一件事。」

勝全道：「兄弟有話請說。」

王劍生問道：「馬老爺子是不是一個眞正值得敬愛的人？」

勝全道：「就小兄所知，他實在是一個值得敬愛的人。」

王劍生轉向齊齊山道：「齊伯伯，如果小侄從此放棄尋仇之事，不知齊伯伯能不能原諒小姪的不孝？」

齊齊山道：「問題不在老夫，你應該問問你繼母。」

這時，勝全忽然大叫一聲，道：「我明白了，老哥哥就是你的殺父仇人。但，以他的爲人，怎麼可能呢？」

王劍生道：「是人，就難免有糊塗的時候。」

勝全悻悻的道：「如此，小兄希望一定饒他不得……不過，小兄希望能知道一些更多更具體的証據。」

王劍生道：「你不會知道更多的証據了，因爲小弟不願向下再追下去了！」

「爲什麼？」

王劍生道：「小弟以爲毀去一個令人尊敬的武林前輩，但求快意一己的恩仇，是不應該的，只要他能夠改過自新，眞正造福人類，若眞實而永恒的話，如果小弟這時殺了他，豈不是就削弱了爲人羣謀福利的力量，換一句話，也就是傷害了許許多多需待援手的人，這種於人有害，於己無益的事，小弟認爲不是復仇者的眞旨。」

勝全張目結舌的發了半天楞，忽然一抱雙拳，肅然起敬的道：「兄弟，小兄深感能與你訂交爲榮！」

王劍生道：「大哥過獎，小弟不過是比江湖朋友稍爲看得開一點而已。」

勝全欣然道：「你這稍爲看得開一點，就給武林朋友帶來新的觀念，這種新觀念，推展開來，却是武林之中大大的希望……」

忽然又抱了一抱拳，道：「小兄暫時不能陪你到易家灣去了。」

話聲一落，人已轉身疾馳而去，王劍生欲待叫住他，王劍生的話尚未出口，勝全的身形已經不見了。

勝全在王劍生感召之下，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責任重大，因爲，王劍生如此決定，可說都是根據他對馬老爺子的看法所決定的，自己看錯了人，那自己豈不愧對王劍生，愧對整個江湖，一念及此，勝全冷汗悚然，他要回到馬老爺子身邊去了。

馬老爺子前脚回家，勝全跟着後脚就到，照說，勝全至少要遲到二三天才是，只因勝全兼程趕路，所以趕了個前後脚。

馬老爺子精神萎靡，臉色更是蒼白得可怕，就這二三天時間，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四五十年，馬老爺子見勝全趕回來，一無高興之色，只是淡淡的道：「你回來了。」沒有問他爲什麼回來得這麼快，好像這些問話，都是多餘的。

勝全道：「老哥哥，你怎樣啦？」

馬老爺子無精打采的道：「我累了，你也歇歇吧，有話我們明天再說吧。」像逃避似的急急向內院走去。

勝全晃身到馬老爺子跟前，道：「老哥哥，小弟只問你一句話。」

馬老爺子望着勝全堅定而固執的眼神，猶豫了一下，道：「你這又何必呢？」身形一轉，轉向了書

房的方向。

勝全默默的隨在馬老爺子的身後，兩人先後進了書房去。

馬老爺子道：「有什麼話你說吧。」

勝全開門見山的道：「王鎭南是不是你殺的？」

馬老爺子反問一句：「你說呢？」

勝全想不到馬老爺子會問出這樣話來，怔了一怔，道：「很難說。」

馬老爺子雙目一睜道：「你對老哥哥就這樣的沒信心？」

勝全嘆了一口氣道：「但願小弟能有這份不移的信心。」

馬老爺子喝道：「王家小子在你面前說了什麼話？」

勝全道：「沒有。」

馬老爺子道：「他沒有咬定老夫就是他殺父仇人？」

勝全道：「沒有，但他不準備追查下去了。」

馬老爺子道：「他無法證明老夫的罪行？」

勝全道：「不，他不願發現眞相。」

「爲什麼？」

勝全道：「他說了一段話，他說，報仇只是一己快意恩仇，報仇的結果，也許損害了大多數人的福祉，爲了一己之私而損害了大衆福祉的報仇行爲，他所不願，也所不取，所以他不準備報仇。」

馬老爺子錯愕了一下道：「他眞是這樣說的？」

勝全道：「老哥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弟的爲人。」

馬老爺子兇霸霸的語氣軟了下來，嘆惜了一聲，道：「不錯，是老夫殺了他父親。」

勝全冷笑一聲，忿忿的道：「怕死鬼，爲什麼早先不敢承認？」

馬老爺子這時反而冷靜了下來，忽然，打開抽屜取出二個信封，二個信封都是鼓得滿滿的，顯然都裝了許多文件。

馬老爺子取出一個信封給勝全道：「你看了這個再罵老哥哥不遲。」

勝全接過了那個信封，馬老爺子却雙掌一合，把另一個信封用掌力震得粉碎。

勝全打開信封，裡面全是馬老爺子的自供狀，原來，馬老爺子與王鎭南，都不是什麼百份百的正派人物，都失過足，也都幹過一些壞事，尤其是馬老爺子更幹過幾件如今想起來，都叫他寢食不安的事。

王鎭南知道得很清楚，馬老爺子最是畏忌他，有一次，王鎭南酒後失言，揭了馬老爺子的短處，於是種下了殺身之禍。

馬老爺子惡計得逞，正好季如春碰上了，於是，成了馬老爺子嫁禍的對象。

這都是馬老爺子當年的看法和作法。

事後，馬老爺子也甚是後悔莫及，他雖然明知王鎭南生前的種種安排，却從未展開過趕盡殺絕的手段，因此，王劍生三兄弟才得安然無事，以後的歲月，馬老爺子在悔恨交加的自責心情之下，對武林人物的福祉，更是全力以赴，以圖減輕自己的罪孽。

就以收王劍生爲徒一事來說，他也有着贖罪圖報的本意，而準備將自己的一切轉讓給王劍生。

文件不只一樣，有各種用途的文件。

最後，赫然寫着了「遺言」兩字。

勝全專心專意一件一件的看下去，看到「遺言」兩字時，他已猛然一震，投目向馬老爺子看去……

只見馬老爺子胸口插了一把短劍，馬老爺子的一顆大頭已垂落到胸前。

桌上，馬老爺子另外還留了一張紙條：「劍生，你如眞能爲武林朋友着想，老夫希望你能接掌老夫門戶……」

——完——

天目風雲

新派湖海恩仇錄／金　戈・文　可　飛・圖

冤仇得雪　英魂安息

上文提要： 靈山島莫名其妙地毁於一旦，島主丘神通夫婦巧安排，將島中秘笈交於小兒丘維蓀，並令其默記心中，並在島中小一輩中挑選出第一好漢孫四柱做其護衛，逃離靈山島而去。丘維蓀看似已傷重，又似病入膏肓，蜷縮於獨輪車上，瘦小的孫四柱則艱難地推車而行，雖然如此模樣，却仍然遭受截殺……

「你是誰？」白衣人是發了怒。

「陸元亮，你老爺是巨靈殺手，橫行天君江蟹。」

「啊！你就是橫行山西的巨靈殺手？」

「正是！」

「你竟敢到江南逞兇？」

「特來拜會令尊，哼！」

「你敢！」

「有什麼不敢，别人怕他的陰損、刻毒、卑鄙、無耻，可是，陸元亮，江某可比你更陰損、更刻毒，哈……你們打得好算盤，以爲瞞過了丘神通，也以爲丘小子是你們手中奴，囊中物，你們以爲可以長保太平，你們以爲可以再振靈山島，將這個島賣給了韃子，不，不會如此順利的，哈，你們佈排得好計策，好陰謀，你將靈山島的藏珍當作了香餌，引使天下英雄，集中於爭奪這一份藏珍巨寶，哈哈，人算不如天算，又道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也可以說是，螳螂捕蟬，有你們這批兇狡之徒，佈置陷阱，可也眞的有心人，在千方百計的拆你們的台脚。」

「小子，你好狂！」聲到人到，一條黑影，直如一縷輕烟的向江蟹射到，可是，那駝背人，一聲不響的站在江蟹身後，一見黑烟射到，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身法萬分詭奇的，已阻住了勾魂婆婆。

「嗡！」的一聲悶响，駝子是右手所持的一隻微泛黃光的小鐘，一拍右手，發出了這一下難聽的嗡聲，可是，勾魂婆婆是噓哩哩的一聲厲叫，算是一阻鐘聲，而手一抖，火光中只見幾絲極細的碧光，分七股直釘駝子。

「是老勾魂的七煞碧玉梭，小心它會拐彎。」

「我不會讓它拐彎。」駝子是很簡單明瞭的回答當中，他是看來僵木的移動手中黃鐘，可就是奇怪，如此迅速厲害，江湖聞名喪膽的七煞碧玉梭，竟然會讓駝子的怪形狀的招式沒收了，到那裡去？哼！進了他們玉鐘之中了。

勾魂婆婆乃是有名的煞手，毁在其手中的江湖成名高手，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尤其是七煞碧玉梭，可以說是萬無一失。

由於她的暗器手法與衆不同，而碧玉梭又是天然奇寶的寒碧英玉所製成，而寒碧英玉本身有解毒妙用，又是金精鐵英所難毁損，反而它却可以輕易的直透對手的護身利器，或者神功罡炁，勾魂婆婆仗此利器，她已毁了不少自信本身功力非凡的成名人物。

今日她一上場，就使用了這件從無失靈過之暗器，滿以爲可以毁了這個江蟹，不想，來了個駝子，莫名其妙的毁了自己仗以成名的七

企碧玉棱。

可是，一聲厲嘯，十指如鈎似爪的向那駝子當頭擊下，可也奇怪，這個駝子是依然笨笨拙拙，木木獨獨的，起手，還招。

照道理說：笨：勢必至於慢，拙：勢必至於鈍；木：當然是不靈；獨：說明了不活，試問慢，鈍、呆、蠢，如何可以對付老婆婆的輕靈快捷，但是，說也奇怪，明明是勾魂的快招早已將駝子毀了，現在，却是勾魂婆婆處處受制於駝子。

勾魂婆婆是快，但是饒妳如何快，快招一定與慢招相碰，靈式勢必與笨式相格。

漸漸地，越來越明顯的是，慢而笨的駝子，非但一無受制、受困之象，倒像是老勾魂處處受到了駝子的牽制。

嘯聲越來越密，而身法步法越來越快，簡直是勾魂婆婆繞住了駝子在轉，在舞。

長臂曲伸之中，顯示了勾魂婆婆的攝魂爪、奪魂手的無比悽厲，陰狠之勁，老勾魂在拚命了，她必須殺死了駝子，可是，駝子又如何？唉！他連身也未轉過一轉呢！

「陸元亮，你看如何？」

「想不到養虎爲患，我們根本不想多事，因此，根本不想來干涉這老虎頭，不想，反是你們來壞我大事。」

「如此，你該如何？該縮頭一走了事吧！」

「只怕未必。」半空中傳來了一聲嘹亮的語聲：「老太婆，妳就別浪費氣力，妳不是這個神虎壇下的東方使者對手，乖乖的站在一旁吧！」

「如果她能走出三步，老魔頭就永不向其出手。」是駝子的冷然語聲，並且，語聲才畢，就見他平平的推出一掌，而身子也穩穩的跨出了一步。

勾魂婆婆突然的感到面前壓力大增，本來，她是早已發覺自己的出手發招，莫名其妙的隨了這股的牽引力，將自己出手發招之勁力，引入了對方的圍中，自己不論如何沉勁、穩力，可也難以避免牽引，受圍困。

現在，看來，這牽引力已減低，可是，壓力已增强了，看一看清，是那個可惡的駝子在發招還擊了。

分明，自己不是此人的對手，而自己這方面，强援已臨。

好，走，她想走了。

但是，她却忘了這玉鐘先生說的話：「如果她走出三步……」這就已說明了，老魔頭是不會由得她走了，而且，殺手招已爲她準備好了。

勾魂婆婆才想走出戰圈，可是，眼前這個駝子依然是木然、笨拙的舉手、迴臂，右手鐘向左手一拍，嗡的一聲悶響，勾魂婆婆突然覺得一股勁力，竟然破圍而入。

她是一聲厲嘯聲中，身形才動，可憐一股牽引力又將她帶着了衝勁，而眼前一花，七點星光一閃而沒。

勾魂婆婆心中一涼，不禁大驚，身形一動，一股寒意已佈滿了全身，發出一聲比鬼哭還淒慘的哭聲，直透在場人的耳中。

在場人更可見到這個橫行江湖垂四十年的勾魂婆婆，竟然渾身抖顫中，慢慢的倒了下來，而口中還在慘叫：「殺我，殺我……殺我……」

一個長身玉立的中年人，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駝子面前，他是目露威光的，對駝子道：「拿來！」

「拿什麼？」

「解藥。」

「哈，解藥？問我要解藥，朋友，你簡直在開玩笑，哈哈，我哪來的什麼解藥？」

「你已勝了她，就不該再濫施這種小人的手段。」

「什麼小人手段？」

「我風聞你，乃是魔壇前五方使者之一，雖然魔教爲人與衆不同，但是，也算是江湖一脈，不過，邪門邪道，這樣的陰狠毒辣、折磨人的暗器、毒藥，大可不必在勝後施毒，請拿出來！」

「唉！叫我如何向你解釋？老實告訴你，這暗器根本不是邪門邪道的魔教所有，乃是你們自命爲正派人士的奇珍異寶，你別這樣的大驚小怪，哼，老太婆她是中了自己殘殺武林道成名的暗器，七煞碧玉梭。」

「此言可眞？」他是不得不去查看這哀號慘烈的老勾魂婆婆了，而她又如何，可憐，她越來越是抖得厲害，而哀叫聲越來越低，頭上的汗一顆又一顆在擠了出來，在淌下來，而臉色微泛碧光，中年人到底是江湖高手，心中已然明白，是中了碧玉梭，但是，他不明白，老勾魂的碧玉梭哪會有毒。

其實，那是他根本不了解這寒英玉的妙用，此玉本身無毒，並且是件天材異寶，至於，雕磨而成這殺人利器，也已費了一代怪傑的不少心力。

可是，如此利器，却不能沾血，更不能沾上熱血，見血就變成了一種寒碧毒素，而這寒碧毒素是具有分解血液，收縮經脈之能。

一作暗器，一入人身，好，立即借血成毒，環行全身，慢慢、慢慢的將人身鮮血化解、凝結，最後，血管經絡全被僵化，而人則慢

慢的因心臟失血供養而陷於死亡。

死得極慢……

死得極苦……

更厲害的是：一入人身，血一中毒，永無解救之方，解救之藥，也就是說，你除了殺死中毒者，令其少受苦難之外，其他一無辦法。

也難怪勾魂婆婆頻頻叫道：「殺我……殺我……」

「這是自食其果。」是中年人沉聲的發問。

「也可以說是請君入甕。」

「哈哈，依我說是活報應！哈……你！又想來與我們作對，你也是陸魁的走狗。」

「小子，你好狂。」

「老小子，你好不要臉。」

「弔客星君，你竟然無動於衷？」

「我不得不如此。」那個矮小的蔴衣老人，沉聲的吐出了這幾個字。

「啊，范缺，你此言何意？」

「或者，是我看厭了。」

「范缺，你企圖反叛？」

「奇怪，我范某人幾時入了你們的門下，而要用到反叛這兩個字，我與陸兄是道義之交。」

「那麼，你就忘了勾魂婆婆。」

「我與她始終有些互不相容之感，不過，彭大慶，你自稱爲其知己，可是，我在冷眼旁觀中，你是有意趁火打劫的意思，也難怪這位江兄弟說你不要臉，你意圖劫取老勾魂的百寶囊，唉！你怎怪我對你們看厭了。」

「范缺，你敢違令！」

「陸賢侄，你別再在我面前呼呼喝喝，我去也！」

「哈哈，好，如此一來，你們是跑的跑了，溜的溜了，死的嘛，也總算你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把她歸了位，如何？還想與我們鬥一鬥。」

「哈……好，你姓江？」

「對，我已說過，我姓江，名蟹。」

「後會有期，李天靈，李天儀，你們可別想走出天目山。」

「彭大慶，想不到英名蓋九州，仁義值千金的中州大俠，竟然是這樣的面目，領教，領教，至於後會是否有期，我輩出不出得天目山，暫且不理，彭大慶，你看，那火起自天目山莊，依我看，你之所以打退堂鼓，分明是不得不退。」

天空中有一股旗形的烟火，在半空中漸漸的散去。

彭大慶是聲勢洶洶而來，灰溜溜而走的。

當他與那個陸姓小莊主走過李天儀面前時，李天儀是對兩人笑了一笑，道：「還有兩位是你們的同伴，請帶了走！」

彭大慶是哼了一聲，沉重地走到了來路之處，只見兩個壯漢，一西一東的躺在地上，分明中了對頭的「封穴」手，彭大慶是伸手連點。

可憐，你不點還好，一點之下，那個壯漢是可以開口，可以叫痛，可以哀叫，可以哭了，爲什麼？分明，解穴不得其法啊！

彭大慶自命打穴名家，那想到今夜竟然會讓這對兄妹的打穴手法僵住了，這一佚，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場。

若不是陸魁的天河旗烟火已發，自己必須立即趕回，他眞想與李氏兄妹打一架。

現在，却是窘住了，好個彭大慶，兇相畢露：「兩位，對不住，以後，我再與你們報仇。」聲隨指動，分明他是想解決了兩人。

可是，勁風來，人影現，那少女李天儀已阻住了彭大慶，李天靈——那個漁夫子已阻止了陸元亮，只聽兄妹兩人斥責道：「殺人滅口，走吧！」

彭、陸二人狠狠的看了李氏兄妹一眼，而又一道烟火升天，兩人是臉色大變，只能飛身而過，沿那澗水下游處，沒入了遠處。

「是那一位老人家的傑作，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已將萬車雲的天目山莊，鬧了個天翻地覆，老兄，我看，咱們也該走了。」

「哼，什麼老人家？蟹兄，你在講什麼？」

「這位老人家是對付陰謀的要角，李兄，如果不是他，我也不會出來解救這位魔頭，不是他老人家，我更不願出手管這閒事，現在，我算是有些明白了，我一個人恃氣獨行，終有一日，會讓人毀了，而且死得無聲無息，這犯不着，我得殺些昧良無恥，喪心病狂的江湖敗類，我一個人殺不盡那麼多無恥之人物，我得找同伴。」

「對，蟹兄，我早就知道，你是會醒過來的。」

「好了，小兄弟，還有你，妹子，該走了，帶了這兩個渾小子快些走出這個是非窩，這裡可是無法住下去了。」是那個被人稱爲魔頭的玉鐘先生說話。

「找到了那一柄鎖匙沒有？」江蟹在問。

「沒有啊，因此，我現在是進退兩難，眞怕無法衝出重重難關。」

「據我所知，那位老人家一定會幫助我們打通這些難關的，問題在乎這一對渾小子，他們信不信我們的話。」

四人是怔住了，可是，在遠處天空又飛起了一道烟花。

玉鐘先生是一言不發，呆望着天邊的烟花。李氏兄妹的茅屋已燒

得無法可救，他不禁悠然的一聲長嘆。

江蟹與李氏兄妹已計較妥當，見玉鐘先生不參與其事，全是有所感應。

李天靈走近玉鐘先生，沉聲叫道：「前輩，有何發現，有何不妥？」

玉鐘先生只是搖了搖頭，依然是一言不發的。

「我們已有決定，護送丘、孫兩位離開天目山。」

「難！」只是說了這一個字，又不開口了。

事實俱在，三人何嘗不知要攜帶這一對廢人，闖出重圍困難重重。

不過，事情就算如何困難，他們也得要闖啊！

現在，第一要點，先將這一對廢人找出來。

然後，有所解釋，希望他倆能夠明白，在天目山，在他們心目中的安全地方，是個極不安全的所在，不可固執己見，不可相信披了人皮的狠，也就是說，希望他們有所警惕，認清這些江湖敗類的眞面目。

離火燒地區有半里之遙的一片叢林，四個人鑽了進去。

然後，再左曲右折的走了幾個螺旋彎，來到了一個鋪滿長草的地方，前面卻是陡峭壁阻路，可是，李氏兄妹先跳上一塊突出的岩石上，舉手叩壁，三頓一挫的，而山壁竟然發出「空空」之响，分明，這裡面有座山洞在。

但是李天靈卻是臉色大變，爲什麼？無人回答，出了事？

李天儀也發覺不妙，再不遲疑，伸手推草，而江蟹與玉鐘先生是臉色十分鄭重的，首先將李天儀阻住，李天儀心神緊張，她可是不容阻攔，也不理兩人之用意是好是壞。

她想揭開這暗門，然後闖進去看個清楚明白。

「白魚精的妹子，請妳稍安毋躁，萬一裡面有什麼暗算埋伏，貿貿然的闖進去，中了暗算，吃了啞巴虧，犯得着嗎？」江蟹冷然的提醒了李天儀，這可令她心神俱震，眞可不錯的啊！這樣的强闖硬掙，眞可能受了些挫傷，再說事已如此，也不在乎些片刻之光陰，她是臉上紅，不過，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焦急的神色。

李天靈已明白，中了調虎離山計，自以爲佈排得萬分穩妥，想不到對頭實是勁敵，他們何嘗甘心受你愚弄。本來，在這個隱蔽之所，李氏兄妹將丘、孫兩人藏身在內，還有，此地更有個師門前人在此，算是代他們看守，也可以說，他是保護兩人的安全，現在，暗號發出無回應，分明隱蔽已成公開，而保護也凶多吉少了。

請問李氏兄妹那得不心震神戰。

進去怕有埋伏，死守也不是辦法，四人只能互相提出意見，商議入洞之策。這一次議決了强闖，不過，是有計劃的强闖。

李天靈首先展開掌力，將那隱蔽之石門推開，可是，當洞門一開，呼的一聲，一條黑影迎面撲來，李天靈身法如風，何況有備而來，因此，當黑影現，他是一個「旋風打」一掌護住門戶，一掌斜掙，好，李天靈掌着黑影，立即發現，此黑影乃是個死人，好個李天靈，掌勁一穩，將條黑影穩住，月光之下看清楚，乃是個道者，而背後衣衫爛了一大幅，更且，背後一大幅已被扯脫，血漬微凝，看來是萬分之可怖。

「是秘魔門下七修羅之一，玄門修羅田希啊！」玉鐘先生乃是魔教門下有名狠人，可也爲這道者的死狀有了驚怕失措之意，至於玄門修羅這個名，卻令在場人全是一凜，想不到，這件竟然連秘魔門也纏上了，唉，可怖，可怕，這一股武林風波，將會越演越烈，不知又有多少江湖好手，毀於此役矣！

「師叔！師叔！」李天儀尖聲呼叫，李天靈也將這屍體放下，跟踪而入，江蟹與玉鐘先生發現李氏兄妹如此的緊張，一個是本性沉着，一個是多歷事故，明知這樣的亂闖亂撞，敵暗我明，將會增加三分危機，可是，事已如此，不强闖也難有個分明，要兩人緊隨其後，落得個全軍覆沒，未免不值，這兩人眞是狠、穩得厲害，一人一邊，守住了洞口，並且，將那玄門修羅的屍體也拉進了洞，然後，將個洞口移攏，現在，就靜以觀變。

很快，在遠處傳來了叫聲：「師叔！」然後是哭泣哽咽之聲，李氏兄妹在哭，那當然是兩人的師門尊長死了，又半晌，奇怪，沒打鬥之聲，也沒有其他的動作，江蟹是身形一長，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玉鐘先生與他也是一樣的心思，緊隨其後地走！

走前一步，一股血腥刺鼻，越走前，血腥味越濃，兩人全都明白，死人不少，才走廿來步，好，有一股黃光傳來，循光走入，唉！兩人雖是江湖好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可也看了個目瞪口呆，祇有兩個活人，當然是李氏兄妹，而其他盡是死人，有橫，有豎，有的倚壁，有的蜷曲，而中間却有一個頭大如斗，白髮盈顚的老人，雙手血漬淋漓，鬚髮戟張的盤膝坐地，雙目圓睜，可惜眼無神光，分明已經

死去了。

點一點死人，竟然有八個之多，江蟹之眼光敏鋭，分明看清了，死人中無丘、孫兩人在。

「人來了不少！」

「不少！」是玉鐘先生簡單的回答。

「這位大頭前輩，可算驚人。」

「嗯！」玉鐘先生的回答，分明是在說，江蟹說的是廢話，老實說，八個死者，洞門口一個，那一個不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煞神惡宿，就是江蟹是小輩中，有名的强手，可是他自己心中明白，憑仗自己的本領，別說對付九名高手，那怕三個，自己只有出走的一條路，別說打，更別說殺了個屍橫就地——由此可見，老者的武功技藝，實在出乎意料之外的高！而他，是李氏兄妹的師叔，唉！李氏兄妹自己說過，他們沒門沒派，並且，他們只是學了些不爲世重的六合拳。

六合拳有這麼大的威力？

「師叔！你老人家死不瞑目，是我倆害了你，但是，師叔……」李天靈越說越痛，哭聲也越來越促，並且，好似有口涎濁痰阻住了他的咽喉，而逼使他的哭聲成飲泣，漸漸的泣不成聲了。

一條人影突入，江蟹反應奇快，在此，根本無人可來，而來者一定不是好相與，他想趁火打劫，哼哼，這可不成，你來，我就打，人影還未進入圈中，江蟹的風雷掌，已挾狂風雷轟之勢而去，江蟹是拚了全力，因爲，他恨極了這些對頭。

不想來人是個强手，如此勁狠勢厲的風雷掌，他是毫不在意，更且是一掠而過，身法之輕之靈，就有如行雲流水，江蟹的風雷掌，出手招招成陰陽，並且，風雷互輔，饒你是一等一的好手，如果要脫出其九天風雷掌，除非你掌力强過風雷拳圈，這才讓你突圍而出，否則，勢必行動受阻，而引起其傷不絕的後天雷霆霹靂圈，從來沒有人可以自由進出，而不被阻截的。

但是來人事實已越過了江蟹的重圍，並且，令江蟹更吃驚的是：此人已一手扣住了李天儀的寸關尺脈，一手便按住了李天靈的「大椎」穴。

江蟹怒吼一聲，而此君却回過頭來，對江蟹微微一笑道：「朋友，請稍安毋躁！」

此言一出，江蟹是讓此人釘住了，因爲，此人已雙手扣住了自己好友李氏兄妹，如果自己再出手，此君分明可以將這一對兄妹移在自己的勁力圈中，這一來，自己豈不是在打擊李氏兄妹？

「兩位，切不可自怨自艾，唉，死生有命，令師叔之死算是死得其所，還有，你，和妳，千萬不可自暴自棄，得細細看看。」此君分明在幫助李氏兄妹緩氣，寧神，並且，言深有意。

本來，李天靈的確有着自責之意，他以爲是自己害死了師叔，如果自己不管這場勞什子閒事，那會將對頭引進了門，如果不是自己自作聰明，將丘、孫兩人交付師叔，更不會害死了師叔，因此，滿懷悲憤，心中抑鬱，這一哭，又哭不暢快，沒有此君的來到，出手按穴，眞氣强壓自己的逆思，自己即使不死，心脈勢必受重傷。

在場人早已明白了此君之來意，這才靜了下來，也可看清此君之面目，是一張平凡的面目，濃眉，細長眼，蒜頭鼻子，闊口，臉色紅潤，不過，如果你再細細的觀察，此君不時流露一點神色，是這樣的幽然，又是這樣的怨然，可不知他心中，還有什麼不滿來的？可是，無論如何，你會感到此君的誠懇與正直。

「我來遲了一步，唉！」這是一聲嘆息，却已顯示了他萬分的歉意：「不過，這樣也好，濮叔叔對我說，讓他們走，也可讓這一對可憐人醒醒。」

「唉！我眞是沒用，竟然毫不考慮到此地，竟然有這場血戰，如果，我不是保護你們，如果，濮叔叔不是去火燒陸莊，我應該可以幫助你師叔，我只求你們原諒我。」說着說着，此君也流下眼淚來，這就令四個湖海好手，全是莫名其妙而僵住了。

半晌無聲，此君是細細再看了看那大頭老者的身形：「兩位，請看。」李氏兄妹算是讓此君叫還了魂，只聽此君是諄諄囑咐道：「這是一招『通臂扣』，這是一招『六合翻』，這是一招『天門大開』，這是一招『平地風波』。」

李氏兄妹不禁目瞪口呆，並且，越看越心驚，本來，他們雖然明知是師叔毀了這人……不，九個江湖好手，可是，他們根本沒有發現這手法是什麼的，他們只是傷心於師叔之死，現在，此君是强加眞力，壓制了自己的傷心逆息，哪想到，他還提醒自己，師叔是用什麼樣手法，屢摧强敵，而一招招的提說，令李氏兄妹越看越心震。

「兩位，你師叔是死而無憾，爲什麼？他已證明了一件事，就是武林中一個要訣，門戶中的一着重點，他臨終還希望傳授他心得。」

「你哪會知道，你哪會如此的清楚？」

「靜心觀察，細心參研，唉！這位長輩令人拜服，實在，必巧立名目，何必强加詭辭，老老實實，

學技該如此，學招更該如此，苦功到，參悟到，心神俱到，那麼，什麼不是絕招，什麼不是殺人之利器？你師叔就是憑仗這三到，毀了那些自命不凡，挾技橫行的江湖好手，是普通的六合招，却是致命的神功絕招。

「兩位，如果你們能夠細細的觀察，細細的參悟，以後，除非碰到比你們更專心更用功的對手，否則，以你們的爲人，定可以執行江湖之道義，而不會强豪凌世，惡徒欺人。」

「爲什麼你說給我們聽？」江蟹是充滿難以明白的心情，詢問這個穿粗布袍的漢子。

「爲什麼不該說？」

「實不相瞞，這江湖上，各有所悟，各秘其得。」

「這樣有什麼好？」

「至少，你可殺人。」

「你我是爲殺人而活的嗎？」

「這……個……」

「兄台，我以爲，你我該奔波，該勞碌，該代民請命，該看人笑，笑，笑。」

「你不殺人？」

「希望不殺，如果爲了衆人笑，而非殺不可時，我會殺，不過，我始終認爲，天下無不可代之人，我……希望代他們贖罪，希望他們回過頭來。」

「這……個……」又悶住了。

「先生，爲什麼你有這種的想法，惡人，豈可能容易悔過，罪人，始終是罪人。」

「是啊！罪人始終是罪人，深夜捫心，罪人是不輕易過去的，因此，希望你們能少殺罪人，糾正罪人。」

「爲什麼？」

「因爲，我就是個罪人。」

啊！衆人可就是全怔住了，此君是罪人，他犯了什麼罪，如此敦厚，如此誠樸，又如此之大方、坦白，他是罪人？不信，但是，他言之確鑿，信？不可能啊！

他不自私，他不守秘，他具極高之身手，他是罪人，看來，又有誰可以阻止其行兇，殺人爲非作惡的？突然，四個人全已明白，此人是滿懷贖罪心情的好漢，他們全有股敬意，肅然的敬意。

「大俠，請問尊姓大名？」

「大俠不敢當，我姓張名永。」

轟然一震，什麼？他就是令滿清韃子聞名喪膽，更且神出鬼沒的當今小輩英俠中的第一能手，俠聖張永，當他們再看張永時，只見他滿面愁苦之容，不過，他笑了，笑得有些勉强，慢慢的，從懷中取出三頁黃紙道：「李先生，這是我在太行山得到的三頁六合訣，想必是你們前輩祖師所留，上面有不少口訣，尤其是修習鑽、翻、劈、打、崩、削這六合勁的，對你倆或者有極大的幫助，我已看出來，你師叔是在自闢蹊徑，强將前人所提的六合勁，有所發揮，可惜，未見原本，無法依本門原有的途徑求進，唉！如果，我若早知令師叔是六合傳人，更且，可是個眞正有心人，將這三頁六合訣送了給他。

「我相信，他是不會傷在北邙雙怪手中。爲了謝我自疚自愧之心，請兩位收下你本門的物件。」

李氏兄妹無論如何想不到，此君會如此的大方，當時之江湖，門戶之見極深，有了珍貴之拳譜劍譜，只要風聲外洩，勢必引起風波，不是自己的，就得千方百計的希望得以窺伺，設計的，希望據爲己有，那有這樣的好人，竟然將與自己門戶有關的奇珍秘訣，這樣毫無條件的送給了人？

李天靈柔柔的看着那個漢子，他還在微笑，笑中還是看得出他那一絲自慚之色，李天靈是激動地道：「張大俠，你說你是罪人，不，你令我們都自覺有罪，啊！」

「但願各位心存此理，那麼，我相信，滿奴是不會佔得中原太久的時間，即使他們佔得了朝廷，可永不能佔得了中原百姓的心。」

如暮鼓晨鐘，也如雷霆電震，在場人個個一陣心動，眞面目顯露了，此人，非但是一個江湖中難得一見的肝膽血性人，還是個抗清排滿的鐵血漢子，連一生自傲，永不服人的橫行天君江蟹，突然有陣自慚之感，而張永已走了。

「且慢！」而江蟹突然喝住了他：「請問大俠，你到哪裡去？」

「我……得照顧那個可憐的孩子。」

「是誰？」

「丘維蓀。」

「我們也不甘受辱，希望大俠允准我們，與你一齊進退。」江蟹請求張永了，這可能是他一生永不肯做的事，但是，現在，他自己認爲，求張永是天公地道的。

「人多，反爲不美，打草必驚蛇。」張永的回答是清楚有理。

「我們奉命唯謹。」

「尊駕能代表其他之人？」

這一問可令江蟹有些臉紅，由此可見，張永非但武功非凡，胸襟廣闊，並且，分析力强，看事準而且穩，這一問，也等於說明了，江蟹的性急，照顧不週的缺點，但是，他並無譴責之意，更無不滿之態，只是誠懇的提出他的質疑！

「我們要共患難，一直拜讀高論，也不必有頭有主，份內之事，理該要問共同進退！」

「玉鐘先生素不多言，今夜如此說法，可稱異數。」

「可惜，我是個爲正人不齒的魔教敗類。」

「閣下是玉鐘先生！」張永突然走到玉鐘的面前：「你失踪已有七年了吧！」

「啊！」玉鐘先生臉色大變。

「唉！你可知道無影子已死了！」

「啊……」一聲狂叫，玉鐘先生那張古怪的面孔，變得越形扭曲難看。

「他至死沒負你，並且，他……嗨嗨，我今夜可算是個傳信使者了！」邊說邊由懷中取出個荷包，由荷包中，他取出了一塊小玉珮遞給了玉鐘先生道：「他說，你一看，就會明白，他並沒有背負你。」

玉鐘先生已是淚流滿頰，當他取到了這玉珮，將這玉珮所附的絲帶解了結，又再解了扣，這一抽，這小絲帶上竟然有一圈白影，看看清，原來是張薄如蟬翼的非綠非白的小紙張，上面痲痲密密的字跡。

「魔教中，何嘗無君子，無影前輩在下唯一的好友，他非但沒有做過半點有虧友道之事，更且，他爲了令郎，甘心代你贖罪，天刑環，更爲了令郎，他是甘願斷臂求釋，可惜，這些自命正教中人，却是言而無信，非但不放令郎，更且圍攻一個傷者。」

「啊！他就是這樣，毀……」

「沒有，我與濮叔叔剛剛經過了伏牛山，看到了這一幕慘事，無影前輩拚死命搶得令郎在手，身已中了摩雲翼朱青潮的一鐵翼，又給萬翠花的破血鏢打斷了左腿，可是，他還是護住了令郎，要令郎覓路逃走，這就引起了濮叔叔的怒火，出手毀了梁天尺，重創鈕新，驚走了朱青潮，才算是解了圍，並且，救得了無影前輩的性命安全，也令我們明白了，這讒言之可懼，令郎雖然是爲無影救了幾次性命，可惜，他依然痛恨無影子，說他是害母、傷父的不世對頭，無影前輩從不辯駁！唉，玉鐘先生，你是爲讒言所畏啊！我那會看不起你，我只是可惜你如此人才，竟然會讓小人所算，而變得如此可憐而已。」

玉鐘先生越來越痛苦，越來越難過，突然一聲慘叫，就有如受了傷的狠那樣，他倒下了地，他再不能起身了。

李氏兄妹還有江蟹，個個是有所明白，玉鐘先生是有着一頁血淚史，可惜，猜不出他的傷心何在，現在，在場人依稀聽了出來，玉鐘先生分明中了宵小惡言中傷，誤會好友，寃殺了夫人，可是，他們那裡知道，這其中包含着一個極大的陰謀，魔教之突然在江湖消失了，玉鐘先生竟然是這件事的重要人物，此事暫且按過不提。

目下，他們個個看顧玉鐘先生，張永是苦了苦笑道：「玉鐘先生，無影前輩垂死之言是，你我俱是魔教罪人，希望你先除內奸，澄清陰謀，重振魔教，再與江湖中的牛鬼蛇神鬥一鬥你死我活！無影前輩的話，是血淚交迸的話，而你如此模樣，唉！這又算得什麼？哭，傷心難過，於事無補，倒不如學我，明知犯罪，就得想法贖罪，也設法阻止別人犯罪，不理不睬，自坐愁城，即使你愁死了，世上也不過是死了個大魔頭而已，並且會令親者痛，而仇者快，何苦這樣？」

對啊！張永說的話，沉痛之中，閃爍着眞理之光芒，朋友，站起身來吧！

「好！」衆人眼前光影一動，玉鐘先生已奪門而出，清清楚楚的幾個字，在空間盪漾：「我是罪人，但是，我不會學你饒恕對頭，我會殺、殺、殺……」

四個人已跟踪而出，在黑夜山林之間，五個人就首尾相啣地向前直竄，時間一長，好，可就看出了每個人的武功之深淺了。

玉鐘先生是魔教中的好手，他的內功外功別樹一幟，更且修爲日久，又能持久，再加上起步在先，幾個轉折，經已遙遙領前。

不過，張永更爲精彩，看來，他是緊貼玉鐘先生之後，不徐不疾，輕描淡寫，分明是尚有餘力。

至於李氏兄妹，起初尚是緊咬住張永之後，但越來越有些跟不上，反而江蟹是後發步，而能再趕上，可是，與張永依然相差一段距離，可是，遠遠處却傳來了幾聲呼叱，三人已見玉鐘先生與人放了對，不過，張永却突然失了踪！

三人全已看出來了，來人乃是一對黑衣人，正是落魂教門下好手，儲白骨、儲黃沙倆兄弟，兩人纏住了玉鐘，邊打邊叫：「老魔頭，老實說，你雖然本領不弱，但是，也難走得過我祖師的『陰風十三式』，又何況，目下，你已是個無主孤魂，我奉祖師之命，請你入我們壇下，與我們會成一夥，鬥一鬥天目山莊的陸魁，你看如何？」

儲氏兄弟雖說邊走邊鬥，展開了他倆的輕易不用的七煞陰風掌法，但是，玉鐘先生却已感到生平未有之辱，老實說，魔教的被毀，在他認爲是生平未有之奇耻大辱，自己身爲魔宮的東方使者，竟然成了魔祖壇下的毀教罪人，他已恨之如切骨，而今，這一對鬼東西，竟敢在他面前直斥其事，試問他哪裡忍得住，如果儲氏兄弟不是用七煞陰風掌及其步法，玉鐘先生早已令他倆毀了！

饒是如此，玉鐘先生的臉色越

來越沉着，出手發招越來越緩慢，如果你們以爲他已是勢竭力消，强弩之末，那你就錯了，玉鐘先生現在已將他久不施用的大王羅，滅絕禁圈組織而成，突然，聽得他一聲極勁厲嘯中，只見一道黃影飛天，一聲極難聽的悶音，玉鐘一响，儲黃沙發覺不對，一個「鬼影乘風」，雙掌一圈一環，而儲白骨是怒嘯聲中，一股輕烟般飛身而上，預備硬接一招，令其弟可以脫出勁圈。

玉鐘先生鬚髮俱戟，玉鐘動，一股洞冥魔炁在鐘聲中搖曳中，直壓而下。儲氏兄弟到底不是普通人，一發現四週勁力突緊，自己兄弟連施七種身法，也沒法掙扎出圈，這就可見老魔頭果然比想像中更狠十倍。

儲氏兄弟明知絕對討好，這才肯互相捨身救同胞的打算。

可是，儲白骨與玉鐘相接，立即胸口一悶，氣血被阻，這才發覺不妙，不過，人已爲其魔炁相束，極難脫身，怒嘯一聲，還想來個兩敗俱傷，不料，旁邊突的來了一股潛勁，一阻洞冥魔炁，一邊已將儲白骨後背心抓住，只一擲，立將這個落魂教下好手，擲出了老遠，再看看清，一條黑影已到，乃是自己兄弟儲黃沙。

「不可濫殺。」是如此的平靜，又是如此的自然，看看清，救出落魂教門下的正是張永。

「姓張的，我已對你說過，不可阻我殺，我要殺，殺，殺！」

「你殺得盡那許多人？」

「不理，不理！」

「不理魔宮一切，你一意孤行，毀了魔教，現在，你要贖罪，就該重振魔教，可是，動不動殺人，玉鐘前輩，他兄弟說得對，你是個無主孤魂，請問，你憑一己之力，獨闖江湖，後果又如何？」

「我不理，我也不許你理。」

「魔宮教規，你也不理？」

「我不想思索這件事。」

「你必需要想，玉鐘前輩，你必須想個清楚明白，還有死了的無影前輩，活着的令郎。」張永邊說，邊向儲氏兄弟走了過去，看看兩人，不禁低聲嘆了口氣：「好厲害的洞冥魔炁。」

「我兄弟可不會說什麼客套套話。」

「這就更好，不說客套話的，勢必不會虛僞作假，兩位實在不是這位先生的對手。」

「這個不錯。」

「還有，令師他，也不至於會死心不息。」

「這可未必。」

「好，就算在下拜托，請你倆轉告令師，希望他不必淌這一次渾水。」

「我們想救人。」

「我們也想啊！」

「你是誰？」

「張永。」

「啊！你，就是助我七祖師得到大幽籙的俠聖張永，張大俠！」

「大俠不敢當！」張永臉也紅了。「多多拜拜令師，就說我張某人阻他的好心了。」

「是是……」聲中，這兩個看來陰狠詭異的落魂教門下，走了個遠遠的，半晌，空中盪漾着兩人的語聲：「張大俠，多多保重！」語聲中，充滿着深厚關懷之意。

「爲什麼不讓我殺人？」

「這兩個不是壞人。」

「落魂教有什麼好人？」江蟹有些忍不住。

「落魂教又有什麼不是了？」

「邪門邪教。」

「這位兄台，請問，所謂正、邪之說，是如何分野？」

「這個……」江蟹可目瞪口呆了。

任何人只是說得出這兩個字，至於要解釋這兩個字，却就無法說得出眉目來。這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一直去講正邪，正耶邪耶，猝然一問如何分野，好，這就怔住了。

「正就是正，邪就是邪。」

「或者該說：正，是正人君子，名門正派，邪，是邪魔外道，卑險無耻。」

「對啊！對！」

「請問落魂教作了些什麼卑險無耻之事呢？」

四個人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來，落魂教做過些什麼事。

「唉！本來，所謂正、邪，各執一詞，至於在下，根本不敢妄下定論，可是，我已碰見過不少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請問，他們却做了些什麼事，喪心病狂，人頭畜鳴，可惜……唉，我又何必多說廢話，我們走吧！」

「到哪裡去？」

「看看名門正派做好事啊！」

* * *

一聲慘叫划破長空，這是一座莊院後進的一個地牢，陰森黑暗，一點豆大的燈光宛如鬼火，令人感覺不安。四周陰風慘慘，血腥味夾雜了些土腥氣，這股怪味，簡直可以刺激得活人死過去，而死人就活過來，而慘叫聲就從此處發出，這既可以表示了被困者的可憐，也可以看到了困人者的刻毒、殘忍。

「小主人！」可憐，這叫聲眞可憐，又眞可以鬼哭神號來比喻，「別叫，挺住！」

「四哥……說吧……別將你我……死得……不值……」

「絕對……不能……啊！」此人說話，一樣是如此斷斷續續，但是，他分明有著幾分豪氣，並且，他更說出了生與死的輕重，更說明了即使死，也來個兩敗俱傷，决不讓他們得了便宜去。

可是，那個小主人卻是怕受這折磨，煎熬，他希望妥協，反正，既然如此，報復已成夢想，自己已落入人手，何不放漂亮些，落得死個光明磊落。

「不，小主人，絕不可便宜那些人頭畜鳴的東西，更不能助長惡人的勢力，死了孫四柱，不過是滄海一粟，再說，誰又沒個死，就是死了個小主人，也是如此，不過，自己洩露了靈山島的秘密，那可算是民族罪人，武林敗類，絕不可能有些洩露。」

「哈……」一聲蒼勁的笑聲中，地牢中大放光明，只見十二個青衣人，分兩行，各提宮燈，來到了此地，後面一個慈眉善目，穿戴闊綽的老人，笑嘻嘻的來到了兩根石柱前，原來石柱上，每柱分明是綑了一個人。

看一看清楚，那左面的一根綑住的是那個小主人丘維蓀，還有一根，綑住的是那個推車的孫四柱。

那老人笑聲一頓，哼哼，此人是說笑即笑，說停即停，不過，臉色依然慈祥，笑嘻嘻的對小主人道：「丘賢侄，看來，倒是我錯怪你了。」

「唉！其實，你也該明白，我與汝父交非泛泛，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已，何況，靈山島之被毁，老夫萬分痛心，可又萬分擔心，試想，既然有人敢挑了靈山島，也應該考慮到，天目山莊之被推翻，你說是與不是？」

「老……賊……」是孫四柱在怒吼聲：「你……人面獸心，你忘恩負義，你是個可惡的魔王，你再別想在我們的身上，問出些門路來！」

「眞的，孫四柱，你倒骨頭極硬。」那老者依然是心平氣和的在說話，不過，邊說邊已走近了孫四柱那根石柱。

「你不明事理，你看人不準，你自高自大，唉，看在死去的老丘份上，我不來要你命，不過，有眼無珠，要這眼睛何用？」聲隨指出，老人的大拇指與手指相扣，「叭」的一聲與「噢」的一聲响，隨後一聲慘叫，而老人卻帶微笑，慢條斯理的取出一幅羅帕，抹乾淨了手指。

而孫四柱又如何，左眼眶已空，鮮血盈盈而下，分明，這老人在談笑之間，已毀了孫四柱之左眼。

常言道「眼爲心之窗」，一隻好好的眼睛，讓人强力所毀，試問，這痛又該如何？

但是，奇怪，孫四柱被毀了一隻眼，突然神志一清，精神由極端萎靡中，又被陣痛的刺激之下，突的一振，因此，他是哈哈一聲長笑中，他挺直身子，傲然地望了望那老人一眼：「陸……魁……」

「小輩，你意欲何爲？」

「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生死，我只是要問你一句，老賊，你今年已七旬將近，實可以算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請問你，你還在乎些什麼？你希望成爲武林一絕，武林至尊？但是，你對人對事，究竟有什麼好處？

「至少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莫名其妙的，會與你成爲冤家，而你這些所作所爲，又能得到了些什麼？你以爲可以憑你們的殘忍、兇狠之手法，套問出島中之秘密。

「唉！老賊啊！你就別再作你的春秋大夢吧，因爲，你老狗殺得了我兩個人，却忘記搜索那個小拜匣。」

「哈……」一陣狂笑聲中，那個老人還是滿面笑容，看著那獨眼的孫四柱，道：「你還想我再毀了你另一隻眼睛。」

「未嘗不是件好事。」

「爲什麼？」

「我死不必看你這副鮮廉寡耻，人頭畜鳴的醜態了。」

「小子，你……」

「且……慢……」是丘維蓀在說話。

「啊，賢侄，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伶利的人。」

「可惜，我父……無福……看到你……這一副面目。」

「哈哈哈……」又是一陣長笑：「賢侄，我可是爲你們好。」

「是嗎？」

「老實說，你們之所以能夠來到天目山莊是憑仗了何人之力？是老夫的佈排，如果，你不爲仇家破了氣門，你不爲長途跋涉延誤醫療時間，我是義無反顧，我一定代你出謀調教成人，然後出山報仇。

「現在，你們已形同了廢人，試問，我又如何能令你親手復仇？故此，不得不越俎代庖，如此而已，不想，你們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尤其是這個小輩，他是屢次觸犯於我，教唆你。

「哼！老夫也不求人原諒，只能我行我素，賢侄，我希望你能分清是非，乖乖的，將你所知講了出來，我答應你，一定會助你報仇，以慰我老友他在天之靈，你看如何？」

「不可講！」孫四柱在苦求，不想，那個老人卻如此的陰毒，一邊笑面對人，另一面，他是一抖手，可憐，孫四柱是被鎖在石柱上，手

腳被困，並且，身受傷，根本無反抗還擊之餘地，而老人卻已手法如流水行雲，萬分優雅柔和的，已封住了他的七處大穴。

本來已是苦不堪言，現更是受盡了苦刑酷罰，一陣陣徹骨刺心的陣痛，折磨得孫四柱死去活來，活來死去，並且，更可憐的是，他為了爭一口臨死之氣，他不哼，不吟，咬牙忍受，而冷汗如雨，在他的額前、四肢，全身迸流。

「丘賢侄，你看如何？」

「何不殺死他！」

「只要你肯說，我可不想折磨這個小輩。」

「何不殺了我？」

「老夫，我可不是這樣個不念舊情之人。」

「如此，你就該放了我倆。」

「怕你們為對手所殺啊！」

「我們已不想活了。」

「唉！人死是不能復活的，丘賢侄！」

「如此，也好，我再尊你一聲前輩，世叔，你可否忘了靈山島的事？」

「我可忘不了靈山島之物啊！」

「根本沒有。」

「哼！這可是你不尊敬我這個老前輩了。」

「事實俱在，我實在想不出，你又有何處值得我尊敬的啊！或者，我的說話太率直，不過，你也該心中明白。」

「哈！」一聲長笑：「想不到丘神通的後人，卻如此的固執不化，人來！」聲震洞穴，少女分開，而步聲雜沓中，兩個赤身裸體的只穿一條犢鼻褲的粗漢，挾了個滿身是血的人，來到了老人面前。

老人微微一頷首，大漢將那血人一放，血人有如一堆泥一樣，癱仆在地上。

老人是一手抓起，抓住那人的髮辮，只一扳，面孔對了丘、孫二人，兩人雖說是江湖人的後人，可也忍不住一陣噁心。

為什麼？原來，這血人是雙目祇剩下兩個空洞，而鼻子已無，口部有兩道血痕，分明為人用刀割裂，成了笑面，可是，笑得極詭，極異。

老人手一放，此人立即垂頭仆地，這已看出了此人，已無法支持抬頭來。

老人又一拍手，一個壯漢手一劃，此人背心的衣服已為從中划開，而另一壯漢只一撕，聞得一聲極悶、極沉的慘叫聲，原來是壯漢撕衣時，將血漬未乾處的傷痕撕痛。

而丘、孫兩人都看到了此人之背上，分明大椎骨寸寸裂斷，也難怪此人無法抬頭，他根本已無頸骨之支持，試問又如何能抬得起頭來。

老人卻是一抬腿，唉！血人不得不由俯仆變成了仰臥，兩壯漢是毫不怠慢，已將血人的血衣撕了個乾淨，又是一聲呻吟，而全身袒露之下，丘維蓀不禁滿面淚流。

因為血人分明是受盡了更酷厲的慘刑，全身已無半分好肉，可是，老人卻有本領，可以令他受盡了如此折磨之後而不死，叫他乾受罪，成活死人。

「你以此示威？」

「想不想我依樣葫蘆，對付你？」老人指了指孫四柱。

「好陰險的萬里雲！」

「這可是你自尋煩惱。」

「不，是我又送羊入虎口。」

「不理這些，我再稱你一聲丘賢侄，你說是不說？」

「認命。」孫四柱的呼聲。

「好，牛彪、成价。」老人在呼喝，立即，兩壯漢拱手聽令：「將這小子帶出去，好好招待招待。」

在遵命聲中，兩壯漢已抓住鐵鍊，帶孫四柱出牢。

丘維蓀咬咬牙，事實俱在，丘維蓀本來他是怕受苦受難受折辱，想妥協！想設計騙過老人，伺機脫身，但是，越來越看清了老人的猙獰面目，老賊作夢也想不到，這一番折騰，會將個弱者變成個強人，為了一勞永逸，也為了心切求寶，他希望用慘無人道的法子，來折磨，為難丘維蓀、孫四柱二人，令其心寒，令其在無法支持之下，精神崩潰，然後，順從己意。

現在他之折辱孫四柱，實在是個妙著，一則，可以示威，二則，動以情，一個少年江湖閱歷不豐，勢必會心動，而神怯。

「別怕死！」是孫四柱被推押而走時的叫聲。

* * *

半晌，遠處傳來幾聲悶哼，老人面色微變，突然，地牢門為重物擊開，女子驚叫此起彼落，而燈光紛亂中，老人已看清，在那土牢門口，站立著一個身穿墨綠色長袍中年人，他面色極冷極沉，劍眉緊皺，而雙目怒睜，兩道寒光直瞪老人。

「朋友。」老人依然神態從容，面帶笑容的在發問。

「我是你朋友嗎？」那中年人的語聲極冷，神色更冷。

「哈……」一陣長笑聲中，老人踏前了一步，沉著地看了看中年人道：「既不是我的朋友，想必是我的對頭。」

「不錯。」

「在下不明白，幾時得罪了閣下？」

「因為你不是人。」是如此的直接了當，滿以為老人聽到了如此說話，勢必會怒發如狂，那想到他依然滿面笑容，神態從容，更且語聲平穩的對中年人道：「或者，是你誤聞傳言，在下可不敢有違國法綱紀！」

「是滿奴的國法綱紀而已。」

半晌無言，聽得出，是中年人這一句話，算是兜心拳，打得這老人啞口無言。

老人乃是個機智深沉，並且狡計百出的武林人士，他擅長投人所好，他又善用時機，更善於移禍江東，自己得利，別人受累，三十年來，他樹立了極大的英名。

而這卅年之中，他更得了不少門戶之秘，巧取豪奪，搜集了不少武林門戶之譜訣功要。目下，他乃是不出名的江湖能手，武林巨豪，又何況，他是看清了形勢，他明白創業維艱，而守成更難之理，故而，天目山莊乃是個龍潭虎穴，他不是對付一般江湖人，他須對付的，是清皇朝。

哪想到，今夜，竟有這樣個不知名的人物，可以突然而來，他十分明白，此人決不是好相與，所以，他萬分小心的對付來人，又何況，他又提出了，不，簡直是直接了當的將他的面目揭破——你是滿奴的走狗，這是他極大的隱秘，而他哪能訪查出來呢？得好好對付盤算，如果稍有失措，可能會令自己一蹶不振。

他深明這「微風起於頻來」的含意，他更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至理。

今晚，他不能放過此人，可是來者不善，那麼，勢必有個極好的打算，否則後患無窮。

「看來尊駕不會放過我。」

「我何必毀了你。」

「為什麼？」

「因為，你有你的報應。」

「領教。」語聲才畢，就見一條人影，簡直似石火電光般的向那身穿墨綠色長袍的中年人掩到，老人的聲勢不凡，更且有著股威靈顯赫的神色，但掌影如瑞雪紛飛，向那中年漢子周身擊到……

可就怪，這墨綠袍中年人，腳下不丁不八，背微拱，雙手環拱，又不接，你說他是托大，不見得，你說他輕視，更不像，因為，此君之面色沉重，雙目寒芒四射，就這樣，老人如此雷厲風行的出手招，竟然無法擊中，反而有幾下狠辣殺手，幾乎為一股莫名其妙的無形勁炁，反彈自身。

老人突然記起了一個人，他沉聲喝問道：「閣下莫非是龍山來客，又自名為復仇之神的濮天興。」

「哼！陸魁，你放心，我可不會殺死你呢！」

老人心中一定，這個成名的人物不殺他，那麼，自己至少不會血濺當場。

「免得污了我的手，可是老賊，你就準備了，不出一年，你的眞正對頭會到，那時候，靈山島如何被毀，你也會親眼看到你應得的報應。」

「多謝先生關照。」

「去吧！」濮天興語聲中，只見他的雙肩微微一抖，雙掌一揮一揚，老人面前大股勁力壓到，老人乃是個武林奇才，前文已經說過，他是憑仗妙計，屢次火中取栗，著實為其取得了不少門戶之秘，而功夫湛深，並且，在博聚眾長，修己之短下，業已成為一代怪傑，哪想到濮天興是個別具機心，另有深心的人，他那玄武眞炁，乃是方今中原武林中，別闢蹊徑之玄門神罡。

何況老人又吃虧在太陰太狠的心機下，打人、殺人唯恐不辣，出手更怕不快，自己強取眾家之長，也未免有貪多嚼不爛的毛病，碰上比其低下，或者，相距不遠的對手時，尚未明顯。今夜，卻就反受其累了。

玄武眞炁更加上了濮天興別有所得的天玄磁力相輔之下，將老人之出手發招的神力，一一凝聚。

現在就如洪水崩堤般，全都向老人壓到……請問，老賊又怎能強架強支撐呢？

這一股的勁力，有如排山倒海般壓來，老人發覺來人太強，立即提身錯步，希望後退，嗨，可就難了，濮天興的玄磁引力，已將其硬生生的攝住，一聲悶哼，老人全身如被雷殛般，一交仆倒在地。

「老賊，讓你自作自受，看你的左右心腹，如何對付你。」

老人是心神煩燥，混身如綿，而且不克行動，自己到底是一代武學宗匠，不過，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會受到這樣的折磨，五官未失效用，十二少女已是嚇得面面相覷，而噤聲打顫，如果想命人前來圍攻濮天興，業已遲了。

突然，他的心中一痛，自己暗暗責備自己為何如此托大，為何不將手下召集，為何不將護莊陣法來牽制此人，而今，唉！一敗塗地。

「前輩，我們該走了吧！」外面又傳來了一個清脆的女子聲，濮天興雖緩步來到石柱前，也不見他如何動作，噗噗兩響，鎮住丘維蓀的鐵鍊，已為濮天興所毀。

然後，他面色冷然的，托了丘維蓀出這大牢，經過形如一灘泥的陸魁身前，他是對其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你致命的對頭，老賊，我收回了一半功力，令你半身有力，功力不廢，然後，你就看看你

的好朋友，如何對付你，哈哈，這叫做天理報應，絲毫不差！」。語聲中，只見濮天與俯身在陸魁胸前，手法如風，連點了七下，然後是一聲長笑中，濮天與已帶了丘維蓀，奪門而去矣！

十二少女到了這個時候，才算如獲大赦，可是，第一個念頭，竟然是蜂湧而出，根本不理會受傷仆地的莊主人，如今，陸魁深沉得可以，一運氣，一寧神，而面色微微一變，又是一張笑臉，不過，誰又能知道他的心中，卻是充滿了殺人的惡念。

半晌，有種極紛雜的腳步聲傳來，牢門大開，燈光如虹般向陸魁臥身處射來。

「啊！老莊主，你怎麼樣啦！」問安之聲，此起彼落，十來個看來是陸魁心腹手下，前來問訊、探視，略為一停頓，這十來個江湖中人，各各用眼神示意。其中有一個面目清秀文士，他是首先將陸魁身子托起，這一來，陸魁這軟綿綿的身子，算半坐在地上，陸魁卻突然發覺，自己背後這「大椎」要穴，已為其有意無意的按住了，陸魁心中一動，他業已明白，此人不懷好意。

旁邊卻響起了此人的話聲，原來是他認為最堪造就的陶池，腦中突的記憶起了濮天與臨走之言：「天理報理，絲毫不爽」，自己一生，費盡心機，謀奪他人之物，而陶池卻來個出乎爾，反乎爾！

「各位，稍安毋躁，我猜想各位對老莊主，並無半點好感，現在，天幸他也會為人所敗，而且，形同廢人，哼哼，看來，你們的眞面目必將露出了。」

「陶池，你別傷了老莊主。」

「喔！原來是華不疑，什麼，你是一片忠心對他？」

「至少，我可不想傷害他，然後……」

「然後又如何？治他？救他？唉，華不疑！請你看看清楚，老莊主所受的傷，豈是你我所能解救？」

「可是，陶池，你也該知道，小莊主，還有那許多的江湖好手，他們可不會放過你。」

「這可不錯，因此，小可雖則有計較，各位，如果你們肯與我合作，那麼，這天目山莊中，不乏武林重寶，大家分，也分不盡這麼多，事實俱在，誰又不知，陸莊主在這多年中，巧取豪奪，積聚的是絕不會少過靈山島的啊！」

眾人嗡嗡議論，這些人差不多全都明白，有幾個根本是師承陸魁的一切，混入莊中，意圖不良，現在，已漸漸的露出了眞面目。

「你們如果有意分得一杯羹的話，來，你就扣了此老，出大廳，奉家師為主，共同均分，你們意下如何？」

「陶池，尊師是誰？」

「到時便知！」突的，那陶池對陸魁又是微微一笑，道：「陸老莊主，你可知道我是誰？」

「看來你是別有姓名。」

「對啊！果然不愧人稱智多星！」

「唉！你又何必挖苦我！如今，老夫已落在你手中，想必是尊師已扣住了我的好朋友！」

「眞聰明。」

「看來，我是一敗塗地了。」

「這是報應而已。」

「對，是報應，唉！」

「走吧！呃！各位，先請！」

眾人已看清了那個化名陶池的人，已提起了陸魁，並且，更看清了他的手，明是托護，其實，分扣陸魁之大穴，反正，杵在此地，終究不是個好辦法，既然陶池的師父希望奪得天目山莊，自己這一行人，如果眞能分得多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故而乖乖的走出土牢。

但這一行人走出土牢門，桀桀一聲怪笑中，「殺」字一響，幾聲慘嚎傳來，陸魁笑了一笑，暗中言道：「賊殺賊，好，就該殺！」

一陣陣勁風傳來，一聲聲慘號之音，夾雜了幾聲聽來刺耳的笑聲，陸魁面色微變，對陶池說道：「小兄弟，這笑聲很陌生，是令師嗎？」

「不錯！」

「好像我未見過此人。」

「見過一次，以後，你就永遠未見過他。」

「他走了？」

「不，一直在你莊中，可是，你永不會注意這個人。」

「為什麼？」

「他只是個灶中的伙伕，你那會注意他？」

轟的一震，陸魁立即明白，這件事可眞棘手了，他本來機變百出，足智多謀，他喜歡謀算他人，當然，也明白被謀算者的可憐，現在，他想不到自己也變成了被謀者，又聽說此人肯藏身灶下，試問：不是所謀太大，豈肯自汚如斯？更有可能，此人與自己是深仇夙怨，處心積慮的要報復，如今，果然為其找到了機會，讓其乘虛而入，那麼，這後果是更為慘酷無比，陸魁處身如斯境地，他是越想越多，照理，他該心神大震，又該心神俱哀，不料，他卻是越來越平靜，漸漸的，一絲笑意，浮上了他的面上，為什麼？天知道。

「孩子出來吧！」一個啞聲啞氣的蒼老聲音，在招呼人，那個化名陶池的人，立即應了一聲，將個陸

魁托出了土牢門口，現在，天際已現魚肚白色。

陶池眼光本好，一出土牢門，已見地下縱橫是人，血漬斑斑，而一個下人打扮的白髮老頭，正與一個形似學者的中年人在低頭商談。

「老邢，想不到你是主謀。」

「不，陸兄，你弄錯了，我只是發覺有事，更且看出了，當年的七手龍王眞面目，我才想插手解圍而已！」

「你是七手龍王解凌雲？」

「七手龍王早已死去。」

「唉！想不到你我今日尚會見面。」

「對啊！你想不到吧，為你在背一擊，脅下中一刀，七手龍王早已死了，今日，解凌雲只不過來向你討還個公道而已，陸魁，你好狠的心腸。」

「可是，你也未必是善男信女啊！」

「這可不錯，解凌雲素來殺人不眨眼，並且，專門的趕盡殺絕。」

「解兄，你也不必這樣賣弄狠勁，哈哈哈……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又何況，眞的鬧翻了，一無所得，也非善策，想當年，你倆聯手對付洞庭君時，陸兄是的確過份了，不過，現在，陸兄的家底，比前更富，依我之見，大家罷手不鬥，握手言和吧！」

「邢仁宜，你說的可比唱的更好聽。」

「不，解兄，別逼虎跳牆。」

「解凌雲一生為人，就是說到那裡，做到那裡。」

「這可是你的不對。」

「就是我的不對，又待如何，難道你敢插手了？」

「為了朋友之義，邢某安敢閃避。」

「哈！」怪笑聲中，一羣莊漢押了七個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再看個明白，赫然有陸魁之妻，明月仙姥韓婷，小妾黑牡丹金茱莉，長子陸元亮，媳婦居月仙，次女陸靜，三女陸婷以及年才九歲的陸聰。

「邢仁宜，你想分得一杯羹，你可與我商量，你想以此要挾，哈……你可知，你也已中了我的暗算，就如他們一樣，我在最後一道點心中，放下了絕功散，哈……你們誰也無法可以出手與我作對。」

解凌雲一回頭他也陰惻惻的對陸魁道：「老賊，該交出你的玉龍匙來了吧！」

「有道理，有道理，怪不得我那些朋友，竟然無法解救，原來，你這位龍王，不，該稱你為閻王才對，是你暗中搗鬼，不壞，不壞！解閻王，老夫如果不交出玉龍匙又該如何？」

「哈……」一陣怪笑中：「推出那個小子來。」語聲才畢，就見一個壯漢，將陸魁的幼子陸聰推出，一停，道：「陸老鬼，你看如何？」

「你想殺我兒子？」

「不，我知道，你素來喜於作賤對頭，而我，哈……也來學學樣，這幾個全是你的好伙伴，他們深得你的傳授，對折磨人，別有心得，他們能將個活人，弄得千死萬死，而又死不了，是嗎？」

「如果我交出了玉龍匙呢？」

「解凌雲生平不說假話，死是死定了，不過我可讓他們來個死得痛快。」

「既然如此，我又何必獻匙？」

「你敢！」

陸魁是神色微變，然後，又是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冤孽冤孽。」而那面已傳來了孩子的慘叫聲，家人的驚叫，飲泣之聲，陸魁他也不敢看，可惜，這個化名陶池的卻陰損，他一扣陸聰頸骨，一股陰力，令其「大椎」穴受震，而已看到，自己訓練出來的劊子手，已將九歲的孩子，背後划了一大條，血似泉湧出，更可看出，皮肉被劍分，脊骨已露。

第二步，將會挑斷這脊骨主幹，孩子這一生就算完了。

老賊殺人不眨眼，想不到，一生用以消遣他人的酷刑，今日降臨到自己的親生兒子身上，他心如刀割，雖然，他明知，自己有足夠實力，制服陶池，更可以威逼陶池將面對的解凌雲，與之決一死戰，但是，自己實在無法可以解救家人，因此，他強忍住怒火，他只能暗中盤算，只要三寸氣在，他是一定得報此大仇，一定要十萬倍還敬對頭。

「我看夠了吧！」半空中，有人聲傳來。

「唉！其實，讓他們賊殺賊，殺個落花流水春去也，有何不可？」

在場人，個個一凜，有人來，不是友是敵！

解凌雲做夢也想不到，江湖上有名的一島、三宮，雙莊的天目山莊，竟然有人可以來去自如，可是，他自己忘了，正是他的傑作，如今天目山莊形成不設防之所在，現在，他已看到了，四條人影，其中一個分明是女的，就是那女的首先潛入壯漢與陸氏家人羣中，先行護住了那幾個女客，後來一條人影出手奇快，一揚手，一抖勁，為其劈開了一條人街。

而那幾個壯漢，個個為這猝然而來的聲勢所懾，待發覺來的是一對男女時，他們卻已一窩蜂的滾了上來。

眾壯漢雖然是身手不凡，並且，跟隨陸魁學得不少高著妙招，但是，與李氏兄妹相比，卻是差了老大一截，又何況，兩人是分明有計劃而來，只是保護陸氏家人，因此，只守不攻，令那些壯漢根本無法佔上風。

至於，解凌雲又如何？他面前卻多了一個看來面容淡漠，眼神冷然的大漢，既高且傲的看住了解凌雲，想那七手龍王成名垂卅年，十年前爲陸魁暗算墜海，僥倖其水性極佳，才算將條命撿回，十年來，他隱姓埋名，苦心孤詣，可以說武功技藝，更上層樓，而這個大漢看來卅左右，也可說當他成名時，這小子還未出生，哪想到，他竟敢如此的對待自己。

「小輩，你意欲何爲？」

「打發你走。」

「你說什麼？你是何人門下？」

「我，好，告訴你這個混賬東西聽聽也不妨。」

七手龍王解凌雲幾乎讓這幾句話，氣堵心胸，想不到，在這樣的地方，竟然會遇見這樣個大膽妄爲的小輩。

「我乃巨靈殺手，橫行天君，姓江名解，聽到了沒有？」

「名副其實，這八個字，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氣概，不過，亂吹大氣，誰也敢，眞憑實據，就得依仗本身的技藝。」

解凌雲冷冷的一笑道：「好，出手吧！」

「是你招呼的，不客氣。」並且說到即到，一股巨大的鳳雷勁，立即向解凌雲的周身捲到，解凌雲這才陡的一凜，這股微聞風雷之聲的勁力，令其想起一個前輩高手來，就是巨靈門中的柏希玄。

怪不得這小子如此狂，原來是巨靈門中的傳人，不過，想只管想，還、接、架、阻是不可停止，好個七手龍王，只見他身形一動，「鬧海訣」一領，一式「翻江倒海」堪堪將江解的那股風雷勁阻止。

這可看出這兩人的出手發招，其實全有些吻合，一個以風雷電之變幻爲主，而另一個則以海潮浪嘯的原理爲用。

一個如九天風雷傾盆雨下，而一個是滔天白浪平地起，即使江解出手迅勁，變幻無窮，但是，也難佔得七手龍王解凌雲便宜半分。

至於解凌雲又如何？功力是明顯的高出一籌，可惜，年紀大了，又且，傷勢隱伏，自保綽然有餘，反擊還算有力，不過，想攻破江解的九天烝，擊潰風雷煞，卻是大大不足，故而，兩個人算是平手。

饒是如此，解凌雲已是心急如焚，事實俱在，他所憑仗的，只是那些挾持人質的壯漢十三刀手，還有的是絕功散，及自己唯一的傳人，化名陶池的秦世隱。

時間不長，快刀斬亂麻，搶奪得天目山莊，斯爲上著，逼出玉龍匙，席捲老賊歷年來所得的奇功異訣，走了個之乎者也，斯爲中著。

如果，稍有變故，引得計劃大亂，就該立即覓地藏身，再圖後舉，這已是策之下下了。

一心以爲可以順利成事，現在，一個大亂，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押了老賊走！」解凌雲一聲厲吼中，身形一動，憑一股滾龍勁，强掙出圍，而向陸魁處投來。

現在，陸魁依然爲秦世隱所扣，解凌雲是希望與徒兒雙雙突出重圍，不料，背後隱隱傳來了一聲嘆息：「自投羅網！」這四個字已鑽入了他的耳中。

解凌雲心中一凜，而面前已見陸魁的笑容，他又是一震，還未想及其他，面前一股勁風已到，解凌雲突的發現一股極强的無形勁力，將其全身束住。

「這是你想得到的擒龍訣中的縛龍烝了！」是陸魁的笑語聲，解凌雲是厲嘯聲中，還想憑仗自己的鬧海訣，拚脫重圍，哪想到陸魁是左手下沉，右手反壓，一股莫名其妙勁力，將個解凌雲扯到得曲股彎膝，他發現不妙，自身將無法站立時，又聞得一聲輕笑，面前勁力全消，解凌雲心中一喜，還想蓄勁，想不到人竟然似脫力似的，一交滑倒，連下來是心跳、氣喘，坐地不起了。

「還不抱我前去，看看令師的傷勢？」陸魁依然是語聲柔和，並且，如沒看見他出手傷了解凌雲，你還會以爲，他是萬分的關心著這個七手龍王解凌雲呢！

秦世隱又如何？可憐他雙手本來扣住陸魁的大穴，現在，他反而讓老賊的內力所吸，非但無法可以對付老賊，反而讓老賊反剋了自己，因此，他只有乖乖的，奉命唯謹，走到了解凌雲的臥身之處。

解凌雲想努力起身，想運功對抗，可惜，白費了心機，他只能怒目圓睜的看著這個深仇夙怨的人，來折磨自己。

「老朋友了，何必開這樣個玩笑呢？哈哈，拿出來呢！你我終不成玩笑當了眞。」

「想拿解藥？」

「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深得吾心，哈哈……」

「沒有。」

「眞的？」

「我與你一樣的心思，寧死不受辱，你不肯交出玉龍匙，我也不會交出解藥。」

「兩敗俱傷？」

「兩敗俱傷。」

「好，那麼你們呢？」陸魁在詢問十三刀手，現在，早已停了手，除了最小的孩子陸聰受了一刀之苦外，其他，終於落得個平安。

不過，十三刀手又如何？陸魁在詢問他們，老賊依然是心平氣和的與他們說話，也可以說他毫不光火，更不動怒：「你們大概也已看了出來，是他們先暗算老夫，並不是老夫心狠手辣，至於你們，唉！跟隨了我已有多年，我一向視你們爲心腹，今日之事，你們或者受人之所脅持，而不得不爾，我當然不能太過深責，不過，也得看看你們，如何將功贖罪。」

此言一出，十三刀手個個是跪了下來，雙手捧刀，齊聲道：「願莊主萬壽無疆。」

「好啦，以後，端視你等所作所爲了，先將這一對惡師徒廢了武功，押入土牢。」

「陸兄……你……好本領……」

是邢仁宜的激動言辭，而一聲慘叫，一聲悶哼，眼前就可見刀手之快而準，解凌雲已是左右肩胛肩骨下兩點血水滲出，分明琵琶骨已被挑斷，而另一刀手已將解凌雲扣住。秦世隱也不例外，讓十三刀手押入大牢。

「幾位小友，敬請留步。」

「哈……陸魁，我等非你之友。」

「可是你們助我破去陰謀。」

「或者也是個陰謀，哈哈……」

長笑聲中，人影晃動，四個人——張永，江解及李氏兄妹，已翻身出牆，一晃不見，十三刀手已來覆命，陸魁是微微一笑道：「張大爺！」

刀手中，一個面容黝黑的壯漢，現身了道：「毀了邢仁宜。」

就如石破天驚，就算陸之妻子韓婷，也是驚訝萬分，明明是邢仁宜仗義執言，明明邢仁宜也被挾制，爲什麼也要被毀。

「陸兄，你莫非弄錯了？」語聲中，那個張大勇已一刀向邢仁宜挑到，可就輕，邢仁宜是一偏身，避過來招，兩八揚手，將張大勇之單刀夾手搶了過來。

這一來，在場人，全是一聲驚叫，邢仁宜也有干連。

「露出馬腳來了吧！」

確是不錯，老賊的眼光如電，並且手法高明，他先毀了解凌雲師徒之後，這才開始發難對付邢仁宜。如果邢仁宜眞的無法運功使勁，當然，這一刀之危是免不了。

不過，却可以落得個淸楚明白，老賊確是萬分狠毒，在目前，他可不會眞的毀了邢仁宜，甚或託以心腹，他要利用邢之聲譽，再召集新班的班底。

現在這一出手，非但令老賊沾沾自喜，自以爲料無不準，謀無不中，更且令其吃準了邢仁宜一定淸楚解凌雲的底，還有，這解藥可以從他身上找出點線索來。

邢仁宜並非弱者，張大勇單打獨鬥，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因此，陸魁又一個命令下來，十三刀手已排成了刀陣，向邢仁宜圍攻。

這一來，邢仁宜難免有些顧此失彼了，又何況十三刀手個個想立功免禍，這刀法、身法、步法、陣法，全已發揮到了極點。

邢仁宜本就怕陸魁的功力未失，更怕另外還有援手，心懷內怯，又且以一敵衆，幾方面的因素一湊，此長彼消的情況之下，將個邢仁宜陷入了極不利的陷阱中。

「還不取解藥？」

「那來什麼解藥？」

「你與解凌雲狼狽爲奸，如果，你沒有他的解藥，你就敢與他合作，對我施壞了？」

「好，陸魁，是你贏了！」

「那也不見得，僥倖而已。」

「給我一個痛快，我取解藥與你。」

「好極。」

「你可得言而有信。」

「那就得看你如何對待自己了，撤！」十三刀手是停止進攻，可是，依然將個邢仁宜困了個結結實實，邢仁宜是面色慘然的一聲苦笑，由懷中取出了一隻小白玉匣，他一抖手，在朝陽光芒顯耀之下，一縷玉光眞向陸魁投到。

陸魁是笑容滿面的對邢仁宜道：「是眞的嗎？」

「眞的。」

「好，取毒藥來。」

邢仁宜暗暗道聲苦也，想不到這老賊是如此的難鬥，他那會不明白，取毒藥的用意是試驗毒、解之方。自己本不想將解藥交出來，並且，爲了希望能用假解藥，而引發眞毒藥的毒性，將在場中毒者，一個個氣逆橫迸，個個落得個嘔血身亡，所以，他是假意順從，其實，別懷鬼胎。

豈料老賊奸狡機靈，將他可罩住了，爲了巧計已被識破，看來已難逃出老賊所佈陣法，他自己迴拳一掌，直打心脈，他希望求個迸斷心脈而亡。

一拳才下，眼前人影一花，周身已爲一股無形勁力所困，一聲怒吼中，陸魁是哈哈一笑，邢仁宜已週身癱瘓的跌坐地上，嘶的一聲響，邢仁宜的長袍已爲陸魁撕開了，而一隻隻顏色各異的小匣墮落地上，陸魁一一取在手中，冷冷的對邢仁宜看了一眼，道：「這是什麼？」

現在，邢仁宜已知再難脫出厄運，也不敢强掙，更不能充字號，他只能問一樣，答一樣，陸魁算是問出了絕功散，也問出了解藥，可是爲怕了上當，他依然命令刀手中人，先服食絕功散，比較了毒發時的症候，然後，餵下解藥，發現眞的無誤，這才解救了自己家人。

天目山莊回復了平復寧靜，可惜，江湖上已發現了不少人被殺，並且，死得極慘酷，非但震動了江湖，更且驚動了北京的皇帝老子，爲什麼？因爲，漸漸的，已牽涉到宮中鐵羽衛，還有血滴子中人。

* * *

「讓他們殺，哼哼，陸魁，現在，你是我手中之刀了，不過，我還得鑄另一把刀，而這把刀將會來殺你。」是身穿墨綠色長袍大漢的濮天興在自言自語。

這是一個江南莊院，在洞庭山麓，這裡以席、嚴兩姓爲大族，濮天興則居住在莊中西盡頭的嚴家大院中，主人嚴仕恩服官在京，全家與主人上京，這裡就成了個空宅。

濮天興與嚴仕恩有交，才能在此落腳，不過，莊中後進，本就不允外人擅入之處，卻有一對少年在練功，是丘維蓀、孫四柱。

當濮天興步入內院時，丘維蓀萬分恭敬的稱呼他爲前輩，孫四柱則不言不語，不聲不響，突然，他一個翻身，吐氣猛嘿，左右雙手的中指獨挺，嘶嘶兩響，雙指直點而出，懸掛在枇杷樹上的石板，本來爲風所吹，盪呀盪的，可是孫四柱雙指點出時，「噗」、「噗」、「噗」的三聲極啞的聲響，這石板莫名其妙的停住，莫名其妙爲雙指直透兩個洞。

濮天興看了看石板，又望了望孫四柱道：「只有三成功候。」孫四柱沉著臉的點了點頭，突然，他看了看濮天興道：「前輩。」

「怎樣？」

「爲什麼你們對我與小主人如此好？」

「因爲你們是靈山島人啊！」

「你我毫無淵源。」

「嗯，並無淵源。」

「弟子明知不該問，可不得不問，因爲，我希望明白，我與小主人，究竟算是什麼？我的意思是……在前輩心目中，我們究竟算是什麼？」

「復仇者。」

「喔，我倆仇人不少啊！」

「就該見一步走一步，一個個殺。」

「對，就該一個個殺。」丘維蓀是咬牙切齒的說著，在他眼中依稀看到火，他心頭的怒火。

「爲什麼你不殺？」

「我？哈哈哈，我已殺了不少，是我對頭，或者是對頭的親屬，沾親帶故的。哈哈……孫四柱，你可知濮某已殺了多少人？一百四十八個，連男帶女，年紀老的七八十歲，小的還在襁褓之中，我全殺，我毫不容情，爲什麼，因爲，我領略過他們殺人的手法，我又看見過，屍橫遍野，我也看見過，折骨斷肢，嬰孩死命的抓住母親的手一起死去的慘狀。」

「我們何嘗沒有看見過？我們自己也幾乎慘死於這些昧良無恥老賊的手中。」

「唉，小主人，難道你就看不出，這殺人，是如此之殘酷，慘無人道，又何況，你殺我殺，究竟是爲了什麼？」

「就該問問大破靈山島的那些江湖英雄。」

怔住了，這一對虎口餘生，劫後子遺，想得很遠很遠，有黃河幫，有灘陽幫，有竹山教，有五虎門，還有多少江湖成名的前輩英俠，他們火燒靈山島，他們燒、殺、搶、擄，丘維蓀的父、兄家人，全部都慘死在那些與他們稱兄道弟輩的手中，最後，更發現了，自己父親認爲英名播武林，仁義滿九洲的萬里雲，竟然是斯舉之主要策劃人，尚幸濮天興及張永細心，他倆將自己那隻玉匣取走，引使陸魁露出了眞面目，這才算是將靈山島精華，七部刀訣、一部寂心內照法訣、一套無名劍法、十三柄古劍，不讓那些兇徒得手去。

憑仗龍山來客，那個女子帶來了另一柄萬靈匙，總算將玉匣打開，看到了父親的留示，並加上父親命自己緊記七句口訣，在太湖孤山腳下的玄靈磯石穴中，起出了重寶。

* * *

然後是練功，三個月中，丘、孫兩人受到了濮天興的指示和訓練，可是，丘、孫兩人卻看出來，濮天興的眼神是如此的陰沉、狠毒。孫四柱自從經此大變之後，人變得越形冷靜，現在，濮天興等人對他倆如此週到，不得不引起他的疑心，究竟是眞的好心，抑或另有企圖？

本來，他不敢問，事實俱在，人家費盡心力，並且大公無私，所有重寶，失而復得。

如果，他們眞要企圖奪寶，這些東西，早就不屬於他倆的了，不過，事情實在有異常理，不得不有所詢問，希望能清楚，到底有何企圖，今日，他問了。

但是，他倆聽得到的是驚心動魄的話，老實說，滿清入關，將近九十年了，所謂血已乾了，民族之仇恨也已淡了。

至於丘維蓀與孫四柱，雖說是

江湖中人，但是，出身武林世家，幾時經過艱辛苦難，經濮天興的提起，兩人不禁別有所感，孫四柱心中懼然。

不過，他倆又怎知道，另兩柄刀已將鑄成了。

天目山莊又如何，陸魁是拚命修習內功，希望將身受之玄武眞炁解除。

現在，他比較少露面，不過，時時可以聽到，大牢中有慘厲之聲傳來。

陸魁已越來越不信人，也越來越擔心身邊人，即使自己妻妾、子女，全怕與其面對，他們親眼看見，好好的在飲酒敍談，不知誰說了句：「人爲何越來越少？」

就見老賊笑嘻嘻的，倏一伸手，手中杯出手，一個近侍莫名其妙的爲其酒杯擊中太陽穴，連哼也沒哼一哼，死了。

然後，他依然笑眯眯的，對在座人道：「你們可否看出來，我那天潛玄勁進步如何？」

他們哪裡知道，濮天興的一句話，令其中了毒，而陰影常存：「報應！」他眞是怕了這兩個字，回顧自己一生，惹怨相交，在最後緊要關頭，往往是反噬一口，更何況，他總是得了好處，自有人頂了個冤枉包，自己更可得個好名堂。

不料，走脫了個丘維蓀、孫四柱，他明白，自己的聲名由這些人傳了出去，濮天興明明可以置自己於死地，可是，他要看活報應，所以，他是故意放過了自己。報應，報應，老賊就這樣入了魔道，爲了擺脫玄武眞炁的糾纏，他拚全力練功、養氣，由於他歷年來搜括不少名門內外功訣，他是一意孤行，猛求晉進，哪想到，就這樣他反而練入了魔道。

又何況，魔由心生。

更何況，他越練越成了個魔頭。

他用活人作練氣修功的靶子，果然大有進境，但是，他哪裡知道，他是殺人越多，自己羽翼越少，魔念已生，他已不克自制，千方百計引人來莊，請人來莊，有些尚未知其來歷的，魔頭就以爲他是滿清的有力爪牙而自上門的，只要言詞稍有不合其胃口的，或者，引起其疑心的，就變成了餵招的活靶子。

果然，他的功力越來越高，玄武眞炁在受傷後的第九個月，爲其清除了，他狂嘯，他大嘯，可惜，他忘了，天目山莊已成了個廢墟似的，如果沒有明夷陣法的保護，陸魁早已死在自己人手中了。

他暴跳，他焦躁，家人是個個與他避而不見面，漸漸的，他自己也看出來了，他其實已變成了孤家寡人了。

他悚然自警，如果，有人找來，他又該如何？自己歷年所積聚的財富，奇珍異寶，拳譜刀訣等等，他希望號令天下，他希望別樹一幟，他就是爲了這個目標，他佈排毒計，他出賣丘神通，只要靈山島的一切，爲其所併吞，他就可成爲武林第一門戶，現在，又如何？

「不是件容易事啊！」遠處傳來了一聲極柔和的語音，聽來極懶慵，可是，自己宛如與此人對面一般，陸魁心神一寧，「左七、右三、走坤、踏兌……」這正是通行明夷法的口訣，這是何人，有如此神通。

再看一看清來人，前面兩個力士，各托巨斧，後面是兩個紅袍老人，再後面八個少女抬著一張精緻的太師椅子，上面坐了個白衣文士，看來年紀不大，椅子後面是廿來個儒俗俱有的人羣。

文士微微一伸手，低聲說了幾句，紅袍的黑面老者，越衆而出，他雙手一拱，道：「萬里雲，天目山莊莊主請了，老朽乃是北斗教下，壇前左護法，涂非一特來向尊駕請教一件事。」

「什麼事？」

「天目山莊爲何人丁單薄？」

「此事與你等何干？」

「可憐，可憐，唉！好吧，陸莊主，請指教！」涂非一身站定，門戶一立，這就可見此人之眞正面目，他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實在是一代武術宗匠，陸魁又如何，他無論如何想不出，爲什麼有這麼樣個門派與自己作對，還有，此人既然敢出言討戰，如果沒有半點把握，他是絕不會貿然出手，又何況，這個看來是男實女的北斗教主，分明是比此人更高出一籌。突然一個念頭在心中升起，爲何人丁單薄，陸魁到底不是個庸凡之輩，隱隱然，他發覺了其中別有隱情，可是，心中另有別個念頭升起，而這個念頭將這個老奸巨滑的梟雄，弄得神思恍惚。

爲什麼？心魔突起，好勝之心，油然而生，雖然習慣成自然，依然是一張笑臉，並且，說話斯文從容，不過，在有識人士眼中看來，此人已步入了盡頭。

生命已爲無形心魔所暗制。

一切做作，眞可作爲「欲蓋彌彰」之注腳。

雖然斯文從容，雖然不失一代宗匠之身份，並且出手發招，全具有大宗師的風範，可惜，三招一過，眼中兇光畢露，面容自然而然的變得猙獰可怖，陸魁始終以爲自己是武林第一人才，當其全力修練，擺脫玄武眞炁，令其半身不遂之苦脫離後，他以爲已可克制玄武

眞炁，他已步入了登峯造極，超凡入聖之境界。

哪想到一與涂非一的交手，令他大起疑惑，好强、貪念、爭勝、陰險之本性立即抬頭。

他不知自己的魔念又深了一層，反而是咬牙切齒，想將涂非一當作了練功之活靶那樣，任情糟蹋一番，才稱心如意。可是，當前一股外爍之勁崩開了，他苦心積聚之天潛玄勁時，他聽到了那柔和的聲音……

「唉！可憐的莊主，你是應該準備後事了。」

「你說什麼？」

「我本以爲你是個不世奇才，你能夠將中原武林門戶中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一定有你不可輕悔的實力，今日一見，唉！我又輸了魔龍一場，果然不愧人稱之爲『魔龍』的魔龍，我是眞正的服了你。」

「誰是魔龍？難道是九宮翻主人，我不怕，叫他來，來與我鬥一鬥。」

「可憐，你連我手下也鬥不過，你能鬥魔龍？唉，陸莊主，你是給他批中了。」

「魔龍批中我？他批中我什麼？」

「井底之蛙，本來，我也不太相信，現在，我不得不信，別這樣看我，老實說，只憑一個濮天興，便令你身受重創，更何況，他只留下了一句話，令你走火入魔，他將你當作了一把刀，要你殺、殺、殺盡那些自命不凡之徒，你果然辦到了，當你成爲了武林大害，濫殺無辜時，好，第二把刀來了。」

「第二把刀，誰是第二把刀，是誰？」

「你等著瞧吧！」那北斗教主是沉聲招呼了一聲，「左護法！」然後，她微微一嘆，道：「我不得不認輸，並且，輸在這『魔龍』手下，我心悅誠服，走吧！」

鬨然一諾，後隊變前隊，開始退出明夷大陣，風聲傳來了柔和的聲音：「陸莊主，得備水洗頭了。」

語音才畢。

這裡只剩下陸魁一個人，「備水洗頭」四個字，還在空中飄盪，而陸魁卻似個活死人一般的兀立在天井中。

突然，一聲吼叫，陸魁是狂叫亂舞，指東打西，見物毀物，這裡本有不少怪石假山，涼亭浮橋，那想到他簡直如瘋魔下凡一般的，東打西擊，只見石屑紛飛，亭坍毀，不時可聽得他的呼哭，似人言，又如獸叫。

半晌，他停了手，他大笑，不過，誰也可以聽得出來，他的笑，比哭還難聽了……

「濮天興，濮天興，你好厲害，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原來是比我更可怖，你處心積慮，你將我陷入了這個魔窖之中，使我不能自拔，我只有殺人，殺人，殺人……我怕被人殺，我怕報應，我懺悔，其實，我無時不在懺悔，我巧取豪奪，我心懷不軌，我害了中原武林，我更毀了不少名門長老，但是，你又怎會知我的底細？你……你又怎會將我陷入這個魔窖之中，濮天興，濮天興，你出來，你出來啊！」

「他不會來的。」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清脆的語聲。

* * *

「你是誰？」

「你的對頭剋星。」聲到人到，兩條青影，已出現在陸魁的面前。

「啊！你是丘賢侄。」

「你還好意思與我論交。」

一陣狂笑聲中，老賊是指手劃腳，拍手拍腳的笑，好像他碰見了生平未遇之奇事，他根本不理會來人的說話，也不理會來人言中含有諷刺之言，他只是笑。

「我已是人家手中的刀，對啊！我殺了不少人，殺，殺，殺，有多少人，他們死得極慘，又有多少人，他們在我擺佈、作弄下死了，哈哈，我還能與誰論交，只有一個，一個……」

「誰？」

「不是你，是魔鬼，哈哈，丘維蓀，你來，你來，我是到今天才算明白了這句話：『自作孽，不可活』，哈哈哈，我幾乎連自己的親人也殺了，你說怪不怪？」

「有什麼奇怪？你根本不是人。」

「你，你是孫四柱。」

「對。」

「你沒有死？」

「閻王不要小鬼來拘，我……死不了。」

「好，殺我，殺我！快些殺我。」最後一句話，陸魁簡直是似鬼叫那樣的吼了出來。

「我又何必成全你？」

「啊啊啊！」三聲狂叫中，這個不可一世的一代梟雄，跪下了，在叩頭，在哀告，在哭泣。

丘維蓀恍然大悟，突然，他看看那個跪地叩頭的陸魁，他已不是個人，是個孤魂，是個可憐又無親無故的可憐蟲，他自以爲了不起，他自以爲是武林宗匠，但是，現在，他祈求死，求人成全他。

武林中人，還有誰比他更可憐，更可恥，更可卑。

丘、孫二人滿懷心事，離開了天目山莊，可是空中，依然飄盪著陸魁的哀號聲。

像狼嗥，像鬼哭！

（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愛情受挫復喪母　過度悲慟失魂魄

上文提要：蕭越於不遠處眼見楚香雲即要喪命在江鳳儀等的劍下，但自己想救已來不及，認定與她要做隔世人了，不料待他躍下，卻見楚香雲好端端的站一旁，心中明白這是江鳳儀對她手下留情。江鳳儀見到蕭越，熱誠邀請他去參觀自己新建的「楓葉山莊」，蕭越表面應邀，心中卻計算着要去探查底細，對她重新評價……

他原意是爲防敵人連續進擊，才騰身而起。

然而，就在他身形處於半空中時，頭頂驀地一股掌力壓下。

這一突變，不由令蕭越心中寒氣大冒。

幸虧蕭越乃當今武林罕有的高手，此番處在這種危險境地也是平生第一次。

* * *

楚香雲拿起窗台上的物件走入房中，晃亮火摺，點燃了燈，便坐在桌旁將那物件打了開來。

呈現在眼前的是一支奇形的，上面刻滿古怪花紋的，有些模糊的黑木令牌！

楚香雲心頭跳了跳，將那令牌翻了過來，但見「奉天令」三個字赫然入目。

「『奉天令』？不是早在一年前，便從少林寺中遺失而下落不明了嗎？怎麼竟在此處出現呢？」

「那送『奉天令』的人又是誰？他爲什麼要將這『奉天令』送給越哥呢？」

「他又是從何處得到這支『奉天令』的呢……」

一個個疑問刹時一齊湧入了楚香雲心頭。

這實在是個謎，是個難解之謎，太令人費解了。

世間萬物在未被人了解之前都是難解的謎，但總會有被人了解的一天，到那時，人們便會發現，原來這些所謂之謎，竟然如此簡單。

楚香雲心中揣測着這些謎，眼望着「奉天令」靜靜地坐在那裡，好像她是在研究「奉天令」的秘密，也好似在等待蕭越回來。

蕭越還能回來嗎？

* * *

蕭越在萬分危急的關頭，急中生智，右掌向上一分，同時右脚在左脚背上一點，借勢升起，竟向那當頭壓下的掌風迎去。

空氣中驟然響起氣流激蕩的爆響！

院中的人開眼見蕭越如天龍一般冉冉升起，從他頭頂壓下的掌力就好像流水遇到了砥柱而分流一般，全從他身邊流過。

蕭越幾乎一點也未猶豫，右手往腰間一探，再度揮手時，一道晶芒划破夜空，刺向白衣人。

白衣人身形一動未動，那道晶芒已瞬間而至。

蕭越發出一招後，身形飄落院中，手中已多了柄劍。

出鞘的劍！在星空下閃着奪目的光芒。

蕭越臉上含着笑意，就在他剛立穩身形之際，他臉上的笑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肅殺、平靜的神色。

他那雙俊目中，已露出更加煞人的目光。

那白衣人竟不知怎麼搞的，已由屋簷上到了屋簷下。

蕭越以內力發出的劍氣，自然落空了。

蕭越心中一驚，知道眼前這白衣人將是自己生平從未遇到過的超一流高手，因爲對方連自己御劍所發的劍氣都能避開。

御劍已是劍道中登峯造極的境界了。

千年來，不知有多少個武林中人爲了達到這境界，而苦苦耗盡了畢生精力。

蕭越目光一眨不眨地盯在白衣人臉上，這張臉是那麼陌生，也是那麼年輕，看起來絕不會比蕭越大多少。

兩人目光相接時，迸發出一串火花！

怕人的靜默如重負一般壓在院中人們的心頭。

誰都知道，兩人中無論是誰出手，都必定是驚天動地的一擊。

蕭越在等，等白衣人鬆懈的一剎那。

白衣人也在等，等蕭越疏神的一剎那。

驀地，兩條人影自一左一右襲向了蕭越。

蕭越目光一閃未閃，瞳孔却在收縮，手中的劍握得更緊。

人影撲到，慘聲響起，蕭越身前已橫屍兩具。

他們的咽喉都已被不分先後地穿了個洞，所以，才只聽到他們慘叫一聲。

白衣人便在剎那間出手，一道閃光擊向蕭越！

另一片濛濛劍氣湧現，閃光在這劍氣中黯然失色。

劍氣過後，院中又是一片死寂。

蕭越的姿勢仍是那樣提劍站着，似乎未動絲毫。

目光仍盯在白衣人臉上。

而白衣人的目光却已呆滯，甚至目光也幾乎快消失了。

他的脚灑滿鮮血。

血是從他的心口湧出的，那裡已被劍氣洞開。

白衣人的臉上是無限的驚訝和恐懼。

小院仍如蕭越剛到時那麼幽靜，然而，院中却已多了三具屍體，就是適才圍攻蕭越的三人。

蕭越倏地手撫胸口，目光中滿是痛苦之色。

久之，那隻手才放下，蕭越的臉却變得蒼白。

蕭越目光中閃出幾縷疑意，口中喃喃地道：「我這是怎麼了？」

他幾乎沒有多想，身形已走到那房間的門邊，他伸手一推，門「吱」的一聲開了，蕭越踏入了房中。

剛進屋，他臉上立時露出驚異的目光。

因爲，那張床上躺着的人，已不是適才蕭越所見之人。

床上那人似乎已感到有人進來了，便翻身下床。

「是你？你怎麼會來這兒？」

蕭越只覺得口中發澀，道：「江姑娘又怎會在這兒？」

床上之人竟是江鳳儀！

江鳳儀滿臉詫異之色，道：「這裡是我的房間，我就睡在這兒，已是夜深人靜了，我當然在這兒！」

蕭越環顧四周，道：「如此簡樸的閨房，在下還是頭一次見到。」

江鳳儀微微一笑，道：「你應該知道，重建『楓葉山莊』需要很多錢，況且，我一向習慣於這樣做，我的師父經常對我說，舒適也會消磨人的意志。」

她語鋒一轉，道：「你還沒有告訴我，這麼晚了，你怎麼會來這裡的呢？」

蕭越不由得有些發窘，道：「我是追踪一名夜行人來此的，他到了那裡便消失了，我在院中遭三人暗襲，這三人的武功皆是頂尖人物，我已將他們給殺了。」

他說這話時，目光一直盯在江鳳儀的臉上，好像要看透江鳳儀的心似的。

江鳳儀驚詫地道：「有這回事？咱們到院中瞧瞧！」

兩人出了房門。

蕭越一看，心中不由一凜。

院中唯有花草在竊竊私語，天上繁星點點，所有這一切給人一種安謐的感受。

然而，適才死於蕭越劍下的三人，就如同鬼魅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踪，地上甚至連一滴血迹也沒有。

蕭越此刻只覺得口中發乾，乾得要命。

江鳳儀臉上笑盈盈的，眼中柔波流轉，道：「蕭大俠，你殺的三位高手呢？怎麼不見了？」

蕭越道：「也許他們見不得人吧！或者他們怕妳，不敢見妳吧！」

江鳳儀道：「想不到你說話這麼不老實，聽你這話，好像我是什麼魔頭似的。」

她說到這兒，語聲微頓，目中柔情萬種。

她緩緩地又道：「蕭大哥，你還記得一年前，咱們初次相遇時的情景吧？」

蕭越心中道：「她這時的模樣便是一年前的江鳳儀了，只是她爲

何有着兩種性格呢？」

他雖然這樣想，口中却道：「我怎麼會不記得？那次若不是妳，我已死在『幽靈教』手中了，只是……」

「只是什麼？」江鳳儀迫切地追問着。

蕭越一咬牙，道：「只是我沒有想到妳變化那麼大，變得我不敢相認，我一直在想，妳爲什麼會這樣？」

江鳳儀幽幽長嘆一聲，道：「這一切都因爲是……你！是你……」

「我？怎麼會因爲我？」蕭越萬分不解。

江鳳儀微微一笑，笑得竟有些淒涼，但畢竟是在笑。

她緩緩的道：「自從那天一早你離去後，我那一向平靜的生活就再也不平靜了，我師母是個精通星相之人，那晚她早在暗中看過了你，她說你是……是多情種子，處處留情，要我不要和你再來往，以免得今後惹上你。可是，師母却不了解我的心。

「自從我在『楓葉山莊』大門外見到你第一眼起，我就知道，我這顆心已不再屬於自己的了。

「但是，不久我就知道你已有了心上人，我不知有多傷心，可是當你一遇到危險，我就會全然不顧地把你救出來。

「那天你一走，我的心也隨你而去了。

「我每日都望穿秋水，期盼你能回來看我，因爲你走前曾對我說：『鳳儀，我會回來看妳的。』

「我絕對相信你的話，深信你一定會回來，可是……可是你始終也沒有來。

「當師母要我重建『楓葉山莊』時，我才得知你的下落，可是我沒有想到你眞的如我師母所言，處處留情，我幾乎傷心欲絕。」

蕭越靜聽着江鳳儀訴說……

當聽到此時，蕭越心中感激，却又無能爲力，只好一味地安慰道：「妳這又是何苦呢？」

江鳳儀美目凝視着蕭越，那目光中滿是幽怨、哀情。

她幽幽又道：「也許你認爲我是自找苦吃，可……可是我願意，因爲我認爲值得，無論你要不要，我都那麼認爲。」

她這一席話是那麼令人動心，讓人迴腸盪氣。

這該是世間最眞的愛情。

愛，本來就是付出，而不是索取。

被愛是幸福的，愛人是痛苦的。

然而，蕭越此刻的心情是幸福，還是痛苦呢？

蕭越此時心中就是有座冰山，也會被江鳳儀的柔情所溶化了！

蕭越終於開口了：「妳這又是何苦呢？妳要知道，對我付出的，我是無法償還的。」

蕭越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目光中更是難言的苦痛。

他緩緩地背過身去，他不敢再看到江鳳儀的眼睛，因爲她那雙眼睛誰見了誰都會生出憐惜。

蕭越眼望星空，道：「過去我總認爲人的情感是可以分予別人的，我遇到愛上我的女孩，我都認爲我也是愛她的。但經過一年來的變化，我終於明白了，一個人的愛情只能給予一個人，絕不能同時分給數人，明白了這個道理，付出的代價之大，實在使我感到心痛，然而，我畢竟已明白了。江姑娘，對於妳所付出的情感，我這一生是永遠無法償還的了，妳……妳還是……」

「你不必再說了，」江鳳儀目中的淚水終於滾落了下來：「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可是你也該明白，既然我的愛已全部付予你了，那同樣也不可能再給第二個人了。」

蕭越聞言，長嘆一聲道：「我明白了，只是江姑娘，以妳的聰慧、才智，我希望妳是我的朋友，而不要成爲我的敵人。」

話音剛落，蕭越已長身而起，消失在黑夜中。

江鳳儀眼望着蕭越的離去，心中不由一酸，淚水汩汩落下。

「爲什麼？爲什麼我沒有先遇到他？」

＊　＊　＊

楚香雲仍然坐在那裡，手中仍舊握着「奉天令」。

「越哥爲什麼還未回來呢？他不會出事吧？」

雖然，楚香雲對蕭越的機智武功都很信任，然而，此刻已將天亮，正是天亮的那陣黑暗。

楚香雲將「奉天令」放入懷中，站起身來，在房中不停地走來走去。

終於，她走出了房間。

她抬頭望了一眼天空，倏地「咻」的一下，身形掠上了屋頂，急馳而去，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楚香雲再也沒有想到，她這一出去，竟使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

世事就是這麼奇怪，總是與人願相違的。

＊　＊　＊

蕭越心中本是極爲紛亂，但他一見到自己房中的燈光時，心中立時平靜了許多，因爲他知道楚香雲在等他。

蕭越心頭不由一熱，身形急

掠，到了房門口心跳居然加快了許多。

也許他剛剛經歷了一次愛與被愛的考驗，心中更加了解了楚香雲才是他生平最愛。

蕭越推門而入：「香雲，我……」

蕭越簡直不能相信他眼前的事實。

楚香雲正全身赤裸裸地被一個男人抱在懷中，而且她正在不斷地向那男人調情。

那男人却駭異地望着蕭越。

因爲，蕭越此刻臉上充滿了殺機。

此刻整個房中也因此而充滿了殺氣。

楚香雲並未轉身去瞧蕭越，她口中仍對那男人道：「小杰，你楞着幹嘛？你不用去理門口那人。」

蕭越一步一步走入房中，他很清楚地盯着楚香雲，道：「妳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楚香雲瞟了一眼蕭越，她道：「你很奇怪嗎？其實只要是女人都會幹這種事。」

蕭越道：「可是妳怎麼會這麼隨便地就和其他男人上床呢？妳不應該是這種女人的！」

楚香雲道：「你可以隨便和別的女人上床，那麼，我又爲什麼不能這樣呢？」

蕭越語塞了。

那男人終於開口了：「朋友，你如果沒有別的事，就別在這兒妨礙……」

他的話只說了一半，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眼珠凸出，目光中透出無比的驚異，他實在不能相信蕭越的劍那麼快。

蕭越腰上的劍却依然掛在那裡，似乎並未出鞘殺過人，而手始終緊握着劍柄。

那個叫「小杰」的男人倒了下去。

楚香雲目光移到了蕭越的臉上，她目光中不僅毫無一絲恨意，反而柔情似水。

「越哥，你殺了他，莫非你想和我……」楚香雲嬌聲說着，身子已向蕭越懷中倒去。

然而，她撲了個空。

屋外傳來蕭越冰冷的話語：「妳我從今以後一刀兩斷，我蕭越不會和母狗在一起。」

屋中的楚香雲聽了這話，却露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

她目光一掠地上的死屍，嘆了口氣，纖手揚處，已在臉上揭下了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

* * *

蕭越離開了那間讓他一輩子都會痛苦的房間。

他極快地奔出了「楓葉山莊」。

他狂奔着，腦中不斷地浮現出楚香雲倒在那男人懷中的情景，心中萬分痛苦。

驀地，他急停住，彎腰嘔吐起來，將隔夜酒飯全都吐了出來，除了膽汁再也吐不出別的東西爲止。

他此刻的臉色蒼白得如雪一樣，却從中泛出青色。

他極力想使自己不相信所看了的事實，然而，却有一個聲音在說：「這是事實！這的確是事實！你必須相信，你一生中最愛的人背叛了你！背叛了你！」

「爲什麼？爲什麼會是這樣呢？」蕭越不由放聲狂叫：「我所愛的人爲什麼要這樣對我？」

「唉！問世間情爲何物？情爲何物？」蕭越背後忽然傳來一聲幽幽長嘆，嘆聲是無比的凄涼。

蕭越猛然回身，面前立着一位中年美婦。

只見她的臉上正流露出只有母親面對處於極度痛苦中的兒子才有的表情。

蕭越心頭不由地升起一絲奇異的感覺。

他畢竟是個大智大勇的人物，只一刹那便將方才還盡露於外的情感，掩藏到了內心深處。

蕭越居然對這中年美婦長身一揖，道：「敢問夫人是哪一位？在下『孤堡』蕭越。」

那中年美婦身形微微顫抖，道：「我知道你是蕭越，因爲你是那麼的像他，簡直是他再生人間。」

蕭越心中好奇之念突起，問道：「他是誰？」

中年美婦道：「他是我一生中愛過的唯一男人，也是我一生中最愛的人，我嫁給他，我們本來生活得很幸福，我們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可是他却……」

中年美婦彷彿已陷入了過去的記憶中，臉上顯出一絲痛苦的神情。

「他却在外面有了一個女人。」

蕭越聽到這裡，心頭不由產生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便道：「他既是這種人，妳該離開他才對。」

中年美婦凝視了蕭越一眼，道：「不錯，我是離開了他，可是却只能帶走一個孩子，因爲他執意要留下一個兒子做他的繼承人，可是兒子那時才一歲。」

蕭越心中那種奇異的感覺越來越强烈了。

蕭越問道：「妳一直爲不能夠照顧自己的幼子而耿耿於懷，是嗎？」

中年美婦點點頭道：「不錯，這二十餘年來，我哪一個晚上不是夢到兒子才醒的呢？不僅因爲我在

兒子處於襁褓中時就離開了他而內疚，更因爲我僅離開兒子一年，我的丈夫就遭到了仇家的殺害，從此兒子也就下落不明了。」

蕭越聽得心驚萬分，道：「妳的丈夫是何人？」

中年美婦此刻已淚流滿臉。

她語聲哽咽地道：「他就是『孤堡』第六代掌門人蕭廷深。」

蕭越心頭猛然一震，腦中湧起無數的念頭，他的思維似乎已經混亂了。

蕭越指着中年美婦，驚聲道：「那麼妳……妳……妳就是……」

中年美婦頷首道：「不錯，我就是你那不負責任的親娘。」

中年美婦接着便道出了蕭越身上有兩處暗印的位置、形狀，以及大小程度。

蕭越聽到這兒，根本無可懷疑，噗的一聲跪倒在中年美婦的身前，哭道：「娘……」

這是蕭越生平第一次喊出「娘」這個字，也許他過去也曾唸過這個字，但那都是在夢中。

蕭越一生倍嚐無父母的凄涼滋味，師父雖然疼愛他，然而畢竟是出家人，怎能明瞭小孩子的心情呢？

更何況他師父在他十歲時就去世了。

從此以後，他便再也難得笑了，無論是誰在凌空子——韓威雲——那樣的排擠打擊下，都不會笑得出來的。

中年美婦緊摟住蕭越的頭，道：「越兒，委屈你了，是娘的錯……」

蕭越仰起臉來，道：「娘，這不是妳的錯，這是命，我認了。」

中年美婦道：「你的性子眞是……眞是像你爹，像極了。若是……若是他還在，見你現在這樣，不知會有多高興呢！」

蕭越從母親懷中立起身來，道：「娘，我有一件事一直都不明白，不知妳是否了解？」

蕭夫人目光中滿含愛意地瞧着蕭越，道：「什麼事令你難解？」

蕭越眉頭微蹙，道：「咱們『孤堡』蕭氏自立身江湖以來，素以匡扶武林正義而聞名，百年來誰人不敬，誰人不奉我『孤堡』的『奉天令』？爹更是數十年以替武林除魔衛道爲己任，不辭勞苦，保得武林的太平，可是爲什麼六大門派還說爹行不義之事，更以卑鄙手段侵襲我『孤堡』，屠殺『孤堡』男女老幼一千七百八十七人？這究竟是爲什麼？」

蕭夫人只聽得臉上笑意漸隱，顯得異常肅穆，她眼中露出難決的目光，她沉默了許久，目光漸漸堅定。

「越兒！你只要記住，咱們蕭氏的仇是不能報的……」蕭夫人說到這兒，臉上盡是痛苦之色。

蕭越很平靜地望着母親，他在等待母親的下文。

蕭夫人道：「因爲你爹……他的確……」

蕭夫人的話只說了半句，就再也不能說了。

她的身軀緩緩地倒了下去。

「娘……」

蕭越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在他母親倒下的瞬間，不遠處已響起數聲嬌叱聲。

另有兩條人影已撲在了蕭夫人身上，痛哭地道：「夫人，妳……爲什麼毫無防備呢？」

蕭越看時，却見是兩名年輕的女子。

不遠處四名少女正竭力圍攻一名白衣蒙面人。

蕭越幾乎並未如何動作，人已到了近前。

此刻，他悲憤滿腔，怒斥一聲道：「卑鄙小人，納命來！」

長劍以難用筆墨描述的速度，刺向白衣蒙面人的咽喉。

那四名少女見狀，身形退到四周，仍然是圍住白衣蒙面人。

白衣蒙面人幾乎未閃似的，而蕭越的長劍却刺空了。

白衣蒙面人倏地拍出一掌，去勢極快。

蕭越頓時覺得胸前壓力驟增。

蕭越不敢怠慢，幾乎同時以十二成功力反擊向對方。

然而掌力相接，却並未發出應有的爆響。

蕭越只覺得對方掌力極爲詭奇，自己以十二成功力發出的一掌居然如泥牛入海，這是蕭越對敵以來從未有過的事。

但他反應也確實驚人，身形疾返的同時，十指齊揚「大無極驚神指法」已施出，指風直指對方露在外面的一雙眸子。

白衣蒙面人像是極爲忌憚這一點似的，身形立刻飄閃開。

蕭越心中略感詫異，情知不能與對方對掌，當即右劍左指，右手「大周天幻影劍法」，左手「大無極驚神指法」齊施而出。

白衣蒙面人却似乎總有使不完的奇招似的，在蕭越的兩種絕技進攻之下，總是能應付自如。

蕭越越是鬥下去，信心越不如前。

因爲對方一伸手一投足似乎全都是很厲害的殺招，若不是自己所學的武學極繁雜，恐怕早就應付不了啦！

蕭越驀地劍法一變，已是「風

雲三式」的第二招「風流雲散」。

這「風雲三式」乃武當派前輩高人空塵子畢生心血所創，僅有三招，但每一招都可進行無數變化，端的威力無窮。

白衣蒙面人見狀，倏地伸指便彈。

只聽「錚」的一聲，正好彈在蕭越的劍刃上。

蕭越只覺一股寒意由劍尖傳入手內，又傳入身上。

蕭越吃驚之餘，劍勢又是一變，身形如龍騰空，手中長劍却在空中划出一個個圓圈，驀地一聲長嘯，身形急落而下，長劍淩空下擊。

正是落月刀法的精華「萬里長空落月圓」。

白衣蒙面人也知道對方這一招威力奇大，也不敢大意，身形橫掠的同時，袖中突然暴射出一道精芒。

一串「叮噹」爆響，不多不少正是十八下。

蕭越與白衣蒙面人對面而立，兩人手中都握着劍。

蕭越臉上凝重，情知對這白衣蒙面人的武功低估了，今日未必能勝過此人。

就在蕭越心中思潮起伏時，驀地一陣劇痛由心中傳出，幾乎令他當場暈厥，不由以劍拄地。

白衣蒙面人已在此刻發起進攻，一片劍光捲向蕭越。

蕭越正想要躲閃，不意心中又是一陣劇烈疼痛，他立時便暈厥了過去……

* * *

一個聲音彷佛從天堂傳到人間的福音一般。

但也好似地獄的聲音。

蕭越努力想聽清它說的是什麼話，可是却怎麼也聽不清，他掙扎着想接近聲音發出的地方，但却總是相隔萬里。

一個身影出現在他面前，他努力地去看清，終於他看到這人的臉孔，正是曾令他魂牽夢縈的楚香雲。

她說話了，聲音是那麼眞：「越哥，你怎麼啦？」

蕭越想到了她與另一個男人在一起時的情景，不由大叫道：「妳滾！妳不是人，妳是母狗！」

他這一聲喊出來，人也醒了。

蕭越立時便憶起以前發生的事，不由奇道：「我難道還活着嗎？」

他終於睜開了雙眼。

觸目的是一張淚痕交錯的絕色臉容，也是他再熟悉不過的了。

蕭越憤然道：「怎麼是妳？妳爲什麼要救我？」

立在蕭越床前的正是楚香雲。

她哽咽地道：「你爲什麼這麼兇？人家日以繼夜地照料你，你就這樣對待我嗎？況且也並非是我救你啊！」

「對呀！越兒，救你的是『奪命神醫』風無命風老前輩，你眞嚇死我們了，全身上下十二處劍傷，整整昏迷了四十九日啊！眞急死人啦！」

蕭越這才發現床前站立的並不只是楚香雲一人，在她身後還站着「遠香閣主」及龍天南等人。

蕭越奇道：「我怎會在這裡？」

不等人們回答，他又急急問道：「我娘呢？她在那裡？」

衆人聽了蕭越的問話，心頭都一陣難受。

「遠香閣主」默然道：「楊姊姊已不幸……你還是節哀順變吧！」

「遠香閣主」說這話時，已是泣不成聲了。

蕭越目光中射出駭人的光芒，拳頭緊緊握在一起，雙唇緊閉，可是，淚水却沿着臉頰流了下來。

蕭越才初嚐母愛的滋味，就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他心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楚香雲當然很了解蕭越此刻的心情。

她轉身對衆人道：「各位先出去吧！越哥此刻很需要一個人靜一靜的。」

衆人見蕭越那副失魂的樣子，雖然此時有無數的疑問需要蕭越來解決，但也不敢再煩他了。

待衆人一一退出房間後，楚香雲走到床邊，心頭萬分感觸地望着蕭越。

她伸出一隻手握住蕭越的手，却沒有說一句話，她知道此時蕭越需要的正是這種無聲的安慰。

蕭越目光緩緩移到楚香雲臉上，目中逐漸地好似有一團火燃燒了起來。

「妳怎麼還有臉留在這裡？難道妳眞是這麼不要臉嗎？」

蕭越的語音冰冷、生硬，讓人冷到了心裡。

楚香雲吃驚地張大眼睛，她幾乎不敢相信蕭越會用這種語氣對她說這樣的話。

「越哥，你……」

「不要叫我！」蕭越粗暴地甩開楚香雲的手，打斷道：「從那天晚上起，妳就再也沒有叫我越哥的權利了，並不是我不給妳這個權利，而是妳踐踏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放棄了這個權利。」

楚香雲越聽越是迷惘，道：「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蕭越冷冷地看着楚香雲，心中不由怒火中燒，他怒極之餘，反而平靜了一些。

蕭越道：「和妳相識這一年多

來，我居然沒有發現妳演戲的本領，也這麼爐火純青。」

楚香雲也忍耐不住這冷嘲熱諷了。

她怨怒道：「我到底做了什麼使你這樣對我？難道我將自己一生都交託給你也錯了嗎？」

楚香雲此時心情十分不平靜。

她頓了一下，又怒氣道：「我這四十九日以來，哪一日不擔憂你的傷，不眠不休地照料你，難道就是爲了你這番平白無故的斥責嗎？」

蕭越冷聲道：「平白無故？哼，這來由難道妳不比我更清楚嗎？還要我提醒妳？」

「什麼來由？我怎會比你還清楚？你說呀！」

楚香雲聲音不由地也高了起來。

蕭越見楚香雲居然裝出一副委屈的樣子，不由氣得臉色發青，額上青筋暴跳不止。

蕭越氣極地道：「好！我就明白地告訴妳。」

蕭越語聲憤激地將那夜自己親眼所見敍述了一遍。

楚香雲只聽得魂飛天外。

蕭越認定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也難怪他會如此地氣憤，傷心了。

楚香雲好半天才回過神來，道：「難道你眞的認爲那是我嗎？」

蕭越冷哼道：「我親眼所見，難道我還希望那人是妳嗎？我當時眞不相信會是妳，可是我的眼睛告訴我，這是事實。」

楚香雲失望而又無助地望着蕭越。

她憤然道：「你竟然相信我會是那種人，看來，這就是你對我的了解囉？」

蕭越見楚香雲目中淚光盈盈，似有無比的委屈，心中不由得一軟，可是他立時便想到那晚所見的一幕，心中不由一硬。

蕭越道：「也許我過去並沒有了解到妳的另一面！」

楚香雲本指望蕭越會說出體諒自己的話，哪知他竟是這樣的一句冰冷刺心的話語，心中頓時萬念俱灰。

「罷！罷！罷！我楚香雲竟會落到如此下場……」

她話未說完，人已衝出了房門。

蕭越眼見楚香雲奔了出去，心中頓時像失落了什麼，空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了，一種讓人難以了解的痛苦，撕扯着他的心，似要將他心撕得粉碎。

一刹那間，蕭越只覺得活在這個世上如此痛苦，不如解脫了好。

可是一想到家仇未報，而又增添喪母之恨，倘若我輕易地離世而去，豈不是遂了仇人的意？

蕭越心頭百念紛雜，一下子又什麼也沒有了。

他整個人便痴呆了一般，半晌躺在床榻上，彷佛靈魂已經離開了他的肉體，剩下的只是軀殼而已了。

一條人影閃入房內：「好小子，你總算醒了，這一下你須老實交代了。」

進來之人是個年約七旬的老者，他眉毛、鬍子全白了，目中神光閃現，像年輕人的眼睛似的。

蕭越一動未動，彷佛並未看見此人。

這老頭見蕭越不理不睬，不由動了怒氣道：「小子，老夫將你的小命救回，你居然連正眼也不看老夫一眼。」

他說着，便要動手揪蕭越。

此時，只見蕭越目光失神，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不由奇道：「小子，你清醒些，莫非你……」

蕭越忽然開口道：「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嗎？」

白眉老頭大聲道：「什麼結束了？小子，莫非你中邪了？」

他這一聲極大，使蕭越不由一震，已然回過神來。

見了白眉老頭，他不由詫道：「這位老前輩是何人？怎麼在下從未瞧見過你呢？」

老頭哼了一聲道：「老夫就是『奪命神醫』，『奪命神醫』就是我！你小子的命就是我從閻王爺手中奪回來的，這回你可記住了嗎？」

蕭越輕「啊」了一聲，道：「敢情前輩就是玉潔、冰清兩姊妹的爺爺嗎？」

白眉老頭道：「原來你還記得我的孫女啊！老夫以爲你早就忘了呢？我若不是要向你了解玉潔的情況，老夫才懶得爲你治病呢！」

蕭越恭敬地道：「前輩言重了，我豈能忘記她們姊妹對我的大恩呢，至於玉潔，唉……」

蕭越說到這兒，他目中閃出一絲痛苦之色。

白眉老頭道：「老夫聽冰清所言，玉潔是被『蘭花教』捉去的，可眞有其事？」

蕭越道：「晚輩當時正處於昏迷之中，全然不知玉潔遇到什麼人，等到晚輩醒來，却只有玉潔留下一封信，道出以她自己爲我換得解藥，而對方正是『蘭花聖母教』。」

白眉老頭只聽得長嘆一聲，負手而立，半晌方自喃喃道：「唉，她眞像她娘，爲情人甘願獻出一切，你小子眞是有福氣，這世間，到底情爲何物呢？」

情之一物，自有人類以來，便

有了。

父母親情，手足之情，友情，愛情，眞可謂多矣。

然而，最令人們爲之魂牽夢縈的，却是純潔、偉大的愛情。

* * *

正是秋意濃時，秋風吹動着楓林，有如灑下漫天血雨似的。

楓葉正紅，紅得似火，紅得似血。

又是黃昏。

夕陽本已如血，再襯着殷紅的楓葉林，更顯得血腥味濃極了。

林邊一條小道，道旁有一家小酒店，酒旗飄揚，上書四個血色大字「醉紅老店」。

「醉紅」，不錯。

面對這似火楓林，如血的殘陽，焉能不醉？

此刻，路上行人已稀，小店中自然也少了客人。

酒店角落，背光的一張桌旁只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年，然而他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他眼中神采皆無，宛似老人的眼。

他來這小店中已有半月餘，幾乎每日都要喝得大醉，醉倒之後，就俯在桌上大睡。

店主陶老爺子生平閱歷過不少人，可是這個身著黑衣的少年如此表現，實在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起初，店主還以爲這黑衣少年是在等人，哪知一連半月過去，這少年從未抬眼看過進出小店的客人。

而且，他也沒有一絲像要離開小店的意思。

陶老爺子有心趕客人，只是人家又沒少給半文錢，這眞是一件難辦的事了。

今日，又來了幾位奇客。

第一個是一位年紀輕輕，斯斯文文的公子爺，一大早便來到店中，揀了一張靠近門旁的桌子坐了下來。

他要了壺花雕，幾樣小菜，便獨自小酌起來。

第二批來了三個人，個個都是鬚髮皆白的老人，然而，他們那雙精芒四露的眼神却絲毫也不老。

這三個老者來後，也是坐在那兒喝悶酒，除了三雙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門外，全都不說一句話。

第三批來的是四位和尚，也是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一面慢吃慢飲的，一面盯着店門外看。

第四批來的是兩位道士，一位俗家打扮的劍客，三人坐在一張桌邊與前幾批的情形相同。

若說有何不同，那就是這三人進來時，與四位和尚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

而那位黑衣少年却在此刻俯倒在桌上，看起來，他似乎已經大醉了。

這小店此時已只剩下了一張桌子了。

陶老爺子心中只希望客人不要再來了，否則客滿了。

後來之客到此後難免會起爭執，而這些江湖人物的脾氣，陶老爺子是最清楚不過了，一旦爭執起來，便是刀劍相向。

那時，就極可能毀了這小店了。

然而，眞是怕什麼就來什麼。

門外一陣腳步聲傳來。

門口已出現了六、七位俗、僧皆有的人物正朝店內走來。

他們在門口略一駐足，立刻分爲兩撥。

三個和尚直走到醉少年所在的那個桌旁坐了下來，而剩下四人當然佔據了店內僅有的一張無人入坐的空桌坐下。

在這四人中一個生相威猛的武士，他一掃視店內的情形，大聲嚷道：「大師兄，少林、武當、華山的朋友也在這兒哩！」

四人中一名年約四旬的漢子，聞言不由一橫眼，盯住這位師弟，這武士似乎十分畏懼大師兄，立刻住口不語。

坐在門口的年輕公子哥忽然冷聲道：「就是各位都噤若寒蟬，人家也未必就會放過你們了。」

後來四人中那位武士聞言，立時叱道：「臭小子，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管大爺們的事。」

那大師兄似乎也有些不耐煩，道：「閣下莫非是那主兒的朋友嗎？居然知道得這麼淸楚？」

公子哥模樣的少年，輕笑一聲道：「在下若認識那主兒，又豈會在這恭候？只是見各位對那主兒如此懼怕，居然連話也不敢說一句，『崆峒四雄』也不過如此而已，『武林盟』怕也沒人了。」

「閣下是誰？最好把話說明白些，『武林盟』爲武林正義而掃滅『幽靈教』使自己元氣大損，可是也未到讓人隨便欺負的地步。」

說話人正是和兩位道士一起來的少年劍客。

公子哥模樣的少年冷哼一聲，不再言語了。

他似乎知道這少年劍客極是難惹。

本來這幾撥人都是一言不發的坐在那兒，這番被少年公子哥挑起的話頭，居然再也無顧忌了，於是便大聲談論起來。

那崆峒派大師兄向少年劍客一拱手道：「在下崆峒羅子雲，想來兄弟是武當劍客雲師兄吧？」

少年劍客立即恭敬道：「不敢，小弟正是雲强。這回本盟掃滅『幽靈教』恢復我武當淸靜之地，全

賴各位兄弟及別派的好兄弟幫忙。小弟恰好閉關練功一載，哪知這一年居然發生了許多大事，小弟沒能親手洗刷師門奇恥，眞是慚愧得很。」

原來，當初蕭越被關在蹉跎崖時，由於突遭敵人襲擊以致損失極重，故凌霄子提前出關，却又精選了一批二代弟子中出類拔萃者，前往一隱秘之處閉關，修習本門最高絕藝「太淸罡氣」。

可是，這件事連凌空子，就是韓威雲都未能了解到這其中底細是如何的。

正由於凌霄子的這一措施，才使武當一派免遭了滅絕的危險。

羅子雲笑道：「雲師兄眞是太過謙了，雲師兄出關不久即單人獨劍誅殺了『幽靈教』餘孽二十七名高手，救出了掌門師伯，這番功績正是我輩中人所欽敬的。」

少年公子哥再也忍不住的嘲諷道：「我捧你一句，你捧我兩句，當眞是不亦悅乎！」

「崆峒四雄」中那位性格魯莽的漢子不由大怒，道：「臭小子，總與我『武林盟』過不去，難道我們眞怕了你不成？」

少年公子哥鼻中發出聲冷哼，道：「怕不怕在下，那是你們的事，只要各位不怕『誅心令主』的『誅心令』就行了。」

他口中「誅心令主誅心令」七字一說出，店內除了那醉少年外，無一不臉色大變，顯然對這七個字極是忌憚。

此刻，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從地平線上完全消失了，留給人間的則是無盡的黑暗。

陶老爺早已預備了燭火，此刻也點亮了。

屋中衆人自那少年公子哥道出「誅心令主誅心令」後，又陷入了一片沉默。

這小店內寒意也似乎濃了許多。

雲强臉上毫無表情，一年來的閉關習武，不僅武功大爲進境，且涵養功夫而練得爐火純青了。

喜怒很少會從他臉上看出來。

和醉少年同坐一桌的是三個和尚，此刻他們却在閉目養神。

那三名老者却若有所思地瞧着雲强，眉頭緊皺，一言不發的靜坐在那兒。

那羅子雲的師弟，性格魯莽的金子雨忽然岔道：「我就不信『誅心令主』的『誅心令』眞的那麼厲害……」

他的話只說了一半，就又被他大師兄羅子雲嚴厲的目光所阻住。

於是，那難言的沉默，不斷地壓向人們的心頭。

時間一點一點的流逝，人們也越來越感到不耐煩了。

驀地，金子雨忽然大叫一聲，身形好似在屁股下裝了彈簧似的，箭一般射向門外。

羅子雲一把抓去，但却未拉得住金子雨。

金子雨人剛到門外，狂喊聲隨之已變爲慘叫聲。

然而，却異常的短促。

羅子雲及兩位師弟聽到後，不由倏然臉色一變。

他們不知金子雨遭到了什麼暗算。

羅子雲正要率兩位師弟出門去查探究竟時，却被雲强攔住了。

「羅師兄，千萬不要冒然出屋，只怕『誅心令主』在這屋周圍有埋伏，否則，金師兄不會遭毒手的。」

「可是……」羅子雲正待分辯。

却聽那三個白髮老者之一的青袍老人道：「雲師侄所言極是，羅師侄千萬莫要冒險。」

羅子雲長嘆一聲道：「多謝三位師伯的關懷，只是晚輩不忍四師弟他……」

他說到這兒，已是悲從中來，哽咽不能語了。

就在此刻，倏地一道陰風穿門而入，只吹得燭火飄蕩，燭影斑駁。

接着，一陣奇異的聲音傳來，彷佛是什麼重物被拉着走似的。

屋中人們只覺得一股涼意自脊背擴散到全身。

忽然，人們齊齊驚呼出聲。

一具棺木緩緩飄進了屋子，而又無一人在棺木周圍。

彷佛，這棺木是自己走進來的。

* * *

「醉紅老店」中的人們眼望着那棺木，由門口一直進到屋中方自停住。

這情形有說不出的詭異。

羅子雲猛然大喝一聲，一掌擊向棺蓋。

想那羅子雲可謂崆峒派二代弟子中第一把好手。

這一掌又挾怒而發，自不可小覷。

「砰」的一聲，那棺材蓋應手而飛，直從房門飛了出去。

羅子雲也就在此時看到了棺中的東西。

他猛然間呆住了，臉上的表情就像活吞了一隻蒼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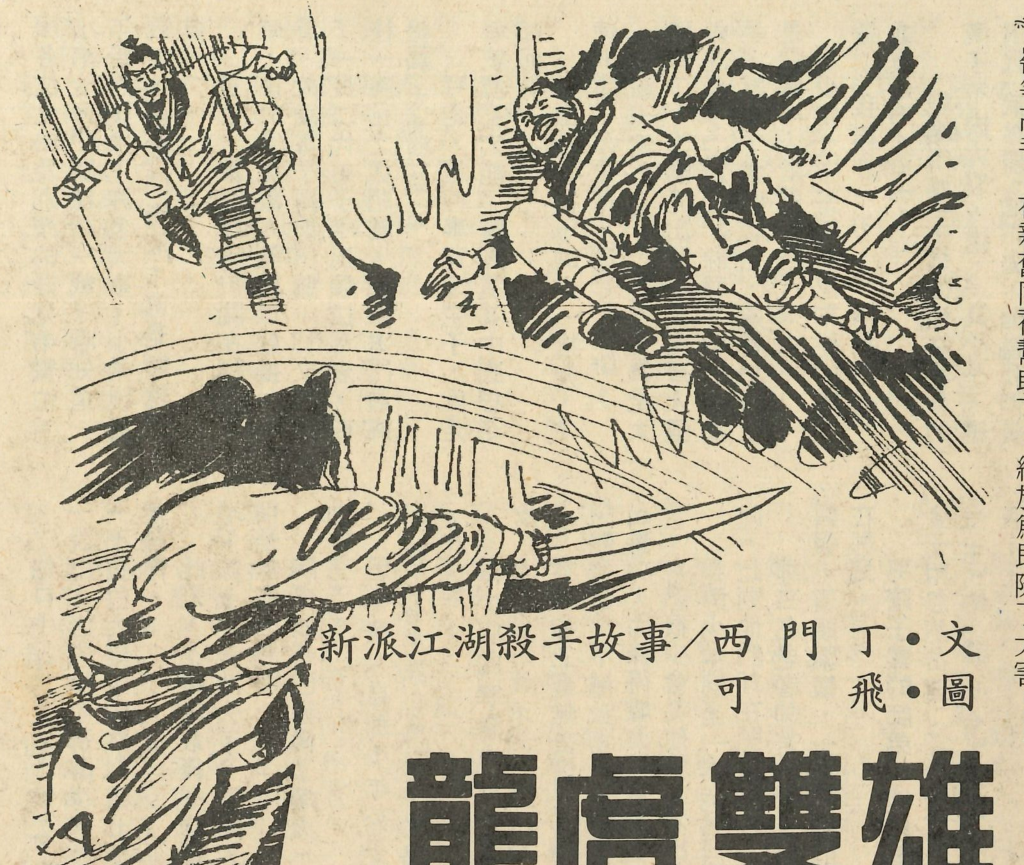
屋中衆人見他一聲不響地立在棺材前，都詫異之極。

羅子雲此時臉上是恐怖之色。

他口中喃喃地道：「『誅心令主』！『誅心令主』！」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蕭逸飛立志要殺奸官黎澤仁，便再冒一次險，通過郭嘉梅爲內應，安排蕭逸飛匿身臭水道，待聽到暗號及時現身黎澤仁房內，面對床上的奸官蕭逸飛豁出一切撲上去，不料奸官早有設防，蕭逸飛一人難抵擋，此時趕來了皇甫雪父女與岳秦嶺等高手，在新舊同袍幫助下，終於爲民除了大害……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坐以待斃殺不停　改弦易轍上京城

這兩人一至，其他小輩全沒答腔之餘地，風火輪忽然轉頭問道：「岳侄，你可有沈頭兒的消息？」

岳秦嶺恭聲道：「沈爺爺跟管爺爺一樣，也把師父師伯他們拆散，至今沒有來往，連我師娘都不知她乾爹住在何處，是生是死。」

老人們又唏噓一番，皇甫一香又端出兩碟小菜來，一碟是炒雞蛋，一碟是韮菜炒咸肉，都能下酒。「兩位叔叔在此多盤桓幾天吧！」

風火輪指指炒雞蛋，道：「只要姪女天天炒一碟這東西，老夫便住上一年又何妨？」言畢大笑起來。

接着老人們又互詢昔日沈鷹和管一見之同輩好友如「開山掌」崔一山、「風雲刀」古逸飄、「五虎斷魂刀」彭公志等人之近況，也少不免緬懷昔日光輝之事蹟，只聽得小輩們悠然神往，不覺把兩罈黃酒全喝光了。

風火輪問道：「賢姪女，還有沒有酒？今夜是不醉不休。」

皇甫一香怕他們醉了，便道：「不知兩位叔叔會來，家中沒有多備，待天亮之後再去買。」

風火輪連呼可惜不已，忽然夏雷道：「小弟年初曾遇到神醫『賽扁鵲』盧三帖之後人，才知他已仙逝七八年了，他後人也在行醫，聽說醫術也不錯，只是乃父因武林險惡，不許他涉足，因此知之者不多。」

皇甫雪道：「我聽郎四道昔日號稱江南三大神偷之一的『走千戶』盧成、『萬事知先生』溫一韋也都過世了，好朋友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忽然外面有人道：「這句話說得眞對，明天又要少三位了。」

衆人不聽心頭不由一沉，皇甫雪厲聲道：「誰？給老夫滾出來！」

只見外面現出十多條黑影來，爲首那一位竟是「大漠惡魔」龔仙踪！

皇甫雪酒氣上湧，怒道：「姓龔的，今夜老夫心情好，不想殺你，你快給我滾！」

「好大的口氣，也不看看來的是什麼人，你不想殺我，老夫却要送你們上西天，皇甫雪，速速拿兵器，否則噬臍莫及。」

皇甫一香早已進內替他們把兵器取出來，這時候他才發現蕭逸飛和郭嘉梅已不知去了何處，芳心又恐父叔輩沒有兵器吃虧，不及找尋，連忙出去。

只聽羅綉春正在吹噓：「今夜到此的全是武林高手，由左開始：第一位是『疤面虎』宋彪；第二位『搜魂手』古星劍；第三位是『水上飛』謝曉東；第四位是『東海蛟龍』

謝曉波；第五位是『洛水一槍』袁白雲；第六位是家師，諸位應已認識，第七位是『天山雪蓮』白冰；第八位是……」

風火輪接口道：「是『漢水雙煞』的老大高英，哼，老夫早已會過了。」

龔仙踪冷笑道：「春兄，不必再跟他們多費唇舌，咱們上吧！」

皇甫雪突然道：「且慢，今夜你們來此目的是什麼，可否見告？」

「何須多問，當然是爲了送你們上西天，難道是來陪你們喝酒？」

「皇甫雪以往跟諸位有仇有恨麼？用得着如此勞師動衆？」

高英哈哈冷笑道：「這就要怪你不識時務了！」

皇甫雪故意問道：「老夫如何不識時務？」

袁白雲尖聲道：「你擁有四品龍衞之頭銜，又成功地退出了江湖，爲何有安穩日子不過，却要去管閒事，你能怪咱們麼？」

皇甫雪哈哈笑道：「老夫心中奇怪，誰有此能力將東西南北之魔頭全召來寒舍，聽你此言才恍然，諸位向來是趨炎附勢之輩，有此舉動，自然不會怪之！」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夏雷接口道：「何止趨炎附勢？這些匹夫平日都是欺壓善良，是無惡不作之輩，做什麼都不覺得奇怪！」

「搜魂手」古星劍陰惻惻地道：「多費唇舌無益，彼此心照就是，老龔，夜長夢多，動手罷！」

皇甫雪冷冷地道：「急什麼？今夜咱們是一對一，還是羣毆？」

高英喃喃地道：「咱們只聽九千歲之命令殺人，還講什麼武林規矩？總之，須將此地所有人，全殺個乾乾淨淨！」

「不錯！」龔仙踪高聲道：「一齊上！」

話音未落，屋頂突然飛下一蓬暗器，還夾雜着一股尖銳之破空之聲，懾人心魄！

剎那間，那些魔頭突然手忙脚亂起來，第一枝長箭射向袁白雲，袁白雲已抬槍以待，不料第二枝長箭自後趕上，箭鏃在第一枝長箭之羽上一擦，箭頭登時偏了，倏地改變方向，射向高英。

高英虞不及此，「噗」地一聲，右胸被射個正着，廳內諸老看得眞切，都忍不住大聲喝起采來，采聲未落，龔仙踪等人已率人衝進去。

袁白雲仗着藝高，拔身而起，射向屋頂，眨眼間，又一蓬梅花針迎頭洒下。

* * *

龔仙踪尚未進廳，「叭」一聲響，風火輪長鞭已經先出手，長鞭像蛇兒一般在空中先打了個圓圈，鞭梢倏地彈出，就似毒蛇吐舌般，噬向龔仙踪之胸膛。

風火輪之功力雖不及皇甫雪及夏雷之深厚，但他在這條長鞭上浸淫了數十年，那份火候及功力亦非同小可。

龔仙踪心頭一驚，暗中忖道：「看來這批老不死的都有幾下子，今夜可得小心，方免在陰溝裡翻船！」心中想着，手上動作絲毫不慢，長袖飄飛，將鞭梢掃開，去勢不變。

夏雷寶刀在手，早已躍躍欲試，道：「放他進來，老夫正要他試試我寶刀之厲害！」

風火輪手腕一抖，長鞭改抽旁邊之「疤面虎」宋彪，宋彪使的是一柄犬齒刀，見長鞭抽來，立即迎了上去，竟欲將長鞭鋸斷。

風火輪怎會讓他之犬齒刀纏上？鞭身沉下，鞭梢「啪」地一聲彈起，手腕再一抖，打了一圈，向其頭頂罩下！

宋彪有意在同伴之前展露一手，待鞭梢圓圈將至，手臂方抬起，穿進鞭圈，若風火輪收圈或收鞭，便正中其下懷，不料風火輪數十年之功力非同小可，長鞭使得出神入化，鞭圈不收反而解開，伸得筆直，鞭身突然弓起，鞭梢自然落下，宋彪虞不及此，後背被抽個正着！

這一鞭只抽得宋彪後衣碎裂，布碎如蝴蝶般飛起，這一鞭同樣把宋彪之尊嚴打碎，只聽他虎吼一聲，悍不畏死的衝了過去。

風火輪當然知道使長兵器的，最怕讓敵人突至身前，則威力完全沒法發揮，是故他立時機警地後退，依然保持優勢。

那邊廂之龔仙踪已經搶了進去，夏雷寶刀出手，如同閃電般一劃，把他嚇了一跳！却不知夏雷年輕時出手更快，只是火候及功力不如現在罷了！他那「彩雲追月刀法」一經展開，一刀緊過一刀，一口氣攻了八九刀！

龔仙踪大吃一驚，忖道：「怎地這老匹夫出手，似乎比皇甫雪還快？」他不敢大意，長袖飛舞，光守不攻。

尾隨他進去的是「天山雪蓮」白冰，皇甫雪正想出手，岳秦嶺已快一步，攔在他身前，寶刀向白冰肩胛砍去！那白冰人如其名冷冰冰的，只冷哼一聲，也不打話，抽出一對短劍，與岳秦嶺鬥在一起。

兩人鬥了二十多招，竟也是不分勝負，古星劍冷笑一聲：「皇甫老兒，你也不要閑着，咱們玩幾招吧！」

皇甫雪冷冷地道：「皇甫某早

已久候！只怕你不敢應戰耳！」

古星劍心中大怒，表面上不動聲息，便欺身向前，右手似掌非掌，似爪非爪，攻向皇甫雪。

皇甫雪長劍一劃，便將其攻勢封閉！

對方來了十多人，八名高手，其中高英受箭傷、袁白雲上了屋頂，尚餘謝氏昆仲。那謝曉東好色，見皇甫一香如天仙化人，骨頭早已酥了一半，繞路過去，笑嘻嘻地道：「小姑娘國色天香，今夜若這樣香銷玉殞，豈不可惜，不如隨咱們到東海島上納納福，那才不枉此生！」

皇甫一香芳心暗怒，奈何她自小跟父親生活，少與外人接觸，連罵人的話也不懂，只得抽劍向對方刺去！

「哎唷，原來美人兒還是位高手，眞是失敬得很，嘻嘻，待小生陪你玩幾招……哎，可別來眞的！」

皇甫一香咬牙道：「眞是……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岳秦嶺急道：「師妹莫急，慢慢對付才是上策，不可中其奸計！」

皇甫雪罵道：「你們這些號稱高手的老匹夫，只會欺侮後輩！」

謝曉東也道：「老兒，你這話小生可不敢苟同！我可是你之後輩，跟令嫒同輩，如何說我欺侮後輩！」

皇甫雪見他年在三十五左右，此話也說得通，一時語塞，無言反駁，不由氣結！

「東海蛟龍」謝曉波是謝曉東之堂哥，他見宋彪後背受傷之後，動作大不如平常靈活，故落在下風，正準備過去助他。

就在此刻，屋頂上突然傳來袁白雲一聲悶哼，緊接着，屋外也傳來慘呼聲，他們心頭一跳，倏地轉身衝出去，雙脚一頓，拔空而起：「袁兄不必害怕，謝某來助你！」

* * *

袁白雲躍上屋頂，迎面飛來幾柄飛刀，一看便知發射者是此道高手，他心頭一驚，雙槍舞得像風車一般，飛刀雖被磕飛，但蕭逸飛已仗劍衝了過來，劍尖如白蛇吐信般，不離其要害。

袁白雲陣脚未穩，被蕭逸飛一陣狂攻，有點手忙脚亂，但求無功，不求有過，採取守勢，一一將蕭逸飛之攻勢化解。

兩人鬥了三十多招，蕭逸飛一夥心登時懸起，忖道：「這廝果然名不虛傳！今夜我只是佔了先機之便宜，若是公平決鬥，我可勝不了他！」他心中明白，是以攻勢不遏，他深知若讓對方有喘息之機，則形勢將會改變！

兩人越鬥越緊，越鬥越凶險，不過郭嘉梅見蕭逸飛佔了上風，便擔心下面之情況，他趁袁白雲無暇顧及時，悄悄由屋後溜了下去，搬開屋後之尿缸，鑽進地窖裡。

蕭逸飛長劍招式如閃電般，往往招式未老，新招便生。袁白雲一口氣招架了八九十招，仍無反敗之跡象，一顆心登時焦急起來：「這小子氣力怎地這般悠長？」

激戰中，蕭逸飛一劍急刺，力蘊千鈞，嘶嘶作響，袁白雲心頭一凜，忙不迭舉右槍來格。依慣例，蕭逸飛必然立時變招，但這一次却不一樣！

這一次，蕭逸飛之左掌突然印出，却讓長劍跟對方之右手短槍接觸，但袁白雲還有一杆左槍。

他見蕭逸飛左掌印來，心頭大喜，左手短槍立即對準其掌心刺去。

說時遲，那時快，蕭逸飛左臂一伸一圈，手腕震開槍杆，「颼」地一聲響，袖管內飛出一枝弩矢來！

這一着毫無先兆，袁白雲做夢也沒想到他有這一手，待他發覺不妙，已經來不及了：「噗！」弩矢射進其胸膛，他弩住一口氣嘶聲叫道：「老子跟你拚了！」

袁白雲話未說畢，左手槍一挑，直戳對方胸膛，完全一副兩敗俱傷之打法！

蕭逸飛那裡肯與他拚命？立即飛身後退，同時又發出兩柄飛刀阻其前進。

袁白雲踉蹌後退，幾乎跌下地去！與此同時，因爲郭嘉梅已利用地窖地道，自另一棟屋後出來，覷得眞切，一枝長箭射出，正中一個大漢的後背！

那漢子慘叫一聲，驚動了旁人，一回身，便見到一蓬小飛鏢射至，驚怒之中或閃避，或以兵器擋格，待他們趕過去屋後，那裡有人？

直至此刻，謝曉波方自大廳中出來，轉身躍上屋頂，伸手扶住袁白雲。「袁兄受傷？請先下去歇歇！」

蕭逸飛哈哈笑道：「你來得正好，大爺正感寂寞些。」他揉身撲上去，長劍展開攻勢，彷如大海波濤般，一浪高於一浪。

謝曉波不敢托大，忙抽出輕易不肯使用之蛾眉刺來，見招破招，看情況，他武功顯然在袁白雲之上，很快便穩下來，眨眼間便能反攻。他蛾眉刺擅長在水下作戰，因此招式陰狠，無聲無息，但招式却不如蕭逸飛那般凌厲。

鬥了十來招，謝曉波之左袖左掌立即配合上來，漸漸取得了上風。

蕭逸飛雖知自己眞實本領不如

對方，但他渾身都是刺，除了眞正之本領外，尚有許多「旁門左道」，是故並不慌亂，雖落在下風，但謝曉波要想取勝却也不易，兩人都全心找尋對方之破綻，以期一擊即中。

* * *

大廳內之形勢已臻險惡，風火輪雖然佔了上風，但因長鞭在狹窄地方不便施展，又因恐影响戰友，是故至今猶未得手。

皇甫雪知道原委，忙道：「一香，妳到院子裡去。」他希望郭嘉梅能在暗中助她。

皇甫一香武功不如謝曉波，但實際上差距不大，只是她缺乏上陣經驗，待她穩定下來之後，已能施展攻勢，並造成威脅，因此，十多招之後，便慢慢退到院子裡，甚至到籬笆邊。

羅綉春問道：「謝老二，要咱們幫忙麼？」

謝曉波哈哈笑道：「對付一個雌兒，還要人幫忙，謝老二不如一頭栽進大海淹死好了！」

羅綉春討好地道：「跳到東海不就是你的天下了麼？」話未說畢，身旁一個大漢，突然上身一挺，怪叫一聲，倒在籬笆上。

謝曉波正在奇怪，忽聞有人驚道：「他娘的，不知何處射來冷箭！」

郭嘉梅兩次冷箭都得手，弄得餘下來的那六七個大漢人人自危，不斷游目注視四周。謝曉波罵道：「飯桶！你們不會分一半人去搜索麼？」

話音未落，背後風聲急响，他吃了一驚，連忙閃開，長箭反射向皇甫一香，幸好皇甫一香及時以劍將其撥落，不過如此一來，郭嘉梅亦暴露了身形，幾個大漢發一聲喊：「那廝在後屋屋頂！」

郭嘉梅自竹舍頂跳了下來，轉身閃進屋內，順手將門關上，那道竹扉如何抵擋不住四五個如狼似虎的大漢？「蓬」地一聲，竹舍震動一下，竹扉已跌倒落地。

說時遲，那時快，一陣暗箭飛來，全釘在最前面那大漢的身上，旁邊那一個臉上中了一顆鐵蓮子，火辣辣地疼痛，雖然保住了性命，却把他們嚇個半死，連忙向兩側閃開。

過了半晌，那些漢子才探頭內望，但見屋內放着兩張竹床，一張竹桌，四張竹椅，除此之外，不見一人，袁白雲自屋頂跳了下來，喝道：「飯桶，快進去看看！」他忍痛拔出弩矢，不料竟有倒刺，這下不但痛得他發抖，剛止住之鮮血又湧了出來，心中把蕭逸飛十八代祖宗都罵遍。

那些大漢無可奈何，只好戰戰兢兢地走進竹舍，忽然四角射來弩矢，儘管他們小心翼翼，仍然有兩個大漢中矢，慘叫聲傳來了，地板突然陷落，把其他三個全部陷下去，下面全是尖銳之竹片，這次慘叫聲，在黑夜中更令人毛骨悚然，鄰居立即响起一片兒啼聲！

五個大漢進去無一生還，袁白雲又驚又怒，忍住疼痛，退了開去，眨眼間已不見人影。

謝曉波冷哼一聲：「想不到老袁平日誇誇其談，却這般怕死！」

郭嘉梅這時候又從屋後鑽了出來，他心情非常愉快，因爲只他一個人已把那些飯桶全部解決掉，冷不防他剛轉過屋角，一柄單刀便迎面劈至。

郭嘉梅大吃一驚，忙不迭跑開，却原來是受傷之高英，包紮好傷口，喘息過後，找他麻煩。

郭嘉梅仗着地形熟悉，很快便擺脫了高英，如今他一顆心定下來之後，又暗打主意，因爲敵在明，己在暗，又可施展其技。

他躲在一座茅厠後面，悄悄拉弓搭箭，等待機會。高英失去了郭嘉梅之踪影，他亦害怕起來，戰戰兢兢地慢慢退回去。

郭嘉梅忽然撿起一塊石頭，向其背後拋去，然後忙再拉弓。石頭落地發出响聲，高英是驚弓之鳥，不由自主地轉身揮刀護住前身。

說時遲，那時快，郭嘉梅一箭射出，直取其後背。

第一枝長箭離弦，他又搭上第二枝長箭。

黑暗之中，兒啼聲格外响亮，掩沒了長箭破空之聲，直至長箭臨身，他才發現。

高英反應亦快，立即蹲下身去，長箭穿過其髮髻而去，長髮如瀑布般瀉下，與此同時，第二枝長箭又已離弦！

第二枝長箭一離弦，郭嘉梅立即自茅厠後衝出去，伸手入懷掏暗器。

第三枝長箭未及，高英已滾落地上，長箭登時落空，正在他驚魂未定時，迎頭洒下幾把飛刀。

這一次他再也躲不過，身上中了兩柄飛刀，雖然仍未奪取其命，但郭嘉梅已抽出寶刀，向地上之高英砍去。

生死關頭，不容他猶疑，高英只得在地上亂滾，郭嘉梅連砍數刀，却砍在空處，他一怒之下，踢出一脚，將高英踢飛丈許。

如此一來，反而幫了他一個大忙，高英挺腰起來，郭嘉梅才撲至，兩人立即拚殺起來。

論眞正武功，高英在郭嘉梅之上，但他此時既有箭傷，又有刀傷，一經拚鬥，鮮血便再也止不住，眨眼間，衣襟已全被鮮血染

紅。

十七招過後，郭嘉梅已打得高英手忙脚亂，不斷後退，終於他退到牆角，退無可退，只好鼓起餘勇反攻。

他每出一招便牽動傷口，出手方向都偏差了，同時氣力隨着鮮血自傷口消逝！

再打七招，高英之單刀已被郭嘉梅擊落地上！高英虎吼一聲，箕張雙臂，雙掌如同鷹爪，握向郭嘉梅之脖子！

好個郭嘉梅急中生智，飛起一腿，蹬在高英小腹，把他踢得後背重重地撞在牆上，說時遲，那時快，郭嘉梅之刀尖已自其腹部刺進去！

郭嘉梅殺了高英，舉袖拭汗，不及喘息又跑回去，因爲戰事沒了，他必須去助皇甫一香却敵！

不料一到竹舍前，便見袁白雲正在放火燒竹舍，而且火勢已經形成，火光把四周照得光如白晝，他怒喝一聲，仗刀衝了過去！

袁白雲及羅綉春正好自竹舍走出來，見狀冷笑一聲，道：「你來得正好，老子們正要找你算賬！」

話剛說畢，屋頂上一先一後跳下兩個人來，先下來的那個是謝曉波，只見他左肩鮮血直冒，右肋釘着一枝弩矢，後面那一個正是蕭逸飛。「你毀了咱們的窩，今夜也別想活着離開！」

郭嘉梅膽色登時大壯，揮刀首先採取攻勢。

* * *

大廳內之三對已漸漸分出勝負，風火輪那一組，他佔上風，夏雷刀法以快見稱，這需要膂力及體力，如今他年紀老邁，久戰之下，體力消耗甚大，是故讓龔仙踪討了便宜；而皇甫雪與「搜魂子」古星劍的功力悉敵，難分軒輊。

皇甫雪心中懸掛女兒安危，鄰室火氣已迫了過來，便慢慢退出屋外去。大廳內又少了兩個人，風火輪再無顧忌，長鞭一招緊過一招，但聞他大喝一聲：「着！」

「啪」地一聲響，宋彪後肩再中一鞭！這一鞭力道十分猛，幾乎將他一鞭擊倒！

風火輪手臂一掄，鞭梢捲起一張竹椅，向龔仙踪砸去！龔仙踪眼觀六面、耳聽八方，左掌一抬，擊在竹椅上，那椅子登時碎裂，竹片如大雨一般，紛紛洒在地上。

風火輪這時才迴過長鞭，攔住欲闖過來之宋彪！而夏雷得他之助，方能喘一口氣，龔仙踪冷冷地道：「老不死的，你是活不長了！」

夏雷厲聲道：「老夫脾氣數十年沒改，就算今夜死在此處，也要教你葬身火海！」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教龔仙踪絲毫不敢懷疑！他心頭一驚，心念電轉，倏地退出竹舍。

夏雷喘了一口氣，也緩緩向門口走去，宋彪見他走過來，心頭大悸，忙不迭轉身奔去，風火輪長鞭筆直抽出，夏雷脚步倏地加快！

宋彪聽見鞭聲，忙回身抬刀，夏雷已至，揮刀閃電劈下！宋彪權衡利弊，連忙捨了長鞭，手腕一翻，舉刀還向夏雷。

「噹！」兩刀相觸，碰出一蓬火星子來，與此同時，風火輪長鞭已至，蛇一般纏住其右上臂，用力一拉，宋彪立即沉腰使勁！

但聞夏雷一聲長笑，揮刀劈下，就在此刻，龔仙踪去而復返，雙掌急印！

電光石火之間，夏雷收刀，同時喝道：「放！」

風火輪與他合作數十年，又同居又同宿，幾乎心靈相通，鞭梢飛起，宋彪失去重心，登時躍退。說時遲，那時快，夏雷左腿一掃一挑，宋彪身子頓時離地倒飛！

龔仙踪虞不及此，那雙掌結結實實地印在宋彪後背上，一口鮮血應聲噴出，夏雷來不及閃避，被噴得一頭一臉，同時，宋彪連人學刀，向他撞過去！

風火輪長鞭來不及再發，急忙道：「小心！」

好個夏雷在間不容髮之間，錯步閃開！宋彪屍體直挺挺地摔落地上。

風火輪哈哈笑道：「閣下人性何在？虎毒不食兒，爲何你竟在背後殘殺自己之朋友？唉，眞是世風日下呀！」

龔仙踪幾乎氣炸了肺，畢竟他是老狐狸，心念一動，站在門外，也不進屋！風火輪目光一瞥，只見大火已燒了過來，一堵竹牆及屋頂都已着火。

龔仙踪冷冷地道：「兩位兄台願意變成烤金豬，老夫也沒有辦法！」

夏雷幾番襲擊，都爲龔仙踪迫回來，他一人兩掌，站在門口，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勇！

風火輪抬頭望上，長鞭突然飛起，在屋頂上連抽三鞭，那些已經焚燒着的竹架登時裂開，只見他手腕一抖，扯了一片着火的屋架，向門口的龔仙踪撞去！他的口中叫道：「衝！」

奈何那片竹架只能迫退龔仙踪兩步，而門口狹窄，有那片竹架阻礙，夏雷根本沒有空間閃出去。

三記之後，竹架已爲龔仙踪隔空擊碎，竹節洒了一地！風火輪再接再勵，一口氣扯下三四塊，然後抖手向門口之龔仙踪拋射過去，却連他一片衣角也沾不上，只聽他哈哈笑道：「你們還有甚麼絕活，不妨全施出來！」

風火輪低聲呼道：「四哥！」言畢自屋頂破洞飛了起來，出得屋頂，居高望下，但見屋頂之茅草已全焚燒，竟無落足之處，他飽歷風霜，臨危不亂，長鞭抽在屋頂上，身子借力飄飛，人在半空，右手向後一甩，長鞭自屋頂破洞落下。

夏雷與他心靈相通，當風火輪向上衝起，他便仗刀向門口衝去，只是虛晃一下，立即又退後，此時長鞭自屋頂洞口垂下三尺，夏雷騰身躍起，右手抓住鞭梢。

鞭梢上借來一股力量，夏雷借力穿屋，人在半空，高過風火輪七八尺！

風火輪人已向下墮去，但手臂一掄，夏雷立即被長鞭扯飛，越過火海，也向地上墮去！

就在此刻，龔仙踪見風火輪人在半空，無處着力，鞭梢又握在夏雷手中，有鞭等於無鞭，立即運勁於臂，衝前兩步，雙掌齊發，挾着凌厲之罡風，擊向風火輪！

夏雷在半空看得眞切，左臂、腰、腿一齊用力，反把風火輪扯開幾尺，同時鬆開左手，右臂一掄，寶刀脫手向龔仙踪後背射去！

他救人心切，無形中用足了全身氣力，刀尖破空之聲，奪人魂魄！

龔仙踪不及再發第二掌，反向空手而未落地之夏雷飛去，人未至，掌風先至。

與此同時，風火輪雙脚已落地，覷得眞切，長鞭立即向龔仙踪後背抽去。

龔仙踪拚着後背受一鞭，也要將夏雷斃於掌下，去勢不變，眼看夏雷即將死於其掌下，千鈞一髮之際，一枝弩矢當胸射至！

龔仙踪可無視後背那一鞭，但對這枝弩矢却不得不重視，只見他硬生生的將身子移開幾尺，堪堪避過那一矢一鞭。

長鞭落地，發出一聲巨響，風火輪手腕一抖，鞭梢如蛇，纏向龔仙踪雙足，龔仙踪重心未穩，勉强提氣躍高三尺避過。

如此一再躭誤，夏雷已安全落地，此刻羣雄方放下心頭大石，而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夏雷就似到地獄門外，走了一匝再回來般，雙掌全是冷汗。

就在此刻，突然响起一聲「卜卜啪啪」之怪响，衆人忍不住轉頭望去，却原來竹舍已被燒得差不多，支柱折斷，全屋倒塌。

皇甫雪大喝一聲：「老夫無家可歸，今夜便跟你們拚了！」

龔仙踪冷笑一聲，放目縱觀戰場，暗中計算一下，己方八大將，已死了宋彪和高英，但餘下來的謝曉東、白冰、古星劍和自己，再加上徒弟羅綉春，正好跟對方人手相若，仍可一戰，只是他不知道袁白雲和謝曉東受傷之程度。

再計算一下實力，自己完全有把握勝夏雷，而古星劍即使贏不了，也不致於落敗，羅綉春若鬥皇甫一香，料最低限度可佔上風，白冰與岳秦嶺也功力悉數，謝曉東鬥强弩之末的風火輪，亦可佔優，受傷的袁白雲不會輸給郭嘉梅，唯一令人擔心的只是受傷後的謝曉東未必敵得住蕭逸飛。但瑕不掩瑜，最後取勝的機會是己方。

計算清楚之後，龔仙踪立即開腔調動人手，依其意思找上對手，一切就緒，便冷冷地道：「皇甫老兄，你要拚命也無用，老夫們全力奉陪！」

古星劍聲音更是冰冷：「你們反正都快死了，還要這些破房子作甚，沒的屆時你們留戀人間故土，躭誤了投胎之良機！」

皇甫雪怒道：「勝負未分，吹什麼牛皮，也不怕笑掉大家大牙！」

這些人之中，最擔憂的是風火輪，他雖然最後把刀交給了夏雷，但知道再鬥下去，老戰友必敗，最輕鬆的不是蕭逸飛，適才在屋頂上，他便盡平生本領，才在謝曉東胸膛上釘了一枝弩矢。

這一矢雖然未能立即取其性命，但入肉極深，引致對方每次出手，都滲出血來，久戰之下，自己一定能取勝，不過他却擔心別人。放眼一看，己方的確不利，除非自己能迅速解決謝曉波。

主意打定，他立即抓了一柄飛刀在前，那謝曉東目光一及，一顆心立即提起，色厲內荏地道：「用暗器算是什麼英雄？」

「蕭某只是一名殺手，不是英雄，殺手對付奸臣走狗，還要講武林規矩？你不是被嚇昏了頭吧？」

蕭逸飛虛晃一下手上飛刀，謝曉波心有餘悸，心房立即暴縮，形勢便更加惡劣。

蕭逸飛一連虛晃幾次飛刀，謝曉波心情已比較穩定，未必會閃避。蕭逸飛這才突然將飛刀拋出，此刻蕭逸飛之長劍在外，是故謝曉波從容地一橫手中之蛾眉刺，將飛刀擋開。

說時遲，那時快，蕭逸飛手中長劍突然拋出，謝曉波虞不及此，右上臂被射個正着。

「郎噹」一聲，長劍挑起一塊皮肉，跌落地上，謝曉東忍痛揮動蛾眉刺猛扎過去。「你還有什麼本領！」

可惜他犯了一個不可原諒、不能改變、不能挽回之錯誤，蕭逸飛手上之飛刀雖然已射出去，但他身上還有飛刀，而且右手長劍不在，

更加方便，左右手齊施，謝曉波身上連中兩鏢一刀！

這刹那，他身上猛地一震，方霍然大醒，可惜已經太遲，但聽他虎吼一聲，甩手將蛾眉刺向蕭逸飛拋去，人亦隨即撲了上去。

蕭逸飛十分輕鬆地躍開閃避，反手一甩，又有一柄飛刀釘在其後背上，這一刀幾乎沒柄，謝曉波再也支持不住，應聲倒下。

蕭逸飛這才趨前幾步，拾起長劍，向和羅綉春酣鬥的皇甫一香走過去，道：「皇甫姑娘，妳且歇一歇！」

猛聽謝曉東嘶聲喝道：「賠我大哥的命來！」說着，瘋虎一般撲了上去。

蕭逸飛忙退了兩步，道：「風前輩，您助皇甫姑娘，這廝讓晚輩來對付！」

風火輪喘了幾口氣，這才抖擻精神，利用鞭之長處，看看誰不支，便隔空抽一鞭助戰，想不到竟然產生極大之威嚇力，形勢登時改觀。

謝曉東瘋狂之進攻並沒有嚇退蕭逸飛，他仍然一手執劍，一手執刀，沉着應戰。先採取守勢，再伺機進攻。蓋他知道對方這種急怒攻心之打法，必然會露出破綻。

果然五十招一過，謝曉東的蛾眉刺便露出破綻，蕭逸飛之飛刀立即出手，直取對方心窩，同時手腕一抬，長劍改刺對方雙眼。

謝曉東橫蛾眉刺，半蹲身子閃避，他反應極快，但蕭逸飛是智珠在握，幾乎與此同時，他右脚蹬出，足尖正中其膝蓋，謝曉東一屁股跌坐地上。

蕭逸飛踏前一步，長劍斜指着對方，謝曉東掙扎着爬起來，但右膝已碎，動作十分笨拙，蕭逸飛再一柄飛刀射出。

謝曉東乘機滾落地上，風火輪覷得眞切，長鞭落下，「刷」地一聲，結結實實地抽在他身上，手腕一抖，衣服破裂，人亦再翻了開去。

蕭逸飛第三次出手，兩枚飛鏢射出，全插在其後背上，謝曉東道：「蕭逸飛，老子做鬼也不放過你！」

蕭逸飛轉身去鬥袁白雲，道：「姓袁的，剛才那一招咱們還未分勝負呢！」

袁白雲身上雖中了弩矢，但他武功畢竟較高，郭嘉梅展盡平生本領，也吃了兩槍，幸虧都不是要害，可是也夠他受的，蕭逸飛來了之後，正好退下喘氣！

袁白雲的長槍舞得像風車一般，提防蕭逸飛之暗器，但他動作大，甚是消耗體力，蕭逸飛也不急，見縫抵隙，每次反攻，都使對方吃一驚！

吃驚的何止他一個？龔仙踪料不到形勢轉變得這麼快，這麼大！再鬥下去，形勢如何，他心中有數，又深知今番再難得手，是故長嘯一聲，招呼手下撤退。

羣豪要追，已被皇甫雪喝住。

此時天色經已濛濛亮，而竹舍亦因燒得乾乾淨淨，火苗漸弱。

＊　＊　＊

岳秦嶺喘息着問道：「皇甫師叔爲何不讓咱們追殺？須知他們已是强弩之末……」

皇甫雪道：「咱們何嘗不是强弩之末？所謂窮寇莫追！那些人死光也不可惜，但咱們這些人，死半個也不行！」

風火輪搖搖手道：「三哥說得有理，小弟這身老骨頭已快散掉啦，剛才是硬撑着，已追不動了！」

皇甫一香道：「爹，如今咱們已無家可歸，要去何處？」

皇甫雪嘆息道：「即使有家又如何？就算將龔仙踪等人全殺死，魏忠賢也不會讓咱們有好日子過！有家也等於無家！」

夏雷道：「賢姪女不用擔心，諸位可到老夫蝸居住！蝸居雖小，但在附近還可加建宿舍！天下如此之大，難道還找不到棲身之地？」

皇甫雪道：「棲身之地易找，但恐怕咱們去到何處，魏忠賢的走狗也會跟上去。」

皇甫一香到底年輕，焦慮地道：「爹，如此咱們到那裡去？」

皇甫雪哈哈笑道：「爲父已數年沒到處闖盪了，今番便帶你出去見見世面吧！」

夏雷哈哈笑道：「正是，小弟也閑得發慌才出來走走，既然如此便索性到處逛逛，遊他一個飽！」

蕭逸飛道：「要去如今便得走，爲提防走狗半路襲擊，也得有一套安排方爲妥善！」

皇甫雪料他已有腹稿，乃道：「你經常在外跑，最有經驗，此事便由你安排！」

「晚輩放肆了！」蕭逸飛道：「由於皇甫前輩父女、岳兄及在下是主犯，故由咱們四人一組，夏前輩三人爲一組，兩組分隔不可太近，也不能太遠，第一個目的地是商丘城……」

風火輪截口道：「人家要殺咱們，咱們還要上送上門？有這個道理麼？」

所有的人心中都有此疑問，是以目光注視在蕭逸飛身上。只見他輕輕鬆鬆地道：「進攻是最佳之防守，此乃上乘之兵法，諸位前輩必定明白？」

風火輪沉聲道：「你是要北上去殺魏忠賢？」

「他那種人不值得殺？」蕭逸飛道：「奸臣可利用手中職權，調動千軍萬馬，可收買成千上萬的武林高手，在各處襲擊咱們，試問咱們可防備多少次？防備多少批高手？」

皇甫雪深深吸了一口氣，道：「說得有理，唯一一勞永逸之辦法，便是殺死魏忠賢！只是，只是……」

蕭逸飛目光一掠，一見皇甫雪、夏雷及風火輪等人之表情，已知他們因功名在身，而有所猶疑，是故忙道：「前輩們放心，動手殺人的，必是晚輩，反正我是殺手，殺不殺魏忠賢，落在官府手中也沒有命！」

郭嘉梅道：「蕭老大，請把在下加上！」

「你有妻兒，不可魯莽，還是由我一個出手！」

夏雷冷冷地道：「壯志可嘉，可惜眼高手低！圍繞在魏忠賢身邊的高手如雲，你以爲就憑你手中那幾柄飛刀，便能解決？口氣太大了！」

皇甫雪道：「小蕭，你有此志氣，老夫十分欣賞！你剛才所言甚有道理，不過也把老夫等看偏了！老夫雖然愛惜羽毛，但爲了是非正義，也可不要那勞什子四品龍衛的虛銜！」

蕭逸飛道：「前輩高風亮節，不畏强暴，糞土功名之精神，更爲晚輩所景仰……」

皇甫雪揮手截口道：「不必多說，你趕緊安排，今日由你作主！」

皇甫一香道：「爹，大家鬥了一夜，乘如今天色剛明，還是先上路吧，邊走邊商量！」

當下衆人匆匆上道，皇甫一香拍開一家成衣店，買了衣服，衆人進店換了衣服，然後離開。

匆匆進入一座小樹林，略作化裝，然後分成兩撥，向商丘城進發，他們沿途更換衣褲、易容，或騎馬或乘船，曉行夜宿，想不到居然平平安安，於同一天抵達商丘，投進古都客棧。

皇甫雪那一批先到，蕭逸飛遲了小半天才到，見面之後，晚飯開在皇甫雪賃下之獨立小院，衆人因數日不見，是故見面都有一股興奮之色，尤其是蕭逸飛及皇甫一香，更不時互遞眼色。

風火輪問道：「蕭侄子，你眞的想上京殺魏忠賢？你去過京城沒有？」

「多年前曾去遊過一趟！」

「京城駐了重兵，可不比江湖，雖然官兵武功不濟，但人多，殺不勝殺，且長箭大砲多，你有幾成把握？」

蕭逸飛道：「咱們只智取，不與他們硬碰，應有下手之機……即使殺不了他，躲在京城內却是最安全的，是故，晚輩至今未改初衷，前輩大可不必有於世俗，勉强隨我進京！」

皇甫雪長長一嘆：「老夫亦已久未去京師了，去走一趟也好！」

風火輪登時不再反對。

皇甫一香道：「爹，商丘是古城，咱們先遊玩一下再走如何？」

皇甫雪道：「反正不急，有何不可？眼見中秋將屆，咱們在此過了中秋再走吧！」

夏雷道：「不錯！這些年來，咱們兄弟連面也沒見，今年中秋一定要好好團聚一下！」

皇甫雪道：「在此其間，也不可浪費時間，咱們三個老不死的，抽點時間，點撥點撥後輩吧！」這句話未曾說畢，小輩們已歡呼起來。

＊　＊　＊

銀盤似的圓月，斜斜地掛在半空，大地一片銀輝，連翠綠欲滴之樹葉，此刻也閃着眩目之銀光。

樹林前有一對年輕的男女，女的輕倚在樹幹上，男的站在一旁，女的滿臉柔情，男的神情與氣氛大不相襯，他拘謹、尷尬。

「大哥，你說這月美不美？」

「美！」男的正是蕭逸飛：「皇甫姑娘，夜深了，咱們還是回去吧，否則令尊必會擔心。」

那女的就是皇甫一香，她似沒聽見他的話般，喃喃地道：「我活了這麼大，還未見過這般動人明亮的月，今夜眞是不枉此行！大哥，小妹問你一件事，你可得老實答覆。」

蕭逸飛心頭怦怦亂跳，低聲道：「好，你問。」

「殺了魏忠賢之後，你有何打算？」

蕭逸飛想了半晌方道：「殺了那廝便退出江湖，再不理江湖上的事，唉，其實我早已歸隱，只是被岳秦嶺拉了出來！」

皇甫一香急道：「小妹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甚麼意思？」

「你不歸隱那好得很……但只你一個歸隱麼？」

蕭逸飛心頭猛地又是一跳，吶吶地道：「還有誰想歸隱？」

「你不找一個人陪你？像這種月夜，有誰陪你？」

「唉，像我這種殺手，即使歸隱亦朝不保夕，若多了一個人，陡連累她，害人害己，這又何必？」

皇甫一香咬咬牙道：「假如有人不怕危險，願意終生陪伴你，你會拒絕麼？」

（未完・八）

上文提要： 同根盟的總壇設立在「盡歡幽谷」，而婦的歡樂地銷金窩也建於此，同根盟的戰士，有男有女，男的全都兇暴、淫惡，女的爲了取悅男人，表面是女戰士，根本就是妓女，而所有男戰士，都是婦的禁臠。婦愛戀宮本千軍而擄劫之，婦淫蕩，其背後的兄弟君子卻是情有獨鍾……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君子婦我行我素　淪落人患難扶持

婦永遠背對着君子，但卻是「背而不棄」。她荒淫，也要君子感受到她每一次的淫樂。

就算看不見，也一定聽得見。

有一次，婦與三年輕戰士廝混在一塊，場面一塌糊塗，君子忍無可忍，爲求耳根清靜，忿而割耳。

左耳割下，拋入酒杯中。

右耳割下，幾欲一口將之吹入腹中。但最後爲婦所止。

同根盟有醫生，能續骨生肌，終於窮三個月精力，把君子雙耳續合原位，從外表完全看不出，這對耳朵是曾經給利刄割掉下來的。

自此之後，婦淫態略斂，再也不敢與衆多男子同時淫樂。

只好一對一！

但君子在她背後！永遠都在她背後！於是，一對一也彷彿變成了二對一。

婦仍盡歡，君子仍然孤單寂寞，無奈又無奈地苟活於「盡歡幽谷」內。

同根盟那些「女戰士」，也有臉貌娟好，姿色出衆的少女。

婦荒淫，不但喜好男色，偶爾也喜好女色。

但她每每把女色向後一拋，拋給她的兄弟——君子。

君子不是天閹、不是太監、也不是無能。

然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者，陳奐傳疏有云：「窈言婦德幽靜，窕言婦容閒雅。」

又有所謂：「美心爲窈，美色爲窕。」

是故唯獨眞正之窈窕淑女，始爲君子心中傾慕之對象。

但在「盡歡幽谷」中縱有姣艷風情女子，也是妖異色相，又何來幽靜婦德，美心淑女？

君子雖謙厚，但決不對任何食物囫圇而吞之，更不會隨便接納任何女子。

婦忿然。她對這個君子兄弟大爲抱怨，她常自怨自艾，慨嘆這兄弟不近人情，不肯接納姊妹的連番美意。

君子不敢駁斥婦。

婦若是他姊姊，他尊敬她。

婦若是他妹子，他愛護她。

婦不仁，君子有義。

既有情，復有義。但誰家女子，能令君子動情？

婦每埋怨：「眼高於頂，偏不自量自己怎樣一副德性，要找仙子般的女神，何異緣木求魚？」

她認爲自己的兄弟在做白日夢。

她又認爲，自己的兄弟根本不好女色，然而，也同樣不好男色。

要是她背後的兄弟有「龍陽之癖」，那也不難解決，但偏偏並非如此。

爲了此事，婦大傷腦筋，也常大發脾氣。

但君子既眼高於頂，也不肯輕易破戒。

他堅持：「娶妻是一生一世一輩子的大事，絕不能視作兒戲！」

他是君子，他要的並不是荒淫作樂，而是明媒正娶，找一個願意與他廝守至白頭的終身伴侶。

她只當是一個笑話，天大的笑話。

君子若隨隨便便挑選一個女子，那是易事，但他對女子挑剔的程度，簡直可算是吹毛求疵之至。

婦沒有法子，只得任由背後的君子兄弟我行我素。

君子我行我素，婦亦我行我素。

終於有一天……

同根盟的戰士在洞庭湖畔，劫殺商旅，卻留下一女不殺。

這少女沒有被慘酷地殺戮，並非幸運，而是面臨着更慘酷的命運。

同根盟有八大魔將。

八大魔將之首，是「腐屍魔將」赫連梟。

赫連梟只在君子婦面前卑躬屈膝，除此之外，目中無人。

此魔以「腐屍」爲號，其人之醜陋可怖，不難想見。

這可憐少女被擄回「盡歡幽谷」，只會任由赫連梟任意凌辱，生不如死。

赫連梟是醜陋、惡毒、污穢、甚至是個渾身臭氣的妖魔，就連指甲也又骯髒又尖又長。

少女姓白，芳名瓊衣。

瓊衣之父，爲徐州布匹商人，已於途中被赫連梟手下斬殺。

但瓊衣風韻秀絕，婷婷娟好，正是：「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

如此佳人，羣魔殺性再重，也下不了手。

赫連梟大喜，立刻把瓊衣擄回盡歡幽谷，視爲禁臠。

赫連梟是狂魔，甚至是狂魔中的狂魔。

既得此絕色佳人，按照「幽谷規條」，必須先向君子婦稟告，然後再由君子婦下令把此女賜還給赫連梟，始合乎規矩。

但赫連梟色心大動，更自恃連戰皆捷，爲同根盟建下無數功業，又怎會把這一點點規矩放在心上？

就連比這種事更重要的大事，赫連梟也是先斬後奏，甚或獨斷獨行，不向君子婦稟告。

可憐瓊衣落入魔掌，雖早已哭得像個淚人兒，聲嘶力竭地向赫連梟求饒，但這腐屍般的魔君，又怎會心腸稍軟？

瓊衣是人間絕色，更是黃花閨女，最合赫連梟胃口。

這魔君在他洞府中鋪張佈置，美酒佳餚珍饈百味擺滿一桌。

兩個妖異的「獸女」，爲瓊衣寬衣解帶。

赫連梟鯨吞美酒，他也脫得赤條條，狂態十足地坐在獸皮大椅上。

他帳下有十二獸女，都是君子婦特許賜予。

當然，這根本只是婦的主意，君子是大不以爲然的。

但君子長倚婦背之後，明知婦是危牆，但他無法可以逃離這危牆之外。

只得凡事啞忍，啞忍又啞忍。

「腐屍」無情，獸女也變得兇殘暴戾。

柳宗元曾有名句：「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

暴戾是人類與生俱來之劣根性，於是古人有云：「人之初，性本惡！」

惡與善，雖然永遠相對，卻也永遠並存。

這些「獸女」，曾經是本性善良的少女，一如眼前之瓊衣。

但善良少女混入紅塵之中，久而久之，竟變得兇殘、淫蕩、暴戾！

獸性盡現！兇性大發！人已不再是人，而是變成了獸！甚至是狂獸！妖獸！魔獸！

赫連梟喜歡這些「獸女」。

他已決定，也要把這瓊衣徹底改變，由黃花閨女變成獸女！

只有這樣，赫連梟才能滿足自己所發揮的偉大力量！

瓊衣的玉體，冰清玉潔，膚色白晰晶瑩。

她是美人，眞正的人間絕色。

她的美，散發自眉宇之間、舉止之中。

竟一如葉璧天心中唯一的女人——「千里蝴蝶」！

雪蝶！瓊衣竟似是雪蝶般楚楚有致的絕色美女！

難怪「腐屍魔將」赫連梟瞧得目瞪口呆，連酒罎也放了下來。

他移動着赤裸而醜陋的身體，有如已被埋藏地底下數百載的死屍，突然復活跳將出來……

他張開了血盆大口，牙齒參差不齊，酒臭薰天地湧向膚色如雪的瓊衣……

她已給獸女除掉身上每一件衣物。

她眞美麗。

但也眞可憐。

赫連梟嘴裏發出了「嗬……嗬……」之聲，神態猙獰怪異，令人噁心！

瓊衣睜大了淚花亂轉的眼睛。

她看見的，並不是一個人，而

是一個模糊的幻影，但這幻影，偏偏又是那樣實在、恐怖、簡眞比一團烈火撲面而至的感覺還更令人震慄。

她的身體抖動着。

她的乳房看來是那樣嬌嫩。

她的乳蒂嫣紅俏麗，秀色令人神馳目眩。

赫連梟的手已伸出！那是汚漬斑斑，瘡疤刀痕泥垢滿佈的魔掌！

魔掌已觸及瓊衣的乳房……

瓊衣沒有昏厥，相反地，她更清醒！

但這時候忽然清醒起來，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她更痛苦，更感受到難以形容的恥辱。

但她痛苦，眼前這個腐屍般臭氣薰天的男人更痛苦！

他的痛苦是突然而來的。

他的痛苦，來自一隻手，一隻很好看，但也極殘酷的手。

腐屍魔將殘酷，這一隻手更殘酷。

這是一個女人的手。

婦。

婦之手，婦的殺着，婦的威嚴。

婦，突如其來，她在前，君子在後。

但君子早已瞥見了一張楚楚動人的臉，更看見了一個令他怦然心動的女體。

完全赤裸，肌膚膩潔的女體。

她是奇葩艷質，但卻慘烈地面臨着腐屍般男人所伸出的魔爪。

君子震驚，極度震驚。

雖然只是輕輕一瞥，但君子已從心底裏叫喚出來：「是她！是她！她是我心中的女子！」

魔將洞府之行，本非君子意願。

在這一段時期，君子漸漸變得懶性十足，他懶洋洋地，無論面對任何事、任何人，都提不起勁去處理。

能夠不動，他絕不動。

每有所動，十居其九以上，都在逼不得已情況下，婦動，他始動。

不是他想動，而是不能不陪着婦一起動。

他早已習慣了這樣的事。

就算不想習慣，也得習慣，這是他一輩子都無可選擇，無可逃避的事情。

這一次，婦突然殺氣嚴霸地闖入魔將洞府，她身上所散發的濃烈殺氣，君子比誰都更早感應得到。

而且，他的感應，是由婦心傳入他心坎中的！

那是最直接最强烈也最可怕的感應。

君子臉上的肌肉開始抽搐，那是一種痛苦的表現。

他的姊妹又要殺人了。

不管她要殺的是什麼人，殺人終究是殺人，永遠都是一種無情血腥攫取別人性命的暴行！

就算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條生命即將在這種暴行中永遠消失。

可是，君子絕對料想不到，他這一次不但感應到婦的殺氣，更感應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感覺。

他看見了她！

她在魔掌下！

她是赤裸的！她的乳房在魔掌下晃動！

魔掌的醜惡，和她那對玉乳的艷光，簡直是世間上最迥異的東西。

就算婦不出手，君子也必將出手。

他絕不容許那一雙魔掌在少女的玉體上恣意爲虐。

但婦出手比君子快！也比君子狠！

她一出手，就已扣緊了赫連梟的右腕。

赫連梟只在一怔之間，婦已把他的右腕扯斷！

一扯即斷！

這是駭人的大力！「腐屍魔將」的手，竟然變得像是一塊豆腐！

赫連梟驚叫怒嚎，轉睛一望，卻望見了一雙絕對冷酷絕對無情的臉孔。

這對眼的眼神，赫連梟是熟悉的。

婦之眼。

但以前，這可怖的眼神，只會落在其他人身上。

只有這一次，婦竟用如斯可怖的眼神盯在赫連梟的臉上。

赫連梟本在極快活之中，但君子婦的從天而降，立刻把他打落第十八層地獄。

「盟主……爲什麼這樣對待我？」赫連梟驚怒地叫喊，他已斷一手，但左手仍在，這魔君尚有反擊的本領。

但他敢向君子婦動手嗎？

婦仍冷厲地盯着他：「好一個魔將之王，你的膽色和色膽，越來越大了。」

赫連梟喘息着，額上每條青筋向外怒凸：「就是爲了這婊子，妳竟向功臣痛下毒手？」

婦冷笑：「你對本盟有功，本盟主早已一一給你獎賞，但功是功，過是過，如今你妄自尊大，連俘虜回巢，也不向本盟主報告，嘿，嘿！要是各部將領紛紛向赫連老兄傚尤，我和我兄弟還有立足之地嗎？」

一輪猛攻，赫連梟啞口無言。

這腐屍魔將，本來就拙於詞

令，何況理虧在先，更不容他置辯。

在婦面前，又有誰能在嘴唇佔取絲毫上風？

君子不能。

魔將同樣不能。

婦是婦，婦人不仁，嘴舌更不饒人。

赫連梟啞口無言了，但這並不等於口服心服。

他不服，由心底以至臉上的表情，都强烈地不服氣。

但不服氣又如何？拚死一戰嗎？

不能！

沒有人能在給婦扯斷右手之後，還能創造奇蹟地把婦擊敗！

赫連梟再憤怒再不智，也有自知之明。

他只能有兩個選擇。第一：逃走。第二：求饒、承認錯誤。

好一個赫連梟，他毅然決定，選擇了求饒、承認錯誤的決定。他跪下，甚至是匍匐在婦面前表示懺悔！

婦愕然。

但她這愕然之色，一閃即逝。

她是婦，狡獪陰沉的婦，她不會把內心表情，明顯地暴露在敵人以至下屬的眼中。

赫連梟的求饒、承認錯誤，是一種大智大勇的決定(以當時情況而論)。

他可以拚死一戰，但卻是必敗必死的抉擇。

他也可以逃竄，但他已受重創，鮮血兀自長流，他若要逃，絕對逃不出多遠。

因此，在處處都是「死門」之下，求饒、承認錯誤的決定，是赫連梟唯一生機。

但婦肯讓他繼續活下去嗎？

婦肯。

她哂然地在笑：「很好！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既然你已悔改，本盟主也不會趕盡殺絕，但以後……」

匍匐在地上的赫連梟不斷叩首謝恩。

婦放過了他。

他知道，婦人不仁，婦心如蛇蝎，但她卻也是言出必行的同根盟盟主。

以後的事情怎樣演變，那是以後的事。最少，在這一天，婦放過了他。

赫連梟在心不服臉上表情也不服的境況下，卻用一張嘴巴的言詞來掩飾一切……

他掩飾得了嗎？

似乎很難，但卻成功地使婦放過了他。

但當赫連梟緩緩地站直身子的時候，君子突然開口：「有人說，你是腐屍。」

腐屍魔將，他被稱爲「腐屍」，但他眞是一具「腐屍」嗎？

當然不是。

但君子卻這樣針對他。

赫連梟怔住，一時間沒法子明白君子的意思。

君子沉聲道：「我不相信你是腐屍，腐屍是沒有心肝脾肺腎的！」

赫連梟的眼色又變了。

君子是君子，他說話向來極有分寸，凡是過份的言詞，永遠不會出自君子口中。

但這時候，君子卻莫名其妙地說出了這樣的話來。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赫連梟不是完全不明白，他只是不相信君子會向自己施毒手。

但他錯了。

在他面前面對着的，本是婦，但婦身一閃，突然就變成了君子的臉呈現在赫連梟眼前。

君子的臉，是一張很英偉的臉。

他有很凜冽的眼神，斜眉入鬢，風度不凡。

絕對是一張美男子的臉孔。

君子忽然在赫連梟的眼前出現，這張原本很英偉的臉孔，不知如何竟像是變成了另一種人——彷彿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赫連梟在同根盟，曾見婦殺人無數，但卻從未目睹過君子的出手。

甚至有人傳言——君子不懂武功！

當然，這是荒謬的。

赫連梟知道，婦有婦的武功，君子也有君子的本領。

只是，婦常出手，君子則動口不動手。

然而，這君子永不動手嗎？

不！君子畢竟是同根盟盟主，他是婦的兄弟，他是君子婦的其中一半！

尤其是君子的說話：「我不相信你是腐屍，腐屍是沒有心肝脾肺腎的！」

這些說話，驟然聽來，似是笑話。

但這絕不是什麼笑話，而是殺氣騰騰的刀鋒！

刀鋒已露，殺着決不在遠！

赫連梟驚呆至極！

他已不能逃，也不能戰，只有求饒！但他一看見君子這張臉，就知道連最後一條活路也堵塞了。

他看見從沒出手的君子突然出手。

君子的殺着，快如閃電，狠得驚人！

他一手沒入了赫連梟的胸膛！

赫連梟也並非束手待斃，他有

出招負隅頑抗，但在君子猛烈迅疾的殺着下，他的抵抗變得軟弱無力，僅似怒海中一葉孤舟……

君子是在盛怒中出手的！

赫連梟完全不明白，什麼事情竟能惹得君子無名火起三千丈。

他實是不明白，至死也不能明白。

君子出手，掏空了他胸腹間一切內臟！

事後，君子告訴婦：「赫連梟是腐屍！眞正的腐屍！」

婦嬌笑起來。

她笑得很愉快，眞的很愉快。

她的愉快，並不是假裝出來的，因爲她知道她背後的兄弟，終於找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女子。

赫連梟不明白君子，但婦最明白。

她明知道君子不會放過赫連梟，所以才答應放過這位「腐屍魔將」。

她的諾言，並未由她一手毀棄。

掏空腐屍一身內臟慘死於魔將洞府的，並不是婦，而是君子。

君子殺赫連梟，殺得極慘烈！極血腥！

但這卻是瓊衣第一次與他相遇，他這一次的出手，雖然爲瓊衣洗雪了恥辱，卻也在這少女心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可怖印象。

這是君子萬萬意想不到的！

因此，當君子以後要接近瓊衣的時候，他遇上了極大的困難。

瓊衣不想接觸君子，甚至不想看見君子。

她雖被軟禁在盡歡幽谷之中，但她心裏想着的，卻是這妖異地域以外的晴天白雲，青山綠水。

她是孤單的，痛苦的。

君子比她更痛苦。

他痛苦，是因爲他既得不到瓊衣的心，卻連孤單地躲在一角痛苦哭泣，也在所不能。

君子永不孤單。

君子長倚危牆背後。

在他的生命裏，竟連「孤單」都是一種難以奢求的福氣！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瓊衣仍在盡歡幽谷中。

谷中獸女、戰士、魔將、吃人不吐骨的妖魔，仍然如常渡日。

他們的「如常」，全屬「不正常」。

荒淫、殘暴、鬥爭、爾虞我詐、毒招百出……

但很奇怪，這樣的一個組合，其勢力竟與日俱增，成爲武林中不容輕侮的一大邪派！

在這些日子裏，君子常常去見瓊衣，但她不動心。

君子對她所做的一切，所獻的慇懃，她只是還以冷漠的臉容。

當然，君子可以不理會她的臉孔，只要她的身體。

但君子不强人所難。

尤其是對自己心中唯一傾慕鍾愛的女子。

他只好等待，等待又等待。

婦初時也在等，但等了又等，始終不見事情稍有寸進，她開始着惱起來。

君子要見瓊衣，婦必在場。

君子向瓊衣賠盡小心，但婦卻不時冷言冷語。

瓊衣是否難受，君子不曉得，但君子本身已難忍受。

只是，難以忍受又如何？婦是他的姊妹，婦並不是赫連梟之流，君子再不高興，也莫奈之何！

於是，歲月又在更不愜意的日子裏逐漸溜走……

直至宮本千軍的出現，變故再生。

君子不喜歡東洋人。

東洋人是倭寇，是家國之敵。

但婦偏喜歡宮本千軍，她把這個流浪天涯的東瀛戰將帶回盡歡幽谷。

幽谷中先後來了一女、一男。女的是瓊衣，男的是千軍。

這一男一女，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但卻在命運之神巧妙的安排下，互相結識。

在婦的調養下，千軍傷勢痊癒神速。

婦是蕩婦，但千軍卻是硬漢，他不爲婦所動，婦也並未强求合歡。

她知道，她背後的兄弟，正向瓊衣費盡心思，但卻苦無轉機迹象。

她要向君子兄弟「露兩手」！她不但俘擄宮本千軍這個人，也要俘擄宮本千軍的心！

她要証明自己是女人中的强者，就連對付異性的本領，都無往而不利。

婦，是美麗之婦。

她常對鏡自憐，她深深嘆息，像她那樣的絕色美人，背後卻有一個兄弟。

然而，她是愛護兄弟的，她只是自憐，並未因此而稍有半點痛恨君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但君子未能把心中傾慕的女子據爲己有。情場如戰場，他在這一役大敗。

他敗在另一個人的手裏。

宮本千軍竟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帶走了瓊衣，雙雙逃離盡歡幽谷！

君子聞訊，大爲震駭！

他黯然流淚，但不作聲。

和他一般震駭的是婦。她既驚且怒，而且抱怨瓊衣帶走了她的宮

本千軍！

她發誓，一定要把宮本千軍攫取回來。

如不能攫取他，也得殺了他！

天下最毒婦人心，更尤其是婦之心！

* * *

宮本千軍帶走瓊衣，是因爲她的眼神很特別。

千軍是在極偶然之中，才能看見了瓊衣這個女子。

瓊衣的眼神，竟使他想起了百合子！

她像百合子嗎？

不！她的樣貌，並不像百合子，唯獨她的一雙眼睛……

她的眼睛竟和百合子的眼睛十分酷似……尤其是當她凝注在宮本千軍臉上的時候，更是毫無分別。

宮本千軍怔呆不已，他暗裏告訴自己：「她不是百合子！我瘋了！我一定已經瘋了！」

他不相信瓊衣就是百合子，也不認爲瓊衣的眼神和百合子的眼神毫無分別。

可是，他以後又再遇上了她！

只是，那不再是「巧遇」，而是宮本千軍存心去找尋她的芳踪。

他找到了，他又再和她的眼神相遇。

最後，他決定離開盡歡幽谷，同時也要把瓊衣一併帶走。

瓊衣跟他走了。

兩個來自不同地方的男女，一起開始了亡命天涯的旅程。

君子婦發狂似的要追回二人。

這一次，發狂的不單是婦，還有君子。

瓊衣是君子等了三十年才遇上的女子，他不能失去她！至於婦，無論她怎樣重視宮本千軍，她始終是個淫婦！毒婦！

君子婦要追拿的人，其處境肯定不妙。

宮本千軍帶着瓊衣一直向北走。

他並不驚慌，在他的生命裏，已再也沒有「驚慌」這種詞彙。

但總得找個地點落脚。

最後，他和瓊衣逃避到一個神秘的地方。

首先，宮本千軍在路途間認識了一個奇特的人——易春秋。

* * *

易春秋！

當年，小藍任性，她要師姊媞眉陪她一起去看男人，結果看上了易春秋！

但小藍的任性，使她看見了人類生命中最可怖的一幕！

易春秋，這位店舖的少東主，竟在浴盆中引刀自宮！

他有「葵花寶典」！

爲了練就天下無敵武功，他竟不惜自殘身體，斷絕一生情慾！

自從那一天之後，易春秋不見了。

小藍和媞眉，並沒有忘記這個人，更沒有忘記這個人怎樣引刀自宮的可怖情景。

她倆只是絕口不提此人此事。

她倆只知道，引刀自宮後的易春秋，神秘失踪。

他去了什麼地方？他以後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她倆全不知情，也無從猜測。

但宮本千軍卻遇上了他！

似是識英雄者重英雄。

宮本千軍並沒有隱瞞身世，雖則言詞簡短，但說的都是眞相。

他坦言胸中已無大志，只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

易春秋敬他一大碗酒：「亡命天涯的朋友，喝酒吧！」

千軍把酒一仰而盡。

易春秋對他說道：「到我的地方住下來吧！」

千軍沒有問那是什麼地方，立刻就跟着他走了。

瓊衣一直跟着。

易春秋帶着二人，穿過無數河流山徑大小道路，來到了一個神秘的堡壘。

這堡壘，依靠着險峻的山勢而建，佔地廣闊，堡中有堡，城內有城，更有神秘通道，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宮本千軍問：「這裏的主人是誰？」

易春秋回答：「以前，這裏的主人，是我的仇人。」

宮本千軍道：「是你殺了他，然後霸佔了這裏？」

易春秋搖搖頭：「我沒有殺他，他是自盡身亡的。」

宮本千軍道：「他爲何要自殺？」

易春秋慢慢地，不帶一絲感情地說道：「因爲我殺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

宮本千軍道：「不管怎樣，你已成爲這地方的主人！」

「不錯，但我並沒有把這地方的名字更易。」

「這是什麼地方？」

「地獄門！」

* * *

地獄門仍然是地獄門，但這裡的主人，已不再是當年的主人。

毅然引刀自宮的易春秋，果然成爲了武林中的一場大氣候！

宮本千軍並不憎厭易春秋，但也不喜歡這個深沉的年輕漢人。

物以類聚。但宮本千軍與易春秋決不是同路人。

宮本千軍帶着瓊衣躭在地獄門，只因爲他太疲累，而且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讓他選擇。

地獄門並不是一般的村莊、城堡。

地獄門是一個力量龐大的江湖組合，雖然上一代的主人，已給易春秋逼死，但死的只是一小撮人，整個地獄門的結構，基本上並沒有遭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宮本千軍只是一個過路客，局外人。

他對地獄門的一切，全不瞭解，也不想去瞭解。他只想休歇下來，他早已身心疲累。

易春秋讓宮本千軍和瓊衣住在一座小軒裏。

小軒內，滿佈蜘蛛網，竹床底下還有幾副死人骸骨。

小軒外，是個亂葬崗，據說連上一代地獄門主人，也被埋葬其間。

並不是一個好地方。

甚至可說是一個恐怖的鬼域！

但宮本千軍沒有異議，瓊衣也沒有抱怨。

她連黛眉也沒皺上一下。

小軒雖然簡陋，但廚具雜物，一一俱全。

這裏有柴、米、茶、醋、醬、鹽、油。

每天都有一個癆病鬼似的漢子，提着一大籃蔬菜肉食，甚至是雞鴨等禽畜而來。

他一放下食物，掉頭便走，從來不會說半句話。

竟似是一個啞巴！

每次看見這癆病鬼似的漢子，再看看瓊衣，宮本千軍心中不期然地想起百合子。

百合子是啞巴，她從來沒對他說過一句話。

瓊衣並不是啞巴，但她並不多言。

她用眼神說話，遠遠多於用她的嘴。

宮本千軍彷彿越來越是懶惰，他在這小軒裏，什麼事情都懶得處理，連大白天也蜷伏在竹床上睡覺。

竹床下的死人骸骨，早已給清理得乾乾淨淨。

都是瓊衣的執拾。

不知如何，宮本千軍似乎不想看見瓊衣的影子。

他在逃避！

他不是不想看見她，但卻莫名其妙地在壓抑自己。

他已失去了百合子，他不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再失去另一個女人。

「失去」是一件慘痛的事情。

無論「失去」什麼東西，都不會令人感到愉快，更尤其是心愛的女人。

* * *

日子一天一天溜走，宮本千軍在亂葬崗側的小軒，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

那個癆病鬼的漢子，忽然不再出現。

送食物來的，不再是男人，而是女人。

這女人的鼻子，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給人削掉，只有兩個鼻孔，看起來相當駭人。

癆病鬼般的漢子從不說話，但這個又瘦又沒有鼻子的女人，卻口若懸河，一開了口便滔滔不絕。

「死瘟神！倒路屍，他奶奶的老雜種！老娘操他祖宗三十六代！」

宮本千軍正在簷前抹刀，忍不住問：「妳是誰？妳在罵誰？」

「老娘是死瘟神的老婆，倒路屍的糟糠婦！他娘的，我這個老公昨夜溜走啦，準是去找那個騷狐狸！那個騷狐狸心狠手辣，老娘的鼻子，就是給她用薄刀削掉下來的！」

「妳還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

「在地獄門，名字又有什麼屁用？」這沒鼻子的女人嘆了口氣，接着卻道：「我姓樊，你叫我樊大娘好了！」

樊大娘把食物放下之後，又把丈夫痛罵個狗血淋頭，然後才離去。

宮本千軍喃喃道：「這女人好兇。」

瓊衣的聲音，忽然在他背後幽幽的響起：「但她對丈夫是忠誠的。」

宮本千軍猛然回頭，雙目凜凜地看着她。

「妳懂得這女人的心？」

「我懂，」她「嗯」一聲，「因爲我也是個女子。」

宮本千軍不再看她，他的目光在這瞬間完全收縮。

他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提起大刀，往外便走。

他不知道自己想怎樣，也許，他只是想揮舞揮舞手裏的刀！

他揮刀了！他刀法仍然精嫻熟練，他雄風猶在！

但這裏並不是他的戰場，這是地獄門，一個他絕對陌生的地方。

在天意安排下，他在這裏療傷。

他的創傷並不在身體，而是在心中。

當宮本千軍把大刀揮舞十招八式後，一條輕快的影子，突然有如幽靈般閃入他的刀光裏。

易春秋！

他在刀光中陰惻惻地發笑：「盡情施展你的刀法！要是你能削下我一片衣角，便算你贏！」

宮本千軍神情凜然。

這年輕的漢子，好狂妄的口氣！

宮本千軍本來只想揮舞大刀宣洩心中苦悶，但易春秋突然捲入，令他豪氣陡生。

他知道易春秋有一身驚人藝業，但他絕不相信，這人能夠赤手空拳，在自己的刀下安然無恙，連一片衣角也不會受損！

千軍本是武夫！

武夫自有武夫的銳氣！

曾經何時，宮本千軍心中，已再無半點豪情銳氣，但這一天，卻又忽爾重燃起心中的一點戰火！

他要憑手中刀鋒，挫敗目空一切的易春秋！

可是，易春秋果然不凡。

宮本千軍儘管刀勢有如排山倒海般直壓而下，但身形靈動的易春秋，卻彷如大海上的不倒翁，始終在驚濤駭浪中屹立不倒。

一刀又一刀！

一浪接一浪！

最後，千軍把大刀倒插在土地裏，大聲對易春秋道：「我敗了！」

易春秋傲然卓立，良久才道：「你並沒有眞的戰敗，因爲你的刀，只在手裏，並不在心裏！」

語聲甫落，人已閃動遠颺而去。

* * *

此後數天，都是由樊大娘把食物帶來。

每天，樊大娘都把她的丈夫罵得狗血淋頭，而且越罵越兇，其用詞之惡毒，世間罕見。

宮本千軍與瓊衣聽了，每每相視一笑。

直至第八天，樊大娘卻哭哭啼啼地對宮本千軍說道：「東洋大老爺，這番你必須救救殺千刀倒路屍狗雜種，要是不能把他救回來……嗚嗚……我這個連鼻子也沒有的婆娘，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嗚嗚……」

這女人雖然沒有鼻子，卻仍能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倒也奇哉怪也。

宮本千軍沉聲問：「妳丈夫出了什麼事？」

樊大娘哭道：「那寃孽瘟神，給那個賤婦纏住不放……那賤婦說……除了宮本千軍和瓊衣姑娘之外，誰都救不了鐵杉！」

那個癆病鬼般的漢子，就叫鐵杉。

他是樊大娘的丈夫，但卻不知如何，迷上了另一個「騷狐狸」。

但直至這一天，宮本千軍才知道，那個「騷狐狸」赫然竟是婦！

君子婦的婦！

* * *

樊大娘走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走了。

宮本千軍告訴她，叫她明天不必再送食物來。

宮本千軍叫她去見君子婦。

他決定和君子婦定下一個約會。

無論生生死死都一定要把事情徹底解決的約會！

約會日期和地點，很快已定下來，宮本千軍決意單刀赴會，他認爲，這是君子婦和他個人之間的糾紛。

他沒有打算把瓊衣帶回到君子婦身邊。

就在約會前一夜，瓊衣爲千軍燒了幾道精美可口的小菜。

除了佳餚以外，也有美酒。

宮本千軍大快朵頤，也喝個痛快淋漓。他把美酒大口大口地喝，又把美酒灑在亂葬崗之上，叫道：「黃泉下的朋友，黑暗裏的幽魂，我們同樣都是世上最寂寞的人，就讓我們爲了寂寞而痛飲吧！」

他喝得很快，也喝得很多。

今夜，他那悽厲的豪情，使他看來和平時判若兩人。

夜深人靜，小軒外燐火閃爍，迷濛中彷彿有無數厲鬼寃魂，正在隨風舞動，怪異莫名。

但在宮本千軍懷裏的，卻是他一直都在逃避，但卻總是逃避不了的瓊衣。

酒液令千軍全身燙熱，也令千軍再也逃避不了瓊衣的投懷送抱。

瓊衣是有心人。

這地獄門小軒外的景色雖然詭異可怖，但她並沒有放在心上。

唯一可以讓她放在心上的，只有眼前的宮本千軍。

她仰視着千軍粗獷的臉，她的眸子在夜色下閃動着楚楚動人的光芒。

她的眼神，再度令他想起百合子。

百合子，她歲月無聲，只有武士道精神。

但一直縮在千軍心頭永不消散的，卻並不是武士道精神，而是她那固執、倔强、濃情凝凝的眼神！

恰似瓊衣這一瞬間的情意。

宮本千軍本是硬漢，但他的心卻在這一瞬間軟了下來。他本要推開她，但最後卻把她摟得緊緊貼貼。

他解開了她的衣襟。

她的胴體在他粗糙的手掌下顫抖，但她並沒躲避，反而把身子靠得更緊。

是夜，天星詭秘地在閃爍，但她全情投入千軍懷抱。

她的舌，開始撩撥他的唇，以至是他的舌，甚至是他的舌根。

世情如巨鎖，千軍遠自東瀛來到中土，本是爲了要把這巨鎖避開。

（未完・六）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上文提要： 來如風一路跟踪和本初，在他必經之路設下烤羊與美酒，和本初饑渴中狼吞虎嚥，來如風此時現身告訴他已中了「七日斷腸散」，七日後必死，逼他同上老爺嶺七王爺陵墓中救人。陵墓中來如風見到席美姬以及袁天行等五人，而貪心的和本初想在墓棺中取寶，不幸寶物可見不可及，更切斷了和本初的半截手臂……

追窮寇驚散鴛鴦　暗跟蹤巧妙解圍

席美姬也回吻。

光是吻怎麼能解饞呀，那得要更進一步才愉快。

於是……

兩個人在這吊掛的四尺半長，有水桶那麼粗的大蔴袋中移過來又扭過去，半天不得要領。

來如風已是不耐了！

席美姬幾次脫了褲子又穿上，穿上褲子又脫下，比個架式不能用，只得再拉起褲子換地方。

地方有甚麼好換的？

地方一共就那麼大了，來如風是把蔴袋一邊切開來，然後兩邊用蔴繩吊起來，看上去一邊的端起來何以伸手腿，好像另一種兜床。

可是，如今兩個人在裡面，擠擠睡着還差不多，但想辦那兒事可就不自由了。

二人折騰了一陣子，還是還了原來的勢頭。

甚麼叫原來勢頭？

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初次相「交」在這裡的時候，來如風的那個姿勢。

* * *

「嘰嘰嘰嘰」！

「嘰嘰嘰嘰……嘻……」

聽起來好似鳥兒叫聲，尤其這聲音來自林中，那就更以爲這老荒林中有一種奇怪的鳥兒在歡叫着。

那絕不是甚麼鳥叫，是人！

就在那高高的樹上面，席美姬不時的發出這種愉快的蕩笑聲。

來如風咬着席美姬的耳朵，低聲問：「美姬！」

「嗯！」

「這幾天妳被囚在墓穴中，可把我急壞了！」

「我也是嘛！」

「美姬，如果我當時也隨你們進去，情況就慘了！」

席美姬道：「來如風，我這個人有好處！」

「甚麼好處？」

「我對於最親近的人總是尊重他們的意見，當初你不進去，你說咱二人一明一暗，我就立刻同意了！」

她吻吻來如風，又道：「我被囚在穴內，但我一些也不怕，我相信你會救我出來的！」

「妳太有把握了！」

「因爲你是來如風呀！」

來如風咬着美姬下巴，笑笑道：「你們在陵墓之中這幾天都是做些甚麼？」

席美姬道：「噢，別提了！」

來如風道：「說來聽聽！」

席美姬道：「初時一兩天，大伙還心平氣和的，大家也分途去找出口，唉，不但找不到出口，便是那口玉棺也推它不動！」

來如風道：「如果推動了玉

棺，你們再下去伸手取寶物，你們之中一定有人上當！」

「所以呀，第三天大家安靜了，祭品中有兩隻羊，大家決定每次只吃上兩口！」

來如風道：「應該這樣！」

席美姬道：「可是就在第三天，那成青似乎忍不住了，他幾乎半瘋狂了，他躭不下去，可也無法出去，他在裡面揮刀大叫！」

「『血刄』成青是個急躁的傢伙！」

席美姬道：「所以呀，江彩雲急了，他抱住成青叫他安靜，江彩雲也狂吻着成青，一副妻子對丈夫的樣子。」

來如風道：「江湖上誰不知道他們暗通款曲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便是江彩雲的老爹江上燕也早已默認了！」

席美姬道：「這就叫兒子大不由爺呀，唉，只不過江彩雲爲了安撫成青，她就拉着成青走到陵墓中的石廳一角，她解衣寬帶，脫光了衣衫就與成青二人折騰在一起了！」

來如風一聽，驚訝的道：「天啦，這不是給你們演戲看嗎！」

他嘆口氣，又道：「眞可惜，我不在！」

席美姬叱道：「可惡，誰去看呀！」

「妳沒看？」

「我噁心！」

「袁天行會不看？」

「袁天行只對着那口玉棺看！」

「小脚和尚呢？」

小脚和尚除了吃羊肉，然後只把雙目閉上在打坐，他更是不會看！」

來如風一笑，道：「好嘛！如此一來，江彩雲與成青二人便可以肆無忌憚的幹了！」

席美姬道：「幹就幹吧，他二人還叫喊，那聲音就叫人聽了心煩！」

來如風笑道：「那聲音大概都差不多，如今咱們不也是這一般嗎！」

席美姬猛咬一口，咬得來如風叫起來！

「哎唷！」

「嘻……誰叫你貧嘴！」

來如風愉快的打着哈！

就在二人心交心的彼此輕吻着的時候，遠處忽然傳來大聲狂叫。

「來如風，來如風呀！」

這叫聲很粗獷，也原始，彷彿是個發了瘋的人喊叫出來的！

樹上的來如風吃一驚，而席美姬……

席美姬立刻與來如風「分離」之後，便不顧一切的抓來褲子穿上身。

來如風還忿忿的道：「眞掃興，這會是誰？」

席美姬穿好了衣褲快靴就要往樹下跳了。

來如風穿着褲子，低聲道：「等等，看清是甚麼人再決定！」

席美姬果然不急於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荒林中忽然奔進一個人來，這個人一邊跑一邊叫喊着：「來如風，你在那兒呀！」

這人叫着又跑，而遠處，只見十多個漢子追來了。

有人的吼叫聲似已聽到了。

「繞過去，捉活的！」

「快，兩邊堵住抓住他！」

而樹上的來如風却低聲笑了。

席美姬也看到了。

席美姬暗中捏了來如風一把，低聲道：「咱們差一點見不得人了，你呀！」

來如風被捏却不敢大聲叫，他對席美姬道：「這有何難，妳暫時在此躺着，看我的！」

席美姬點點頭，道：「看你怎麼擺佈吧！」

席美姬眞的不管了。

* * *

來如風宛似一頭會攀樹的大花豹，他只幾個空中翻騰間，便到了二十幾丈外的林邊，來如風也及時攔住那個呼叫他的人。

那個人不是別人，和本初是也！

和本初怎麼又奔回來了？嗨，這就叫人走背運喝水也會噎死，他本來是往太原府城奔回去的，不料事情就有那麼巧，半道上他遇上了十七個花子幫的人。

這十七人可是由壩上折轉老爺嶺來的。

爲首的有吳長老、汪長老與高長老三人，他們只一聽幫主席美姬被和本初囚在七王陵墓之中，一個個火大了，甚麼也不管了，包成鋼的厚待饋贈也不要了，立刻往老爺嶺這面奔來了。

吳長老他們近路走捷徑，在中途未遇上袁天行成青江彩雲，却在一處山溝中發現一個人正在掏取溪水喝，他們十七人再細看，發覺這人滿身鮮血少了一隻手。

那人的右手高舉，想是怕被水濕了傷處。

於是吳長老這批人立刻便往山溝中奔下去了。

山溝中的人偏巧正是和本初，那吳長老與汪長老高長老三人均認得和本初。

從前認識是自己人，因爲席美姬與七王爺忽必顯或和本初都曾一張桌上吃酒，自然稱得上是朋友，但當席美姬被囚陵穴中，這件事被吳長老他們知道之後，這朋友便去

他娘的別提了。

* * *

此刻，吳長老十七人的奔跑，立刻令和本初警覺出來了，他猛可裡站起身來，心中不由暗自叫聲「苦也」。

他想拔腿走，但四下全是花子幫的人，於是……於是和本初不動了，他露出一副可憐相。

他這時候只有悲哀，再也不似當時率領韃子兵衝殺幾處大豪的和大總管了。

刹時間，吳長老當先奔到和本初的面前，緊接着便是高、汪二長老。

吳長老只一發覺是和本初，他的表情好像喜怒哀樂全有了。

「嗯哈，原來你自壩上而來到這裡了呀！」

吳長老還不知道，和本初是傷重於取寶之時，還以為是被包成鋼等所傷。

他也不想想，和本初重傷以後又怎麼會逃到這兒？

和本初應該逃往太原府方向的。

高長老的打狗棒猛一掄，叱道：「姓和的，快還咱們的幫主！」

和本初道：「各位原是找你們幫主呀！」

汪長老道：「找了幾日了。」

和本初道：「貴幫主已走了，他離開老爺嶺不知去甚麼地方了！」

吳長老嘿嘿一聲叱道：「姓和的拿咱們開心呀，你以為咱們不知道？」

和本初道：「知道甚麼？」

吳長老指着老爺嶺方面，道：「你把咱們幫主囚在七王的陵墓中，還以為咱們不知呀！」

和本初立刻明白這是來如風對他們說的，心中當然也恨透了來如風。

「各位，這是聽甚麼人說的呀！」

吳長老咬牙道：「姓和的，你不但把咱們幫主囚在陵墓中，而且還有關洛鏢局的袁總鏢頭，五台山的小脚和尚，萬船幫的江彩雲與她的相好大殺手成青，對不對？」

和本初當然更吃驚，如果這事被這些人的幫衆知道而合力找來，實在是個大痲煩！

如果是當年，三十年前大元鼎盛，江湖人物不致橫行那又不同，但如今南邊已有人在造反了，七王的目的便是要消滅這些江湖人。

和本初却是被財迷了心竅，也算大元的氣數快完了。

* * *

那高長老指着和本初吼道：「走，到了老爺嶺再說！」

和本初道：「回去老爺嶺？」

「不錯！」

「我剛由老爺嶺回……來呀！」

吳長老大怒，叱道：「老小子，你帶着重傷還自壩上奔去老爺嶺呀，個老小子，你果然是老狐狸！」

汪長老吼道：「休再同這老小子囉嗦，他如果不去老爺嶺，咱們打他去！」

高長老道：「就這麼辦！」

和本初道：「各位，請相信我這一次，老爺嶺上已無人了呀！」

高長老叱道：「當然看不到人了，人都被你這老小子囚進陵穴之中。」

和本初道：「人都出來了，而且也紛紛的走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而且各位如果信得過我的話，你們等幾日以後，只撿雙日來老爺嶺，必會碰見他們。」

他這原是大實話，想不到反而更不爲這些花子幫的人相信。

汪長老就發出一陣冷笑聲，道：「王八蛋，你把爺們當猪呀，你這是拖字訣，想找個空檔溜走呀！」

另外幾個花子已起哄叫起來。

「動手啦，吳長老，趕他上老爺嶺！」

吳長老冷冷道：「姓和的，你勞駕吧，走！」

和本初道：「叫我再回頭？」

吳長老道：「你非走回頭路不可！」

汪長老突然出手，「叭」的一聲響，打狗棒打得和本初厲吼一聲。

「你好狠！」

「對付你這種狠毒的人只有比你更狠毒才管用！」

不旋踵間，就聽得一片喊打聲。

「打！」

「打呀！」

十幾支打狗棒盡在和本初身前左右忽哨着，嚇得和本初只有往一個方向逃。

那個方向便是老爺嶺方向。

他如果想往別的方向，那只有挨棒子。

和本初當然明白，他非再去老爺嶺不可，但他去老爺嶺找誰？

忽然，他想到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來如風。

和本初心中明白，七王的寶如果不出現，來如風大概是不會離老爺嶺太遠。

來如風必定躲在老爺嶺附近！

於是，當他被吳長老這一批花子幫的人趕着，快看到老爺嶺的時候，他立刻拔腿就往一片山林中跑去。

和本初一邊跑一邊叫，他把來

如風叫出來了。

* * *

「喂，誰在吵我呀，擾人清夢不是這樣叫吧！」

這當然是來如風的聲音，却也令狂奔而來的和本初，一個飛撲到了來如風身邊。

來如風橫身躺在一片草地上，兩棵樹交叉着爲他遮陽光，他老兄的左腿翹在右腿上晃呀晃的直晃蕩。

和本初這裡剛站定，和本初喘着大氣指遠方。

「來如風，快起來！」

「唷，是你呀，和大總管，你又跑回來幹甚麼呀！」

「我回來，我能不回來嗎？」

來如風仍然沒起來，他直不楞的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和本初，道：「別急呀，慢點說，怎麼啦，又回來！」

和本初道：「半道上遇見花子幫的人，他們說我把他們幫主囚在墓穴裡了。」

來如風道：「這本來不假呀！」

「可是我把他們全放出來了呀！」

「這也是眞的呀！」

「可是他們不相信嘛！」

「所以把你打到這兒了？」

「我沒辦法，我這傷！唉，我只有來找你了！」

「找我幹甚麼？」

和本初沒開口，而吳長老等十七人已個個汗流浹背的圍過來了。

吳長老發覺來如風睡在草地上，驚奇的道：「咳，你這眞的找到來如風了！」

來如風哈哈笑了。

他仍然睡在草地上，一副懨懨的打個哈欠，道：「我正好睡吶，睡得好舒服，偏被你們吵醒。」

他看看圍來的花子們，又道：「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偏是這般雞貓子喊叫的。」

吳長老道：「來如風，起來吧！」

來如風道：「幹甚麼？」

吳長老道：「要說你也要負責任，前不久我們幫主同你在一起，當時咱們在太原城北怎麼招待你呀！」

來如風一笑，道：「招待得週到，只差沒有上馬金下馬銀封我當你們桿上的神。」

吳長老道：「不就結了，你現在怎麼一個人吶，咱們的幫主到那兒了？」

姓汪的長老也沉聲，道：「你也知道咱們幫主被囚在七王陵穴之中，你說要救咱們幫主的，我問你，咱們的幫主呢？你救的人呢？」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就爲這芝蔴小事呀？」

吳長老叱道：「這是芝蔴小事？娘的，甚麼才是大事呀，你說！」

來如風慢慢的坐直身子，道：「我奇怪，你們怎麼把和大總管逼回來了。」

吳長老道：「逼他？哼，今天不見咱們幫主，這姓和的死定了。」

來如風道：「嗨，等你們來救你們幫主呀，怕是早就完蛋了。」

他此言一出，姓汪的長老迎着來如風，道：「來大俠，聽口氣，咱們幫主得救了？」

來如風忽然右手食指堵唇上，小聲道：「你們呀，別再吒唬了，別吵醒你們幫主呀！」

他還瞇起眼來四下瞧！

吳長老吃一驚，道：「我們幫主在那兒？」

來如風道：「她在睡覺呀！」

吳長老道：「你怎麼不與咱們幫主在一起？」

來如風眼一瞪，沉聲叱道：「你這甚麼話？」

吳長老道：「我們幫主只對你一個人好呀！」

來如風道：「好，那是席幫主看得起咱來如風，君子非禮勿視，君子非妻不摸，席幫主乃花子幫成千上萬頭兒，我能對她亂來嗎？嗯！」

十七個花子直傻眼，來如風的心中可樂了。

「你們幫主這幾天是被囚在七王陵墓中，可是自她出來以後，我是一路的妥善服侍，她吃飽喝足要睡大覺，你們說我能趁人之危嗎？」

他越說話越多，聽的人也直點頭。

點頭便是表示來如風說的話叫人心悅誠服。

來如風又道：「我在這兒沒好地方，弄了個蔴袋掛樹上當兜床，舒服的侍候你們幫主睡裡面，而我……」

他露出苦兮兮的樣子，又道：「我他娘的皮粗肉厚不怕風寒，在這兒躺下了，男女受授不親，大家總得顧顧顏面吧！」

十七個花子四下看，來如風幾乎要笑出聲來了。

吳長老幾人抬頭看，大伙一齊叫。

「在哪兒！」

「在哪呀！」

來如風指着三十幾丈遠處，道：「在那兒！」

十七個花子正要跑，吳長老突然攔住大伙了。

「嗯哈，來如風呀，你以爲咱們會上你的當呀！」

來如風道：「怎麼了？」

吳長老道：「怎麼啦，你是不是等咱們跑走以後你與姓和的兩個再逃跑呀！」

來如風一聽火了。

「唉，我是常會捉弄人，但對桿上的朋友不會，各位去看了便知！」

高長老道：「來大俠，勞你駕了，咱們一齊走過去！」

來如風却一把拉住和本初，道：「大總管，我這是完全爲了你呀，好吧，睡了一半不睡了，陪你過去！」

他拍拍屁股站起來，指着前面道：「走！」

來如風與和本初二人前面走，吳長老十七人緊跟上，很快的就有人叫了。

「看，樹葉裡面有蔴袋！」

於是，大伙都看到了。

吳長老哈哈道：「娘的，也只有你來大俠想得出這點子來。」

汪長老道：「那上面不怕風也不怕吵！虎狼獅豹到不了，安全極了。」

來如風走到大樹下，他抬頭叫：「席幫主呀，妳可以下來了吧！」

果然蔴袋動晃之間伸出人頭來。

「來如風，你吵我！」

是的，席美姬也會配合，她說了一半不說了。

「吳叔，你們全來了？」

樹下面，吳長老幾人立刻恭身施禮，道：「屬下聽說幫主被困陵穴之中，急壞了，便找來這兒……爲的是……」

席美姬跳落樹下，道：「我很好呀！」

她看到似哭不哭的和本初，又道：「是和總管呀，你不是趕回太原七王府去了？」

和本初嘆口氣，道：「我倒楣呀，偏遇上妳的這些人馬，一路上棒子打得又把我逼回來了。」

席美姬道：「也好，咱們花子幫有一種十分有效的刀傷藥，生肌止痛立竿見影。」

她對吳長老又道：「身上有藥嗎？」

吳長老立刻取出一包藥粉遞向和本初，道：「快塗到傷處，你就會痛苦立減。」

和本初也不稱謝，接過那包藥，道：「各位，我走了，你們不會再攔我了吧？」

來如風道：「放心，誰敢攔你我揍他！」

和本初撥開圍的人，立刻往太原方向走去。

他心中可在罵，罵來如風不是人。

* * *

和本初走了。

來如風也要走，却又被席美姬喝住。

「你去那裡？」

「我總不能和你們一起吧？」

「爲甚麼？」

「你們必有重要家務事，我在這兒多礙眼呀！」

席美姬道：「我們沒有家務事，你別走。」

來如風道：「我不想住在荒林中，過些天咱們還是會見面的。」

席美姬道：「你休想離開我！」

來如風道：「男女受授不親呀！」

席美姬叱道：「去你的男女受授，兩情相悅還管他甚麼世俗呀！」

來如風一瞪眼，吳長老哈哈笑了！

「來大俠，你還裝模作樣呀，咱們把你當成花子幫的金龜女婿了呀！」

來如風道：「吳長老，承你看得起，謝啦，只不過且容我多多的加以考慮，這種事馬虎不得！」

席美姬道：「來如風，你眞的要走？」

來如風道：「席幫主，我忽然覺得，我必須跟定和本初這個人。」

席美姬道：「姓和的回太原七王府，你去幹甚麼？」

來如風道：「如果不想上當，我最好跟去暗中瞧瞧，我似乎覺得有些不對勁。」

席美姬道：「你不會是想躲開我吧？」

她慢悠悠的走近來如風面前，又低聲的道：「來如風，我很固執，尤其是我對這人付出以後，如果這個人想拋下我，來如風……我會……」

來如風忽然哈哈笑道：「唉，我的席美人呀，我決定娶妳了，如何？」

席美姬哈的一聲抱緊了來如風，道：「我就說嘛，你不是負心漢呀，我們……」

她幾乎高興的說溜了口，不由轉頭四下看，只見吳長老等十七人的臉上是驚也有喜。

席美姬這才又接道：「來如風呀，我們打算在甚麼時候共效于飛呀！」

來如風道：「咱們甚麼時候都可以，只不過眼前妳忙我也忙，不如妳先回太原城北去，我去跟踪和本初，有甚麼消息，我自然會去城北找你們。」

一邊的吳長老撫掌笑道：「好，咱們這就說定了，來如風，你可不能黃牛呀！」

來如風哈哈笑，順勢在席美姬

的臉上吻一下。

席美姬回吻，表現得十分溫柔瀟洒，逗得十七個花子幫的人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了。

* * *

席美姬拉過來如風往林中一棵大樹下走，她對吳長老十七人點着頭，道：「你們在此等等。」

吳長老幾人忙恭身，看着席美姬拉着來如風到了那大樹下站定。

來如風半帶玩笑半驚訝的低聲問：「喂，咱們剛做愛不久呀，妳還要臨去秋波製造懷念呀！」

席美姬叱道：「去你的，我有正經大事情。」

來如風似乎嗅到了嚴重味道，他收起逗笑。

「甚麼事？」

席美姬低聲道：「你知道吳長老他們爲甚麼風塵僕僕的來找我？」

「不知道。」

「大事呀！」

「妳已說過是大事了！」

「咱們花子幫南北兩大派暗中又搭上線了！」

「那是你們花子幫的事，關我何干！」

「南邊暗中在起事，咱們花子幫各路人馬在集中，不久之後咱們北方的也要發動了。」

「造反？」

「那是韃子們說的，漢家兒郎叫驅逐韃虜。」

「妳打算對我明言以後拖我下水呀！」

席美姬道：「來如風，咱們倆雖無夫妻之名，却也有夫妻之實，也算得一家人，我的事不就是你的事嗎？」

來如風道：「操，沾上了算我倒楣，說吧，妳打算叫我赴湯呢還是蹈火，是上刀山呢還是下油鍋？」

席美姬道：「別說得那麼可怕，行嗎？」

「玩老命的事會不可怕？」

席美姬道：「哪一個朝代在改頭換面之前不會出些烈士拋頭顱洒熱血的事呀！」

來如風哈哈笑了！

席美姬道：「你笑甚麼？」

來如風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妳原來要拖着我陪同妳一起去當烈士呀，哈……」

「烈士有甚麼不好？烈士名傳千古。」

來如風道：「哈，我這種人物會名傳千古？妳乾脆罵人好了。席美姬，妳也別再轉彎抹角的費盡唇舌了，咱們已是水和泥一個人了，妳若有事也不用妳開口，我自會奔向妳身邊的。」

席美姬哈哈笑了。

她又在來如風的面頰上吻了一下，這才轉身往吳長老那批人走去。

她邊走邊自言自語：「唉，今天我才明白，征服一個人，尤其像來如風這種人，甚麼樣的手段也不行，還是愛情，唔，愛情吶……」

來如風怔怔的，他也聽到了，只不過他張口不知說甚麼才好。

來如風第一次顯着木訥。

當他發現席美姬一伙人走得不見一個踪影時，他才猛然醒過來。

* * *

來如風繞道往太原，他非走小路不可，因爲他發覺和本初不走官道。

和本初不走官道是有原因的，因爲和本初明白，這些天他一連毁了三處江湖梟霸們的基業，萬一在中途遇上任何一方的人馬，他就會麻煩大了。

和本初便是這種想法他才改奔小道。

繞過一處高原，西南方一條小河口處，來如風居高臨下的望着河口，只見有五個韃子兵與和本初，合力對付一男一女兩個人。

兩批人在河口處打得凶殘，隱隱約約的還傳來叱叱咒罵聲。

河口不遠有木橋，橋上還站着人在瞧，這光景令來如風吃一驚，因爲橋上站的也是一男一女兩個人，那女的扶着男的好像怕掉下河似的！

來如風爲甚麼會吃驚？

因爲她似乎認出橋上女子是他不想碰上的人。

只不過眼看着和本初就快被那個男子逼到河裡了，這光景不得不令來如風有所行動了。

* * *

河口地方打得凶，來如風便也跑得疾，他一路到了木橋前，嚄，橋上的女子開口叫起來了。

「來如風是你呀，你來得正是時候，快過去殺了那些韃子兵！」

來如風心中不是滋味，因爲叫喚他的不是別人，正是萬家莊的萬小紅。

萬小紅攙扶着她老爹萬寶山，那萬寶山傷得重，兩眼也深陷，走一步還直喘氣，身上傷處眞不少，既不能騎馬更不能坐轎，也不知他們去甚麼地方的，會在這兒遇上這些韃子兵，更遇上和本初。

那萬寶山便大聲說話的力氣也沒有，只對來如風翻動着白眼瞧。

來如風走上橋，道：「萬大小姐，原來是你們呀！」

萬小紅急道：「快過去呀，那五個韃子打我妹子一個人，你快過去幫忙呀！」

來如風道：「我想先聽聽，你

們這是……」

萬小紅道：「來如風，這是甚麼時候呀，你快去幫忙呀，你看我大妹子……」

來如風道：「一時間不要緊，告訴我，你們怎麼來到這兒！」

萬小紅道：「我爹傷得原本不重，不知怎麼的好像中了毒，咱們這是去西山找人解毒才回來，却在這兒碰上他們，也是天理昭彰，把姓和的送來了！」

來如風道：「難怪那天我幫你爹打走韃子兵，你爹當時並未怎麼樣，原來中毒了！」

他再看看萬寶山，發覺萬寶山的雙唇變黑，果然是中毒現象，不由自懷中摸出個小瓷瓶，對萬小紅道：「快收下，這小瓶乃解百毒靈丹，先餵你爹吃幾粒，扶着妳爹快回去！」

萬小紅道：「來如風，你眞好，叫我怎麼報答你呀！」

來如風道：「別報答了，快走吧，這兒交給我處理！」

萬小紅道：「那好吧，我們前面等着你！」

來如風道：「就這麼辦了。」

萬小紅眞愉快，扶着萬寶山便過橋走去，她還回過頭對來如風飛媚眼吶！

萬小紅與萬寶山因爲來了來如風，二人的心便放寬了，二人也相信，五個韃子加上一個受了傷的和本初，只要來如風出招，十拿九穩可把他們擺平。

却不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來如風站在橋頭上未下來，他搓搓手哈哈的笑，笑得十分不自然。

「各位，可否暫時歇歇手，聽在下一言吶！」

他說的話聲並不大，但每個搏鬥的人全聽見了。

兩批人各自閃一邊，這才看清楚橋頭上站着的是來如風。

萬小彩尖聲叫起來了。

「唷，來如風呀，你來得眞是巧，快出手收拾這批韃子們！」

梁上青也對來如風道：「來大俠，我相信再有幾招，我必殺了姓和的！」

他刀指着滿身是水的和本初，又道：「姓和的，你今天死定了。」

和本初以一隻左手抵擋梁上青，也眞淒慘，他直喘大氣，雙肩還左右搖。

和本初翻動眼珠子看向來如風，他很想看來如風怎麼收拾這個局面。

和本初也以爲今天他好像逃不過梁上青的毒手了，却不料來如風來了。

來如風只一出現，和本初便心中冷笑了。

來如風指着已走去的萬寶山與萬小紅二人，道：「梁上青，萬小彩，你二人前來是幹甚麼的？」

萬小彩道：「我們保護我爹去找大夫治毒的呀！」

來如風道：「那就快去保護呀！」

萬小紅道：「我們放不過這和老頭！」

梁上青也道：「殺了姓和的咱們自然會追上我岳父大人的！」

來如風吃的一聲笑，道：「喲，你已是萬家莊的金龜婿了呀！」

梁上青道：「我與小彩眞心相愛呀！」

來如風道：「好，但願你能堅貞愛情，別再去找別的女人消遣！」

梁上青道：「那是你說的，誰見過我對女人亂來呀！」

萬小彩道：「我就知道上青只愛我一個人。」

來如風笑道：「二位如此恩愛，眞羨煞來某人了！」

萬小彩道：「來如風，你若對我姐姐點點頭，你也會像我與上青一樣的恩愛呀！」

梁上青接道：「到了那時候，咱二人便是一擔挑了，你以爲……」

來如風道：「萬小彩，快回去告訴妳姐知道，說我來如風有些心動了，哈！」

萬小彩這麼一高興，立刻對梁上青道：「快走，這好消息快送我姐知道。」

她對來如風又道：「報仇之事交你了，來如風……不，我應該改口叫你一聲姐夫了，你可以殺了他們嗎？」

來如風道：「小事一件！」

萬小彩這麼一興奮，拉着梁上青便去追她老爹萬寶山去了。

* * *

五個韃子兵自看到和本初之後，他們似乎十分高興，原是要護着和本初回太原府的，却在此小河口處遇上萬家父女，雙方這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便在河岸邊上狠幹起來了。

來如風只要看到和本初的眼神，便明白對方的意思了，他冷冷的連聲笑道：「和大總管，卵蛋上抓蝨子，我看你往鳥上逃吧！」

和本初厲吼：「你想怎樣？」

來如風道：「一個字，死！」

和本初道：「如果咱們以官家身份，來如風，你這是在造反。」

哈哈一聲狂笑，來如風道：「別人造反我不知道，來如風造反怕誰呀，老子一個人橫着走天下，何

曾怕你官家人，姓和的，少拿官家來唬人！」

和本初對五個韃子吼道：「圍上，殺！」

五個韃子當然會出刀。

剛才聽來如風對萬小彩的話，他們已打算出刀了，此刻眞不怠慢，五個人半圓圈的便把來如風圍上了。

和本初也出招，他一拳打向來如風的當胸。

來如風豈會把這些韃子們放在心上，逗性兒似的，只聽他大吼一聲，二尺半的鋼棒疾打，立刻便聽得「梆梆」之聲傳來。

「噢！」

叫聲接連傳來，五個韃子抱頭甩肩的往外閃，而和本初便在此時拔腿就逃。

來如風大吼：「你還想逃？」

而五個韃子兵便在此刻又攔住來如風，雙方這是再照面，立刻陷入一場混戰中。

來如風似乎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左衝右突無法衝出重圍，直待和本初已遠去，他才厲吼一聲，道：「娘的，眞要找死不是！」

他的鋼棒又見絕招出手，立刻，五個韃子又各挨了一記狠的。

五個韃子不幹了，紛紛抱頭往回逃。

來如風也不追了，他反而站在那裡呵呵笑。

他以爲，這樣的結局還不錯，因爲和本初不能死，如果和本初死了，七王陵墓還有甚麼好爭的寶。

來如風也不免有尋寶美夢，因爲他的開銷太大了。

* * *

來如風正欲轉道往太原，不料一種聲音傳過來。

那聲音聽起來好像空谷傳音，說好聽又像烏鴉叫，說難聽却是女子聲。

來如風立刻仔細聽，他吃一驚。

「來如風，來如風，你答應同我結爲夫妻呀，太好了，你在那兒呀！」

來如風這才分辨出那叫聲竟是萬小紅。

萬小紅來了。

萬小紅必是聽了她大妹子萬小彩的話又折回來了。

* * *

來如風當然不願意被萬小紅纏住，立刻拔身而「逃」！

他非逃不可，只不過當他躲在一片荒草亂石堆後抬頭看，果然，萬小紅如飛一般的奔來。

萬小紅奔跑着尖聲叫：「來如風，噢，我親愛的來如風呀，你終於答應娶我了！」

萬小紅奔上橋，不由「咦」了一聲。

「來如風，來如風呀，你在哪兒呀！」

她叫了十幾聲，四下裡甚麼反應也沒有。

來如風暗中看得清，他發現萬小紅在橋面上叫了一陣後，跺跺脚又回身走了。

萬小紅似是無精打采的樣子，因爲她走上幾步就回頭瞧，口中不知嘟噥着甚麼。

來如風終於大喘氣的站起來了。

來如風走進那家酒館了，伙計發現是來如風，便哈哈笑着迎上來了。

「來大俠，你俠駕光臨，咱們蓬蓽生輝呀！」

來如風笑笑，他發現那個會喝酒的老闆也出來了。

「啊哈，甚麼風把來大俠吹來了，歡迎！」

來如風看看酒館後面，他想着自己曾在這兒喝醉酒，那一夜糊裡糊塗的與萬小紅二人折騰過。

這件事因爲萬家姐妹太開通，心中沒甚麼，如今想着萬小紅仍然不死心，他的心中眞的還有疙瘩！

來如風入酒館，木然的坐下來。

「夥計呀，一碗刀削麵，二兩二鍋頭，隨便弄個下酒菜就行。」

老闆呵呵笑了！

「這怎麼成，好酒我有女兒紅，好菜熱炒來四個，你別吃刀削麵了，油炸肉丸子我們來他個十個整。」

來如風道：「我不打算再喝醉酒。」

老闆笑道：「醉了睡我這兒呀，一切全免。」

笑笑，來如風道：「吃倒是無所謂，我却要大睡一覺，老板若請我，明天陪你喝個夠。」

老闆低頭看看來如風，道：「來大俠累了？」

「不錯，兩天來沒睡覺。」

「那好，你甚麼也別吃，我火爐上煨的是老山人參羊肉湯，你喝上一碗去睡覺，絕對沒人來吵你！」

來如風道：「好，我這就擾你一碗老山人參湯吧！」

老闆立刻命伙計去端出一大碗放在來如風面前！

來如風也不客氣，雙手捧碗便吃喝起來。

老闆一看笑問道：「來大俠，你的女人呢？怎麼不見她來呀！」

「女人？」

「是呀，就上次同你住在一起的女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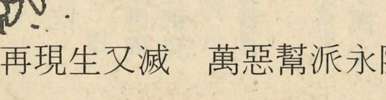
他還豎起大拇指，讚道：「好，傾國傾城呀！」（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小叫天率徒衆三百餘上鎖龍嶺，兵分幾路包抄，衝過重重阻礙，小叫天認爲此次定可叫秦川幫傾巢覆滅，自己更可得享其成，佔其巢穴就地紮寨營生，豈料，秦川幫早做了手脚……七月十五日，以林浩然爲首的一衆武林人，在八盤嶺上與屈仙姑所帶領的手下見眞章，雙方展開了激鬥……

胭脂奴

文・圖
士・飛
辛可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曇花再現生又滅　萬惡幫派永除名

屈仙姑手一揮，厲叫道：「殺！」

於是，又見四個持巨斧大漢，各把大手一揮，那後面六個頭目，各領二三十人，揮動手中砍刀衝來，這些人一衝上來，眞的是見人就砍，逢人就殺，好像他們生是爲殺人而生的一般，面無表情而殘酷無比！

林浩然看得眞切，早對崖邊站的蔡龍王與丁成濤吩咐道：「二位當家的，可以領着你們的人殺過去了！」

蔡丁二人立刻大手一揮，狂吼着當先衝去，一邊叫道：「殺呀！」

眼看着秦川幫的相公們已倒下大半！

那絕色美女也有一半被殺，而蔡龍王的鐵槊，早迎着圍上的幾個秦川幫漢子砸去，竟一連被他砸飛六七把砍刀。

丁成濤的釣竿也劈點狂打，而使得剛要圍上他的三名壯漢，「猴」叫着滾向一旁……

就像蝗虫圍食一塊田裡禾苗，兩百個水寇，竟然是豁上命拚幹起來！

屈仙姑一看，不由灰髮抖動，緩緩把兒子屍體放下，怒指蔡龍王，對身邊的一個巨漢道：「劈了那個姓蔡的老王八！」

那大漢高舉巨斧，走地有聲，大踏步迎向蔡龍王！

正在殺得起勁呢！一見面前來了個比自己還要高一個頭的大個子，蔡龍王還眞吃一驚，但他那有時間多想，因爲好高，好大，好亮的一柄巨斧，正鋪天蓋地的向他頭上砸砍而下，光景就算他蔡龍王是塊鐵，怕也要被他一斧劈裂！

鐵槊奮力迎擊，蔡龍王斜身橫閃，就在他雙臂高舉，巨斧下砍中，他人早已橫出三尺，於是就聽一聲裂帛爆响，蔡龍王頓感雙肩一麻，幾乎鐵槊落地，不由叫了一聲：「好傢伙！」

緊接着雙臂運勁，鐵槊變敲爲掃，藉着旋身而猛力揮向巨漢腰脅！

不料他鐵槊才到半途，早被巨斧一擋，「噹」聲大震，爆出一溜火花……

突然間，丁成濤高聲笑道：「蔡兄我來了！」他話聲來，銀釣竿狂揮連劈，全敲在巨漢的手腕上，而使得巨漢連退三步！

蔡龍王見機不可失，又是一槊砸到，不料那巨漢在退後中，突然拋去巨斧，挺胸去承受蔡龍王那要命的一槊！

於是，七彩煦爛的鮮血，就在二人之間爆綻開來，蔡龍王的鐵槊却被巨漢抓個正着，而且就在巨漢神奇的一帶之間，蔡龍王竟收勢不住，一頭撞進巨漢那血紅肉綻的懷裡。

一把抱個正着，蔡龍王沒有掙扎開……

丁成濤一連三劈，雖然全劈在巨漢頭上，甚至撩起一篷血雨，但巨漢似是不覺，死死的緊抱住蔡龍王，只是往後暴退五步，早縱身躍向萬丈深淵，而崖下面傳來了一聲長長的凄厲叫聲，崖邊的丁成濤十分明白，那是蔡龍王的聲音！

這時候八斗山十八盤嶺上，喊殺之聲震天，喝罵之聲不斷，沒有空間只有血影的這塊高峯空地上，早蜷臥了一大片屍體，一灘灘的鮮血，正在爲大地塗上一層凄慘的色彩，光景正是凶狠厲烈，殘忍悲壯！

突然間，屈仙姑雙目噴火，雙唇緊閉，她一手握劍，一手握着鋼丸，長身而起，就在人叢上面一連翻了五個空心跟斗，而撲近林浩然前面罵道：「狗東西，你壞了我的大事，看我饒得了你！」

也就在她的話聲中，三個持巨斧的巨漢，也劈砍着衝過來。

就聽方溫中冷冷道：「林兄只管盡力對付這姓屈的瘋婆子，三個大傻個子就由我與秦兄三人對付了！」

林浩然咬牙道：「好！大家小心！」

「快刀」關玉第一個迎向最近的巨漢，他身法之快，令人難以想像，因爲他在巨漢巨斧才高舉過頂的時候，人已自大漢身前一閃而過，而使得巨漢手中大斧不是砍下，而是「噹」的一聲掉落地上，再看快刀關玉，早衝向他那六名拚戰中的手下那裡……

就見他的那種運刀如風，動作瀟洒的模樣，完全把舉刀殺人藝術化了，眞不愧大名府快刀！

方溫中與秦二壯二人早各攔住一名巨漢拚殺起來！

那秦二壯的四十八斤青銅鐧，也屬於重武器，他與那個巨漢對砍對砸，各不相讓，不旋踵間，秦二壯撤地翻滾中一鐧掃在巨漢的腿骨上，直把個巨漢痛得哇哇大叫，抱腿連竄帶跳，朝着嶺下逃去！

秦二壯也不追趕，只是橫鐧一旁，兄弟三人加上林子大與林維立兄弟，幾個人爲林浩然掠陣。

適時的，方溫中早把巨漢殺成重傷，萎坐在地上！

林浩然舉劍當胸，面色凝重的道：「爲了妳們秦川幫的野心，而使得武林中生靈塗炭，爲了妳一人之私，更把妳擄去的一衆男女，調教成殺人工具而供妳驅使，今日一戰，上天必有公判，妳也休想再有二十年前那種死裡逃生機會……」

他見屈仙姑並不回話，立刻又道：「屈仙姑，妳可知道爲甚麼不再有那種機會嗎？因爲令狐智並不在那個懸崖下面……」

屈仙姑一怔，把正要出手的式子稍緩，厲聲問道：「你知道令狐智在那裡？」

林浩然冷冷一笑道：「妳想知道嗎？」

「可是你們把他擄去了？」

林浩然搖搖頭道：「不久妳就會看到妳的這位奸詐陰毒，一肚皮怪主意的大兄長了，妳如果想見他，就快出手吧！」

屈仙姑尖叫道：「原來被你們殺了！」

林浩然輕搖着頭，道：「不是被我們，是被一個人殺了！」

「是誰？」

林浩然一見屈仙姑動了眞怒，眞火上衝，不由接道：「屈仙姑，如果你要替你那殘暴的丈夫完成霸業，湔雪大仇，就別再多問，還是出招吧！」

屈仙姑大怒，破口罵道：「狗東西，你死吧！」

她「吧」字尚在口邊，人已彈飛三丈，青芒在空中連閃，激起波涙陣陣，漫天的劍影，看似天女散花，却又那麼無情的罩向林浩然全身！

青霜震顫如波，挾着一陣怪異的响聲，交織成六十四道縱橫交叉，滴水難進的劍網，青霜三彈，屠龍十八劈，相互襯托出一層隱隱刃墻，就在一陣刺耳的，火花崩現中，屈仙姑已反彈卓立在三丈以外，灰髮抖動，神情古怪……

「怪不得幾個相公吃了你的虧，原來你手中握了一把青霜名劍！」

林浩然一哂，道：「劍是名劍，但却削不斷秦川幫的縛龍索！」

屈仙姑冷冷一笑，道：「誰告訴你這鋼丸上是縛龍索？」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妳應該知道是誰的。」

屈仙姑咬牙道：「老匹夫臨死說出這項秘密，看來他是該死……」

林浩然劍目一眩，沉聲道：「天底下除了妳屈仙姑一人外，沒有一個該死！」

屈仙姑不等林浩然話說完，一聲暴喝，道：「殺！殺！殺！」第三個殺字出口，她已與林浩然互拚三招十八劍，也不知屈仙姑手中握的是甚麼寶劍，竟然在雙劍撞擊中，聲聲帶起火花溜燦而扣人心弦！

突然間，屈仙姑暴旋身後退一丈，她舉劍橫擋林浩然的攻勢，左手一揚，一粒鋼丸快不可言的向林浩然掃來，那是突然的，是令人難以防範的……

鋼丸勁急的碰向林浩然的身前尚餘不到半寸，屈仙姑身形突又斜轉如電，而使得空中鋼丸變砸爲纏，眼看着由於她身法詭異的變換，而使得縛龍索既將繞上林浩然的身上，幾位替林浩然掠陣的人，全都替林浩然捏一把汗！

也就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林浩然却疾伸左手，黃影疾閃中，一串佛珠巧妙無比的正套在怒射而來的鋼丸上面！

冷凜的一笑，屈仙姑緊握縛龍索，一連在空中翻了三個空心跟斗！

但却令她大吃一驚的，是林浩然如影隨形的也一連翻了三個跟斗，那金光閃閃，一丈餘長的縛龍索，就在二人之間扭轉不停！

於是，屈仙姑看清楚鋼丸已被林浩然的佛珠套牢而面露驚愕，不由揮劍而上，一招十二劈，就在二人各握一端縛龍索，而又各不相讓下，又激起一陣驚濤駭浪般冷電激流！

也就在這捨死忘生，刀山劍影中，突見由嶺下面怒矢一般衝來三騎，爲首的可不正是虎牢關的「大閃刀」花冲，在他的後面，正是她的兩個女兒，花巧巧與圓圓！

只聽花家兩姐妹厲聲叫道：「大奶奶，我們來了！」

馬背上彈身如飛，有如兩隻穿花蝴蝶一般，躍騰如電閃天外，花巧巧與花圓圓二人早撲到屈仙姑身邊！

連一聲也未出口，甚至連哼也未哼出口，就在屈仙姑與林浩然雙手掙拖縛龍索不下，而又雙劍交互劈刺不斷的時候，兩把鋒利無匹的柳葉鋼刀，竟無聲無息的刺入屈仙姑的左右兩脅，在屈仙姑那寶劍迴斬中，花氏姐妹早暴閃疾退在三丈以外！

雙手丟棄寶劍與鋼丸，屈仙姑捂住左右兩脅下血洞，她咬唇出血的逼視向花家姐妹，舉着她那千鈞腳步，顫聲道：「二十年養育之恩，妳……妳們是……」

她話未說完，驟見鋼刀一閃，她那顆金冠灰髮人頭，早滾落在地上，大閃刀花冲登高暴喝道：「罪魁禍首已除，你們不要再殺了！」

不料他話聲一落，秦川幫的一衆人等，不但不退，反而瘋狂一般拚鬥得更加激烈……甚至有幾個絕色女子還哭叫着爲大奶奶報仇！

林浩然嘆道：「花大俠，看來這些人全都失去人性了！」

方溫中放眼望去，早見秦川幫的人死過大半，仍然拚戰的，已不過三十幾名而已！

然而，就在這三十幾名青年男女中，男的鋼丸早失顏色，女的鋼刀也不似初時那麼犀利，而雙方由混戰而變成一面倒，甚至二十個圍殺一個，因而使得血肉橫飛隨處可見，淒厲哀叫此起彼落！

就在大閃刀花冲的一聲長嘆中，混戰圍殺已接近尾聲，幾個受傷的相公與絕色女子，他們抖然拋棄手中兵刃鋼丸，帶着歇斯底里一般的狂叫，紛紛縱身投入身後的萬丈深淵，結束了他們那悲慘的生命！

於是，在昊天不弔，秦川幫二次如曇花一現中，整個瓦解在這八斗山十八盤嶺上……

這時候來自三山五岳，大江南北各路英雄，也幾乎死傷一半，就中從西北來的那羣回回，全身無傷的，也只有二十幾個。

遠從太湖及黃河岸來的近兩百人，能站起來的，不過六十幾個，蔡龍王死了，連丁成濤也是一身血水交迸外流，萎坐在他那個副手王順身旁直喘大氣！

這裡在清查死傷人數呢，却見神偷毛幹，低頭彎腰跨坐在一匹高大馬匹上，緩緩到了這十八盤嶺上……

只見他一臉青黃，杏仁鬥鷄眼凹進眼眶，看上去更見消瘦得不成人形！

林浩然一見毛幹那副模樣，還眞的大吃一驚，急忙走向前去道：「毛兄怎麼這般孱弱！」

毛幹強睜一雙無神眼睛，嘆道：「林大俠，像今日這種震撼山岳而又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我毛幹竟然沒有攤上，實在是終身憾事！」

林浩然道：「論功你應第一，只是那鎖龍嶺尚未破，屈仙姑必然在那兒留有不少人把守，還得煩毛兄一同前往。」

毛幹苦笑道：「老偷兒就是爲了這事而來！」

於是，林浩然當即高聲對一衆人等，道：「秦川幫生聚二十年，鎖龍嶺上必然被他們經營得十分富裕，如今各路人馬均有死傷，大家把傷的送往藍關以後，再一同殺上鎖龍嶺去！」

當天二更過後，從八斗山十八盤嶺下來的三四百人，皆都是身染鮮血，人睏馬乏的走入藍關……

又一天，這些人就在林浩然等的率領下，除了傷的留在藍關，其餘的全又到了鎖龍嶺前的金沙灘附近。

突然間，從鎖龍嶺上爆發出撼天的鼓聲，那種聽起來十分悲壯的鼓聲，令所有聽到的人全身冒冷汗而只想大哭一場。

毛幹對林浩然道：「鎖龍嶺上人不見屈仙姑回轉，却看到我們殺來，一定知道大勢已去，難以挽回，這才擊鼓示哀，我等應防他們

衝殺過來！」

林浩然與一衆人等尚未作出任何決定呢，突然間從鎖龍嶺上爆發出震天價响聲，而在响聲中，只見鎖龍嶺上有幾處煙塵騰空而起，直衝霄漢，更有一連串的爆炸聲，聽來似乎在山腹之中……令人心驚膽顫！

終於，這座神秘的鎖龍嶺，就在連串爆炸中，成了名副其實的荒山野嶺……

被困在山腹深洞中的小叫天一行，有人說他們早已退出洞外，而且也掠去不少金銀珠寶，但自此以後，誰也沒有見過小叫天，甚至他的那幫人也未見過！

沒有人願意在金沙灘附近留戀忘返的欣賞着鎖龍嶺上的爆炸與毀滅，直到羣豪走出三十里外的駱峪關，尚隱隱的偶聞一聲爆炸，猶似天外悶雷而令人嗟嘆不已！

秦川幫完了，二十年的野心與仇恨，就在爆炸中煙消雲散，連龍門黃河岸邊的老人白不光，也遊哉悠哉的上了鎮江，因爲那兒雖也是江邊，可比黃河安靜多了；當然主要的還是他的老友智圓大師的敦促之故。

武林中的任何一次搏鬥，參與的人總或多或少受到元氣上的傷害，正就是一人作惡，萬人遭殃！

不過這話對神偷毛幹却並不適當，雖說他也曾數次的死去活來，但當羣豪離了駱峪關以後，神偷毛幹早帶着一身傷痛的往南馳去！

如今再也不會有人追殺他了。

而往南却是急急的趕往杭州，因爲劉家畫舫才是他的最後目的，劉翠翠那個小可人兒喲！

* * *

八斗山十八盤嶺上那一場驚天地而又泣鬼神的悲壯一戰，對武林而言，絕對是數十年難得遇上一次的大事，神偷毛幹看來眞的是死裡逃生了。

他曾對林大俠——這位「江南武林才子」說過，他毛幹未曾適逢其會，至感終身遺憾。

他的話多少有着怠然的意味，也帶着些許披髮攖冠，而使得「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感動之餘不由對神偷毛幹大加表功一番。

神偷毛幹表面一嘆，內心着實對花家姐妹透着感激，無他，因爲如果他不是受傷，八斗山上屈仙姑第一個就饒不了他。

當然，除非他沒有被花家姐妹纏住，除非他沒有碰上「大閃刀」花冲，而順順利利的一馬馳往西子湖畔，那就另當別論。

現在，神偷毛幹雖說一身傷未癒，人又瘦得像個小老鼠般的萎靡在馬背上，但心情可是愉快的。

頭上被一刀片去一塊頭皮，左臂一刀見骨，但都不是要命之處，只要自己趕到西子湖畔，只要見到劉翠翠，劉家畫舫中一躺，養上個十天半月的也就沒事了。

黃驃馬四蹄不疾不徐，神偷毛幹不時的伸手摸摸頭頂，別人看來以爲他在撫摸傷口呢，但毛幹心中明白自己頭頂上還包紮着一塊價值百萬兩銀子的長白雪玉，自己後半輩子同翠翠的安逸日子，全靠那塊寶玉了。

於是神偷毛幹不時會面露得意微笑……

神偷毛幹得意却難忘形，因爲他並未忘記「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臨別對他說的話：「人道：行善如登，行惡如崩，而善惡只在一念之間，毛兄這次即在一念之間救了武林一次浩劫，何異大功一件，更是武林中人對你毛兄重新估評之時，常言道得好，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殷望毛兄能多多珍惜自己……」

騎在馬上，神偷毛幹想着大家分手之時林浩然的這些話，不由得聳肩一笑，口中咕噥道：「哼，誰不珍惜自己？是人皆珍惜自己，我毛幹既不糊塗又不傻蛋，我會不珍惜自己，只怕打從今日起江湖上再也不會有人知道神偷毛幹了，因爲我毛幹即將攜美眷隱姓埋名在西子湖上了呢，哈……」

神偷毛幹也會得意的摸摸包紮在頭頂上面的「長白雪玉」，心中大笑而面無表情的思忖：「我這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的心肝寶貝劉翠翠呀，只等我毛幹登上你那五顏六色的畫舫上，我二人既是地上連理枝，更是那天上比翼鳥了，嘿……」

黃驃馬上毛幹只要一聳肩，他準是想的這碼子事。

人逢喜事精神爽，趕起路來也會哼唱。

不過毛幹並未在馬上引吭高歌，只在心裡打哈哈的一路到了西子湖畔。

神偷毛幹來到西子湖畔，反倒並不急於到湖上去找那艘劉家畫舫，爲了給心上人一個絕妙驚喜，毛幹先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來。

那杭州市就在西子湖邊，毛幹來到西湖，正是日落風生時，晚霞洒滿一湖水，光景何止是水天一色，簡直是人間仙境而花嬌柳媚。

就在距離西湖岸不遠處，一家叫「西湖春大酒樓」，毛幹一身重新打扮，逸興遄飛的臨窗找了一個座位，怡然自得而游目騁懷，邊舉杯淺飲，遙望遠處湖中堤岸，垂柳輕觸湖水，湖水波平如鏡，三潭印月隱隱可見……

突然，一隻艙邊已高掛兩盞紅色紗燈畫舫，朝着一段堤岸邊上劃

靠過去，不旋踵間，自畫舫中走出一個女子來，當即令神偷毛幹濃眉上挑而溜圓的鼠目暴閃精芒如炬，忙着仰臉喝下杯中酒，正要伸手呼叫呢，却見女的提了個大酒壺緩緩向這「西湖春大酒樓」走來，立刻他又把伸出窗外的手縮回來。

不錯，來的正是劉家畫舫的劉翠翠，毛幹絕不會認錯，她還是那般的令毛幹着迷而難以忘懷。

在神偷毛幹的眼光中，劉翠翠雖說鼻小嘴薄，可有一雙會勾男人的大眼睛，這種女人中的女人，在他毛幹看來，眞正是該瘦的地方瘦，該胖的地方胖而睡在床上不佔地方。

劉翠翠剛剛一脚踏進「西湖春大酒樓」大門，迎面毛幹已站在她面前。

劉翠翠先是一怔，燈光下再細看，不由得低叫一聲：「你？」

神偷毛幹咧嘴翹着兩撮鼠鬚，輕聲道：「翠翠，我的小心肝喲！」

劉翠翠似是想哭却又似笑的道：「毛大爺呀，這一陣子你是躲到那個溫柔鄉中享艷福去了，杭州西湖見不到你人影呀！」

聲音如出谷黃鶯，聽得毛幹一哆嗦，表情似比往日陌生而令毛幹又一怔，也許這是在大庭廣衆之下，劉翠翠沒敢給他來個投懷送抱。

心念間，神偷毛幹一招手，道：「不管怎麼着，毛大爺總算趕來了，當然是爲了妳這小妖精呀，嘻……」邊帶着劉翠翠又回到吃酒桌前坐下來。

劉翠翠吃驚的指着毛幹的頭，道：「敢情毛大爺你受傷了，要不要緊啊？」

神偷毛幹笑道：「要緊還能來找妳。」

劉翠翠眨着一雙大眼睛道：「是誰把你弄傷的，可惡！」

毛幹心中一熱，道：「剛見面，別提這些血淋淋的事，眼前我可有好消息告訴妳喲！」

劉翠翠的雙眼開始說話了，因爲毛幹就喜歡看她眨呀眨的眨不停……

於是，毛幹低聲對劉翠翠道：「咱們發財了。」

劉翠翠一驚，道：「你是說我也發財了？」

神偷毛幹點頭道：「不是妳，是我們。」

劉翠翠笑得可眞甜，兩個梨渦顯一雙的道：「每次遇見毛大爺，毛大爺總是說要我發財，又說要帶我一起去享下半輩子福呢，只不過十天半月的，你就半句話不說的一走了之。」她一頓又瞇眼一笑，道：「我的毛大爺，這次你準備住多久呀？」

神偷毛幹呵呵一笑，道：「這次不走了，我毛幹決心以名湖陪襯，美人兒爲伴的終老在西子湖中了，哈……」

一怔之下，劉翠翠收起笑容，道：「毛大爺，翠翠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邊飲着酒，毛幹道：「妳我即將成爲夫妻了，有甚麼話不好講的。」

劉翠翠道：「一見面，我就看出毛大爺傷得不輕，一臉的蒼白而說話無力，比之過去那聲若宏鐘，雖短小而精幹來，可就差遠了，更加身上傷勢必然受損不輕，何不先在這酒樓後面客房中養好身子，由翠翠每日前來照應，毛大爺，你看這樣可好？」

神偷毛幹一聽，大樂道：「翠翠，妳這是爲我好，毛幹豈有不知的，好吧，且依妳之言，先把身子養好再說。」

其實毛幹心中十分清楚，頭傷加臂傷，沒有半月的休養，劉家畫舫最好別上去，因爲溫柔之鄉故然令人陶醉，銷魂之地又何嘗不是要命所在！

劉翠翠見毛幹答應，立刻一副十分歡樂的樣子，道：「那就好，毛大爺客店養身子，翠翠船上去叨拾，總得把船弄得更舒適，再來接毛大爺上船去。」

神偷毛幹只一聽劉翠翠的話，心中立刻明白，她這是在要銀子了，這玩意可難不倒自己。

毛幹先是一個哈哈笑，伸手腰帶上取下一隻小布袋子，那裡面全是黃澄澄的金元寶，也是他在許昌牛角街西施香院「得」來之物。

「彭」的一聲放在劉翠翠面前，毛幹笑道：「翠翠，妳且收下來。」

劉翠翠靦覥的道：「毛大爺尚未登船呢，就花這麼多銀子。」

毛幹鼠鬍一翹，道：「一包銀子毛大爺如何拿得出手！」

劉翠翠一楞，忙伸手解開包來看，不由更是一驚，道：「金元寶呀！」

毛幹見劉翠翠恁般的驚奇，心中大樂的道：「這點金元寶能值幾何，在毛大爺來說，只不過九牛一毛，不值妳大驚小怪的。」

劉翠翠好不詫異的道：「毛大爺，你眞的發財了？」

神偷毛幹向四週望了一眼，這才低聲對劉翠翠道：「如今我身上有件寶貝，價值足在百萬兩銀子以上，只等機會，我會讓妳看的。」

劉翠翠柳眉一揚，俏嘴一咧而瓠犀微露的道：「眞的呀？」

神偷毛幹低聲笑道：「妳可是不相信？」

劉翠翠沒說話，却只是掩口在笑……

毛幹是個鬼靈精，知道劉翠翠是在竊笑，顯然她是不會輕易相信。

於是，神偷毛幹把小二叫來，吩咐道：「結帳。」

小二見毛幹酒菜只吃一半，忙笑道：「客爺這就要走？」

神偷毛幹道：「我住在離此不遠一家客店，我回去結算房錢以後，再來你們這大酒樓住，煩你替我找間清靜房間。」

小二一聽，連連答應着把毛幹與劉翠翠二人送出酒樓。

劉翠翠就在門口對毛幹道：「毛大爺，你去結算房錢，我先回船上去，明日我就來此地找你。」

毛幹一笑，伸手拉拉劉翠翠的手，道：「如果不是寡人有疾，寡人控制不住自己，眼下我就會跟妳登龍舟而遊月宮去！」

劉翠翠淺笑，道：「毛大爺，我又何嘗不希望你立刻上船，可是……」

毛幹伸手捂住劉翠翠小嘴，道：「別說了，我明白妳的心就是了。」

於是，神偷毛幹吹着口哨以無比輕鬆的步伐走去……

於是，劉翠翠忙又回到酒樓中沽滿一壺酒匆匆走到堤岸邊，急快的登上船。

「姨娘，快走！」

坐在船尾紗燈下的一位大塊頭女人，聞言站起來，道：「眞是的，妳怎麼去了這麼久。」

劉翠翠喘着氣道：「他來了，眞是巧，一下子就碰上了。」

雙手打槳的姨娘道：「妳碰見誰了？」

劉翠翠舉着手中布袋，道：「他還大方的交給我一包金元寶。」

姨娘驚異的道：「是誰嘛，恁般大方的送給妳一袋金元寶。」

劉翠翠邊把金元寶收藏起來，邊應道：「還不就是那個毛幹。」

姨娘嘴一撇，道：「我的老天，原來是他呀，活脫像個小老鼠似的。」

緩緩走出畫舫，劉翠翠坐在姨娘身邊，道：「這次他來，似是十分認眞的樣子，而且……」

姨娘道：「他認眞，妳可千萬別當眞，要不，單就周二爺那裡妳就難交代。」

彎彎的月牙兒在湖水中閃動不已，劉翠翠也想着錢塘江飛瀑崖的周一虎周二爺來。

周一虎有個兄長周一龍，在江南武林中是位有地位的人，本來「江南才子」林浩然在八斗山十八盤嶺大決鬥以前，曾來找這位周一龍的，可惜未遇而作罷。

周一龍有個兄弟周一虎，比其乃兄來，只能算是有武無德的人，他家中已有兩個老婆，却仍然喜好漁色的在西湖上「尋優探勝」，如今他同劉翠翠正熱絡的攪和在一起，按月他送銀子到劉翠翠的畫舫上，光景已視劉翠翠爲他的外室了。

今晚上算日子正是周二爺要來的時候，所以劉翠翠提了大酒壺去估酒，所幸毛幹一身的傷，這才給了劉翠翠有機會妥籌對策。

潮思起伏不定的劉翠翠，這時候歪身在船舷邊，呆呆的望着彎月出神似的道：「我怎麼辦？」

划船的姨娘道：「好辦得很，您想想看，姓毛的年二半載來一次，他痛快幾天就走人，留下妳這快四十的女人，這叫妳過的甚麼日子，那像人家周二爺，每月總會來上兩回，姨娘我給妳打個比方，妳就像地上長的一朶要謝了的花，他們就如同天上的雨，這花可是要按時灌漑，姓毛的對妳來說，風不調雨不順，可難託終身吶！」

劉翠翠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不過聽毛幹說這次他是認眞的。」

划船姨娘嘴一撇，道：「就憑他幹的行業，妳怎麼會相信他的話。」

劉翠翠道：「不，我看得出來他這次沒再騙我，他還說身邊帶着一個價值約百萬兩銀子的寶貝呢！」

划船姨娘先是一怔，旋即嘻哈哈的道：「妳信他的鬼話，甚麼樣的寶物會值那麼多銀子的，他也只能騙騙妳這老實人。」

劉翠翠一笑，道：「明天見了面，我就會知道他是不是在騙我了。」

船向長堤另一端划去，就在一陣沉默後，划船姨娘道：「翠翠，妳至少也該想一想，姓毛的那副尊容，年過半百的一副老鼠相，那比得上周二爺，氣宇軒昂，風度高雅，雖也近知命之年，仍然一副赳赳武夫模樣，比之毛幹來，何異天上地下。」

劉翠翠不再多說，因爲遠處堤岸邊，夜影中似乎站了個人正在望向這裡呢。

於是，小小畫舫及時的靠岸了。

於是劉翠翠淺笑着迎上前去，伸着軟若無骨的小手，扶着壯若牝牛似的周一虎登上畫舫。

「小翠呀，怎的這時候才來接二爺。」

劉翠翠蹭在周一虎那寬又厚的臂彎裡，把個白又嫩的臉蛋朝上看，嬌滴滴的道：「船上酒沒有了，是去替二爺估酒的。」

周一虎哈哈一笑，道：「記得去年今日我們在這湖上相識，匆匆就是一年又中秋了。」

劉翠翠淺淺嬌笑道：「距離中秋還有十天呢，到時候二爺可要來啊！」

這時姨娘早繫好船纜走進船艙擺上酒菜，笑嘻嘻的回到後面矮艙歇下了。

這夜劉家畫舫就在長堤一端湖面上，算得是安逸的度過，不料周二爺却在一早起身時候，發現一包東西，他不輕易的取在手上看，不由得目瞪口呆。

劉翠翠尚在睡夢中，周一虎稍一思忖，立刻走出艙房，正看到姨娘起來。

周一虎臉色冷冷的走到姨娘面前，道：「姨娘，妳要對二爺說實話，這些東西是那裡來的。」邊把手中布包攤開來。

姨娘一見，先望望艙中，這才小聲對周一虎道：「翠翠的舊相好來到杭州，是那人送給她的。」

周一虎冷哼一聲，道：「甚麼樣的富賈巨商，出手恁般大方，竟然送她一包金元寶。」

姨娘冷笑道：「甚麼富賈巨商，說穿了只不過江湖上一個穿墻打洞的老偷兒罷了。」

周一虎忙又問：「這人長得如何？」邊自摸着自己那繞腮短鬍子。

姨娘又是一笑，道：「鬥鷄眼特別亮，兩隻門牙特別長，活像個黃鼠狼。」

周一虎哈哈大笑，道：「這麼說來我就放心多了！」

二人正說着呢，不料劉翠翠掀門走出艙來，笑問道：「二爺一早這般的高興，可是……」

劉翠翠沒再說下去，因爲周一虎把那個布包拎向她的面前，滿面奸笑而令她嚇一跳。

「原來昨晚妳是會舊相好去了。」

劉翠翠低聲道：「是沽酒時候碰見的。」

周一虎冷哼一聲，道：「他人現在何處？」

劉翠翠忙搖手道：「二爺千萬別惹他。」

周一虎手中布包往劉翠翠懷中一擲，厲聲道：「妳是說二爺連個小偷也惹不起了？」

劉翠翠忙拉住周一虎的衣袖，道：「翠翠不是這意思，只是覺得二爺找上這種人有失二爺身份呀！」

周一虎一手拖着劉翠翠走進畫舫內，沉聲道：「二爺可以聽妳的，但妳却打從現在起不許再見到這老偷兒，否則我必殺他。」

劉翠翠一哆嗦，心中思忖有頃，才又對周一虎道：「今天翠翠一定要去見他一次，這是最後一次。」

周一虎怒道：「二爺絕不准妳去。」

劉翠翠雙手摟住周一虎脖子，她吹氣如蘭的道：「爲了讓他死了這條心，更爲了翠翠能同你二爺天長地久，這最後一面必得要去的，再說大白天他不會對我怎麼樣的，二爺你說呢？」

其實劉翠翠心中想的可是另一回事，那是毛幹說的一件價值百萬兩銀子的寶貝，如果眞的毛幹擁有這寶貝，那麼她就得有一番思量了。

於是，就在周一虎的點頭下，劉翠翠稍加端正自己，款款的上得岸來，直往「西湖春大酒樓」走去。

就在「西湖春大酒樓」後面客房裡，劉翠翠正碰見一位大夫從毛幹房間裡走出來。

原來毛幹爲了早日把身上傷治好，一大早的就把杭州最有名的大夫請來，這時正敷好藥在房中吃早飯呢。

劉翠翠笑嘻嘻的走進來，毛幹早起身迎上前去，一把就把劉翠翠摟在懷裡，擠擠蹭蹭的往床邊擁……

劉翠翠可知道毛幹的毛病，只要他高興，他絕不會管甚麼時辰論甚麼地方，陽台一搭他會馬上興風作浪的。

心念間，劉翠翠有意無意的一把摟向毛幹左臂，那地方可是剛剛敷了藥的。

「哎喲」一聲，毛幹痛得大門牙更見外露，光景是齜牙咧嘴快流眼淚了。

劉翠翠忙輕聲問：「弄痛你了，毛大爺，我不是故意的。」

慾念全消中，毛幹叫劉翠翠坐在身邊，他却目不轉睛的直看着劉翠翠不停。

微露梨渦，劉翠翠淺笑道：「毛大爺，讓你暫住在客店裡，翠翠心中着實不忍，不過我已經叫姨娘趕快把畫舫叨拾了，一半天的我就來接你船上住去。」

毛幹笑道：「可是那個長得比我還高上一個頭的大塊頭姨娘？」

劉翠翠點頭道：「翠翠同姨娘已相處二十年了呢！」

神偷毛幹這時緩緩自懷中取出「長白雪玉」，邊拉過劉翠翠的手，緩緩笑道：「記得我曾對你說的寶貝嗎，妳且握着這寶玉來。」

劉翠翠想不到毛幹還眞有寶貝拿出來，聞言忙把長白雪玉握在右掌中，立刻間有着一股透心凉意自掌心往上冒，活像握着一塊冰，忙攤開手來看，只見是一塊一寸見方半寸厚剔透晶瑩的白玉，不由張口結舌的道：「白玉透寒，果眞是件寶物，不過它能值上百萬兩銀子嗎？誰又買得起呀？」

哈哈一笑，毛幹收起「長白雪玉」，道：「論價無價，貨賣識家，我可愛的小翠呀，妳該知道，銀子到處有，寶物不多見，只要毛大爺開口，搶着要買的人必如過江之鯽。」

劉翠翠表面上可透着高興，但心裡面却大爲矛盾，無他，只因爲畫舫中還有個周一虎周二爺呢！

終於劉翠翠施展出女人那天賦本領，嫵媚嬌柔中充滿着嗲聲嗲氣的好生侍候得神偷毛幹連眼皮也懶得睜開。

快正午的時候，劉翠翠替毛幹拉拉被子一角，躡着脚步走出房間。

她一路又回到畫舫上，早被周一虎一把拉入懷中：「怎的去了這麼久？」周一虎面無表情。

劉翠翠掙扎着坐直身子，道：「毛幹岸上養傷，我總不能一去就離開，那會令他起疑心的。」

冷冷一笑，周一虎道：「光景是眞有那麼一回事了。」

劉翠翠一怔，道：「二爺在說些甚麼？」

周一虎戟指艙外面，吼道：「姨娘全對我說了，妳竟還要瞞我！」

劉翠翠道：「我瞞二爺甚麼來着？」

周一虎道：「姓毛的身懷寶物，可有這麼回事？」

劉翠翠一驚，目瞪口呆的說不出話來。

原來這劉翠翠在離開「西湖春大酒樓」後面客房以後，一路上已有了決定，準備自己設法脫離周一虎控制而跟隨毛幹，有了那件寶物，後半生已有指望了，畫舫生涯也好早一天收起來了，豈知姨娘却把毛幹身懷寶物之事說出來，這件事就難辦了。

正思忖間，周一虎咬牙怒道：「妳怎麼不說話？」

劉翠翠一聲嘆息，道：「姓毛的是有件寶物，我既吃周二爺飯，對於姓毛的美意也只有放棄了！」

周一虎雙目精芒一亮，雙手端正劉翠翠雙肩，道：「是件甚麼樣的寶物？」

劉翠翠向外面姨娘叫道：「開船吧，以後我也不必再見姓毛的了！」

船開了，而周一虎却逼問道：「翠翠，我在問妳，姓毛的手中是件甚麼樣寶貝。」

劉翠翠冷冷的道：「二爺，我已答應你不再見姓毛的，你又何必問甚麼寶貝的，有甚麼用！」

周一虎嘿然笑道：「是寶人人愛，難道周二爺連聽也不行？」

劉翠翠大眼上翻，淡淡的道：「一塊白玉，聽姓毛的說是叫『長白雪玉』。」

哈哈一笑，周一虎道：「原來是一塊玉，有甚麼了不起，二爺家中甚麼樣的玉沒有，過兩天我送妳一個，別聽姓毛的在妳面前窮吹一通的把妳唬得一楞一楞的！」

劉翠翠輕搖着頭，道：「姓毛的並未唬我，那確是一塊寶玉。」

周一虎濃眉聳動，搔着短鬍，道：「甚麼樣的寶玉？」

劉翠翠道：「一塊一寸見方半寸厚的晶瑩白玉，握在手中有着一股子透心涼，如同握了一塊冰。」

周一虎道：「如果握得久，涼也會變不涼。」

搖搖頭，劉翠翠道：「愈久則愈涼，否則也不算是寶物了，又怎能稱爲無價之寶的。」

周一虎的雙目刹時一片陰寒之氣，他搔着腮幫站起來，就在艙中走了幾步！

劉翠翠說出寶物，稍感輕鬆的正要吃午飯呢，突然周一虎一把拉住她手臂，道：「翠翠，我們坐下來打個商量。」

劉翠翠一驚，道：「商量甚麼？」

周一虎嘿嘿一聲笑，道：「對於姓毛的能千里迢迢找到杭州來，其目的是爲了妳，如今妳想躲他，那該談何容易，因爲他姓毛的乃江湖上『名偷』，就算妳能躲一時，也難躲永遠。」

劉翠翠道：「那該怎麼辦？」

輕鬆已極的，周一虎道：「殺之永除後患。」

劉翠翠一驚，道：「殺人？」

周一虎冷笑道：「對，妳應知道，姓毛的無家無業無後人，殺了他誰會爲他報仇的，再說姓毛的是幹甚麼的，殺他也算是做好事，妳說呢！」

畫舫在一棵柳樹下停住，姨娘也走進來，道：「還是二爺說得對，我贊成二爺主見。」

溫柔的女人，往往也是缺少主見的人，劉翠翠就是這樣，她經不起周一虎與姨娘二人慫恿，最後還是答應二人的軟硬兼施遊說。

周一虎大喜，當下三人就在這劉家畫舫上商定計謀。

於是，神偷毛幹眞的難逃一死了。

二天一早，劉翠翠忑意的好生叨拾一番，扭腰擺臀的來到「西湖春大酒樓」後院客房中，見神偷毛幹這日精神也特別好，她淺淺笑道：「毛大爺今日氣色好多了呢。」

毛幹握住劉翠翠的手也笑道：「那位大夫醫道高明，我這身傷就快好了呢！」

（未完・二十）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上文提要：小峯自進入鬼府迄今，災難便接二連三的降臨到他的身上，衛、趙兩家的人，千方百計想要他的命，尤以萬博先生的一掌、衛宏道的金錢鏢最爲嚴重，他咬牙苦撐，竟告不支倒地，病叟吃驚不小，求神叟萬博醫治，萬博這次不是要錢，要當衆羞辱他，要打病叟三掌才肯療治，病叟無法，只好答應……

勾魂令邀宴羣雄　迷魂樓危機四伏

萬博先生儘管唯利是圖，善惡不分，是非不明，却是一個信人，三掌攻完，昂首大笑三聲，不管病叟死活，立刻找康小峯去履行承諾。忽見白龍、黑虎二莊之人悄沒聲息的摸過去，想要康小峯的命，怒極而吼道：「站住，誰敢再妄進一寸，就要誰血染黃沙，你們把他幹掉了，老夫如何向病鬼交代？誰又來替我萬博先生挨老怪物的三掌？」

余千知的動作好快，隨身帶有藥囊，取出一包「生肌散」，一顆晶瑩翠碧的丹丸。

生肌散撒在小峯的傷口上，丹丸則塞入口中。

萬博先生號稱萬事皆知，萬事皆通，萬事皆能，也許言過其實，誇大其詞，但憑心而論，對醫術一道確有過人之處，才片刻工夫，小峯臂上的鮮血已止，口鼻之間也有了氣息。

龍雲硬挨三掌，傷不在輕，所幸他修爲不俗，根基深厚，運氣調息一陣後已無大礙，又回到康小峯身邊。

神叟余千知望一望小峯的氣息，再切一次脈，起身道：「老怪物，余某的掌力如何？可要服用本山人的內傷聖藥『還魂益壽丸』？」

病叟龍雲的話很冷：「你少得意，些微小傷，還要不了命，假如不能還我一個活蹦亂跳的康小峯，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萬博先生信心十足，朗聲回道：「病鬼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這小子頂多再過個把時辰就會死去活來，生意人誠信爲本，那三掌不會讓你白挨的。」

這倒是句實話，小峯鏢傷之處已血止肌生，將裸露的白骨逐漸掩蓋起來，臉色轉爲紅潤，胸部一起一伏，呼吸漸趨正常，當眞過了一個時辰左右，康小峯便已大致復原，站立起來。

萬博先生得意非凡，神采飛揚道：「病鬼，本山人的醫術還不錯吧，以後若是陰溝裡翻了船，臉盆裡滅了頂，吃了別人的虧，或是得了疑難雜症，中了邪毒瘴氣，歡迎隨時光顧，保証藥到病除。」

康小峯聽出話中有話，目注余千知，以懷疑的語氣道：「在下的命會是你救的？」

余千知扮了一個鬼臉，陰陽怪氣的道：「窮小子，別往我臉上貼金，老夫只認錢，不救人，從來不做虧本的買賣，你的命是老病鬼挨了我萬博先生的三掌交換來的。」

一句話提醒了夢中人，小峯見龍雲一副大傷初癒的樣子，噗通！一聲，跪倒在病叟的面前磕頭道：「老前輩對我恩重如山，有如再生父母，小峯今後但有出頭之日，

一定會……」

話至此，被病叟打斷，強將小峯拉起，道：「孩子，快別這樣，飛雲堡康堡主對我不薄，但求你平安無事就好，老夫挨他三掌實在算不了什麼。」

一語甫畢，紅影掠空，眼前俏生生地飄落一位紅衣姑娘。

大家有目共睹，認得是鬼谷谷主的嫡傳弟子──神簫玉女。

神簫玉女名頭響亮，一支玉簫不知毀了多少英雄好漢，二莊之人心有所懼，又退了好幾步。

病叟龍雲、神叟余千知，雖同屬鬼府內人，對這位小魔頭的出現也不免有幾分驚異。

只有康小峯，功夫稀鬆平常，膽識却超人一等，昂首傲立，瞪目而視，沒有半點懼意。

神簫玉女星眸如電，橫掃全場一眼，對趙、衛二人道：「哦，黑虎、白龍二莊的人都來啦，歡迎之至，看來鬼谷是越來越熱鬧了，有仇的報仇，有恨的雪恨，千萬別客氣。」

不待二人回答，又轉對康小峯道：「恭喜，難得你命長沒死，也千里迢迢的來到這裡。」

別人怕她，小峯傲骨天生，却以牙還牙道：「在下的死活，與你無關，更不用妳來道賀。」

在鬼府，神簫玉女的脾氣特別好，一點霸氣也沒有，不怒反笑道：「這是鬼府，武林人的天堂，想駡就多駡幾句，發洩一下心中的怨氣也好。」

不知何故，大風雪中那一幕血淋淋的往事湧上康小峯心頭，母親、外公還有何三清，死得太寃太慘，而兇手就在眼前，氣得他牙癢癢地，恨不得馬上跟她拚個你死我活。

還是病叟機警，發現他神色有異，忙在暗中阻止，示意他勿作以卵擊石的蠢事。

神簫玉女面面俱到，又跟萬博先生聊上了，夜空中突然傳來一個稚嫩清脆的聲音道：「姐姐，妳的膽子眞大，谷主命妳通令羣豪赴絕命宴，却在這兒跟人窮磨牙，是不是不想活啦？」

只聞其言，未見其人，大夥正感詫異，人影乍閃，神簫玉女的身旁已多了一個眉清目秀，身負玉笛，年約十一、二歲的小孩。

小小年紀，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在衆多高手的面前竟能高來高去，其功力修爲不言可喻，小燕姑娘看得目瞪口呆，在心內高呼：「好厲害的小毛頭！」

鬼谷三叟，久居鬼府，但對鬼谷谷主的來龍去脈却一無所知，聽到「絕命宴」三字，皆臉有異色，萬博先生皺眉道：「老病鬼，這絕命宴看來咱們三個老傢伙也在被請之列，鬼谷谷主大概是靜極思動，決定要公開露面了。」

病叟未及開口，神簫玉女道：「金童弟弟，是不是谷主要你來找我的？」

言語間，目注七層迷魂樓，滿面惶悚，一副大禍將要臨頭的樣兒。

玉笛金童『噗嗤』一聲笑出來，擠眉弄眼道：「我在逗着妳玩，看妳嚇成這樣子，眞是個膽小鬼。」

神簫玉女伸手在玉笛金童臉上摔了一把，佯怒道：「搗蛋鬼，討人厭，好端端的把人家嚇一跳，以後再騙人，姐姐就把你的嘴撕爛。」

烏黑發亮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轉了幾下，又道：「谷主現在何處？」

玉笛金童扮了一個鬼臉，道：「姐姐步下迷魂樓後不久，谷主也離開鬼府，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人家獨自一人悶得發慌，想找幾個倒楣鬼來開開心，不料鬼府內盡是些酒囊飯袋，三招兩式便被我打歪打趴了，沒意思。」

神簫玉女繃着臉，裝摸作樣道：「好啊，閻王不在，小鬼造反了，谷主和姐姐才離開多久，你這個小搗蛋鬼就胡天胡帝起來了，這是鬼谷鬼府，不是花果山水簾洞，一旦傳到谷主耳中，看你怎麼辦？」

玉笛金童不吃這一套，反唇相譏道：「哼，妳才比人家大幾歲，叫妳一聲姐姐就端起架子嚇唬人，其實妳也好不到那裡去，放着正事不幹，在此東拉西扯，有什麼資格管別人，羞羞羞！」

神簫玉女道：「師父曾經說過，輕估對方，是最危險的一件事，鬼府臥虎藏龍，多得是奇人異士，飯桶只是少數，像鬼谷三叟就是一流高手，小孩子不可以自大，自大就會發霉發臭！」

玉笛金童稚氣未脫，童心正濃，興緻勃勃道：「這敢情好，咱們就跟這三個老頭子玩玩吧，或者趁谷主不在，命四方豪傑集中到迷魂樓前，讓他們打一場羣架，一定很好玩。」

神簫玉女板起臉孔斥責道：「玩玩玩，你就知道玩，谷主曾有令在先，鬼府內任何人皆可爲所欲爲，不許咱們干涉過問，這樣亂來谷主怪罪下來你就沒命啦。此時辦正事要緊，別再亂出餿主意！」

探手入懷，取出二件東西，分別遞至鐵掌趙峯與神劍衛宏道面前。

是一面三角形的小紅旗，邊緣參差不齊，狀似血花，上面繪着一顆骷髏，兩根白骨。

「鬼谷勾魂令！」

「鬼谷勾魂令！」

場中發出一陣驚呼。

驚呼聲中充滿了惶恐、驚懼與顫抖！

趙、衛二莊主魂飛魄散，如遇死神，那還敢伸手去接。

神蕭玉女嬌笑道：「我家谷主既不是拘你們的魂，也不是要你們的命，而是邀請兩位作客迷魂樓，開懷暢飲，有什麼好怕的。」

二莊主聞言稍安，同時亦自知不拿不行，略爲猶豫一下，戰戰兢兢的接過來。

果然，這勾魂令稍有不同，上面寫着兩行字，是：「謹詹於本月十五，午時三刻，本谷主在迷魂樓設下絕命宴，宴請四方豪傑，幸勿卻！」

另一行落款則是：「鬼谷谷主謹訂」六字。

衛、趙二莊主看畢，相顧失色，一時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

神蕭玉女笑嘻嘻地道：「我家谷主大仁大智，大慈大悲，最是敬老尊賢，二位不必過慮，不要錯過與家師把晤的大好機會。」

話是幾句好話，趙、衛二莊主卻不以爲然，一見「絕命宴」三字，早已涼了半截，料定鬼谷主十之八九是安下了一個打盡天下英雄的歹念，先後表明態度，說出相同的話語：「本莊在武林中乃小門小戶，微不足道，老朽亦自覺愚駑平庸，當不起貴谷主如此抬愛，不去也吧。」

神蕭玉女小嘴一噘，怒溢星眸道：「哼，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不去也得去，這是鬼谷，由不得你們。鬼府的大門已經封閉，准進不准出，奉勸兩位莊主還是老老實實的準時赴宴好，我家谷主一高興說不定還可以得些好處。」

二莊主進退失據，如坐針氈，醉叟解千愁突然怪叫一聲，震驚全場。

原來玉笛金童年幼貪玩，見醉叟仰面酣睡，腹大如鼓，靈機一動，跳到解千愁的大肚皮上玩起翻觔斗的遊戲來了。

醉叟朦朧中警覺有異，怪叫聲中一躍而起。

他這挺身一站，力道不小，換了別人早就震飛了，玉笛金童卻穩如泰山，雙手緊抓着醉叟的乳頭，身體緊貼在大肚皮上，彷若大猴抱小猴，煞是好看。

解千愁先是火冒三丈，見是玉笛金童，氣已消去一大半，咧嘴大笑道：「噢，是你這個小搗蛋鬼，我還以爲是紅孩兒、孫猴子來大鬧鬼府，鬧到我老人家的肚皮上來了。」

大肚皮一縮一挺，玉笛金童馬上變成空中飛人，像一隻大鳥般懸在空中。

可是，雙手依舊緊抓着醉叟的乳頭不放。

這一來，解千愁的苦頭可吃大了，雙乳拉長數寸，痛得他哇哇大叫道：「小鬼頭快放手，再亂來我老人家就要揍人啦。」

玉笛金童鬆開雙手，凌空翻了一個觔斗，飄然落地，稚氣十足的道：「好啊，你揍，我在鬼府內轉了大半天沒遇上一個禁得起揍的傢伙，咱們好好打一架解解悶兒如何？」

醉叟解千愁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可以，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告訴我鬼谷谷主是誰？我老人家就陪你幹架。」

「不行！這個題目太大，天機不可洩漏！」

「小鬼，依我看你這個徒弟是假的，根本沒見過谷主的面，甚至是男是女都搞不清。」

「我們師徒朝夕相處，親如一家人，你少亂蓋。」

「知道就說呀，光吹牛說大話有屁用。」

「家師乃是……」

玉笛金童不知是詐，正要和盤托出，忽見神蕭玉女瞪了他一眼，這才恍然大悟，氣虎虎地咒罵道：「你壞你壞，故意拿話來逗引人家，不揍你一頓難消我心頭之恨！」

小頭一矮，朝醉叟的大肚皮撞去。

二人相距甚近，玉笛金童動作又快，解千愁閃避不及，撞個正着。

乖乖，金童人小勁大，一頭撞下，竟將大名鼎鼎的醉叟解千愁撞退三步。

照醉叟的脾氣，早就動手了，但玉笛金童來頭太大，投鼠忌器，只好忍下來，轉而刺探他們師徒的虛實，看能否得到一些訊息，道：「小鬼，聽說令師擺下了絕命宴？」

玉笛金童一心想玩打架的遊戲，那裡聽得進去，道：「老醉鬼，別打岔，快上呀，不打的是小狗。」

一直靜觀不語的神蕭玉女忽然玉面一寒，道：「我看你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再這樣淘氣，谷主一旦怪罪下來，我可不替你求情。」

這一着眞靈，金童目注迷魂樓，面有懼容，未敢再興風作浪。

神蕭玉女遞給醉叟一支勾魂令，道：「我家谷主請你吃飯，務請準時赴宴。」

解千愁定目一看，道：「大家同住鬼府，不是外人，何必這樣客氣。」

「自己人更應該請，不能厚此薄彼。」

「不要緊，我老人家生來寬宏大量，只要有酒喝，別的都無所謂。」

「絕命宴上山珍海味，南北佳餚，一應俱全，茅台、杜康、汾酒等應有盡有，隨你喝，隨你選，醉死也沒人管。」

醉叟解千愁舔一下嘴唇，道：「這麼說我醉老頭倒要去叨擾三杯。」

神簫玉女心內冷哼道：「哼，只怕你不想叨擾也不行。」

玉笛金童不甘寂寞，跑到神叟余千知面前道：「萬博先生，咱們談一筆生意如何？」

生意上門了，余千知精神大振，滿面春風道：「娃兒有何生意要談？不妨說出來聽聽。」

玉笛金童一本正經的道：「聽你一天到晚胡謅八扯，說甚麼萬事知，萬事能，萬事通，是確有眞才實學？還是純粹吹牛皮？」

「當然是有眞才實學。」

「那麼，算算看，你的腦袋瓜子幾時搬家？」

「算命之人算人不算己，這是行規。」

「那就算算我玉笛金童啦，看十年之後會不會天下無敵，血洗武林？」

萬博先生瞧瞧玉笛金童，望望康小峯，道：「娃兒福薄，難成大器，倒是那個窮小子命中主貴，將來很可能會無敵天下，主宰武林，在場之人多數都有血光之災。」

神簫玉女緩緩行來，冷眼瞥一下康小峯道：「這個倒楣鬼無親無故，無依無靠，會出人頭地，這個玩笑未免開大了。」

不待余千知回話，將勾魂令交給他，神簫玉女又道：「夜色已深，回家去占上一卦，看你自己能否在家師的絕命宴上逃得活命。」

萬博先生未及開口，神簫玉女已將另一支鬼谷勾魂令給了病叟龍雲。

龍雲接令在手，從容不迫道：「令師禮貌週到，龍某先在此謝了！」

神簫玉女道：「不客氣，谷主的絕命宴人人有份，一個也不能少。」

康小峯「哦」了一聲，道：「妳的意思是說，在下也是鬼谷谷主的座上客？」

神簫玉女給了他一支勾魂令，道：「算你猜對啦，但願你不要死在別人手裡，明天好開開眼界。」

小峯不亢不卑道：「放心，我康小峯的命硬得很，死不了，明天一定準時赴宴，瞧瞧鬼谷谷主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

神簫玉女訕笑道：「看不出你還是一條硬漢，失敬了。」

玉笛金童隨聲附和道：「也挺爽快，如被谷主看中，你的福氣就大啦！」

康小峯欲語未語，神簫玉女朝玉笛金童招招手，道：「別浪費時間，咱們該回去覆命了。」

姐弟二人隨即如風而去，一瞬間便走得無影無踪。

病叟龍雲長歎一聲，對康小峯道：「小峯，眼前的這一場風波雖然已近尾聲，眞正的危機實則剛剛才開始，絕命宴必有陰謀，快隨老夫回房去，先作一些必要的準備。」

孰料，甫行三步，便被余千知攔下，道：「慢着，老怪物現在還不能把他帶走。」

病叟詫愕道：「甚麼？龍某不能把這孩子帶走？」

神叟余千知道：「不錯，本山人與他尚有一事沒了。」

康小峯眼一瞪，吐字冰冷：「你說話可要憑良心，在下的寶珠、寶劍全被你騙光了，我沒有找你，你反而來找我，甚麼意思？我們之間還有何未了事？」

萬博先生道：「娃兒想歪了，余某可是正人君子，拿了你的一把祖傳寶劍，還沒有傳你武功呢。」

康小峯對他早存厭惡之心，恨聲道：「在下不買啦，快把寶劍還我！」

萬博先生另有高見：「在商言商，你學不學在你，寶劍可不能退。」

病叟龍雲尋思少頃，道：「小峯，飛雲堡康家的祖傳寶劍十分珍貴，既然討不回來，也不能白白的便宜了守財奴，事到如今，就跟他學點功夫吧，此人人品雖差，武功卻不賴。」

小峯聽他說的有理，但又捨不得那把寶劍，道：「前輩之言固善，可是這一來，我外公的劍豈不永無收回之日了。」

龍雲語重心長的道：「傻孩子，只要你將來能夠出類拔萃，登峯造極，還怕余老兒不乖乖的雙手奉還？現在甚麼都別談，且去修練神功絕技要緊。」

康小峯亦有此同感，頻頻頷首稱是，暫將仇怨記在心中，跟着萬博先生離開。

病叟昂首望天，天將破曉，將鬼谷勾魂令收起，兀自回房去了。

三叟已去其二，醉叟又到屋前睡覺去了，趙、衛二家之人心裡有數，康小峯有病、神二叟護駕，成功的機會緲茫，必須從長計議，處理完善後之事後，亦相繼散去。

* * *

且說小峯跟着萬博先生穿街過

巷，默行甚久，約莫行出百十丈遠，停在一棟小巧別緻的精舍前。

神叟一言不發，將康小峯引入一間寬敞高雅的客廳內，方才開言道：「窩居簡陋，慢待，慢待！」

小峯見他忽然變得客氣起來，反而渾身不自在，道：「那裡，看來比龍老前輩那兒强多了。」

萬博先生最愛聽奉承的話，滿臉堆笑道：「那當然，老病鬼一生只知沽名釣譽，多管閑事，沒有經濟頭腦，不懂得享受人生，哈哈哈！」

哈哈大笑聲中，進入另一間房內，不大工夫，當他再度出現時，雙手端出一大盤酒菜飯食，鷄鴨魚肉俱全，香噴噴的好不饞人。

擺好飯菜，分賓主坐定，提起酒壺，親自為康小峯斟滿一杯酒。

小峯從未受過這樣的款待，簡直有點受寵若驚，心道：「怪物，這個糟老頭視錢如命，唯利是圖，現在怎麼突然大方起來，要請我喝酒吃飯，不曉得又在打甚麼鬼主意？

既而一想，自己現在是個窮光蛋，榨不出油水來了，讓他做一次賠本買賣也不失為是一件賞心樂事，遂欠身說道：「別客氣，讓你請客已覺不安，怎敢再勞前輩斟酒。」

正想取過酒壺，余千知眼一翻，道：「少臭美，對你客氣是為了你懷中的銀子，我老人家從來不做虧本的生意，我請客，你付錢，別裝蒜。」

康小峯苦笑道：「在下的寶珠、寶劍都被你誆騙一空，那還有銀錢來請你吃喝？」

余千知指着小峯的衣袋道：「本山人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如果不是在替你療傷時發現娃兒的衣袋內還有些碎銀子，說甚麼也不會擺下這桌酒席，別裝傻，該付賬啦。」

經他一提，小峯這才想起還有一些外公遺贈的銀兩，惡言相向道：「守財奴，吝嗇鬼，貪得無厭，看你將來能不能帶進棺材去？多少說吧，我自認倒楣就是！」

神叟早已算好，陪着笑臉道：「時間匆促，買不到山珍海味，便宜，付一兩八錢五就可以了。」

康小峯乾了杯中酒，朗聲道：「多了沒有，這點小錢咱家還付得起。」

摸出一小塊銀子來，抖手擲過去，沉着臉道：「夠不夠？」

余千知掂一掂，笑呵呵地道：「夠啦，夠啦，不夠的算我請！」

提起酒壺，給小峯斟第二杯。

這一次，小峯不再客套，坐着不動，任他去斟，斟滿後馬上端起來一飲而盡。

不吃白不吃，這是小峯的想法，盡挑大魚大肉往嘴裡送，不再答理萬博先生。

神叟知他心中不快，未再多言，競相大口而食，直至酒足飯飽後，余千知始道：「修習武功，首重神充氣沛，心專意貫才行，所謂精、氣、神即指此而言，你先運氣調息一下，稍待再行傳授武功。」

康小峯身心俱疲，正有此意，聞言二話不說，當即起身離席，盤膝坐在地上，開始運氣行功。

忙乎了一整夜，余千知也累了，坐在小峯一旁，也行起功來。

足足調息了一個多時辰，太陽已爬上窗子，二人才先後行功完畢。

小峯急於聽病叟龍雲談自己的身世，尤其是那個斷送自己母子二人一生幸福的惡棍是誰，行功一完，立即催促余千知道：「小可有急事待理，無法久留，最好動作快點，別拖延時間。」

神叟不悅道：「廢話，老夫比你還急，今日午時三刻還要參加鬼谷谷主的絕命之宴呢。」

臉色一整，又換上一副肅穆莊嚴的面容道：「我老人家賣給你的這一套掌法，名為『降龍伏虎三絕招』，雖然只有三招，却是本山人畢生所學的精髓，你如肯下苦功，假以時日定可名噪江湖。」

老王賣瓜的話，小峯沒興趣，道：「不管是好是壞，寶劍你已騙去，不學未免吃虧太大，自賣自誇的話少說，咱們現在就開始。」

神叟余千知錯愕一下，道：「這一套掌法極其玄奧精深，變化多端，非排除百念，正心誠意，空明靈台不可，老夫聲明在先，不論口訣、架式一律解說、演練三遍，能夠學會是你的福份，學不會只怪你天資欠佳，活該倒楣。」

立將雙目閉起，朗誦起「降龍伏虎三絕招」的口訣來。

小峯對余千知的為人十分反感，但他仇深似海，恨比山高，為了報仇，必須排除萬難，全力以赴，是以，一字一句莫不全神貫注去聽。

這一來，馬上發覺余千知確非泛泛之輩，降龍伏虎三絕招果然博大精深，詭異玄妙，整個身心自然而然的沉浸在浩瀚武學中。

小峯本是極端聰明的人，又兼身負血海深仇，學來自更加倍用心，萬博先生朗讀講解了三遍，已能心領神會，並且牢記在心。

三遍講解完畢，神叟余千知多一個字都不肯說，道：「咱們到屋外去，老夫將這三招的架式做給你看。」

健步一探，當先跨步而出，待小峯隨後來至院中時，隨即施展出

降龍伏虎三絕招中的第一招——飛雲瀉電。

第一遍緩慢沉穩，是分解動作，第二遍慢中帶快，是連續動作；第三遍奇快絕倫，但聞掌風呼嘯，砂飛石走，至猛至剛，威力無邊，好似飛雲瀉電。

康小峯自知良機難逢，失之不再，一面細心觀察，一面學樣模仿，接連三次下來，雖然談不上功力火候，但架勢掌式已相去不遠，算是已登堂入室，學得一點皮毛。

第二掌是：「風聲鶴唳」，第三掌是：「倒轉陰陽」，俱為蓋世無雙的絕學，招中有招，式中帶式，千變萬化，神出鬼沒，康小峯如醉如痴，渾然忘我，萬博先生已施展完畢，仍自品味模仿，一絲不苟。

此刻已是辰牌時份，萬博先生取來串鈴，下了逐客令：「窮小子，咱們之間的買賣就此銀貨兩訖，你可以走啦，現在距絕命宴還有兩個多時辰，再做一會兒生意，我老人家就要赴宴去了。」

不管小峯是否願意，連推帶拉的送到門外，鎖好房門，揚長而去。

康小峯望着他遠去的背影，喃喃自語道：「老傢伙，看你還能神氣多久，總有一天我會爬到你頭上去，我要你出更高的代價，替你療傷醫疾，傳授絕技神功，要你心甘情願的將寶珠、寶劍還我！」

說着說着，豪情大發，壯志凌雲，就在萬博先生的家門口演練起降龍伏虎三絕招來。

先將口訣中的一字一句全部透徹明瞭，然後再在招式上加以領會、印証。

一次、二次、三次……乃至無數次。

他全心全意的演練了兩個時辰，終於融會貫通，可以運用自如。

抬頭一看，日正中天，午時三刻將至，心想：「絕命宴行將開始，龍老前輩不知去了沒有？」

他一直想從病叟的口中，打聽生身之父的來龍去脈，見時間緊迫，那敢怠慢，一陣風似的奔向龍雲的破瓦房。

鬼府內本來熙來攘往，人潮如湧，這時却稀稀落落難得見到一個武林人物，暗想：「鬼谷谷主擺下絕命宴，不知目的何在？聽神簫玉女的口氣，好像不去就會惹禍上身，這些人大概都是赴宴去了。」

心內思量，脚步不停，原想找病叟龍雲結伴同行，詎料，行至萬博先生賣藝之處時，見那兒鬧鬨鬨的圍着一大羣人，覺得事有蹊蹺，轉身越眾而入。

展目四顧，都是些陌生面孔，一個個橫眉豎目，粗獷慓悍，全部都帶着傢伙，顯非善類。

神叟余千知精神抖擻，串鈴聲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千篇一律的喊唱着那一套「萬事知、萬事能、萬事通」的老詞，當他說至「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時，偶然瞥見康小峯也夾雜在人羣中，不由的老臉一沉，道：「窮小子，你來幹什麼？站遠點，別擋住老夫的財路。」

小峯氣他太現實，反唇回罵道：「守財奴，你怎麼這樣無情無義，在下被你騙得一乾二淨，難道站一站都不行？」

萬博先生理直氣壯的道：「當然不行，有你在此會帶來霉運，引來窮神，趕走福星，嚇走財神！」

人羣中忽然傳來一陣騷動，有一個魁梧昂藏，虎背熊腰，左臉上有一道刀疤，滿面陰森冷傲，望之有如一尊鐵塔，年約五旬上下的人大步行來。

此人似是來頭不小，氣派非凡，圍觀之人打恭作揖，紛紛退讓，有人動作稍嫌遲疑，被他的蒲團大手一撥，强行推開，行為蠻橫，宛若進入無人之境。

神叟看得一呆，見他已至八仙桌前，忙的笑臉相迎道：「老夫余千知，號神叟，別號萬博先生，通曉萬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閣下可有須本山人效勞之處？」

來人出聲如雷，洪亮有力：「想打聽一件事！」

神叟見他肩寬背厚，氣宇軒昂，認係大富大貴之人，畢恭畢敬的應道：「請恕余某眼拙，請教尊姓大名？有何垂詢？」

來人好大的脾氣，猛一拍八仙桌，挑眉瞪眼道：「媽的，你自稱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竟連大爺我都不認識，還走什麼江湖？賣什麼藝？」

接着，昂首望天，自報姓名道：「老夫姓夏名宏光，聽說過嗎？」

「夏宏光」三字令余千知倒抽了一口寒氣，道：「哦，閣下原來是綠林豪客，黑道領袖，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夏大俠，失敬！失敬！夏崗主手下高手如雲，有雙兇四怪，四洞七十二寨，個個都是鐵錚錚的好漢。素聞夏大崗主神功蓋世，威鎮武林，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余某有眼不識泰山，失禮得很！」

萬博先生的確見多識廣，淡淡數語，把冷面人魔夏宏光的身份來歷說得清清楚楚，有意無意之間又恭維了幾句，有那認識夏宏光的，俱覺與有榮焉，不識之人則臉有異色，半憎半懼。

夏宏光虎目暴睜，寒芒似電，語氣則緩和了一些：「老頭兒果然有點見識，夏某和你並無一面之

緣，居然……」

余千知卑躬屈膝的截口道：「夏崙主名滿江湖，稱尊綠林，乃武林翹楚，小老兒如果連這點都不知道還做什麼生意，怕不早已被人把攤子砸啦！但不知夏大俠何事相詢？」

夏宏光從呢帽中取出一支鬼谷勾魂令，道：「這是什麼？」

萬博先生振振有詞道：「此乃鬼谷勾魂令，盡人皆知，不過，這一次不是要人命，奪人魂，而是當作請柬用，要請夏崙主赴絕命宴。」

冷面人魔夏宏光揮手招來一名勁裝黑衣大漢，命他從行囊中取出兩錠金元寶，擺在八仙桌上。

神叟眼睛一亮，笑口大開，貪婪的眸光死盯着金元寶，直讚：「好成色，好成色，沒有九九九九，也有九九九八。」

夏宏光冷然一哂，道：「只要你能說出鬼谷谷主設下絕命宴有何陰謀？這兩錠金元寶就是你的了。」

在場之人多數身懷鬼谷勾魂令，也是前來赴宴的，都想揭開謎底。大家有志一同，齊將目光投注在余千知身上，等他開言。

萬博先生却令大家失望了，連他自己也十分懊惱，望着黃澄澄的金元寶，無限惋惜而又支吾其詞道：「茲事體大，余某也諱莫如深，何況鬼谷谷主君臨武林，換個題目吧。」

黑風崙主夏宏光聞言大為不快，命人收走金元寶，怒氣衝天道：「老頭兒，你身在鬼府，竟不知鬼谷谷主為何設下絕命宴，還大言不慚的號稱萬事通曉，哼，簡直恬不知耻！」

說得火起，豎掌如刀，一掌劈下八仙桌的一個角，頭也不回的拂袖而去。

夏宏光掌力驚人，余千知駭然色變，看在金元寶的份上，又忍氣吞聲道：「夏崙主請留步，老夫雖不知鬼谷谷主為何設宴，除此之外無所不知，可以再談談別的。」

見他狠行虎步，不曾回頭，心中一急，聲音又提高了一倍道：「夏大俠，我萬博先生願意免費送你一卦，離此之後必有奇遇，武功將因而達到登峯造極之境。」

冷面人魔聽得爽快，止步轉身道：「以後又怎樣？」

余千知快步追上，打量一下夏宏光的五官面相，道：「尊駕乃大富大貴，大起大落之相，最怕樂極生悲，運道逆轉，命犯煞星，果不幸而言中，恐有血光之災，如能趁早金盆洗手，或可福壽全歸。」

夏宏光聽在耳中，表情木然，喜怒之情全無，呆立片刻後，突然大笑之聲，取出一錠金元寶，粗聲大氣道：「老匹夫，不管你說的對與不對，也不管是好是壞，日後只要本崙主的際遇眞的大起大落，或者有煞星出現，保証再送九錠元寶，作為後謝，如其不然，哼！就要你項上的人頭！」

不愧為是綠林豪客，揮金如土，抖手將金元寶射向萬博先生的面門。

此人功力深厚，勁道十足，抖手一擲，其快如電，神叟不敢怠慢，急忙伸手去接。

余千知的修為，絕不在病叟龍雲、醉叟解千愁之下，乃當今武林之世的頂尖高手，萬不料這位領袖四洞七十二寨的黑道好漢，居然技深若海，高深莫測，元寶接是接住了，但因衝勁太大，原地疾轉三匝，才將力道散盡，猶覺掌痛臂痲，苦不堪言。

不禁激發余千知的爭勝之心，暗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此魔身懷絕技，不可小覷，如不給他點顏色看看，殺殺他的威風，這個老魔頭勢必會更加張狂。」

瞧瞧手中的金元寶，財迷心竅，故態復萌，滿腹的怒氣又咕咚！一聲嚥下去。

從手中的金元寶，想到冷面人魔尚有九錠後謝，暗責一聲：「糊塗！」正欲追上去兜攬生意，夏宏光一夥早已遠去不見。

財神爺走了，悔亦無益，余千知只好又拿起串鈴吆喝道：「喂，萬事知，萬事能，萬事通，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絕命宴行將開席，時間不多，各位如有疑難雜症，或深仇大恨，乃至其他一切大小事故，就請趁早，再晚些老人家就要收攤子了。」

餘音未落，香風撲鼻，一條血紅如火的人影從半空中疾墜而下，別的地方不落，偏偏俏生生地站立在八仙桌上。

是一個全身一色棗紅緊身衣，連頭上披風，臉上蒙面巾，脚上劍靴，腰中束帶，全是血紅顏色的女人，由於有紅巾蒙面，不知其年齡大小美醜。

露在外面的只有一雙十指纖纖的玉手，以及一對大而圓，烏黑發亮，黑白分明，清澈如水的眸子，想必定是一位絕色佳人無疑。

眼睛美是美到了極點，裡面却充滿了一股仇恨、暴戾、邪惡和兇殘的光焰。

紅衣女星眸開合精光似電，目光所到之處令人心驚膽寒，不敢正視，內力之深不敢想像。

神簫玉女也是一身紅衣，却不及她這樣鮮明、强烈，無論從衣裝打扮，眸光行逕等各方面衡量，都

像是一團烈火，一團熊熊烈烈的烈火！

萬博先生看傻了，知來者不善，但客人既已上門，又不便推拒，只好强作鎮靜道：「女英雄有何見教？請不要把八仙桌子踩壞了，這可是我萬博先生吃飯的家當啊！」

紅衣女妙眸陡睜，凝視着余千知，語冷如冰道：「本姑娘雲遊至此，聽你說通曉萬事，故而前來請教。」

偶而眸光一轉，落在康少峯身上，不知何故，好似觸電，眸中出現異樣的神采。

小峯與她四目相接，亦大感驚異，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一時間又想不起在那裡見過，暗忖：「這人的眼神、聲音、身材，好熟悉啊，會是誰呢？難道……」

思忖至此，余千知肅容道：「敢問女英雄何事相詢？」

紅衣女纖巧如玉的手指一伸，指着自己高大隆起的酥胸，聲若銀盤滾珠，更似燕語鶯啼，嬌滴滴地道：「你看姑娘我是誰？」

這話問得太絕，場中有那經驗閱歷老之人輕聲自語道：「此女言行異乎常人，武功似又高不可測，莫非是鬼谷谷主？」

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別多，除冷面人魔夏宏光外，這是第二個問相同的問題的人，萬博先生端詳甚久，搖頭不語。

紅衣女冷笑道：「本姑娘的這一身打扮就是註冊商標，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不敢說？」

神叟余千知苦笑道：「似曾相識，却又不敢妄下斷語。」

紅衣女略作沉吟，從頭髮上拔下一枚三寸長，筷子粗細，寒芒閃爍，揮舞間隱約中有龍吟虎嘯之聲的銀針，遞至余千知面前，殺氣騰騰地道：「這一次再想不起本姑娘的身份來，就叫你一針畢命，萬事皆休！」

萬博先生定目一看，如遇死神惡煞，嚇得面無人色，二話不說，拔腿就逃。

不料，還是逃不出紅衣女的手掌心，神叟脚才一邁，紅衣女玉掌倏展，已壓住他的「天靈」穴，聲冷色厲道：「別動，姑娘我只要稍一用力，你就會亡魂喪命，快說識不識得本姑娘？」

余千知的威風早已不見，乖得像一頭小綿羊，以顫抖的聲音回說：「識得！識得！」

「識得就快說，別偷工減料。」

「小老兒若是沒有走眼，女英雄應是二十多年前威震武林，黑白二道聞名喪膽，不知殺死多少英雄好漢的『血女』！」

圍觀之人，有人原以為她是鬼谷谷主，做夢也想不到竟會是血女。

「血女」二字，似乎比鬼谷谷主還要令人畏懼，一聽到這兩個字，大家就彷彿遇上了豺狼虎豹，四散奔逃，急急如喪家之犬。

康少峯則不然，因知此女來頭，懼意全無，仍舊卓立原地未動。

血女聽畢神叟言，發出一聲怪笑，道：「二十年前的往事虧你還記得，還算有點見識。」

忽見圍觀之人四散奔逃，星眸暴睜，兇芒四射，手中銀針一揮，帶起一縷勁風，人也跟着騰空而起，在人羣中轉了一個圈子。

血女心狠手辣，簡直匪夷所思，銀針過處，慘叫四起，繞行一週，便斃了十幾條性命，僥幸虎口餘生者，早已嚇破了膽，嚇軟了脚，僵在原地打哆嗦，宛若待宰的羔羊。

瞬息之間連殺十餘人，委實駭人聽聞，血女却不當一回事，重返八仙桌，對倖存者說道：「本姑娘未趕盡殺絕，並非有意施仁，為的是借爾等之口，曉諭天下，說血女死而復生，已重履江湖，命南七北六，黑白二道上各門各派及早料理後事，血女將在極短時間之內殺盡天下武林人！」

康少峯在心裡自語道：「這個女人怎麼這樣兇狠，為甚麼如此憎恨武林中人？難不成她的身世遭遇比我還悲慘？」

這時，突聞血女嬌叱道：「你要到那裡去？是不是活膩了？」

對血女，余千知似是懼怕，見她殺人不眨眼，更加惶恐，原想趁隙開溜，聞言打了一個冷顫，低聲下氣道：「小老兒準備去參加鬼谷谷主的絕命宴，請女英雄見諒。」

血女道：「哦，鬼谷谷主要請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且先說出來聽聽。」

萬博先生見問，知道不說不行，只得就所知和盤托出。

「風聞鬼谷谷主以太上皇的姿態君臨武林，嚴禁江湖道上殺伐鬥毆，將鬼府之內闢為可公然尋仇砍殺的地方，是否屬實？」

「事實確是如此。」

「哼，此人膽子不小，究竟何方神聖？」

「至今尚無人知曉。」

「你剛才說絕命宴設在何處？」

「迷魂樓下。」

「幾時開席？」

「今日午時三刻，現在差不多就要到啦。」

「好極了，本姑娘此來就是要取鬼谷谷主的性命，這樣更方便。」

（未完・七）

奪魂血咒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懷寶辭官歸故里　全家遭劫葬河底

站在江岸邊直直的看向南京邑江門內的大街，首先會發現大街右邊有一個血紅的大招牌，那是個兩人高下的大招牌，上面却只有一個血紅大字「當」！

天下所有開當舖的招牌，「當」字都是紅色書寫，那表示人們上門來當東西心中在泣血，血是紅的呀！

南京邑江門這家當舖不但在南京有名聲，便江湖道上也是响噹噹，無他，乃是因爲當舖的東家不好惹，「惡財神」江上雲之名，江湖上不少人聽了就頭痛。

江上雲有句口頭禪：「心不黑別在道上混」！

江上雲有個兒子不但心黑，而且狠毒，就好像那句「心狠手辣」四個字是爲他而說的一樣。

江風就是江上雲的兒子，江風不但心狠手辣，而且也花，年輕輕的才二十出頭，就弄了兩個妙女人：新街口後街的女人叫文娟，長得賽玉仙，夫子廟南邊的仙君胖嘟嘟白又淨，說出話來似黃鶯。

奇怪的是這江風的武功比他老爹還厲害，有人見他一掌劈了二十四塊磚頭，還出腿把破磚踢出十丈外！

* * *

江風現在不踢磚，一雙脚丫子擱在一雙波霸似的大奶子上面，慢慢的揉動着。

當然那是仙君的一雙大奶子！

文娟就沒有這麼大的奶子，好像吹了氣的皮球，文娟却是俏麗的美，文娟也長得十分適中，該圓的圓，該細的細，眼大鼻尖嘴巴甜，那身細皮白肉好像天生帶着一股子桂花香！像文娟這樣的美人兒實在少見。

* * *

對付女人，江風不是暴君，他雖然把一雙腿壓在仙君的雙峯上揉動，仙君不但同樣享受，而且還不時的發出幾聲哈哈的笑聲來。

秋風自大窗外吹進屋子來；吹得大床上掛的錦綉帳子抖動不已，床上的人也抖動，但不知他們爲甚麼在抖動，但不時有愉快之聲傳出來，令人聽了覺着妙。

半晌，突聽仙君姑娘嚶聲的道：「別揉了，再揉就成了發糕了吧！」

「好吃呀！」

「哈哈哈哈！」

「哎呀，討厭，咬人不痛不癢的，你！」

房子裡，江大公子與秦淮名媛仙君正在興頭上，院門外傳來一聲叫：「大公子，大公子！」

屋內立刻有反應：「小王嗎，你吆喝甚麼？」這是江風在低叱，聽起來相當不高興！

不旋踵間，有個侍兒從邊房奔出來，這姑娘長得也不賴，她翹着俏嘴也攔着剛進院門的年輕小伙子：「回去，回去，你怎麼這時候來掃大公子的興！」

「有急事呀！」

小王推開俏丫頭，又對房內道：「大公子呀，老爺在後堂等你啦，快去吧！」

屋內的江風沉叱，道：「去，等一個時辰我回去！」

院子裡的小王却急躁的道：「不行，不行，老爺叫你立刻回去！」

江風道：「甚麼大不了的急事，天塌了？」

小王道：「大公子，老爺滿頭汗珠走回來，甚麼急事我就不知道了。」

江風似是無奈的道：「好吧，你先走，我隨後到！」

只見小王衝着身邊丫頭伸伸舌頭，拔身又出了院門。

* * *

江風至少在房中同他的仙君折騰了半個時辰之久才依依不捨的開了房門。

只見那仙君姑娘長髮披了一半在右肩前，桃花紅紅的臉蛋惹人愛！

「快走吧，別叫老爺不高興！」

「妳放心，他比我更高興！」「吱」的一聲响，江風吻在仙君的櫻唇上，笑道：「等我回來再接着來！」

仙君姑娘一笑：「你不會再來的！」

「怎麼說？」

「街口有個文娟呀！」

「哈……」江風笑得得意，這笑聲直到他走出院門很遠還聽得到！

* * *

江風走得快，沿着大街往江邊方向走，當他剛踏上九層靑石大台階抬頭看，嚄，江上雲正氣的鼻孔在噴煙！

江上雲在當舖內正在搥桌子跺脚發脾氣，門口的小王已笑道：「回來了，回來了！」

那江風掀帘走進門，他的臉上表情也不快樂，江風才不怕他老爹，但他却也聽他老爹的吩咐去辦事。

「爹，你在發我的火呀！」

「算了，回來就好，快跟我後面去說話！」

只見舖內兩個老朝奉還衝着江風微微笑吶！

* * *

父子二人先後走入後堂房中，那江上雲已迫不及待的對兒子江風道：「快，帶了你的傢伙上船去！」

「幹甚麼？」

江上雲道：「當塗知縣馬文中果然辭官不幹了！」

江風雙目一亮，道：「他帶着那顆滿天星藍寶石回他的老家了？」

「不錯，你還等甚麼？」

「嘿……」江風咧嘴笑了，他原本一副倜儻風流又瀟洒的模樣，但此刻却變得一副冷傲又殘忍的樣子。

「爹呀，咱們等這一天已等了三年多，姓馬的終於孤單了，哈……」

「快去吧，咱們的快船在江邊等着你了！」

江風不再多言，立刻走入他的房中，不多久又走出來，他衝着他爹把右肘舉了一下，那表示他已把他的「冷月寒霜」刀帶上了。

江上雲點點頭，他似乎又看到一顆天下最大最美的寶石就要到他的手中了！

他看看走出門去的兒子江風，左手撫鬚低聲自語：「這種事也只有自己的兒子去辦才叫人放心，哈！」

* * *

江風走出邑江門外，匆匆的來到江邊碼頭，很快的發覺一艘快船上有人向他招手，江風眞的吃一驚，因爲這個向他招手的人不是別人，乃新街口後街的文娟姑娘是也！

江風在這方面最是佩服他老爹江上雲的安排，江上雲總是會做些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江上雲當然知道兒子的兩個女人，他把文娟姑娘找到快船上，當然也是要兒子高興。果然，江風仰天一聲哈哈笑，連跑帶跳的上了船。

江風只一上了船，有個大漢迎上來，笑道：「大公子，你吩咐了！」

江風道：「放船當塗。」

「是，船放當塗縣！」只聽四個漢子齊聲應了一聲，立刻拉繩揚帆，兩根長篙抵上岸，雙桅快船已往江心疾馳而去。

江風不關心船上的事，他只關心船艙中端坐的文娟姑娘，當他走進船艙中時候，文娟伸出細嫩的雙手向他抱過去，道：「我等你半個時辰了！」

江風一笑，道：「是我老爹安排的？」

文娟姑娘，道：「老爺子說，要我同你遊江，我一聽之下好高興啊！」

江風哈哈一笑，道：「不錯，咱們一同遊江……」

他低頭看，點心帶酒菜一應俱全，忍不住攬腰抱住文娟，笑道：「許久未聽妳輕彈低唱了，今天咱們可得愉快的盡情歡樂，切莫辜

負了這一趟江上遊玩……」

文娟已斟酒送上，笑道：「我也把七弦琴帶來了，我彈你唱怎麼樣？」

江風也愛風雅，立刻哈哈笑了。

於是，琴聲自艙內傳出來，帶着江風的歌聲，令五個船上的大漢們也陶醉了。

「錚」一聲響起，船艙中琴聲不再，便歌聲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幾聲吃吃地笑。

船艙之中有了聲音，聲音是逗人的。

船艙之中也有囈語，聽得叫人不自在。

「同你在一起，原是無煩惱，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你總是咬……咬得人難受……」

是的，江風對於女人的雙峯有不同的作風，他對胖嘟嘟波霸似的仙君，總是雙腿壓上去揉着，而對付文娟就不一樣了。

江風此刻是用咬的，所以文娟有話說。

「惡財神」江上雲的兒子，當然與一般人有着不一樣的愛好，他江風就愛這個調調兒，誰也管不着。

船艙中在幹什麼，誰知道，只不過哼聲是不斷的。

在外面，五個大漢走得遠，但再是走得遠，也還是在這條雙桅快船上，只見船頭兩三個，船尾兩個人，他們聽得清，但只裝沒聽見，誰敢惹江大公子不快樂呀？

* * *

終於，船艙內靜下來了，就這時，船尾掌舵的船老大還向另外四個大漢直搖手，那意思是叫大伙別出聲，怕吵了大公子二人的好睡。

於是，月牙兒升起來了，就在這時候，船艙中傳出江風聲音，道：「沙雄！」

「屬下在。」原來掌舵的叫沙雄，只見他把舵交在另一人手上，兩步併三步地已到了艙門口。

「大公子，外面秋風涼，你二位別出來，有什麼吩咐就說吧！」

艙內的江風道：「逆江而上，咱們別靠岸，天亮應可趕到當塗了。」

沙雄道：「大公子，你放心，咱們的眼綫靠得住，那話兒走不脫的。」

「聽說姓馬的家鄉就在石臼湖。」

「是的，大公子。」

「最好中途攔住他，叫他們加把勁。」

「是的，大公子。」

於是，沙雄衝着四個大漢吼叫了。

「加槳，咱們今夜不靠岸了。」

四個大漢中，有兩人已把槳插在船舷，使勁地划了起來，另外兩人在一邊睡，準備交換接班了。

* * *

江上秋風涼颼颼，但艙中相擁而眠的男女二人可就舒服極了，江風不但式功高，而且對付女人更厲害，果然是「年輕人睡冷炕全憑火力旺」，他好像又要「上馬」了。

只不過江風正在磨槍吶，忽聽艙外的沙雄「噫」了一聲，道：「這船進入小河了。」

艙內江風聽得清，立刻問道：「什麼樣的船？」

那沙雄道：「好像是官船，又好像不是的，同咱們的船大小差不多。」

「靠過去。」

沙雄道：「天尚未明，咱們……」

江風已拉開艙門走出來了。

只見他抬頭遠處看，問道：「沙雄，那條小河通往石臼湖嗎？」

沙雄道：「大公子，從長江通往石臼湖的路，大的有兩條，小的有五條。」

江風已沉聲道：「八成是他，追上去！」

沙雄立刻吩咐另外兩人，道：「大伙加把勁，追上去，別叫大公子生氣。」

於是，江中的這條雙桅快船立刻箭一般的往那條小河口疾馳過去。

快船的動作，立刻使河口的雙桅船上人有了警覺，有人在船尾叫了。

「有船往咱們追來了。」

就這麼一聲叫，船上便有了反應，人影幢幢中至少有七個人站在船上看過來。

其中有人沉聲道：「來船是幹什麼的？好像是在追咱們了。」

「馬大人，有我黃强在，你安心吧！」

船上不但有個當塗縣捕頭黃强，而且還有兩名捕快隨行，這是保駕馬大人回鄉了。

* * *

眞玄，也夠狠，江風的快船就要追上了，那沙雄已大聲吼道：「停船，娘的，停船啦！」

這口氣只一聽便知道是水賊口吻，江風船上的另外四人還在使勁的划吶。

於是，捕頭黃强吼叱道：「這裡是官家，什麼人如此大膽敢劫官家，可認得當塗縣捕頭黃强嗎？」

不料黃强報了名來，那沙雄仰天一聲梟笑，道：「去你娘的捕頭，在當塗你是老大，到了這兒你吃鱉吧，我說我的兒……」

雙方這一叫上陣，那江風站在船上哈哈笑了。

江風對沙雄笑道：「沙雄呀，你這叫狗不改吃屎，沒忘了當年你跟我爹時候的作風呀！」

沙雄又是一聲笑，他不回答江風，又對前面的船吼道：「再不停船，老子們撞上去。」

他說撞還眞撞，只見他把剛進河口的快船忽然一個右面轉，船頭直向前面的官船左後方頂上去了。

就聽那黃强一聲大叫：「拔刀，叫這小子知道厲害！」

他還大聲指揮着又道：「艙門關緊，女人娃兒別出來，大人吶，你也進去吧。」

官船上另外還有四個船伕，這時候也操刀在手，準備一場廝殺了。

「轟」聲起處，兩條快船已撞在一起，在微弱的月光下，只聽黃强一聲怒叱：「賊子大膽！」

於是，江風在船上哈哈笑了，他邊笑邊冷冷道：「黃大人，你實在多事呀！」

「你是何人？」

江風道：「江風！」

黃强雙目一厲，道：「莫非南京開當舖的江上雲兒子？需知我也認識你爹呀！」

江風道：「黑白兩道太多的人認識他老人家，那原不足爲奇的。」

黃强道：「你想幹什麼？」

江風眞坦白，立刻回應道：「來向辭官回鄉的馬大人索討一件東西。」

黃强道：「什麼東西？」

江風道：「滿天星藍寶石。」

黃强臉色一寒，道：「馬大人欠你們的？」

「不是！」

「既然不是，爲何追來索討？」

江風仰天一聲笑，道：「姓黃的，你別他娘的人五人六窮叱唬，你叱唬個鳥，東西雖非我的，可也不是這狗官的，馬文中上任五年還不到，他那兒來的這件寶，還不是貪汚奪來的？」

就在兩船快碰上的時候，江風又是一聲吼道：「是他弄的不義之物，老子們就有攔劫的理由。」

黃强厲叱，道：「眞是一派胡言。」

不料船尾的沙雄已厲吼如虎，道：「大公子，你把這姓黃的賜給屬下吧，看屬下怎麼收拾他。」

江風一聲嘿嘿，道：「久不見你出刀了，沙雄，且莫叫我失望。」

「轟」聲起處，兩船便在入河口不足五六十丈處碰在一起了，那沙雄對另外四人道：「綁船，下錨，咱們就在這河面上幹他娘的一架。」

只見他操刀一躍而上直奔捕頭黃强，黃强也非弱者，提刀便同沙雄殺在一起了。

官船上的另外四個漢子加上兩個捕快，六人也揮刀迎上去，同江風船上的四人幹得凶。

那沙雄邊殺邊叫道：「二天于，你們四個把力量扭緊了，別在這河口丟人吶！」

四人中，有個黑漢厲聲道：「老大，你安心，且看咱們怎麼擺平這幾個牛毛捻傢伙。」

再看江風，嚄，他像沒事人似的仍然站在船中央，他還不時的哈哈笑。

江風還向艙內道：「我的心肝呀，有我爲妳站衛兵，妳安啦！」

他這是指船艙中的文娟而言，原是說要遊江的，如今在這河口幹上了，而且還是攔的官船。

船艙中的文娟早已聽清楚了，江風這是在玩火，膽子大到沒天沒地了，敢同官家動刀呀！

那文娟在艙中直哆嗦，聽了江風的話也不回答，當然是心中在害怕，其實她八成是裝害怕。

忽然，江風雙目一厲，只見他突然間拔身而起，幽靈似的自黃强的背後閃過。

好一道晶瑩的光焰比月光還陰亮的划空而過，便也聽得好淒厲的一聲狂嗥：「啊！」

灰暗中這聲叫是嚇人的，一道鮮血標濺中，就見沙雄忽的暴出一腿，直把個背上挨了一刀的捕頭黃强踢落在河水中，「嘩啦」聲起處，黃强已入水不見了。

這光景令江風全身一緊，他重重地看了河面幾眼。

江風爲自己那一刀而不悅，他實在不知道是否眞的已把這捕頭做了，但是水面不見人影子，而黃强又是一刀在背上，想來也是活不成了。

江風猛回身，那沙雄已撲向另外六個人，原是個平手的局面，但沙雄一旦加入，這局勢立刻變了，兩個捕快首先被沙雄活劈在船上，另外四個官船上的伙計見勢頭不妙就想往水中跳，但江風一邊守得緊，那個先跳就死得早，只見這江風冷然不多言，他袖中歹毒的追魂釘早就侍候了，那可是中上沒救的毒暗器。

江風一共發了兩次暗器，也把兩個見機想逃的漢子活生生打死在水中。

沙雄幾人已把另外兩人擺平在船上了。

沙雄衝着江風咧嘴一笑，道：「大公子，大獲全勝呀，哈……」

江風冷冷道：「東西到手才算數。」

沙雄提刀走到官船艙門口，暴

出一腿踢過去：「娘的，出來！」

「叭」，那艙門被他踢破個大洞，灰暗中只見那馬文中張開雙臂左右擋，他身後兩女帶一男也正在打哆嗦。

沙雄暴伸一手，一把便把馬文中揪出來，大臂一扭，發出「咚」的一聲響：「個狗官！」

馬文中用力抬頭，道：「你們……强盜……呀！」

沙雄嘿嘿道：「你叫，老子還叫你哭吶！」

突聽站在船中央的江風厲吼一聲：「別瞎耗時辰了，把人拖出來，進去艙中搜。」

這幾乎就是命令，有幾個大漢已把艙中三人拖拉出艙門外來，兩女一男全都擠在一起來。

就在這時候，從艙中一件一件的包裹箱子往外抛，那沙雄與另外兩人就在江風面前一件一件的打開來，然後來一個仔細搜。

眞仔細，便是一件小衣也抖三抖才抛在一邊，幾口箱子劈開來，除了衣物便是銀子，只是，銀子照眼，沙雄幾人一錠銀子也不取。

船艙中所有的東西全部抛出來，沙雄幾人凶神惡煞地肆意的撕扯破壞，然後再胡亂的抛擲一邊或水中。

漸漸的，江風那一雙朗朗星目露出一副不耐的冷芒，看他那挺拔的鼻子在抽動，便知道他心中在冒火。

於是，跌成一堆的馬文中夫妻二人分別摟着他們一雙兒女目芒迷惘至極。

他們原是富裕的，但見他們身上的穿錦帶緞便知道，如今如果不是遇上這檔子事，他們應是美滿一家人。

且看那個十歲大小的娃兒，雙目雖有驚悸之色，仍然頗爲可愛，仔細的瞧去，還眞長得像她娘一樣。

至於那個半大不小的姑娘，也是豐頰艷麗，柳眉杏目一身的白晰，如果再大幾歲，絕對是個美人兒。

忽聽江風道：「艙中也要仔細找。」

艙中二人已回應道：「大公子，艙中已無物了。」

有個漢子伸出個頭來，他衝着馬文中一瞪眼，道：「你娘的！」

沙雄已叫道：「出來，咱們把東西再細找。」

於是，兩個漢子也自艙中出來了，那十幾包大小包袱與三口箱子便在他五人的拆解中全抖開了。

眉梢子猛一挑，江風一個側身便站到馬文中的面前來，他聲音似來自冰窖似的不帶半點人味，道：「馬文中，你看這光景，也該說老實話了，說，那件天下無價之寶你藏在什麼地方了？」

微瘦的馬文中面頰上早已沁出油水來，他那藍色夾袍上沾了一片鮮血，當然那是幾個死人的血，他哆哆嗦嗦的道：「英雄……英雄……你說的……什麼寶呀！」

江風冷冷道：「娘的，反穿皮襖裝老羊呀，我看若不在你身上塗點顏色你是不會說出來了。」

他轉而對沙雄道：「打！」

沙雄正在翻箱倒櫃的找得滿頭大汗，心中陡自在冒火，聽了江風的話，立刻撲向馬文中，只見他一把揪住馬文中伸手就是一頓揍，打得馬文中立刻變了樣，何止是鼻青臉腫，他根本就是變了樣，只差未流血。

「彭」的一聲，沙雄把馬文中摔了個狗啃屎，那江風却淡淡的往馬文中面前一站，他用足尖挑起馬文中下巴，口中發出冷叱，道：「姓馬的，讓我明白的告訴你，三年前你下鄉巡查民情，關帝廟中你救的那個老人家，可記得有這麼一回事？」

馬文中道：「老人最後還是死了。」

「哈……你還記得嘛！」

他似乎愉快的彎腰衝着馬文中咧嘴一笑，道：「你知道那老人他是誰？」

馬文中道：「話未說完他就斷了氣。」

江風道：「那麼我直言，那老人不是別人，江淮神偷曹雙喜就是他。」

馬文中吃驚，未開口。江風又道：「姓曹的盜了那件寶，却逃不脫被人追殺，他挨了毒針。」

馬文中道：「那老人乃中毒而亡？他……」

江風道：「他把寶送你了，是不是？」

馬文中忙搖頭，道：「不，沒見過甚麼寶！」

江風冷言厲色的道：「滿天星藍寶石，在哪裡？」

馬文中似無奈的道：「英雄，眞的不知甚麼滿天星藍寶石呀！」

江風抽動鼻子，道：「姓馬的，你在當塗縣當縣令，政蹟斐然，而你又正當壯年，爲何辭官歸故里？」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在官家咱們不動你，但你辭官就不同了，姓馬的，你一心想帶寶回老家，你已拖延三年了，咱們也候了你三年。娘的，這一切全爲你點明了，你還有甚麼話好說的？」

馬文中道：「英雄，在下辭官乃是家中父母年邁，爲子女的當侍奉在膝下的，你千萬別誤會！」

江風火大了，抖手就是幾個巴

掌，打得馬文中口吐鮮血，仰倒在船板上。

忽的，那個小男孩拚命而上，他抓向江風尖聲叫：「你打我爹，我要殺了你！」

「彭！」

江風突然出腿，直把那娃兒踢得飛出五丈遠，噗通一聲落入河中，剎時不見了。

「我的兒呀！」那馬夫人衝着河水叫着，看樣子她要往河中躍，却又被她的女兒死命的抱住不放。

江風把孩子踢落水中，好像踢了個死狗般的，一些也不動心的抓牢馬文中叫道：「你還不快招出來。」

馬文中有些嗚咽的道：「招甚麼？眞的沒有！」

一邊忿怒的沙雄厲吼一聲，道：「大公子，你且看我怎麼對付這頑固傢伙！」

「咻」聲起處，沙雄一把抓過那半大不小的姑娘，嘶的一聲扯破了姑娘的衣裳，只見馬夫人再撲上去抱住她的女兒，口中尖叫：「放了我女兒呀！」

有個漢子迎上來，他對江風道：「大公子，咱們剝光他們每個人，肯定能搜出寶物來！」

「叭」的一聲，江風一掌打在這漢子的面頰上，叱道：「那就快動手呀，光說不練呀！」

那漢子挨了一掌不發火，連聲稱「是」，即往馬夫人面前走過去，他這是要向馬文中老婆動手了。

只不過，沙雄與這漢子把兩個女的身上摸了個夠，也仔細的上下搜了一番，二人已衝着江風在搖頭。

江風帶着十分惱火的神色，揪住馬文中，道：「姓馬的，你令本公子無法忍受了！」

馬文中道：「眞的沒有，你們盡量搜呀！」

他似乎在痛苦中略顯幾分安慰，更像是忘了自己的兒子已被踢落河中之事了。

江風忽對沙雄道：「沙雄，施些絕活，就不信姓馬的不招出來。」

「嘿嘿嘿……」沙雄露齒笑了。

沙雄抛去手中刀，「颯」的一聲又自腰間拔出一柄十分鋒利的尖刀，刀長不過八寸，刀把只有半尺，沙雄還用舌尖在刀身上舐了一下，對吃驚的馬文中冷冷道：「且看你是愛寶還是惜命。」

未聞聲音，但沙雄的尖刀已疾出七次，每一次均扎在馬文中的面頰上，直待沙雄住手才聽馬文中一聲尖嗥如殺猪聲：「噢……」

馬文中的臉上幾乎成了蔴子血窟窿，沙雄在冷笑，道：「我看你還能撑多久！」

說着，他又要出手。

沙雄不會用刀切，那會把馬文中刺死，他扎馬文中，而且扎在非要害之地，却也令馬文中痛苦難忍。

但就在沙雄揚刀再扎的剎那間，忽聽馬夫人一聲尖號，道：「文中，給他們吧，命……」

江風忙用手制止沙雄再出刀，沙雄當然也聽到了，他的尖刀在半空中未落下，扭頭看向馬夫人！

馬文中却忍痛厲叱：「賤人，妳說甚麼？」

馬夫人哭道：「文中，寶能娛人更能害人，算了！」

「妳住口，你忘了咱們兒子已經死了，還有……」

馬文中看向女兒，女兒已被剝光了衣裳在哆嗦！

忽聽江風一聲吼叱：「給我扎！」

沙雄舉刀對準馬文中正自淌血的面頰上又是疾速的扎過去，他出手快，扎得淺，十一刀全罩上，馬文中左閃右甩難躲過，他只有尖號！

「給你們，拿去，別殺我丈夫！」

這是馬夫人的聲音，而且帶着幾分忿怒與顫抖，叫人聽了也覺不忍，好像被人在身上切下一塊肉似的！

馬夫人這麼一聲叫，引得幾個大漢急忙瞧，江風更是雙眼也張大了。

就聽挨刀扎的馬文中厲聲罵：「妳這賤人，我！我死也饒不了妳啊！」

「彭！」

「噢！」

江風出拳正打在馬文中的頭頂上，馬文中怎能吃得消江風一拳打，江風有拳打二十四塊磚的功夫。

馬文中只輕聲噢了一下便倒在船上了。

馬夫人與女兒雙雙撲上去，二人尖聲哭叫起來。

江風早已把一個比鴿蛋大許多的藍芒四射而又呈八角形的寶石托在手中！

江風哈哈笑，他也發現那寶石上面有着血跡，便立刻取出手帕仔細的擦抹着，於是……

於是一顆十分耀眼而又藍芒四射的寶石幾乎亮得壓過天上的晨星！

那眞是一件天下至寶，江風家是開當舖的，當然，有時候開當舖的人物鑑賞寶物要比之玩古董的人更精明，更有眼光。

此刻，江風他是以鑑賞的眼光看着掌上托的寶石，當他又再擦拭一番後，這顆寶石益發顯得光彩奪

目，綻放出令人不敢逼視的光芒！

「唔……眞棒啊！」

就在這時候，忽聽馬夫人喃喃的道：「死了，老爺死了，我的文中死了！」

她忽然抬頭，又道：「爲了這顆寶石，你們害了我一家人，我恨你們，我也恨以後所有想得到此寶的人，我發誓以我的血魂攀附在這顆寶石上，便是下到地獄，我也要詛咒，不斷的詛咒直到這人死掉，天啊……你爲甚麼不開開眼啊！」

「轟」的一聲馬夫人也倒下了，他的女兒立刻又大哭着撲上去，眞不巧，她的身子撲在一邊放的那把刀身上，當她一聲哭喊，人們還以爲她是傷心吶，直到她不動了，才發現刀刃已切開了她的肚子！

* * *

江風忽的發了火，他叱叱道：「你們眞是一羣飯桶，就這麼一顆寶石也找不到！」

沙雄也覺奇怪，船上自船艙到每一件包袱箱子搜了個仔細，便是馬文中一家四口人也把他們搜了個仔細，幾乎沒剝下他的一層皮，而這寶石怎麼會在馬夫人手中！

江風又叱叱：「你們想一想，這寶石竟是怎麼找不到的，難道這女人會變……」

沙雄一脚挑翻了馬夫人的身子，他低頭看去，不由得「噫」了一聲。

「大公子，你瞧！」

江風低頭看下去，沙雄已用尖刀挑起馬夫人的腰褲，只見一片鮮血正往外溢。

那不是挨刀才流的血，馬夫人沒挨刀，馬夫人也沒挨過江風的拳，但這血……

「大公子，是女人的月信呀！」

江風雙眉一緊，道：「娘的皮，把這麼貴重的寶石藏在女人的黑洞月經裡，難怪咱們找不到了，操！」

沙雄也忿怒了，他厲叱：「眞他娘的霉氣！」

他對四個大漢叱叱：「還不快把屍體拋入河中！」

四個大漢不怠慢，急匆匆的便拖起屍體投入水中了。

這件事也算幹得乾淨，抬頭看向東方，天邊一道白芒正自地平綫上冒出來，天快亮了。

沙雄招呼四個大漢，他吩咐道：「解纜繩，咱們快快回南京。」

江風跳回自己快船上，他雙臂上伸，張口一個大呵欠，道：「眞累人，這麼一折騰，倒忘了我的文娟了！」

沙雄笑道：「大公子，要不要先來碗蓮子湯，紹興老酒開一罈，還有……」

江風道：「把船上所有好吃好喝的全搬出來，咱們這是慶功！」

他還眞大方，懷中猛一摸，嚄，一把銀票抓手中：「吶，拿去，跟我辦事不會白幹。」

沙雄笑得大臉盤上五官幾乎擠在一起，看上去眞像是山東大包子一般。

沙雄慌忙接手上，他抖着手上銀票大聲叫：「兄弟們，大公子有賞了！」

「謝！」

這聲音最雄壯，聽得人高興得慌，江風就愉快的開懷笑了。

其實這些人最可憐，不知道這是靠賣命換來的，而賣命的成果又不是自己的，拿了成果的人只不過小施薄惠而已，可也叫這些可憐的帶高興的大叫一聲「謝！」

* * *

江風低頭走進船艙，他發現艙中的文娟睡着了，他不去驚擾文娟姑娘，只把身子靠在艙壁上，一手取出袋中的藍寶石托在掌上品賞。

只見這顆美絕的寶石發出十幾道精芒，照得艙內藍光耀眼，江風忍不住的一聲驚嘆。

「唔，眞乃寶物也，難怪人們傳言天下至寶非『滿天星』藍寶石莫屬了。」

忽聽一聲低語，道：「我可以瞧瞧嗎？」

江風一驚側頭看，不由笑道：「哈，原來我的文娟姑娘並沒睡着呀！」

是的，文娟坐起來，她對江風手中的寶石再看一眼，道：「你們在船上打打殺殺的，我嚇都嚇死了，還能睡得着呀！」

江風吃吃一笑，伸手攬過文娟，道：「我的寶貝，妳同我江風一起，等於擁有千軍萬馬，平安極了，妳還怕些甚麼？」

他把手掌上的「滿天星藍寶石」高高的托着，又道：「看，這可是無價之寶。」

文娟接過手上，她瞧了一下，立刻舉在面前看仔細，忽的她皺眉道：「怎麼，這寶石有一股怪味道呀！」

江風忙接在手中，道：「有甚麼味道？」

他還湊近鼻子下聞了聞，然後又取出絲巾再一次的仔細擦拭着，甚至擦得「吃吃」响。

江風以玩古董的手法，張口在寶石上「哈」了幾口氣然後再擦拭着。

江風心中明白，這顆寶石曾被馬文中老婆暗藏在她那正自月信的暗處，實在令人不愉快。

文娟是女子，她只一聞到那股子血腥味便產生一種習慣性的感覺，無他，她是女人嘛！

只不過江風再是用力擦抹，寶

石上的那股子怪味道仍然隱隱可聞。

江風不再擦拭了，他把「滿天星藍寶石」揣入懷中，對文娟姑娘哈哈一笑，道：「天亮了，妳陪我吃些喝些，然後好好的大睡一覺。」

文娟姑娘已投入江風的懷中嗲聲的道：「風哥，你說甚麼都好！」

眞是女人中的女人，那份順從果然把江風弄得哈哈笑起來了。

男人嘛，總是以英雄姿態在女人面前表現，當然江風更是大男人主義。

就在二人相擁一起的時候，艙門外一聲恭敬的道：「大公子，小的們把吃的送來了。」

這話細聲細氣，但出自莽漢之口聽起來就有些做作，也令人聽得抖落一地雞皮疙瘩。

「刷」的一聲艙門拉開了，江風指着艙內矮桌，道：「擺在桌上吧！」

只見兩個大漢分別是二天于與王一响，他二人手上一個提着罐子，另一人手上托着木盤子。

提罐的是蓮子稀飯，另外盤子上除了一壺酒是熱的，還有四樣下酒小菜。

仔細的看，也眞難爲這些粗漢，做出這麼好吃的點心小菜來。

艙外面，沙雄的聲音傳過來：「大公子，咱們順流而下放船南京，大公子，你吩咐咱們靠甚麼地方呀？」

艙內的江風道：「聽你口氣，咱們有甚麼顧忌嗎？」

沙雄道：「顧忌倒是沒有，不過小心無大錯。」

他忽的哈的一笑，又道：「大公子，明着咱們是良民，良民就得守規矩，可不比當年在黑道，你……」

江風冷冷道：「你少提過去，沙雄，咱們把船仍靠邑江門外碼頭。」

沙雄道：「大公子，咱們就靠邑江門外，大公子有甚麼盡管吩咐。」

「彭」的一聲艙門又關上了，江風用力關上的。

* * *

艙房的兩邊小窗打開了，這條快船設計得好，有一半宛似秦淮河上的畫舫，兩邊有窗可以觀賞江邊的風光，那江風打開兩邊的門窗不是看風光，他同文娟姑娘行酒令！

那文娟姑娘才藝好，七弦琴也彈得妙，江風一邊附風雅，筷子敲在桌面上，嚄，他還高歌吶：

江風徐徐吹艙來，吹得二人喜開懷。

長得俏來才是俏，打扮俏來惹人笑。

我的文娟美人妙，叫我如何不愛她。

年過中秋月過半，人老不能轉少年……轉少年喲，哈哈！」

江風也是風流種，對酒隨口就是歌，引得文娟哈哈笑，錚的一聲她不彈了。

文娟取過桌上酒，她喝下肚子又擠上喉，她貼着江風就把俏嘴送上去了。

文娟也把喉中的酒引渡到江風的口中了。

能把肚中的酒再逼上口，這女子的功夫不簡單。

邑江門當舖的門還沒關上，伙計小王匆匆的自當舖內奔出來，只見他奔得快，一路到了江岸邊，他站在江邊望江中，不由吃吃笑起來。

「果然老爺料中了，大公子的船回來了。」

這小王站在岸邊高聲叫：「大公子呀，靠這邊！」

江中的雙桅快船未落帆，抬頭看江面的晚霞紅了半邊天，使江水也似火一般紅。

「刷」地一聲起處，雙桅快船落了帆，只見船上的人又變了，變成和善的良民了。

只聽船上的沙雄大聲喊：「是王老弟嗎？你好，家裡好，謝謝你前來接船呀！」

說的話不但好聽而且和氣，小王回應得也妙：「沙老大，平安回來就好了，我是來接大公子的。」

就在這時候，雙桅船已斜着貼在岸邊了，那小王一個大步跳上船，匆匆走到艙門邊，他恭敬的道：「大公子，小王來侍候你了。」

船艙中門開了，只見江風與文娟姑娘雙雙走出來，江風見是小王，指着文娟道：「這件事你辦得很好，哈！」

小王先是看了文娟姑娘一眼，笑瞇瞇的道：「大公子，也是老爺的指導，小王不過照指示辦事罷了。」

文娟却也愉快的笑了，她更暗裡向小王擠眉眼。

原來小王奔去夫子廟找江風的時候，已先把文娟姑娘送到快船上了，這樣安排也只有江風他老子想得出來。

沙雄把江風三人送上岸，那江風忽的回頭向船上的沙雄等五人道：「我問你們，咱們這兩天去幹什麼了？」

這句突然的問話，五個人中有兩個直瞪眼，沙雄却哈哈一笑，道：「大公子陪着文娟姑娘遊江呀，咱們只不過一邊侍候着，大公子，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沙雄的話甫落，另外四漢齊點頭，其中二天于更是接上一句，道

：「大公子呀，你這次江上遊莫非愉快得昏了頭，忘了兩天來秋江夜語月滿窗的妙味道呀。」

「哈……」

大伙齊聲笑，那江風點點頭，道：「好，好極了，果然我爹的好部下。」這表示大伙都已忘了昨夜之事了。

他轉而對小王，道：「我先送文娟回去，你回去……」

他的話未完，文娟姑娘已對江風道：「江風呀，你別送我了，有小王送我回去就行了，你有正事要辦吶。」

小王立刻道：「大公子，老爺正等你回去吶，文娟姑娘由小王代勞了。」

江風對文娟道：「那麼我就回去了。」他對小王又道：「路上小心侍候。」

小王忙笑，道：「大公子，我辦事你放心啦！」

那江風愉快的直奔邑江門，他後面，小王一步一趨的跟在文娟姑娘後面，只見他口中不停的在咕噥，那文娟好像也在說着什麼，二人的表現也緊張。

天知道他二人在談些什麼話。

* * *

小王把文娟送到新街口後街那座小小三合院門口，文娟回身左右瞧一遍，才聽她低聲道：「江家父子夠殘忍，也精明透頂，你回去吧，該怎麼做我自會向尤大叔報告。」

小王什麼話也沒說，他回身便走。

文娟推門走進小院內，立刻發覺正房內有動靜，她站着不走了。

只不過一瞬間，只見正房門開一半，有個矮小精幹的小子露出半張臉：「站在院中幹什麼？」

文娟立刻往房門走過去，一邊低聲道：「小七子呀，你怎麼來了，要是由江風送我回來碰上還得了？」

門開了，那精幹的小子在門內笑道：「江風不會送妳回來的。」

「你怎麼會知道？」

「因爲小王去江邊之前已同我碰過面了。」

文娟走進門，那小七子立刻又把門關上：「尤大叔叫我來聽消息的。」

文娟不點燈，她在暗中低聲道：「小七子，回去對尤大叔說，這一回咱們捉住江上雲的小辮子了，有可能官家抄了姓江的窩。」

小七子雙目一亮，道：「文娟，妳說說，我聽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文娟道：「三更天我去見尤大叔，我要當面向大叔把事情說一遍，你快回去吧！」

小七子道：「好，我向大叔報告去，今天夜裡三更天咱們再見面。」

這小七子眞機伶，只伸手推窗猛一躍，立刻人已不見了，眞的一身好輕功。

文娟再把窗關上，她靜靜的坐在床邊上，臉上一片冷漠，把俏嘴也彎起一副不屑的樣子。

* * *

江風十分愉快的掀起當舖門帘子走進去，大公子回來了，舖內的朝奉兩個齊鞠躬，兩個伙計迎上來也是齊聲的直問候。

江風只是淡淡一笑便走向內院了。

江上雲不等兒子走進後堂已先笑開懷了。

「我親愛的兒子回來了，哈……」

江風不笑，他只淡然的走進門，然後坐在椅子上還大喘氣。

江上雲走過去，笑道：「兒子，辛苦你了。」

「誰叫我是你兒子呢？」

「哈……咱們父子一條心，鐵石變成金呀！」

江上雲把手一伸，又道：「拿來……」

江風伸手袋中摸，摸了半天他抬頭看老爹，道：「眞寶也……」

「拿出來呀！」

江風把手自袋中抽出來，立刻間房內一片藍芒四射，那比鴿蛋大的「滿天星藍寶石」光華逼人，看得江上雲忍不住的直噎氣。

江上雲一把奪過藍寶石在手中，口中嘖嘖讚嘆，道：「哇呀呀，美呀……」

他高興的去吻着藍寶石，江風急忙想攔住，因爲江風心中明白，藍寶石曾在馬夫人的月信黑洞中藏過，寶石上面的怪腥味還沒擦乾淨吶。

然而他還是晚了一步，江上雲已吻了七八下，但他忽然不吻了，他在鼻尖上聞。

聞了半天才問：「這是什麼味道？」

江風道：「爹，你以爲什麼味道？」

江上雲道：「怎麼會腥羶羶的好像女子月信味道。」

江風道：「就是嗎！」

江上雲聽得吃一驚，他一把扣住兒子江風，急問道：「快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江風道：「爹，容我喘口氣，我自會把詳情向你老報告呀！」

江上雲立刻開了門高聲道：「劉嫂，快把我的老山人參湯端過來。」

邊廳傳來女人的回應，道：「老爺，就來了。」

不旋踵間，有個中年女人端了個木盤走進門來，盤中放着兩個茶碗，她把碗放在桌上轉身就走。

江上雲指着茶碗，道：「喝了，喝了提提精神。」

江風也不多言，他兩碗全喝下肚，這才把雙目直視老爹江上雲。

江上雲不言，面上的肌肉在抖動。

江風這才低聲的，有條不紊的把追殺馬文中快船之事向他爹江上雲說了一遍。

不料江上雲一聽之下，不由大怒，他忿然的吼起來：「豬！豬呀！」

江風見老父發了火，也怔住了。

江上雲冷叱道：「平日我是怎麼對你說的，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如此粗心呀，你變成豬了。」

江風道：「爹，你何不明言呀！」

他又抗聲道：「至少我已把寶奪回來了。」

江上雲道：「你也帶了災難呀，兒子……」

江風吃驚的道：「怎麼說？」

江上雲道：「你剛才說，你曾對那捕頭黃强出刀？」

江風道：「一刀切在姓黃的背上，他死定了。」

江風的話引得江上雲怒叱，道：「你看着黃强斷了氣嗎？」

江風再抗聲道：「挨刀又被踢落河中，且又久久未看浮出水面，這不是死了是什麼？」

江上雲怒道：「你狗屁，想那黃强何等的老油條，他被你踢落水中，正好藉機逃走呀！」

江風驚道：「爹，你以爲姓黃的還能活呀！」

「八九不離十。」

江風怔住了。

江上雲忽的手指門外，叱吒道：「快去！」

江風道：「去哪裡？」

江上雲道：「你們在那條河口攔殺馬文中，你就去那河口附近暗中訪查，便死也要見屍體。」

江風也是火爆性子，他起身便往外走了。

* * *

江岸邊伸出一根長竿子，三丈見寬的一張撈魚網就以四角掛在長竿上，有個白髮老者就坐在岸邊喝老酒，他至少已喝了半碗才把碗放下，於是他抓住長竿垂下來的粗繩子，用力的拉起來。

老者把垂入水底的漁網只拉了一半，立刻吃一驚，因爲他發覺好重，會是什麼大魚被他撈住了？

那老者立刻精神大了，他甩開衣袖振臂往上拉，越拉精神越大，等到看清網中一半，不由一聲大叫：「天爺，怎麼會呢？」

他無力多言，力量集中在兩臂上，匆忙的只把漁網拉離水面便忙把繩子拴牢。

老者喃喃叫道：「天爺，怎麼會是個死人呀！」

他剝了自己衣褲往水邊走下去：「一大早不吉利，咱是來撈魚的，魚沒得到，倒撈出個死人來，這他娘的還得打官司，惹禍上身的事我不幹，去你娘，我再把你拋入水中往下游去投胎吧！」

老者抓住繩網抖得猛，他還左右瞧，當然是怕被人瞧見了。

只不過老者抖了十幾下，並未把網中的死人抖開，反倒聽得一聲「啊！」

這老人聽得清，忍不住的道：「怎麼，沒死呀，呀，這麼一身血？」

「啊！」

這一聲叫，老者聽得更清楚，他不抖網子了，他伸手入網去抓網中人的衣衫，使力的把網中人拖拉到岸邊，急忙低頭看，老者吃一驚：「官差呀，這人……好像是……」

忽的，那人「啊」了一聲張開眼來，迷濛濛中又叫了一聲：「好痛！」

老者忙問：「喂，你怎麼了？」

「怎麼了？」這時候還問這一句不是多餘的嗎？

那人又是一聲，道：「背……背痛……」

老者忙把這人翻了個身，不由大叫：「天爺，誰殺你的呀，這一刀……眞夠狠！」

那人已能喘氣了，他起伏着上身，道：「老丈，快救我，我……乃當塗縣衙門捕頭。」

原來這人果然就是被江風劈了一刀又踢落河中的捕頭黃强。

這黃强可算命大，落水以後强忍着痛，趁黑天潛往下游，這下游不遠是長江，他在江邊載沉載浮直到力竭昏死過去。

那年頭，江邊有許多下網等魚兒上網的人，黃强就被這老者撈住了。

老者只一聽，覺得這人還得趕快救，那是有句不成文的話：「老百姓見了官，嚇得地下鑽。」

老者不多言，背了黃强便往家門奔，他老人家怎知背回個惹禍人。

這老人就住在江邊不遠的一片柳林斜坡前，兩間茅屋就是他的家，人還未走到門前，老者已呼叫了：「老伴呀，快來呀！」

「呀」的一聲柴門開了，一個白髮婆婆走出來，這老太婆見丈夫背了個濕漉漉的人回來，急忙奔上前，道：「有人落江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小郭撤劍助關山月抗十三聯之一的蒙面人，關山月乘機逃脫，小郭與捕頭交換意見，認爲是先利用後殺人滅口，其幕後大概是北海神龍秦葆琪……小郭救了斐不凡，斐不凡見小郭至誠禮謙，邀作忘年之交，小郭告知他爲何知道翁玉琴身體特徵之事，斐不凡並不見怪，也告訴小郭自己三十年前與兩個女人的趣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遭愚弄兩面受氣　倍警惕揭穿身份

林小玲道：「是誰教妳的？」

蕭露道：「本來我想和妳們商量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大家不傷和氣，共同幫助小郭，如今看來……」

毛小珠道：「要我們承認妳的身份對不？」

蕭露道：「現在已經不是妳們承不承認我的時候了！」

毛小珠道：「難道是妳承不承認我們的時候？」

蕭露道：「正是！」

毛小珠道：「妳要怎麼樣？」

蕭露道：「妳們要怎樣？」

林小玲道：「我們要銀子不要人，你還債吧！」

蕭露道：「怎麼？妳們的男人玩了女人，妳們就可以輕描淡寫地，動動嘴皮子把他一腳踢開？」

毛小珠道：「那妳要怎麼樣？」

「如果妳們二人願意息事寧人，承認這個事實，可以屈居在我之下，作他的第二或第三個小妾，我可以考慮……」

毛小珠「呸」了一聲道：「妳簡直是作夢！」

林小玲道：「妳不但下賤，還很天眞！」

蕭露冷笑道：「咱們還是看看誰天眞吧！」說着，攻勢加緊，在二女中間有如蝴蝶穿花，忽隱忽現，幾乎是飄來飄去。

不管二女如何加勁，總是扳不回主動。

大約五六十招後，小玲先被制住穴道倒下。

又過了七八招，毛小珠又被她一掌砸昏。

蕭露提起二人離去。

＊　＊　＊

小郭和哈巴狗出了鎭，穿過柳林時，絕對沒想到在不久之前，林小玲和毛小珠會在此被人擊倒提走。

二人在此沒遇上二女，却又遇上了另外二人。

潘大春和其妻鳳一飛攔住去路。

小郭看是這一對寶貝夫妻，旣好笑也有點同情，他大聲道：「是潘大俠賢伉儷嗎？我正要去找二位！」

潘大春道：「小子，我看你是誠心耍大頭吧？」

小郭道：「潘大俠這是甚麼話？」

潘大春道：「你這小子的偏方根本沒有甚麼用處。」

小郭道：「潘兄，我的方子有幾個人服過，很有奇效，不過也有人體質不同，也許效果差點，我很抱歉。」

鳳一飛道：「小子，我看你是騙人！」

小郭道：「千萬別誤會，天下名醫也無人敢包醫的！」

鳳一飛道：「當初我就懷疑，就憑你這點年紀，又怎麼會有這等學問？看來你必是個小騙子！」

鳳一飛道：「大春，拿下這小子！」

潘大春也以爲是上了小郭的當，正要動手，小郭道：「就是動手，也未必能討得好處，這又何必！」

潘大春厲聲道：「怎麼？你唬我們夫妻，是不是？」

小郭道：「不是這樣的，在下不是騙人，但有所謂：藥醫不死病，佛救有緣人，別人服了有用，二位無用，這是無緣。」

鳳一飛道：「放屁！全是搪塞之詞，上！」

潘大春要阻止已是不及，鳳一飛先出了手。

老婆已出手，他也不能旁觀，他的「金鷄三唱」劍法十分了得，鳳一飛用的也是他的劍法，合擊之下，小郭勉强支持。

小郭不能不撤劍，可見這一對聯手，雖沒有關山月及崔心蓮他們二人聯手幾式絕招的瞬間爆發力，却也不太差。

他們居然不能在聯手之下於三五十招內擊倒這小子。

鳳一飛施出了「化身魔霧」。

這一手有時是利用隱蔽其身形逃走的。

有時却是利用其進攻，因爲二人能在霧中視物。

這時潘、鳳二人的劍，一自左後側遞到，一自前右方刺到。

二人處於主動，可以看到敵人，敵人却看不清他們。

哈巴狗道：「少俠小心！」

小郭的確不敢大意，只不過他雖不如潘氏夫婦能在霧中看得那麼清楚，却也不是兩眼墨黑，甚麼也看不到的。

他們練此功時，就是要經常在屋中撒出「化身魔粉」。

不斷地使眼睛習慣於霧中視物，自比常人管用些。

尤其第一次陷入霧中的人，必然大爲緊張，這就更糟。

小郭試過一次，而且他幾乎在什麼場合上都不會緊張。

一旦在霧中不能得手，這一着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一邊的哈巴狗不由暗暗欽佩，這眞是個天才。

這小子有王者之氣，而且生性風流。

有人暗地裏稱他爲「風流小皇帝」，也眞不算誇大。

潘大春叫停，因爲二人還沒有落敗，不如見好即收。

「小子，你還有個辦法可以補償我們。」

小郭道：「只要有，我願意盡力。」

潘大春踱到三四十步以外的下風處，小郭跟了過去。

潘大春道：「交人難交心，交朋友眞難。」

小郭道：「潘大俠是有感而發吧！」

「當然！你掏出眞心，却換不到別人的誠意。」

小郭道：「潘大俠是指什麼？」

潘大春喟然道：「你也不必顧左右而言他，有所謂：求知己於妾易，求知己於妻難，求知己於有妾之妻更難，但求知己於鬼神則易！」

小郭道：「潘大俠語言帶刺，有話還是直說吧！」

「你剛才說願以其他方式補償在下。」

「當然。」

「包括任何你所能勝任的事？」

「當然！」

潘大春轉過身去，猶豫了一會，才道：「有件事你一定能幫忙，但一定要你發誓不說出去才行。」

「我幫你，爲什麼要說出去？」

「你必須發重誓！」

小郭道：「我若洩漏潘大俠所說之事一字，天誅地滅。」

潘大春道：「家母已年逾九十，自七十歲時就盼望能抱個孫子，盼了二十餘年，連個女兒也沒生，所以家母……」

小郭道：「去領養個孩子就算了。」

「不，家母說過，不論男女，要自己的骨肉才行，若是去抱別人的孩子來騙她，她會當場被氣死。」

小郭已隱隱猜到對方的心意了。

潘大春道：「一飛也是個孝媳，我們爲了盡對母親這點孝心，這些日子不斷地商量，決定借種。」

小郭道：「潘大俠，這算不算是欺騙令堂？」

潘大春道：「至少這孩子有一半的骨血是屬於我們夫婦一方的。」

小郭道：「潘大俠，你最好三思！」

「小郭，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報答家母的最後機會了，因爲我大半輩子都忤逆不孝。」

小郭道：「眞有這些事？潘大俠眞有一位老母？」

「在下馬上帶你去看看家母如何？」

「潘大俠，我不能作這種事，再說你妻子……」

「她是絕對不計較的，只要能

使她懷孕她就滿意了。」

「如果我不能呢？」

「我將成爲一個不孝子，今生已無機會對母親盡最後一次孝道，那麼我也會和你拚命，永無休止。」

「你以爲我會怕你？」

「你怕不怕是你的事。」

「我不信你老婆也會那麼孝順婆婆，寧願向別人借種。」

潘大春道：「因爲我妻子是我娘家的姪女，自幼就疼她。」

小郭十分爲難，潘大春的話十之八九可信。

否則，沒有一個男人會以這方式傳宗接代的。

他思考着，回頭望去，目光落在哈重光身上。

這工夫哈巴狗似乎在和鳳一飛談話。

小郭又考慮了一會，道：「好吧，我願成全你這份孝心。」

潘大春大爲驚喜道：「少俠，你眞的答應了？」

「爲了成全一個要盡最後一次孝道的人，我只好勉爲其難。」

潘大春兜頭一揖道：「郭少俠乃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言重了！我總以爲，這也等於佔了你的便宜。」

「不然，如要說誰佔誰的便宜，應該說我妻佔了你的便宜才對，她的年紀是你的一倍。」

小郭道：「這件事可要守口如瓶，不然後患無窮。」

「當然，守密的一方應該是少俠這邊。」

「我這邊沒問題，什麼時候？」

「明夜三更，就在本莊西側二里左右的別墅中。」

小郭道：「一言爲定，但請熄燈，也別交談，這道理潘大俠一定知道的。」

「當然，那是怕雙方產生情感，爲了牢靠，請少俠連續三夜……」

小郭點點頭，道：「現在去看看令堂吧！」

潘大春帶他一個人到山莊中去，一看之下，老人風燭殘年，一目已眇，果然見了兒子就問他何時才能抱孫子的事。

這當然不會是裝出來的，母子二人也不可能想出這種圈套的。

回到柳林中，和潘大春夫婦分手，小郭說出了他的構想：「哈兄，有件善事，要你幫忙完成。」

哈巴狗道：「善事我是絕不後人的。」

小郭道：「只不過這件善事有點特別。」

哈巴狗道：「不管是什麼特別的善事都是一樣。」

小郭道：「就憑哈兄這句話就成了。」他說了一切。

哈巴狗正色道：「郭少俠，這件事……」

小郭道：「哈兄，如果是一件絕對不可幹的事，我也不會讓你去幹，我以爲這也是助人的一件善事。」

「少俠……」

「哈兄，我剛剛和他去見過他的老母，果然是風燭殘年，時時不忘在臨去之前能聽到孫子或孫女的啼聲，那種固執而又殷切的渴望，聞之令人鼻酸而又同情。」

「少俠，這件事……」

小郭又打斷了他的話，正色道：「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哈兄，行善可不論大小，古人又有：莫以小善而不爲，莫以小惡而爲之。」

哈巴狗終於勉强點點頭，道：「是不是用少俠之名前去？」

「是的，到時不要說話，事畢就走，一連三夜。」

「三夜？」

「是的，這種事未必能一箭中的。」

哈巴狗並無佔便宜的心情，他是看在小郭面上才做，可以說，任何其他的人要他來作此事他都不會點頭的。

「郭少俠，任何人要我做這種事，都是白說，只有你……嗨……」

小郭拍拍他的肩胛，道：「哈兄，百善孝爲先，潘大春夫婦的孝心感人。這方式雖然不足爲訓，但成全孝行，也是仁義之風。哈兄，這應該是一件好事……」

哈巴狗也許心裡在說：「好事你自己爲甚麼不幹？」

小郭也許會說：「我要是沒有那幾個女人也會……」

* * *

小郭來找蕭露，那張紙條當然是她寫的。

兩人見了面，四目相接，她垂下頭去。

她爲甚麼要急於把一切交給他？自是有原因的。

他們飲酒，用管子互相窺視對方的胴體。

然後，他衝過中央的布幕，把她抱起來。

在萬事俱備之下，小郭即將問津桃源時，他忽然問道：「爲甚麼第一次上床之前，妳不讓我用管子窺視胴體？」

蕭露本沒注意這句話，一個少女在此情況下，是不會十分清醒的，所以當初創造這個「婚」字是很有道理的。

直到行將觸碰時，她忽然一扭下體，道：「慢着！」

小郭道：「怎麼哩！又不是第

一次！」

蕭露忽然滾到一邊道：「第一次在甚麼地方？」

「明知故問，不是在另一別墅中！」

「哪一個別墅？」

「不就是在此不遠，約十來里路的精緻小室中？」

蕭露渾身一陣涼意，剛才的一腔熱血立刻冷却下來。

她恨，幾乎想一掌把他打死。

但是，那樣於事無補，還是便宜了另一個女人。

不用問，正是蘇喜偷看到他們用管子互窺胴體，又聽到他們約定「下次可以」的話而冒充了她。

蕭露冷漠地道：「是哪一天？」

「前天晚上……」

對了，蕭露記得，是前些日子她對他說「下次可以攷慮」的話，那次有人在窗外窺伺，八成是蘇喜。

但蘇喜不是和長孫虎很好嗎？她會那麼善變？

蕭露暗暗磨牙，要如何報復這個女人？

她本想以最惡毒及骯髒的字眼把小郭罵走，但是，如果這樣做，豈不是便宜了那個爛女人？她才不作這種傻事！

一旦小郭知道，上次和他上床的是蘇喜，他絕不會再佔有蕭露，他雖風流，對蕭露却極尊重。

蕭露深知這一點，立刻忍下一腔妒火，道：「阿羣，我以爲，已有了第一次，婚前不可再有第二次了。」

「是……是的，阿露，我一定尊重你……」

「如果你以後把持不住的話，一定要在和我用管子互窺之後再上床，記住！不經這一關絕對不可。」

小郭很聰明，但對她這個要求却想不通。

他怎知上次是另一個人，正因爲另一個是蘇喜，雖然極像蕭露(第一次小郭在溪中小橋下看到的一男一女，女的即是蘇喜，而非蕭露，他却當作了蕭露)，却不具備她那種完美的胴體。

一個人的胴體上下四肢等，任何部位都找不出一個小疤痕，這世界上只怕是獨此一個，當然還要加上面孔又美才行。

小郭吶吶道：「好，我依妳！不過今夜總不能半途而廢吧？」他要接近她時，她已在穿衣服。

小郭以爲這個小女人眞難捉摸，道：「阿露，這是怎麼回事？不會是故意吊我胃口吧？」

「當然不是，『霞封鳥道，月滿鴻溝』，剛剛開始，所以今夜就無法如願了……」

小郭相信了她的話。

八成是「月訊」來了，要不，有了第一次，似乎沒有拒絕第二次的理由。只不過小郭總覺得今夜她有點怪。

臨走時她又叮囑，不先經過管窺，不可上床。

蕭露相信，蘇喜不敢讓小郭管窺她的胴體，她有這份自信。

* * *

小郭回去時，二女很平靜，林小玲道：「大玩家，大賭客，今夜贏了多少呀！是不是滿載而歸？」

小郭苦笑道：「又遇上了硬手，沒贏也沒輸。」

毛小珠道：「怎麼輸了？賭技退步哩！」

「那倒不是，是運氣不好，正好遇上了老千！」

「你也是『郎中』級的賭客呀，不該怕老千哪！」

「這大概和賭運也有點關連。」

「我看不是賭運，八成是桃花運吧？」

小郭一楞，吶吶道：「胡扯甚麼呀？」

毛小珠大聲道：「你今夜眞的去賭了？」

「妳們不是看見我們進入賭場了？」

這句話就穿了幫，聰明人也會犯言多必失的毛病，這表示他和哈巴狗臨入賭場時看到二女跟踪。

毛小珠叉着腰道：「所以你們才會自後門溜出去。」

這一點連哈巴狗也沒料到，因爲哈巴狗回來時，二女早已到賭場去問過，說是二人根本沒賭，看了一會就自後門走了。

二女也外出找過，沒有找到他們二人。

於是二女商量，決定同心合力對付蕭露，保障她們的權益。

林小玲道：「你們自後門走了！說！去了何處？」

小郭道：「原來是爲了這件事，這果然容易造成誤會。事情是這樣的……」小郭踱着，籌思對策。

哈巴狗道：「也許是看走了眼，我們發現兩個蒙面人的身形及其中一個常常發言的蒙面人在賭場中出現。」

「在賭場中蒙了面？」

「當然不會，正因爲沒有蒙面，反而不易辨認。」

哈巴狗道：「也許是這兩個人發現我們在注意他們！」

小郭接道：「他們就離開賭桌自後門走了。」

哈巴狗道：「我們二人也不能緊跟其後，稍緩了一下跟出，追出很遠才追上，動手之下，被他們跑了。」

毛小珠道：「說了半天，二人

是誰呀？」

「八成是『北海神龍』座下『守護十三聯』中的人物。」

林小玲道：「以後你們不就認識他們了。」

「八成也是易了容的。」小郭道：「所以他們不蒙面是易了容的，蒙面人更是不易辨認的了！」

二女互視一眼，當然不信，毛小珠道：「爲甚麼你現在才回來，而哈巴狗却早就回來了？誰信？」

「因爲我去追二人，哈兄跟不上，他就先回來了。」

「你呢？追了一夜仍沒追上？」

小郭道：「巧的是，竟又遇上潘大春夫婦！」

林小玲道：「我看你全是胡編的！」

小郭攤攤手道：「不信就算了！反正我說的話妳們都不信，既然如此，還留在我的身邊幹甚麼呀？」

二女臉色一變，道：「怎麼？有了新的就要甩掉我們？」

小郭道：「那當然不是，是妳們無事生非找麻煩。」

哈巴狗道：「郭少俠是說，妳們要是不放心，總覺得吃了大虧，他也不便委屈妳們，可以另找好的！」

「放屁！」毛小珠道：「哈巴狗，你近來更像是一條搖尾乞憐的土狗了。」

哈巴狗道：「隨便二位怎麼說，反正我是一份善意。」

＊　＊　＊

長孫虎又來找小郭。

小郭爲了公平，沒帶任何人前往。他們都覺得鎭北柳林中甚是合意。

「長孫兄，爲甚麼要這樣？」

「因爲你欺人太甚！」

小郭道：「請說清楚點，在下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長孫虎道：「你爲甚麼接近蘇喜？」

「我接近她？笑話！」

「你以爲我不知道，自她和你接近之後，她就立刻對我冷淡下來，你憑甚麼一個人踏着兩條船？」

小郭道：「在下根本不承認這件事，你這是無理取鬧！」

「嗆」地一聲，長孫虎撤劍在手。

「怎麼？尊駕非動手不可？」

長孫虎冷峻地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姓郭的，亮兵刄！」

小郭道：「你眞以爲在下怕你？」

「你當然不怕，如果怕就不會橫刀奪愛哩！」

小郭只好撤劍，道：「從沒見過你這種愛吃醋的小人！」

長孫虎先攻，凌厲而詭奇，在年輕一輩中，大概他一個人能和小郭相頡頏了。

小郭也有此看法，他見過世面。

武林中老一輩的人物他也見過不少，很少有人能及得上長孫虎的。

因而在剛開始時，難免會有點惺惺相惜，不忍下煞手。

三十招之後，小郭發現，禮讓之下處處吃虧，有幾次差點受傷，於是他也只好放手一搏了。

但二人幾乎分不出勝敗，一百招之後仍是如此。

長孫虎不肯罷手，小郭也不能單方面停手。

兩百招乃至於兩百五十招過去，已是紅日偏西，天已薄暮了。

哈巴狗放心不下，瞞着二女偷走了出來。

只不過他無法幫忙，而小郭也絕不會要他幫忙的。

眼見二人都很疲憊，衣衫早被汗水濕透，步履也凌亂了。

哈巴狗道：「二位有何過節？何不停手談談？」

二人當然不會停手，沒有人願意先停手。

三百招時，二人的攻守動作慢了下來，但仍看不出强弱來。

就在這時，二人聯袂入林，乃是一男一女二中年人。男的奇裝異服，打扮怪異，女的頗有一種特殊的美艷。

男的道：「這地方眞正是柳暗花明。」

小郭招式一變，這一招用得太巧，而且和他前面的選招擇式風格截然不同，也就說如此搭配十分意外。

正因爲意外而又犀利無匹，長孫虎閃無可閃，左腰中了一掌。

這一掌雖不重，長孫虎也退了兩大步，一言不發退走。

現場上一共有四個人，却只有小郭和這個奇裝異服的人清楚致勝竅妙。

要不是那人以「柳暗花明」之暗語指點他出此奇招，怕再鬥二百招也未必會有決定性的戰果出現的。

「柳暗花明」是一招武功的名稱，但各派的同一招式，却往往有不同的名稱，比喻說，這招也有人稱之爲「暗渡陳倉」的。

正因爲各派的名稱不一樣，所以長孫虎未覺察。

所以武功往往也不在乎所學多少，而在乎巧妙的搭配。

哈巴狗見是「四不像」裴不凡和翁玉琴，不由大樂。

他當然並不知道剛才是裴不凡指點小郭而致勝的。

哈巴狗是個嘴皮子不饒人，愛開玩笑的人。

「郭少俠，左右一大一小，中間那個東西呈橄欖型，下面左邊有顆痣，再下邊紮了兩條辮子。」

翁玉琴爲之色變。

因爲左右一大一小，是指她的乳房一大一小。

中間那個東西呈橄欖型，是指肚臍，下面左邊有痣是指左大腿根處有顆痣，至於下面紮了兩條辮子，心照不宣。

小郭連忙向哈巴狗眨眨眼，示意不要說了。

哈巴狗却不懂他的意思，又「汪汪汪」吠了幾聲。

「我懂了！」翁玉琴一字字地道：「以前不知他們爲何知我身上的特徵，現在我想起來了。」她說了一切。

也就是那夜阿黃應該是先被人弄死而有人披了一件狐皮筒子冒充阿黃的。

裴不凡當然相信，但他却笑了起來。

翁玉琴冷冷地道：「你知道眞相後，不教訓這兩個小亡命、小雜碎，反而大笑！你這是什麼意思？」

裴不凡笑道：「我以爲他們戲而不謔，別出心裁，也沒有什麼，玉琴，我與小郭已是忘年之交了。」

翁玉琴厲聲道：「那夜是哪一個披了狐皮筒子鑽入我的被窩中，冒充阿黃看我的胴體？」

哈巴狗道：「是我！」那夜當然不是他。

翁玉琴撲上來，哈巴狗那會是她的敵手，小郭護住了他。

這工夫裴不凡也擋住了翁玉琴，道：「玉琴，都看在小郭面上，算了，這兩個年輕人我很清楚，愛開玩笑而已！」

翁玉琴狠聲道：「太不像話了。」

哈巴狗道：「當時也是由於妳囚禁毛小珠而不放人之故。」

「算了！算了！」裴不凡道：「以後都是自己人了，玉琴，可別小看小郭，我和他動手，一百五十招以內也奈何不了他。」

小郭道：「裴老兄，你別爲我戴高帽，好不好？」

裴不凡道：「我說的也都是實話，你這小子不用到我這年紀，再過五年，只怕就很少有敵手了吧！」

翁玉琴雖然已不再動手，却還在一邊憤怒。

裴不凡道：「小郭，你和那小子有什麼過節？」

小郭道：「只是點誤會而已！」

「是什麼誤會呀？」

「算了！裴老兄，謝謝你的指點，畢竟薑還是老的辣。」

「不必客氣！你可知那小子是何人門下？」

「不知道，老兄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看他的招式，却又想起一位故人來。」

「一定是位絕世高手吧！」

「這麼說却也不算誇大，在目前她也算是絕世高手了！」

「是哪一位呀？」

「我不敢確定，由這小子的招式中可以看出頗似『玉女銀鉤』蘇可香的武功路子，但我不敢確定。」

小郭道：「蘇前輩是不是老兄說過的那位姑娘，昔年被『巴東二十八騎』所困，被老兄救出的哪一位？」

小郭當然沒有說出以欣賞她的蓮足作爲酬謝之事。

裴不凡道：「正是她，但是不是她所傳的武功就很難說。」

裴不凡和小郭分手時叮囑他，如果下次遇上長孫虎，如果問明確是蘇可香之徒，希望他們能和好。

小郭以爲沒有這麼容易，也只好口頭上答應着。

裴、翁二人走後，小郭道：「哈兄請回吧！要不二女又要疑心了。」

哈巴狗道：「郭少俠要去何處？」

「我要去找蕭露。」

「少俠似不必如此熱戀，要慢慢地來。」

「我也知道，只不過上次她忽然冷淡我，我要弄清原因。」

哈巴狗道：「少俠小心，早去早回，我這就回去了。」

二人分手，小郭奔出里餘，又遇上了蕭露。

「阿露，我正要去找妳的。」

「找我幹什麼？」

「我總是以爲妳對我冷淡，我想不出原因。」

「我對妳冷淡？」

「是啊！昨夜你不是虎頭蛇尾地自稱是『霞封鳥道，月滿鴻溝』嗎？我看是搪塞之詞。」

「怎見得？」

「因爲，假如眞的是月訊已至，早該知道，爲何在上床之後行將接觸時才聲明月訊已至呢？」

蕭露想了一下，道：「今天就可以了。」

「這就不對了，月訊會一天一夜就完了？」

「昨天是騙你的。」

「爲什麼要騙我？」

「試試你的耐心如何。」

二人又來到那個精緻的小別墅中，立刻叫使女備酒菜。小郭道：「蕭露，我們再玩管窺遊戲，如何？」

蕭露道：「小郭，那是初識時保持距離的把戲，現在大可不必來那套了。」

小郭記得昨夜蕭露說的話，愕然道：「是妳昨天交代的話呀，怎麼立刻又改變主意了呢？」

蕭露道：「我交代的話？」

「是啊！你說以後如果把持不住要上床之前，一定要先管窺一下。」

「這……」蕭露道：「為什麼？」

「也許是為了培養情調吧？」

蕭露忽然笑笑，道：「那不過是隨便一說的。」

「我看還是先……」

「走吧！」蕭露道：「我們可以先……」

小郭忽然有所警覺。

第一，昨夜她的叮囑言猶在耳，今天怎麼完全推翻？

其次，他一直未看到那根過去常用以窺視她那胴體的管子。

那根子一直是在伸手可及之處的，這管窺也是根據古代帝王豹房中的狎戲節目而來的。

還有一點，小郭忽然感到迷惘，蕭露的手本是十指修長、白嫩，但掌背及掌心上皆有肉，卻不是胖。

今天為甚麼看來不大一樣？

現在他抓住她一隻手，要去吻它。

但他並沒有吻，卻仔細地打量這隻手。

她的手並不很修長，卻也不算粗糙，只是手背上看來無肉，且有不太明顯的青筋，他以為蕭露以前不是這樣子。

小郭心中一震，也可以說是大吃一驚。

這會不會是另一人，而不是朝思暮想的蕭露？

因此，他堅持要管窺，道：「阿露，管窺是一種情趣，而且咱們繼續了一段時間，沒有必要取消。」

蕭露道：「我是以為咱們都有了夫妻之實，不必再保持距離了！」

小郭道：「我却以為這不是保持距離，而是有趣味。男女之間不能只知道上床，還有其他美好的事可作。」

蕭露總是推三阻四地找些歪理搪塞，就是不再讓他管窺。

小郭心中已經雪亮，莫非這一個不是蕭露而是蘇喜？

只要把長孫虎找他拚命，加上蕭露叮囑他上床之先必須管窺的事連貫起來，他的心直往下沉。

也只有蕭露發現他和蘇喜有染，才會在緊要關頭打退堂鼓。

他居然現在才有所發現。

酒菜送上來，蕭露斟酒向他舉杯。

小郭道：「這杯酒先擺一擺，我們必須玩玩管窺！」

蕭露見他要用强，忽然吃驚地離座，道：「小郭，你怎麼哩？」

「我沒有甚麼，就是喜歡這個調調兒！」

蕭露道：「小郭，你不能强人所難！」

小郭伸手去抓，蕭露一扭身閃過，小郭連抓幾次都不能得手，現在他已經開始注意她了，發現她的頭髮稍粗也稍黃些。

她雖然面孔和蕭露分不出來，却還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小郭忽然拿起桌上一杯酒淋在她的頭臉上。

「你，你這是幹甚麼？」

「妳是蘇喜，對不對？難怪長孫虎兩次找我玩命哩！」

蘇喜到此，已經不能詭辯了。

小郭道：「妳為甚麼要這樣？」

蘇喜垂下頭去，道：「我發現你比長孫虎好些！」

「如果世上還有比我好的人呢？」

「我已看準了你！」

「妳卑鄙下流，妳可知道，由於妳的下流，會使兩個人陷入痛苦絕望之中，我真正喜歡的是蕭露不是妳！」

「這可以慢慢培養情感。」

「妳作夢！」小郭頭也不回地走了。

蘇喜本來要叫他，又打消這念頭，停了一會却道：「你想不負責任甩了我，呀！哼！門兒也沒有！」

這一次總算是弄清了，他去了蕭露的別墅。

他以前來過這兒幾次，但是，小使女說她不在家。

小郭大失所望，等了很久一直沒回，只好離去。

事實上蕭露在家，只是不想見他而已。

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會不重視這種事的。

她正在屋中，可以看到院中的小郭。

也許她知道其錯不在小郭，但是，她也恨他。

她在窗內含着一泡淚水，眼見小郭悵然離去。

* * *

小郭心情惡劣，難怪蕭露上次拒絕了他。

當他上次說出「有一次之後，為何又要管窺後才行？」蕭露才聽出了破綻，那時候他居然還不知被人耍了。

現在他已經完全証明了此事，本要再去找蘇喜算帳，想想算了。

自今以後，他不想再看到這個女人。

前面有二人奔掠進田間阡陌，在小郭看來很眼熟。

此刻正是黃昏之後，天色漸暗之時。

他的眼力好，看出其中之一人背部微微隆起，可能是金駝子。

另一個則像是毛老爹毛子水。

二人向相反方向奔掠，看不到他們的臉孔。

小郭在後面疾追，現在他的輕功也十分了得。

追出二三里就被他追上了，二人蒙了面。

小郭道：「相信二位之中有一位是毛老爹了。」

二人不答話，小郭道：「另一位是金駝子金前輩。」

二人還是不出聲。小郭道：「在下有一言奉勸，二位目前顯然是被人利用，而利用二位之人，必然心懷叵測，二位現在回頭還不算太晚。」

二人總是不出聲，却出了手。

毛老爹用的是舉世無雙的細長怪刀。金駝子是鐵鐝。

小郭知道，馬耳東風，說甚麼也沒有用了。

小郭各接了二人六七招，相信百招之後，可能要落敗。

因為這二人的功力比想像中高出很多。

在目前，小郭可以接下「北海神龍」「守護十三聯」中二至五人之多，另外也幾乎可以接下關山月及崔心蓮二人聯手之一擊。

他們二人聯手的默契非同小可。

不能說小郭的技藝就比已被殺死的商鴻、雲中豪、朱濤、冷芳以及單于高等人高，而是他已有心理準備。

因為關、崔二人聯手時，先是一人出手，在緊要關頭，另一人猝然出手，這也算是施襲，加之又是聯手絕招。

這就是過去他們無往而不利的原因了。

小郭並沒輕估這二人，若非眞有兩下子，也不會被那主子看重。

小郭全力施為，每有怪招出現，二人也不免心驚。

曾幾何時，小郭還向毛老爹學過賭技呢！

那時毛小珠還和他動過手，他藏了拙，連輕功也不如毛小珠。

現在二人合擊這個年輕人，看來要勝他也不容易。

金駝子更心驚，為甚麼開始就施了「見風倒」，到現在還不見效驗？

毛子水也感奇怪，但又不好問。

他們二人似乎還不想當面揭開自己的身份。

百餘招後，小郭有點攻少守多了。到目前還不亮出身份，小郭知道，一旦落入他們手中，只怕不會顧念舊情。

近兩百招左右，小郭更加不濟，他以為毛子水的刀上功力還要比金駝子的鐝更具威力些，刀怪刀法更怪。

「刷刷」兩聲，褲筒被挑破，小郭心頭一寒。

七八招後，背後衣衫被金駝子的鐝挑破了一個洞。

二人身手高超，自不待言，搭配也很嚴密。

可以說他們比關、崔二人聯手也許更具威力。

這種高手當然會被那主兒攏絡利用了。

小郭在兩百零五招時各中了二人一腳一掌，人未倒下，毛、金二人滑近，正要點他的穴道制住他。

忽然有人大聲道：「手下留情……」

毛、金二人一驚，此人竟在二人身後不足三步處發聲。

此時此刻自然是不便傷人而先求自保了。

二人往左右一閃，回頭望去，竟是捕頭梁人傑。

「老梁，你來得正好……」

「小郭，這兩位是誰呀？可不大好惹哪！」

小郭猛喘，道：「的確出乎我的想像」。

梁人傑道：「請問兩位高姓大名……」

二人不出聲，小郭道：「一位是施毒名家金駝子，另一位可能是名冶金家毛子水毛老爹吧！」

毛、金二人悶聲不響地離去了。

小郭道：「老梁，要不是我們二人交情深，我幾乎也會懷疑你是那主兒的人，才會左右逢源呢！」

「為甚麼？」

「如果你不是他的人，那主兒應該不會讓你晃來晃去地，專門作些對他不利的事，對不？可是到目前為止……」

梁人傑道：「小郭，我告訴你，他們暫時不殺我，也有好處！」

「有甚麼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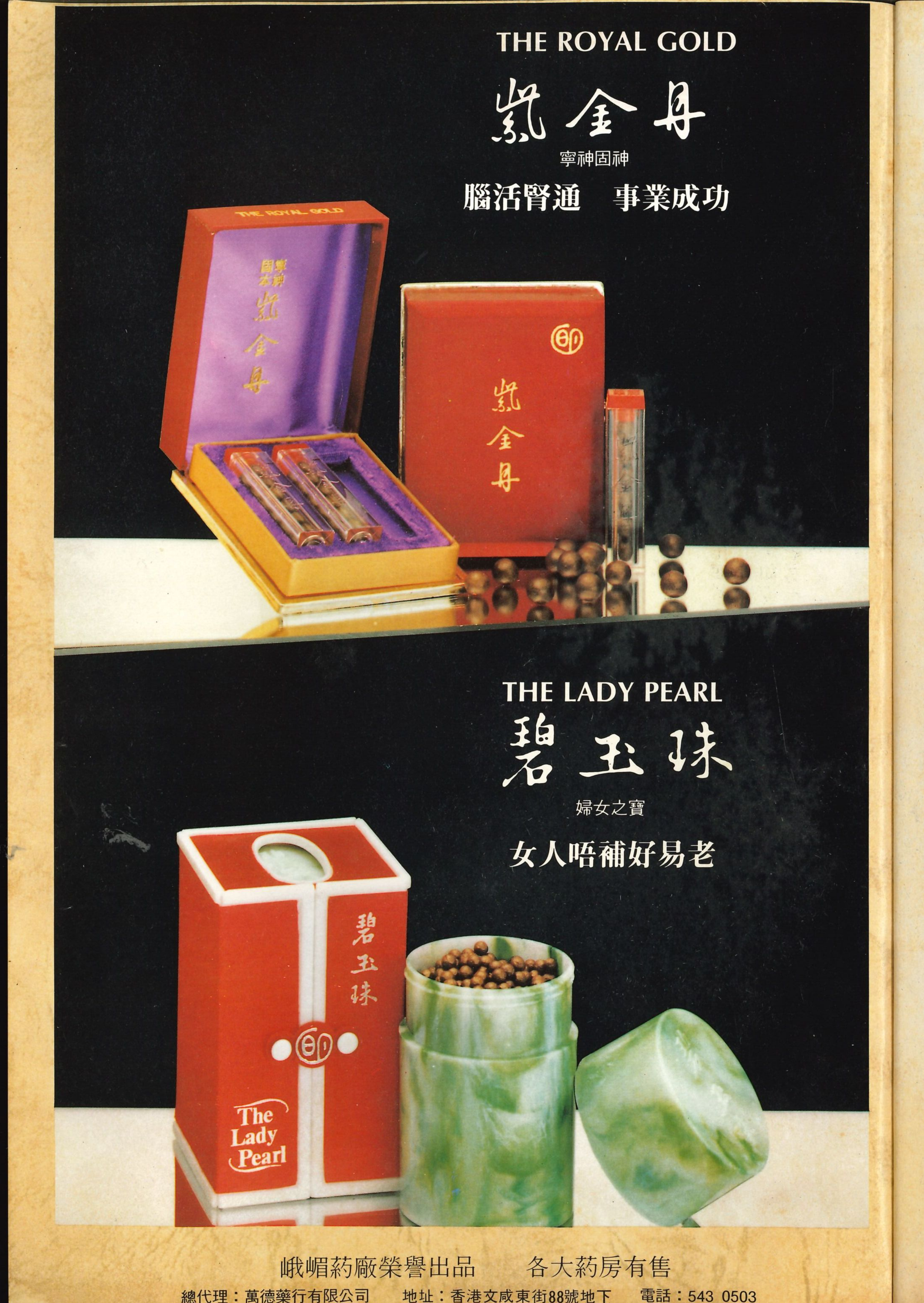
「第一，他要証明兇殺案就是單純的仇殺，更要證明，武林中很太平，執法的捕頭不受干擾。」

「就是這樣？」

「當然不會永久這樣，到了某一時候，他要殺我很容易。」

小郭道：「你估計，這二人聯手的實力能抵『守護十三聯』幾個人？」

梁人傑道：「大約在三個以



上，五個以下，但這不能一概而論，比喻說『守護十三聯』中人越往後越高，要是三四個都是八九名以後的角色，這就難以估計了。」

小郭道：「老梁，你不是該小心點嗎？」

「我當然會小心，但我也有預感，可以猜到什麼時候才會有危險。」

「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最近武林有兩個中年女人很神秘，身手極高。」

「高到什麼程度？」

「這很難說，大概我接不下人家五六十招。」

「老梁，你不是謙虛吧？」

「絕不，也許更高也說不定。」

「什麼樣子，很美？」

「蒙面，未見廬山眞面目。」

小郭道：「會主那邊如何了？」

梁人傑道：「還是一樣，準備年底移交權位。」

小郭道：「除了『北海神龍』還有誰想當會主？」

梁人傑道：「這很難說，明目張膽地聲明有意問鼎會主的，只怕僅有『北海神龍』一人，但暗中進行的仍是大有人在。」

「還有哪些人？」

梁人傑道：「『燕子』沈九，此人的輕功大概也算頂尖了吧！」

小郭道：「不錯，單就輕功而言，的確可以拔尖。」

梁人傑道：「聽說此人頗有問鼎之心，另外還有。」

小郭道：「是不是『千手人熊』龐仲連？」

梁人傑道：「正是此人，傳說此人也有意會主之位，而這兩人比較起來，人緣和身手也都勉强夠了。」

小郭道：「既然這兩人也有意問鼎，不是也有殺身之禍？」

梁人傑道：「的確，但迄無動靜。」

小郭道：「也說不一定，此刻血案已經發生了。」

梁人傑道：「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是不是這二人暫時不會有危險？」

「對，乃是想使人相信，這是仇殺。」

「你以爲就是那主兒排除異己？」

梁人傑道：「那主兒是誰，幾乎已經呼之欲出了。」

「是不是『北海神龍』秦葆琪？」

「八成是他。」

「就沒有一個人出頭對付此人了？」

「高手當然還有，如『老神童』等。但這種人物不會輕易出面，這些高人的出世作風，眞不便苟同。」

小郭道：「老梁，你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我也不是單挑，我身邊還有個影子。」

「噢！是什麼人哪？」

「說穿了就不值錢了，咱們多聯絡各自小心就是了。」

* * *

今天晚飯後，毛小珠叫哈巴狗陪她上街買東西，這倒是十分少見的事，通常都是要小郭陪她。

哈巴狗當然不能拒絕，只好奉陪。

此刻華燈初上，客棧前面的大廳中還有些食客猜拳行令，熱鬧非凡。

小郭倚在床上想心事，這工夫林小玲拿了一根竹管走了進來。

此時此刻，她身上幾乎沒有幾件衣物，小郭大爲驚奇。

小玲走到床邊，道：「小郭，我知道你在想我。」

「是……是的……」

「來吧！我們來管窺。」

當然，此刻在小郭的眼中，她不是林小玲而是蕭露。

小郭大爲驚喜，道：「眞的？」

「當然囉！」她把布幔橫掛在屋子中央，把竹管自黑幕中央穿過，然後褪盡所有的衣衫。

（未完・十四）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